
「神陰流」始祖
上泉秀綱
《劍聖》上泉伊勢守
割裂的愛情・無聊的決鬪・中絶的親情・血腥的戰場
星辰書系之九
池波正太郎著
林懷卿譯

1上泉伊勢守〈1507年生・卒年不詳〉是竹刀的創立者，沿用至今
2長野於富拜別師父・最後一次練習「鹿島神流」掃刀

扮演：TS〈上泉秀綱〉
孫黛莉〈長野於富〉
服裝：力石好子
道具：黃裕盛
攝影：立青
設計：黃華成

「神陰流」始祖 上泉秀綱

《劍聖》上泉伊勢守

割裂的愛情・無聊的決鬪・中絕的親情・血腥的戰場

星辰書系之九

池波正太郎著

林懷卿譯

星辰書系 ⑨

《劍聖》上泉伊勢守

星辰出版社

一千多年歷史的日本，劍道的流派竟然多達1500種，武術的勇猛精進，可想而知。根據1975年小學館第6版的日本歷史圖鑑一書，日本劍術的五大流派是：

神道流〈飯篠長威齋家直〉
●神陰流〈上泉伊勢守秀綱〉
一刀流〈伊藤一刀齋景久〉
二刀流〈宮本武藏政名〉
吉岡流〈吉岡拳法〉

本書描述「神陰流」始祖，上泉伊勢守中年晚景的生涯，生逢英雄無用梟雄有用的戰國時代；割裂的愛情；無聊的決鬪；中絕的親情；血腥的戰場……作者以一枝彩筆，在灰色背景上寫下《人生無奈》。

《劍聖》上泉伊勢守



星辰書系

星辰書系⑨

劍聖上泉伊勢守

林懷卿譯

星辰出版社印行

序

日本的戰國時代，是一個戰火頻仍的時代，百姓皆不堪其苦，然而，這也是一個真正的個性時代，武士和諸侯不僅長於攻城掠池，即使在藝術上，亦有輝煌的成就。而劍聖上泉伊勢守的劍法，除了除惡勘暴外，更有深刻的蘊涵，成就了天、地、人渾合為一的劍道。

天，就是大自然一切哲理的涵攝；地，就是大自然運行的基則。上泉伊勢守仰聽天籟，俯聆地息，師法大自然的理則，揉合無人可擬的智謀、人望與對生之果敢，獨創出睥睨上古、雄視萬代的劍道——天地之劍。

「習劍必先磨心」，這是伊勢守初獲啓蒙的第一秘訣，此後，他遂將整個身心投合於大自然中，以天心為己心，以大自然的律動，作為自己的脈流，等到他既體天心，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時，才將生命全盤投注於劍術中，此後，這位劍聖就以其獨一無二的劍，做為和「天」、和「神」交流的唯一之道。到了晚年，還汲汲尋求具有慧根的衣缽傳人——柳生但馬守宗嚴，將他獨一無二的劍道，永遠流傳於後世。

劍聖上泉伊勢守 目次

第一章 豐采……一
第二章 頁蝶……十九
第三章 挑戰……六六
第四章 流水年華……一〇三
第五章 攻擊大胡城……一一〇
第六章 重逢……一三二
第七章 上州一勇將……一三九
第八章 國峰城……一五四
第九章 謀略……一六三
第十章 夜襲……一九七
第十一章 長野業政之死……二二一
第十二章 女英豪……二三五
第十三章 最後一戰……二七一
第十四章 回國記……三一八
第十五章 柳生里……三三七
第十六章 歸鄉……三五三
第十七章 暗殺……三六六
第十八章 奪刀術……三八七
第十九章 天下第一流……三九八
第二〇章 瀨田的雨中決鬪……四〇六

豐采

赤城山、榛名山和妙義山一帶的奇巖峻嶺，在初夏湛藍的穹蒼裏，巍巍聳立著，蔚爲奇觀當地人皆稱此三座山爲「上野國的三奇峰」。

在三奇峰之一的榛名山山麓，築有一氣勢宏偉的箕輪城。從城的西側，稱爲「白山口」的城門裏，「噠噠噠……」地衝出兩匹白色和栗色的駿馬。

這兩匹駿馬如疾風迅雷般地向前奔馳。

騎在栗色駿馬上的，是一位體格魁梧，氣宇不凡，一身獵裝打扮的年輕武士；騎白馬的，赫然是位年輕少女。

少女將烏黑亮麗的頭髮，鬆鬆地紮在腦後，脂粉未施，身著紫色短襖和黑色外袴，也是一身男性勁裝的打扮。

「圖書之介，你落後了！快吧……」

少女一手拉住馬繮，一手奮力揮動長鞭，回過頭來向著年輕武士催促著。她的聲音有如銀鈴般悅耳，廻盪在寬闊的郊野中，遠似仙樂自天而瀉。

這位少女不是別人，正是箕輪城主長野業政的次女，名叫於富。

「於富，於富，等等我呀……」

年輕武士揚聲喊道。他用力踢著馬腹，沿車川旁的小徑，快馬加鞭地向前追趕。這位年輕武士叫小幡圖書之介，前不久才和於富訂下婚約。

小幡圖書之介究竟是何許人呢？

原來，圖書之介是距箕輪城不遠，同屬上州的國峰城主小幡信貞的堂弟。而，於富之姊正子，現已成為小幡信貞的夫人，因此，兩家說來原是親家。

昨日薄暮時分，圖書之介輕車簡從地來到箕輪城，當晚便宿於城內，成為城主的上賓。

今日，於富邀圖書之介到野外縱馬遨遊。

「於富，妳一直向前跑，究竟要到那兒去？」

「帶你到榛名山麓啊！那兒原野遼闊，景色壯觀，既有清澈的山泉，又有扶疏的古木，難道你不想開開眼界？」

「嗯！榛名山的景觀，我早已耳聞，今日既然已來到此地，當然非見識一番不可啦！」

「榛名山的景色在初夏是最迷人的……」

於富和圖書之介遙聲相應，很愉悅地策馬沿著河岸，向前面那片蓊鬱的枹木林疾馳而去。

「就是他們兩個，絕對沒錯！」

從車川對岸的茂密森林裏，突然傳來一陣輕微的窸窣聲。有個低沉沙啞的聲音，斬釘截鐵地

說道。

枝葉交錯的林木裏，霎時無聲無息地出現了五、六個騎馬的彪形大漢，個個像野武士（無主家的武士）的模樣。他們以充滿殺氣的銳利眼光，凝視著那對快樂的未婚夫妻逐漸遠去後，才相互示意，默默地點頭。

野武士們騎著馬，魚貫地走進河裏，悄悄地橫渡車川，尾隨在於富和圖書之介之後。

其中的兩名野武士，皆身背弓箭，似是有備而來。

目前日本國內動盪不安，戰亂時起。有些無主的武士便結聚成黨，藏匿於荒山野外之中，伺機襲擊從戰場上落荒而逃的敗兵，搶奪他們的武士刀和甲冑，若身上有錢財，當然也會被洗劫一空；有時，甚至還打家劫舍，胡作非為，形同流寇。因此，野武士的出沒是不足為奇之事。

但是，這個地帶仍屬於有「上州猛虎」之稱的長野業政所治理，警戒異常森嚴。在初夏耀眼的陽光照射下，竟然有數名野武士膽敢侵入，那……這事可就非比尋常啦！

野武士們騎馬進入枹木林後，個個身手矯捷地悄悄下馬，將馬綁在樹幹上，齊聚一起。

「輕聲點！千萬不要打草驚蛇！」

一位年齡較長，面貌威武的野武士，回頭低聲喝斥道。然後，他悄聲對其中一位年輕野武士吩咐道：

「你隨後窺探，看他們兩人在幹什麼？」

年輕野武士默然點頭後，一個箭步便竄進濃密的樹林裏，一眨眼間，已消失無踪了。

穿過層層茂密的枹木林，就是一片青翠的草原，在草原的那一端，又是一大片遼闊無際的森林。

年輕的野武士伏在草叢裏，睜大鷹般銳利的雙眼，凝神地監視草原上的動靜——但見，枹木林的盡頭，白色與栗色駿馬被綁在粗大的樹幹上，正悠哉地低頭吃著青草，於富與圖書之介則併躺在草原上。

「夏季輕輕地來，又輕輕地走了……當秋意正濃，楓紅似火時，就是我和於富締結良緣的時刻了……」

圖書之介以沙啞、富有磁性的聲音，在於富耳邊低喃著。他的左手橫放在閉著雙眼，正盡情享受綠野清新空氣的於富，細膩豐腴的頸項下。

圖書之介的體型健碩，是個非常高大、英武的男人，而於富雖僅是個十八歲的年輕少女，但已發育得非常成熟，肩膀亦頗寬闊，胸部豐滿，有著相當健美的身材，全身均散發出青春的氣息。他們兩人的外型非常相配，無論從任何角度看去，都像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於富感覺得到圖書之介熱情的鼻息，直在她鬢邊呼呼地吹著，但是，在她緊閉的眼底，却浮現了另一個男人的身影，他那迷人的豐采深深地吸引了她……

那個男人名叫上泉伊勢守秀綱。

上泉伊勢守對於富而言，是個相當重要的人物，因爲，於富拜伊勢守爲師，向他學習武藝，除了劍術之外，連馬術、槍、矛、長刀等，都是她學習的項目。

伊勢守是位於箕輪城東方四里遠的上泉城城主。

盤踞在榛名山麓的箕輪城，與聳峙在赤城山麓的上泉城之間，有條利根川蜿蜒其間。於富即在這三年的期間，日日風雨無阻地從箕輪城出發，橫渡利根川，到上泉城隨伊勢守習藝，學習態度相當認眞，武藝亦進步神速。

於富的姊姊正子在尙未出閣之前，也是伊勢守的徒弟，她習得一身好武藝，尤以掃刀最爲擅長。

於富仰躺在柔軟的綠草上，暗忖道：

(現在，我即將和師父離別，嫁給另一個男人了……)

和圖書之介結婚後，於富當然就需住在國峰城，如此一來，雖然即可與成爲國峰城主小幡信貞之妻的姊姊正子天天見面，相處一起，但是……

(不久，就不能再追隨在師父身邊了……)

在獲悉將委身於圖書之介的消息後，於富早已有心理準備，日後必與令人仰慕的師父別離，難得再見一面，可是，隨著婚期的日益逼近，於富的內心却產生了一種複雜、且難以理解的情愫，時時困擾著她。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她是討厭圖書之介的。

相反地，於富對於果斷、武勇、剛毅的圖書之介，能為自己終生的伴侶一事，却覺得非常自傲、滿足。

這樁婚事當然是於富之父長野業政做主決定的。能和身為國峰城主的小幡家親上加親，以强化同盟關係，這對箕輪城而言，確實是相當有利的政策，換言之，於富和圖書之介的結合，是一樁帶有濃厚政治色彩的婚事。

堂堂一城之主，在烽火連綿不絕的戰國時代，若欲保持穩固的地位，立於不敗之地，則需依賴自己的子弟和其他城主的子弟通婚，連合雙方的武力，以鞏固國勢。

長野業政和上泉伊勢守之間，並非因姻親關係而結合的，但是，兩城的同盟關係却異常密切

伊勢守今年三十八歲，正値壯年時期，英姿煥發，富有男人的魅力。剛好足足大於富二十歲

由輩分和年齡來看，伊勢守當於富的父執輩是綽綽有餘的。

伊勢守的前妻——小松八年前因病去世，遺有一子常陸介秀胤，今年方才十六歲，是伊勢守的獨子。

伊勢守有一身好武藝，但是，其子常陸介却是一個文弱書生，於富對此事頗感不解，曾經問道：

「師父為何不將劍術傳給常陸介少爺呢？」

當時，伊勢守莞爾答道：

「我認為，他還是不要繼承我的衣鉢，接受五代祖父的傳統教育，可能對他較為適合。」

伊勢守所指的五代祖父，就是他的亡妻小松之父，也就是常陸介的外祖父——五代又左衛門。

又左衛門是伊勢守得力的重臣，現駐守在大胡城。

伊勢守的本城並非上泉城，而是離上泉不遠的大胡城。倘若有敵人來挑釁，伊勢守便立即率軍從上泉的府邸，兼程趕至大胡城迎敵。但是，平時伊勢守則帶著隨身侍從，住在上泉的府邸怡情養性。

伊勢守的獨子常陸介，便住在大胡城和他的外祖父五代又左衛門相依為命地度日。

「於富，武功並非人人可授，需天賦異稟之人，與傳授者心志一致，相互配合，方可達爐火純青之地步，這就是為什麼我沒將劍術傳給常陸介的原因。」

伊勢守正襟危坐，意味深長地答道。

「哎——」於富仰躺在草地上，緊閉雙眼，嬌柔無力地深深吐了一口氣。

圖書之介以為於富是因過於滿足，才吐出這麼令人神魂顚倒的長氣，便緩緩地靠近她，柔情萬千地低語：

「於富——於富——」

圖書之介將他滾燙的雙唇，重重地印在於富紅艷誘人的櫻唇上，於富仍閉著雙眼，很熱烈地以舌尖迎上。

雖然於富接受了圖書之介的熱吻，但是，在她緊閉的黑色瞳孔裏，却清晰地浮出現與她父親年齡相仿的恩師，伊勢守昂藏七尺的身軀、和威武的氣勢。

圖書之介的右手緩緩探入於富的胸前，碰觸到她那既柔軟又堅挺的雙峯，使得圖書之介不由一陣心悸。

「於富……我……」

圖書之介可能已經控制不住內心的衝動，他以顫巍巍的雙手，扯開於富胸前的衣服。

圖書之介微微喘著氣，把臉埋進於富溫熱的胸前，他饑渴地吸吮著紅艷的乳頭，不斷地發出呻吟。

「嗯……」於富不住地扭動身軀，微微地嬌喘著，兩手用力箍緊圖書之介的脖子。

圖書之介以爲這是於富同意的暗示，他按捺不住心中陡升的慾火，便想動手解開於富外袴的帶子。

「不行！不行……」

精神恍惚緊閉雙眼的於富，突然厲聲拒絕道。

「不……不要緊的，反正我們已算是夫妻了嘛！」

圖書之介的身軀，很興奮地顫慄著。

「不行！我說不行就是不行！」

於富奮力推開圖書之介，矯捷地翻身向上一躍，頓時離圖書之介有五、六尺之遠。

「哈……」她仰頸開懷大笑，猶如嬉水的頑皮小孩，將童伴潑得滿頭滿臉的水後，狡黠地發出勝利的笑聲。

圖書之介沮喪的苦笑著，仰視於富道：

「對不起，其實我操之過急了……」

於富抿嘴一笑，點點頭道：

「嗯！說的也是……在這個一無遮掩的地方……」

「很抱歉，是我太……」圖書之介掩臉低聲道。

「不要緊，過去的就算了……」

「妳必須寬恕我的毛躁……」

「嗯！我並不在意……」於富毫不在乎地答道。

「那就好……那就好……」

圖書之介如獲大赦般地高興，喃喃自語道，旋即，他又仰起臉來，無限情深地說：

「如果因而令妳感到厭惡，那我就愧疚難安了！」

在沐浴著金黃耀眼陽光的原野上，樹葉和青草澀澀的氣味，似乎愈來愈濃厚了。

於富露出少女愛嬌的笑容，緩緩走向圖書之介，然後，伸出兩手環抱他的腰部，把臉埋進他那寬闊的胸膛。

於富微微冒汗的軀嬌，散發出一股沁人脾肺的體香，比青草的氣味更爲强烈，圖書之介深吸一口氣，不禁眩然，他使勁地擁住於富健美的胴體，心頭湧上一陣迷惘。

「圖書之介，我們回城去吧！」

「嗯……好的！」圖書之介被於富輕輕一推，猛然從恍惚中清醒過來，胡亂點頭道。

他們手拉著手，走到正在低頭吃草的馬匹旁。

這時，圖書之介突然停下腳步，壓低嗓門說：

「於富！有人……」

說畢，眼睛射出兩道銳利的光芒，掃向對岸的樹林裏。

樹林裏驀然出現了五名彪形大漢，緩緩走向草原。

來者不是別人，正是剛才窺視圖書之介和於富的行蹤，亦尾隨而至的野武士們。

「什麽人？」圖書之介右手緊緊握住刀柄，高聲問道。

野武士們默然不語，只是迅速地移動身形。

「我是國峰城的小幡圖書之介……」

野武士們仍然保持緘默，矯捷地將於富和圖書之介團團圍住，立定身形後，個個面露殺氣，目不轉睛地直盯著他們兩人。寬闊的原野是一片死寂。

「你們早就知道我的身分，才跟踪而至的吧？」

圖書之介目光炯炯地環視來路不明的敵人，厲聲喝問。

這五名野武士還是沉默不語。

雙方僵持片刻後，野武士們突然「唰！」地一聲，一起拔出刀來，殺氣騰騰地凝視著圖書之介。

「不干女人的事，妳退到一旁吧！」

其中一名長著絡腮鬍的野武士，對於富說：

「不過，妳還是得乖乖站在一邊，不可輕舉妄動！」

於富一言不發，靜靜站在一旁，嘴角隱約露出一絲得意的微笑，望著來勢洶洶的五名彪形大漢。

長著絡腮鬍的野武士，發現於富露出難以言喩的神情，不覺爲之愕然，呆立原地不動。

這些野武士們似乎不知道於富雖是女流之輩，但却師承劍術名家上泉伊勢守的武術薰陶，亦身懷絕技。

圖書之介同樣地對這回事也毫無所知，雖然他曾聽說過，於富到上泉城習武之事，但是，並

不知詳細情形。

因爲，當時是戰亂時代，地方上非常不寧靜，武士之女練武，以爲防身之術，是習以爲常之事，根本不足爲奇，所以，圖書之介認爲於富拜師學藝，也是正常的事。

「於富，妳退到一旁吧……」

圖書之介「唰！」地一聲，拔出長刀，急急地扭頭對於富說道。

「妳這個女人，可以滾到一邊去了！」

滿臉絡腮鬍的彪形大漢，不屑地命令於富後退，然後，轉向圖書之介，屏息凝視著。說時遲，那時快——

「我送你赴黃泉吧！」

絡腮鬍武士突然暴喝一聲，掄起長刀向圖書之介砍來，「咻！咻！」地一陣劍風掃過圖書之介的鬢邊。

圖書之介頭一偏，縱身向後一躍。

站在圖書之介背後的一名野武士，趁他尚未落地之前，猛然吶喊一聲，舉刀橫揮，砍向圖書之介的腰部。

「唔——」圖書之介弓著身子，及時躲過這一刀，但，繫在腰部，綁住刀鞘的帶子，和外袴的帶子，却戛然而斷。「鏘！」地一聲，刀鞘墜落地面，圖書之介一個不穩，向後踉蹌兩步……

滿臉絡腮鬍的野武士，仰天暴笑數聲後，舉刀向還未站穩的圖書之介正面砍去。

圖書之介看起來就要被一剖爲二了。就在這刹那間，滿臉絡腮鬍的暴笑聲，竟變爲刺耳的慘叫聲。

換句話說，原是得意非常的狂笑聲，霎時變成驚愕與衝擊交織而成的淒厲叫聲。

高舉的長刀，從他的手中，「鏗鏘！」一聲，掉落地面，龐大的身軀亦應聲倒地。

長著絡腮鬍的野武士，右眼已赫然插著一把短刀，鮮血如噴泉般地四處迸散……

「嗄——」周遭突起一陣騷動。

野武士們個個面面相覷，訝然不知所以。

因爲，情況轉變得實在太突然了，原本對他們極爲有利的態勢，竟被一把快似閃電的飛刀，整個扭轉過來，難怪他們要驚慌失措，不知如何應付了。

這把短刀是於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瞄準絡腮鬍野武士的右眼，投射過來的。今天，於富外出時，並沒有携帶任何武器，只在懷中揣了一把短刀而已。

野武士們起初根本不將於富放在眼裏，他們做夢也沒料到，女人用的短刀會有雷霆萬鈞的威力，擊傷他們的首領。因此，他們均感愕然，凝視著於富。

圖書之介後退數步，再度舉起長刀，擺好架勢，但是，他也忍不住向於富投以訝異的眼光。

「唔——」滿臉絡腮鬍的野武士發出痛苦的呻吟聲，拼命地掙扎，想從地上爬起來。

從野武士們開始襲擊圖書之介，至野武士的首領掛彩倒地，似乎已經過許久，然而，實際上只不過是瞬間之事。野武士們先是望著倒在地上打滾的首領，怔了半天，然後，相互望了一眼，齊喊道：

「大夥兒——上吧——」

野武士們一窩蜂地衝向圖書之介和於富，來勢之兇猛，似非置他們於死地不可。但，於富的動作却比他們還敏捷，她旋身撲向從圖書之介背後襲來的野武士，搶下他的長刀。

「啊——」於富手執長刀向後一桶，野武士慘叫一聲，砰然倒臥在血泊中。

於富舉著長刀，轉身挑向右邊衝過來的野武士的胸部，只聽得野武士「啊——」地發出悽厲的叫聲，霎時血花四濺，從他的喉嚨至胸部已是一片殷紅。

圖書之介亦猛力揮刀，一個、兩個，長刀所至之處，野武士莫不應聲倒地。

野武士的首領終於忍痛拔下插在眼窩裏的短刀，但因流血不止，且劇痛不堪，因此，一直「唔……」地打滾、呻吟，後來見苗頭不對，趁著雙方亂成一團時，倏地竄進樹林裏，逃逸無踪了。

受傷的野武士見首領逃之夭夭，便也拖著蹣跚的腳步，抱頭鼠竄，溜進茂密的樹林裏去。

圖書之介大喝一聲：「停住！」便想隨後追去。

可是，於富却挺身攔阻，說道：

「不要追了，不必趕盡殺絕嘛！」

「不！不能這麽便宜就放他們走，他們分明是衝著我這個小幡圖書之介，要來刺殺我的！」

「喔！你這麽一說倒提醒了我，假使，這些野武士的目的非爲劫財，而是要謀殺國峰城主小幡信貞的堂弟，那麽，這個問題可就不那樣簡單囉！」

「嗯！我就是這麽揣測的！」

「那就需要活捉他們來審問啦！」

於富神情肅然，同意圖書之介的想法，點頭說道。

然後，圖書之介飛身向樹林追去。

根據圖書之介的臆測，這些突襲的敵人並非一般以搶奪財物爲目的的野武士，而是蓄意要來刺殺他的。倘若這個推測屬實，那麽，這些刺客的背後必有主謀者。

因爲，野武士的行徑有若強盜，若非重金所誘，斷然不肯爲他人賣命，所以，查究這位主謀者是必要的。

於富緊盯著枝葉茂密的樹林，暗忖道：

（這些刺客必定打從昨天開始，就一路跟踪圖書之介到箕輪城的……和圖書之介比起來，我的思慮總是不够緻密，哎……咦？他們並不想殺我，而只是衝著圖書之介而來，難道國峰城小幡一族中，有人懷恨圖書之介？）

正當於富的腦中閃過這絲意念時，圖書之介已從樹林裏衝了出來，輕輕一躍，已至於富跟前。

「怎樣？沒有截獲？」於富定神問道。

「哎！我追到樹林裏時，他們已逃得無影無踪了。」

「奇怪，他們不是受傷了嗎？怎麼動作還如狡兎般地靈活、敏捷呢？」於富不解地問。

「說的也是，連我都覺得很納悶呢！」

「都是我不好，要是我不攔阻你……」

於富覺得有點愧疚，低聲道歉著。

「沒關係，追不到也就算了……」

圖書之介說著，猛然想起什麼似的，突然頓了一頓。

原來，他現在心神已定，又想起剛才於富不凡的身手，頗感迷惑，便瞠目而視，半晌後才說：

「於富，我眞沒料到，妳的武術竟然如此高明，從今而後，我不得不對妳刮目相看了……上泉伊勢守大人的教導有方，實令人佩服之至……」

「你這麼一說，我倒不敢當啦！」

於富的雙頰浮起兩朵紅暈，她嬌羞地微笑著，挪動脚步走向圖書之介。她輕輕閤上雙眼，把

頭靠在圖書之介的肩上，深深吸了一口氣。圖書之介的身體散發出男性特有的氣味，刺激了於富，她想道：

（嗯！師父的身體就不會發出這種氣味，他的氣味更特殊，更具魅力……）

伊勢守身體所發散出來的氣味，與一般年輕男性所發散出來的，由油脂和臭汗所混合而成的强烈氣味截然不同，因爲，伊勢守很少流汗，縱然是在酷暑的季節裏，人人汗流浹背，他也依然輕爽悠哉。

於富覺得百思不解，曾問伊勢守道：

「師父，天氣如此悶熱，爲何您總是不冒汗呢？」

伊勢守隱隱一笑道：

「我也不知道，似乎在不知不覺中，就變成這個模樣。但是，我若不繼續修練劍術，莫說會流汗，甚至鼻水還會淌個不停呢！妳說奇不奇怪？」

圖書之介緊擁住於富的肩膀，心裏想道：

（哎！好可怕的妻子！倘若娶她爲妻，萬一不能遂她心意，說不定我會被折斷胳臂呢……）

想著想著，又不由得湊在於富的鬢邊廝磨著。

於富頸邊一陣搔癢，便慵懶地吁喘道：

「嗯……圖書之介……嗯……」

溫存片刻後，圖書之介發覺天色已晚，就說：

「於富……我們回城去吧！」

「好的！」於富抬眼看看天際，答道。

兩人立即翻身上馬，「唷嗬！」一聲，兩匹駿馬便如飛矢般，向前疾馳而去。就在他們離開草原的同時，陰暗的樹林裏，忽地閃出一條人影。

這條人影，是個三十歲前後，武士裝扮的男人。他的身材魁梧、健碩，遠遠望去，有如金剛神雕像般地龐大。

「原來那個少女就是上泉伊勢守的門徒啊……」

武士喃喃自語道。但，說也奇怪，他的眼神竟然陰森、銳利，令人看了不由得毛骨悚然。

夏蝶

上泉伊勢守之祖是討伐平將門，平定關東之亂，赫赫有名的大將藤原秀鄉。其後裔大胡太郎重俊，是位武將，他在赤城山南面的大胡村，築一城堡，隸屬足利氏麾下。大胡太郎重俊的後代大胡勝俊，續在大胡城西南兩里處的桂萱鄉上泉村，築一城堡，並率子民在此定居，然後以此地名上泉為其姓氏——這就是上泉氏的來源。

在上泉伊勢守秀綱之父憲綱的時代，其本家大胡氏移居至武藏國，上泉憲綱即成了大胡城城主，統治大胡城及當地子民；憲綱之子秀綱，理所當然地承繼了城主的寶座，也成為大胡城的城主。

因此，有敵軍來襲時，上泉伊勢守必會離開上泉府邸，據守大胡本城，其故即在此。

於富和圖書之介被野武士襲擊之後，不久，時序即進入梅雨季節。在這霪雨霏霏的梅雨季節裏，破例地，於富並沒有時常至上泉城習武，只不過去了兩次而已。

當時，圖書之介從郊野欲回至箕輪城時，曾慎重其事地對於富說：

「於富，今日我們在草原上被野武士圍攻之事，只有妳我知道就好，不必再告訴他人了，免得別人為我們耽心。」

於富聽了，不覺睜大清澄的雙眸，問道：

「你說不需讓別人知道？但是，那些野武士並不像一般打家劫舍的强盜，只為搶奪財物而已，而是意在置你於死地，似是有計劃的陰謀行為，既然如此，那麼，我們就應追查唆使他們的幕後主使者究竟是何人？這樣才能知道整樁事件的來龍去脈，才好採取對策呀！」

「不！我看不需要吧？這些都只是我們的猜測罷了！我們根本沒有證據可以證明他們是要來刺殺我的，說不定，他們只是一般的野武士，臨時見財起意而已。」

圖書之介似乎不想把事情鬧大，故意毫不在乎地說。

「嗯……可是……」於富欲言又止。

「問題是這樣的，於富，妳應知道，我是國峰城主小幡信貞的堂弟，也是他的家臣，在國峰城內的地位亦算是舉足輕重，若是我今日在箕輪城郊被襲擊的事，傳了開來，那麼，必增加城主小幡信貞大人的困擾……」

「喔！言之有理，若是如此，那也就罷了……」

聽到圖書之介這麼一說，於富無言以對，只有對圖書之介投以關注的眼光，默默地凝視著他。

於富和圖書之介的婚事，需等過了夏季才會發布。

日本戰國時代的時局非常混亂，大名（諸侯）與武將之間的關係亦頗為錯綜複雜，彼此經常

為爭權奪利而勾心鬪角。當然，若為對付敵人而聯盟鄰邦，亦是常見之舉。

所以，箕輪城主長野業政，先是將長女下嫁給國峰城主小幡信貞，現在，又要將次女於富，匹配給小幡信貞的堂弟小幡圖書之介，由這些事情看來，即表示兩家的關係日益親密。親上加親的結果，箕輪城與國峰城的武力必合而為一，當然亦日益壯大，而成一牢不可破的鋼鐵陣線。此一事實勢必威脅到其他城堡，因此，若謂有人蓄意謀害圖書之介，以破壞此樁婚事，並不是不可能的事。

然而，圖書之介和於富之間的婚約，只有長野業政和小幡信貞、當事人、以及雙方幾位重臣知悉而已，甚至，於富連自己的師父上泉伊勢守也尚未稟報，那麼，這件極為秘密的決定，究竟是如何傳到外界的？

這確實是個頗耐人尋味的謎。

圖書之介既然再三叮嚀於富，不要透露在郊野遇刺的事情，所以，於富就絕口不提此事，即使是她的父親長野業政，和師父上泉伊勢守，也不知道這個內幕。

出閣日期已逐漸迫在眉睫了，在這個「淅瀝！淅瀝！」雨總是下個沒停的梅雨季節裏，於富足不出戶地在城堡內，忙著張羅自己的嫁粧。

梅雨季節結束後的某天早晨，當朵朵棉絮般的白雲，在榛名山頭飄浮時，於富身著白色短袖夏服和淡紫色外袴，騎著愛駒，帶領三位隨從，出了箕輪城門，朝師父上泉伊勢守的住處上泉城

，絕塵而去。

這天，於富是打算去向師父辭行的。

再過數日，兩城就要公布小幡圖書之介和於富的婚事了，因此，雙方都在緊鑼密鼓地準備各項事宜。

起初，於富自忖：乾脆待婚事正式發布之後，再向師父辭行也不遲。可是，今天不知怎麼回事，突然心血來潮，迫切地想到上泉城見師父一面。

於富也不瞭解自己的心理，她想：

（奇怪？今天腦際怎會突然浮現出這種意念……爲什麽，在下嫁圖書之介的消息傳至師父處之前，我會急著想去訪問上泉城，拜見師父呢？）

然而，待她恍然大悟，知道其中緣由時，則已是辭別師父上泉伊勢守，回至箕輪城之後的事了。

三年前，當於富穿上傳統的禮服，被侍從們簇擁著，首次來拜見上泉伊勢守，從師習劍和掃刀時，顯得又黑又胖，一副土里土氣的樣子，一點也不起眼。

可是，最近她却出落得愈發嬌艷，與往日判若兩人，箕輪城的侍女們，個個皆異口同聲地讚歎道：

「哎呀！於富公主眞是越來越標緻了！」

「奇怪？以前黝黑的皮膚，怎會變得如此光滑細膩呢？難道她有什麽養顏美容的秘訣？」

「她那黑白分明、水汪汪的大眼睛，實在是迷人！」

其實，於富已經去世的母親，即是個美人胚子，在世時就有「上州第一美女」的雅號，因此，於富長大後，脫胎換骨，變成嬌滴滴的美女，是可想而知的事。

但是，於富那位嫁給國峰城主小幡信貞的姊姊正子，却酷似其父長野業政，不僅容顏嚴肅，體態也較嬌小。

正子尙未出閣之前，亦從上泉伊勢守習武，這是箕輪城主長野業政的主意。當時，正子練得一身的好武藝，尤以掃刀最具功力，於富曾對侍從們說過：

「如果論起掃刀的功力，我是比姊姊略遜一籌的。」

小幡信貞和正子完婚後，翌晨，他悄悄地召來老臣入江內膳，緊蹙眉峰，低聲歎道：

「我從來沒有見過像她這麽醜的女人！加上，她身體的每部份都嬌小玲瓏，就像玩具一般，實在是毫無味道！哎！我怎會娶到一個這樣的妻子呢？」

由小幡信貞這段話看來，他和正子結婚之前，似乎是彼此從未謀面，所以，洞房花燭夜之後，他才會如此失望、喟歎，然而，生米已煮成熟飯，爲時晚矣！

當時由於政治因素使然，一城之主的婚事大都和小幡信貞的際遇雷同，均是憑媒妁之言完成的。因爲，只要這樁婚事對自己的政治前途有利，或能增强己方的武力，那麽，新娘的美醜就不

是什麼重要的問題啦！

與這種情形比較起來，小幡圖書之介和於富的遭遇就算是幸運多了。因爲，圖書之介是國峰城主的堂弟，和於富的婚事亦屬政治婚姻，但是，圖書之介却能輕鬆地數度來訪箕輪城，和未婚妻於富見面，並和她騎馬到郊外遊山玩水，盡情徜徉，這在當時的確羨煞許多人。

這是由於圖書之介並非貴爲一城之主，僅是小幡信貞的家臣，且因圖書之介不拘小節的個性所致，同時，於富之父長野業政又相當欣賞他的作風，因此，常邀請他這位未來的女婿到箕輪城來拜訪。

話說，原本嬌小瘦弱的正子，却因生下第一胎後，變得豐腴與嬌美。小幡信貞發現醜陋不堪的老婆，竟然搖身一變，變成一個美嬌娘，因而對她倍加疼愛，兩夫妻鶼鰈情深，恩愛異常。

這種體格、氣質與面貌的改變，是其來有自的。因爲，正子的身材雖然嬌小，但是，她隨上泉伊勢守習藝，身體鍛鍊得非常結實，其肉體內所潛藏的力量，在她生下男孩之後，自然表現在她的胸部、腰部以及臂部上，使之變得豐腴，皮膚也變得細膩光滑，醜陋的面貌亦隨之變換，連氣質和舉止，也變得高雅優美，成爲一位名副其實的城主夫人了。

「於富，到了秋高氣爽，楓紅片片的時節，妳就要嫁到國峰城來了，屆時若和妳姊姊見面，妳必然會大吃一驚，因爲，她已不是妳印象中的模樣了。」

圖書之介曾如此跟於富談起正子容貌變換的事。

當於富神采奕奕地騎著馬，帶著三位隨從出了城門，往上泉城的方向疾馳而去時，在塵土飛揚的那一邊，有個旅裝打扮的武士，站在箕輪城外的原野上，神情肅穆地目送於富主僕四人縱馬離去，然後，嘴角隱然浮起一絲笑意。

這位武士就是上次躲在樹林裏，無言看著於富和圖書之介，擊退野武士的彪形大漢。

這位不知名的武士出沒無常，似乎陰魂不散般地老追隨在於富的附近，可是，於富却渾然不知。

當天近午時分，於富一行人終到達了上泉城。

走過橫跨在桃木川上的獨木橋，就是氣勢雄偉的上泉城城門。在這附近本有許多房屋，是伊勢守家臣們的宅第，可是，現在泰半的家臣們都已遷至大胡城，屋子也就空了出來，因此，伊勢守便派人把空屋拆掉，原先是熱鬧擁擠的城外，目前已蕭條了不少。

不過，桃木川的南岸雖不似昔時那麼繁華，却仍有許多商人聚集該地，還保留著城下街的熱鬧氣氛。

上泉伊勢守的府邸是在城內的第二城廓裏。

於富騎著馬率先進入城門，隨從們便尾隨其後，魚貫而入。上泉城門的守衛們，眼見於富主僕四人的身影逐漸消失後，便彼此竊竊私語道：

「嗯……三年前，當她初次到上泉城來時，眞是醜得不堪入目，沒想到現在……」

「哎呀！你不要如此惡言傷人嘛！」

「哈哈哈……」守衛們戲謔地浪笑不已。

於富進入本城之後，把馬匹和隨從留在那兒，獨自走入第二城廓內。在城內的侍衛們，都沒有人上前替她帶路，因爲，於富是城主伊勢守的得意門徒，三年來進出此地已不下數百次，她對這裏的情形瞭若指掌，根本無需侍衛帶路。

本城與第二城廓之間，有條深峻的護城溝，從外引進河水，其上架著一座木橋，橋的對面設有數名守衛。

於富走上木橋時，一眼瞥見從第二城廓樹林裏的小徑，走出一位溫文的儒雅年輕武士。

他就是伊勢守的獨子常陸介。

常陸介年方十六歲，已頗有乃父的豐采，體格非常的健碩、高大，但臉龐却仍未失年童稚之氣。

數年前，箕輪城主長野業政曾對伊勢守說：

「哎！可惜得很！假使常陸介比於富大的話，那麼，我們就可結爲親家了……」

看到長野業政似眞還假地說著，伊勢守只是頷首微笑，並沒有把對方的話放在心上。

日本戰國時代，小丈夫的風氣還算相當普遍，因此，年齡的差距並非婚嫁的癥結所在。倘若，長野業政有心促成這樁婚事的話，也不是不可能成功的。

當時，在場目睹此一情況的長野業政和伊勢守兩家的家臣，曾私下彼此議論紛紛：

「其實，主君是很想進一步討論這門親事的。」

「嗯！他眞的想把於富公主匹配給上泉城的常陸介少爺，可是，無奈兩人的年齡不相稱……不過，主君只是故意客氣一番，事實上，還想趁機重提此事哪！」

長野業政的家臣，鄭重其事地對伊勢守的家臣說道：

「不過，我們的主君似乎不當一回事哩！」

「哦！長野業政大人可能感到很失望吧？」

伊勢守的家臣也表贊同地齊聲答道。

可能某些人會以爲，長野業政這番話，只不過是向同盟者的上泉伊勢守表示所謂的外交辭令而已，並不是他的眞意。但是，無論如何，兩城的同盟關係絕不會因這個問題而發生裂痕，這倒是千眞萬確的事。

雖然，上泉伊勢守的武力並不是很强大，但，以劍術名家而爲一城之主的戰鬪力，却是不容忽視的，因此，長野業政非常重視這股戰鬪力量，極力想拉攏伊勢守。

常陸介從橋頭踱了過來，他一扭頭，終於發現了於富，童稚的臉龐頓時浮上一抹柔和的笑容，輕輕頷首，道：

「於富公主，這一路辛苦啦！」

常陸介以為於富今日也和往常一樣，是要來習武的。

於富也面露微笑，很有禮貌地答禮：

「常陸介少爺，你也是每天早上……」

於富這句話的意思是指，常陸介每日清晨必從大胡城至上泉城，向父親伊勢守請安之事。

他們兩人都曾聽過，雙方的父親談過他倆婚事這回事，可是，於富和常陸介對此事都毫不關心。

這也是難免的，因為，當時兩人年齡都還很小，常陸介才十二、三歲，於富也只不過十四、五歲而已，根本還未到達婚嫁年齡，而且，他們倆也從未謀面，那裏會考慮到彼此的終身大事呢？

「常陸介少爺，在這梅雨季節裏，我們都沒能見面，你又長高了不少……」於富仰首望著常陸介道。

常陸介有些靦腆地答道：

「是嗎？我自己倒不覺得呢！」

於富每次看到常陸介結實壯碩的身子，便忍不住想道：

（長得這麼魁梧的常陸介少爺，為何不跟他父親習武呢？師父究竟是何用意呢？）

雖說常陸介並未隨父習武，但是，因他生於武將之家，將來必須繼承上泉城和大胡城城主的

寶座，所以，無論刀、劍、長矛、馬術等武藝，亦需樣樣學習，只不過並非由父親伊勢守親自教導，而是由他的祖父五代又左衛門指導罷了。

（要領悟劍之道，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事……）

於富心想。因為，以普通的修行是無法領悟「劍之道」精深的奧義的，而於富也只不過是透過師父伊勢守的指導，略得一些皮毛罷了。

「……於富公主，我要走了……」

常陸介再度向於富點頭為禮，和她擦身而過，往本城方向走去，於富目送著他的背影消失後，才舉步走向位在第二城廓內，伊勢守的府邸。

遙見於富婀娜多姿地從第二城廓的城門走進來，按照慣例，伊勢守的侍臣便立即從另一條路入內，向伊勢守稟報於富公主的來訪。伊勢守正端坐在正殿內等候著。

大概，方才常陸介即是在此處向伊勢守請安的吧！

無論嚴寒或酷暑的日子，常陸介皆不忘為人子晨昏定省，必天天從大胡城至上泉城父親處，向他請安。這是他的祖父五代又左衛門嚴格教導的結果，對常陸介而言，這已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份了。

伊勢守的貼身侍臣疋田文五郎，曾對伊勢守父子這般的感情，無限慨歎道：

「每次少爺覲見主君時，雖然兩人極少交談，但是，父子之情却已在無形中默默地交流了。」

」

疋田文五郎爲前導，帶領著於富經過迴廊，走向正殿。

「主君，箕輪城公主來了……」

疋田文五郎躬身向伊勢守稟報後，卽畢恭畢敬地低頭後退，到了門外再向於富點頭，然後默然離去。

雖說上泉伊勢守是一介武將，但其府邸却極古色古香、簡樸牢固，有書院、茶室等設施。以這個所謂的「正殿」來說，伊勢守的住處，僅是在以一層稻草覆蓋而成的屋簷下，約莫五十坪左右，四周及隔間以木板搭成的四個房間而已。

侍臣們的落脚處、儲藏室、膳房等，則另在他處。

伊勢守的房間只有六坪大，地面舖以木板，中間置放四張榻榻米，其上有張方桌、憑肘儿等物，四周則圍以屏風，而成一極爲隱蔽之處。

於富立在門外，恭敬地喊聲：「師父！」

「喔！於富，妳來啦……」

伊勢守和往常一樣穩重的聲音，從屏風裏傳了出來。於富頓時倍感親切，一股難以言宣的情愫，如激流般在心田裏翻滾著，全身不覺熱了起來。

去年的梅雨季節裏，於富日日從不間斷地，冒雨至上泉城習武，假使雨勢過大，地面泥濘不

堪，不便騎馬時，就宿在上泉城；可是，今年的梅雨季節，於富却一改往常作風，再也沒有風雨無阻地到上泉城習武，在這段期間裏，她只不過才來探望伊勢守兩趟而已。

奇怪的是，伊勢守竟然絕口不提此事，僅淡然說道：

「一路辛苦妳啦！進來吧！」

於富屈膝跪拜，向伊勢守行禮後，輕輕地從屏風旁繞過來，走到伊勢守正面，柔聲說道：

「師父，我好久沒來向您請安啦！」

伊勢守也彎身答禮，露出淡淡的微笑，望著他的弟子。

已經悟得「劍之道」其中奧義的上泉伊勢守，僅僅做出這麼簡單的動作，就令人覺得無懈可擊了。關於這點，於富之母曾以激賞的口氣，對長野業政說：

「看到伊勢守大人完美、優雅的舉止，就好像看到善舞者翩然舞弄的優美舞姿一般，那麼賞心悅目。」

當然，伊勢守本人並不在意，別人是否欣賞他那昂藏的七尺之軀，或優雅的舉止，他只是隨心所欲地擺弄自己的軀體，恣意表現己身的七情六慾而已。

於富也曾對她的婢女阿愼，嘆息道：

「每當我望見師父神聖不可侵犯的神情，就會聯想到赤城山上，那一大片被山雪滌淨的杉木林，所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正是最好的寫照啊！」

於富對其師父伊勢守的仰慕之情，在此言談中，已不知不覺地流露出來，但是，她自己萬萬沒有想到，這種孺慕之情，有日竟會轉變爲男女之情。

伊勢守無言地瞄了於富一眼，於富亦默然回望一眼，兩人即利用此種訊息，來溝通彼此的心意。

伊勢守這個動作就是告訴於富，該到後院練武了，而於富也能瞭解師父的意思，以同樣的眼光回答，這就是他們師徒之間的默契。因爲，往昔，每逢雨天，他們便在屋子最後面那間約十坪大的房間練武，但若遇晴天，就要在較爲寬闊的後院裏比劃，這是一種不成明文的規定。

於富起身走進裏面的房間，換上練武的服裝，携著自己的掃刀，走到後院。伊勢守亦轉身入內，換穿夏服和外袴，拿著長刀，赤脚尾隨於富之後，來到了後院。

兩人各執掃刀和長刀，擺好架勢，相互凝視半晌後，才「呀！」地喊叫一聲，開始比劃。

雖說是練武，但是，現在不似往年那樣，僅是使用木製的長刀和掃刀，而是改用眞刀實劍了，所以，無論閃躲或過招，都顯得相當激烈而逼眞。

「謝謝師父的指導！」

於富躬身行禮致謝，然後將練武用的掃刀收好，才回到伊勢守的房間。

「師父，今晚我要在城內過夜。」

於富跪坐在伊勢守面前，恭敬地稟報道。

「嗯！這也不是例外之事。」

伊勢守毫不動容，以理所當然的口氣答道。

因爲，於富到上泉城來練武，若要當天趕回箕輪城，時間上委實不够充裕，因此，她都會在上泉城過夜，隔日再回箕輪城。她之所以要向師父稟明，也是基於禮節的緣故，換句話說，可謂是形式上的對答。

「吃完飯後，妳去鬆懈鬆懈筋骨吧！」

伊勢守神情愉悅地對於富說。

用過午膳後，依往常的習慣，於富回到正殿旁，一間專屬自己的房間休息，準備小憩一番。

因爲伊勢守曾經對於富說過：

「身爲武將之女，當然必須練有十八般武藝，一方面可爲防身之用，另一方面則可鍛鍊體魄，但是，却不可一味逞强，因，男女的生理狀況有異，故練武時，女性不能過度劇烈，否則，强身不成反而有損健康……」

話說於富進屋午睡以後，伊勢守便靜坐桌前，手執卷書，開始聚精會神地閱讀著。

這是一個仲夏的下午，白花花的陽光灑落在後院裏，亮麗得使人睜不開眼，樹林裏的夏蟬，耐不住午後的寂寞，「唧！唧——」地大奏交響曲。

伊勢守的書房却毫不悶熱，不時有習習涼風送爽。從後院望去，伊勢守專注閱讀的側面，顯

得挺拔而肅然。

除了有次一位侍臣端茶進來時，發出「剝！剝！」的輕輕敲門聲之外，這整座上泉家的府邸內外，儼似無人般，靜得連針掉落地面也聽得到。

時間的腳步，在無形中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動……

爾後的事究竟要如何演變，這是誰也無法預料的，所謂「人算不如天算」，有些事情總是會出人意料之外的。

譬如發生在伊勢守身上的事，就是伊勢守連做夢都沒料到的，也是他永遠無法忘懷的。

事情發生得實在太突兀了，日後每當伊勢守獨自靜坐時，即使他集中精神，也無法整理出那堆渺無頭緒的記憶，清楚地回想起當時的情形。在他的腦海中，從於富練武完畢，因想小憩而回至她的房間以後，那段記憶總是朦朦朧朧的。到現在為止，他還是惑然不解地想道：

（為何這種事會發生在自己身上呢？）

同時，於富每在午夜夢迴之際，也會捫心自問：

（當時我為何無法控制自己，而做出那樣的事呢？）

雖然兩個當事人均對自己的衝動行為感到不解，但是，這也不是無法解答的謎，俗云：「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此種情愫其實已在內心蘊釀許久，惟因禮法所制，暫時被抑壓住而已，待時機成熟，只要一點燃導火線，久被抑壓的感情，就會如火山爆發而不可收拾。

那時，於富因天氣燥熱，睡得很不安穩，是在半睡半醒的狀態中；而伊勢守的心情則如一泓止水，相當悠閒地端坐桌前，展卷閱讀。

片刻後，伊勢守陡地站了起來。

他並不是已厭膩看書，而是猛然想起，下午和西林寺和尚有約，他必須整裝赴約了。

西林寺是上泉家的菩提寺，過上泉城第三城廓外的護城溝，便可望見一座香煙嫋嫋、暮鼓晨鐘的古刹，那就是西林寺；換言之，西林寺即是在上泉城之內。

西林寺的住持是一名叫做虎山一峰的老和尚，今年已屆九十九高齡，但是，他却目光矍爍、老當益壯，與今年三十八歲的伊勢守相交至深。

伊勢守少年時代即已認識虎山一峰和尚，當年，伊勢守只要有空，必從第三城廓走至第二城廓，移樽就教，向飽讀經書的西林寺住持虎山一峰和尚習古文。

截至目前為止，伊勢守仍然時常到西林寺走訪虎山一峰老和尚，與之切磋經典，或者閒話家常。

伊勢守起身走出房外，行過長長的廻廊後，再轉個彎繞到右邊。這時，後院裏的花叢中，突然飛出一隻白色的粉蝶，牠翩然舞動雙翼，輕盈地飛到伊勢守面前。

那隻白色粉蝶先是在伊勢守的眼前上下旋舞一圈，然後再飄然地飛往左邊——廻廊的左邊就是於富的房間。

伊勢守像是受了蠱惑一般，脚竟然不聽使喚地，隨着那隻粉蝶走過去。待他走到於富於房前時，發現她的房門已拉開了一條小縫，這表示她已睡醒，便立定脚步。

倘若，屋中的人還在睡夢中，依照禮節，無論天氣是如何地悶熱，也依然是門窗緊閉。所以，伊勢守見於富房門是虛掩的，就毫不猶豫地朗聲叫道：

「於富，妳看見粉蝶了嗎……」

說畢，發現屋裏毫無動靜，伊勢守覺得有點納悶：

(奇怪？難道於富不在屋內？)

想着想着，伊勢守便探頭看看。

房內的於富還很恬靜地睡著。其實，方才於富已經睡醒了，因爲，屋內委實悶熱難當，她想透透空氣，於是把紙門打開一小縫，然後半躺地想假寐一下，沒想到涼風徐徐吹來，不覺又睡着了。

於富很喜歡在上泉城過夜，因爲，此地不像在箕輪城內，隨時都有侍女在旁伺候，顯得輕鬆而自由。

上泉城裏可謂是陽盛陰衰，婢女奇少，除了膳房內有四名掌厨之外，再者就是兩名負責縫補的婢女，其他的都是由男性侍僕來負責。因此，於富的行動非常自由，當她在上泉城內時，均是獨來獨往，鮮有侍從隨身。

於富曾向箕輪城的貼身侍女，如此說過：

「因爲上泉城內陽氣很盛，所以，每當我到師父那裏去時，很自然地，行爲就大而化之，變得也像男性化了，同時，師父也視我和男人……」

伊勢守探頭一看，發現於富身上披着一件白底印有千鳥圖案的薄外衣，歪在案几旁睡得很沉的樣子。

這件薄外衣是伊勢守亡妻小松的遺物，他曾對於富說：「如果妳喜歡的話，這件衣服就送妳吧！」因爲伊勢守一來爲免觸景傷情，二來，女人的東西對他毫無用處，所以，他也送了另一個弟子——於富的姊姊正子，好幾樣亡妻的遺物。正子將師母的遺物保存得很好，當她要嫁給小幡信貞時，也將那些紀念品帶至國峰城，由此可見，正子是非常重視師父所賜之物的。

「喔……還在睡覺啊……」

伊勢守站在門外，凝視着睡中的於富，喃喃自語道。

其實，於富在矇矇朧朧的狀態中，聽到伊勢守在廊外喊道：「於富，妳看見粉蝶了嗎？」時，就已清醒了。

武術修練得相當精湛的於富，如果聽到伊勢守的聲音，還不能醒來的話，其警覺性就未免太低了。身爲武士，隨時都得提高警覺，防衛己身，縱使是在睡夢中也不例外，所以，當伊勢守在遠處喊叫於富時，她就驚醒了。

於富睜開眼睛，看到一隻白色粉蝶從廊外飛了進來，接着就聽到伊勢守逐漸靠近的輕輕脚步聲。

在這時，於富不但沒有起身應答，反而將外衣覆蓋在身上，輕輕闔上雙眼，並發出均勻的呼吸聲。

這是一種很自然的反應，於富當時並不瞭解自己爲何會有這種違背常理的舉動，但，事後她終於明白了。

伊勢守來到於富房前，瞧見於富仍睡得很沉，心裏不覺納悶起來，他背着雙手，偏着頭想道：

（於富爲何會開着房門睡覺呢……憑她的武術修行，在睡夢中怎會聽不見我的叫聲呢？）

於富的武術是伊勢守親自指導，傳授的，當然深知她的武術造詣，難怪伊勢守會產生此種疑問。

伊勢守站在廻廊上，直定定地看着於富撩人的睡態。

這幢房子因爲屋簷蓋得較突出，且房間不大，因而裏面的光線相當昏暗，只有開著一個小窗，從小窗望出去，可看到外面刺眼的陽光。

那隻白色粉蝶在於富的身旁飛繞數圈，伊勢守隨後跟至，便翩然飛出小窗，投向灑遍耀眼陽光的院落裏去。

於富的臉龐微透潤紅，顯得健康而漂亮。伊勢守定睛注視着於富脂粉不施的臉蛋，十八歲少女潤滑、豐腴的肌膚，在些微陽光的照射下，閃閃發亮，不覺怦然心動。

伊勢守出神了一會兒後，猛然從迷惘中驚醒了過來，他自覺失態，有點羞赧地想轉身離去。

在這瞬間——事情就發生在這一瞬間。

當伊勢守正想邁開脚步離去時，於富突然睜開眼睛，無言地凝視着伊勢守，伊勢守像被洞悉心事似地，不禁顫慄了一下，但他仍以鎮靜的聲音問道：

「喔！妳醒啦？」

於富只是睜大雙眸，默然不語。

從她清澄的雙眸中，射出兩道比夏日艷陽更熾烈的光芒，逼視着伊勢守，那兩道光芒就像一團烈火，使得伊勢守慾火中燒，無法克制。

兩人的視線在空中相遇，迸出火花後便凝結住。於富和伊勢守兩人，一在房內，一在房外，猶如兩座雕像般地渾然不動，也像是時間頓然忘了移動脚步，永遠停留在那個時刻。

半晌後，於富緩緩地坐起上半身，隨着於富的動作，伊勢守也被一股莫名的魔力所吸引，輕移脚步邁進房內。

爲什麼在他們師徒兩人之間，會發生這種情形呢？

這只能說，一切的關鍵都在於富的眼神，倘若於富不以那種充滿愛的迷惘的眼神誘惑伊勢守

，伊勢守便不會忘了禮教，身不由己地走進她的房間。

換言之，在這三年期間，師徒兩人所培育而成的情愫和默契，就在這個眼神裏，表露無遺了。

伊勢守進入房內，反手輕輕拉上紙門。

於富的領口微微敞開着，露出她那白晰、充滿光澤的頸子。伊勢守在不知不覺中，逐漸向她靠近。

當伊勢守龐大的身軀逼近於富的眼前時，於富的雙手也伸向了伊勢守……

過了約莫三柱香的時刻，上泉伊勢守回到他的房間，召來疋田文五郎，吩咐備馬。文五郎替伊勢守準備妥當，也想尾隨其後，陪主君出城，但伊勢守却說：

「你不必隨我出城……」

話剛落地，只見伊勢守一陣旋風似地，騎着愛駒，衝出城門，沒多久就不見踪影了。

伊勢守的貼身侍從文五郎，見主君與平常無異，不僅擧止溫文儒雅，聲音也鏗鏘有力，同時，伊勢守像今日這樣，突然吩咐備馬，不要隨從陪侍出城，也是尋常之擧，因此，他根本就不知道，中午時刻究竟發生了什麽事。

薄暮時分，文五郎來到於富房外，想向她稟報伊勢守的行踪。他一瞥眼，見於富很安詳地端坐桌前，正心無旁騖地閱讀書籍，於是，文五郎便輕敲房門，說：

「於富公主，主君不久前已騎馬到大胡城了，剛剛主君才從大胡城派遣使者回來報告，他今晚要宿在大胡城。」

「喔？師父今夜要宿在大胡城？」

於富心湖微驚，但表面仍不動聲色地問。

文五郎躬身答道：「是的！」

「這麽一來，常陸介少爺可能要欣喜若狂啦！」

「我想也是……」

「明天清晨，我就要回箕輪城去，請你代我轉告師父一聲。」於富眉宇透着喜悅，嬌聲道。

「不等主君回來再走嗎？於富公主！」

「不了，煩你替我轉達謝意，在此叨擾了一夜。」

「是的！」

待文五郎離去後，於富踏出房外，來到了後院。

夜幕已逐漸低垂，院落裏的景物也慢慢地模糊了。於富抬頭望着星光微稀的蒼穹，嘴角不禁盪出一絲滿足的笑意，這個笑容的涵意，唯有她一人心裡有數。

翌日清晨，於富帶着侍從，出上泉城門，往箕輪城的方向奔去。遙送於富離去後，上泉城的守衞們，個個指着她的背影，交頭接耳地議論道：

「奇怪？箕輪城公主究竟爲什麼那樣高興呀？」

「嗯！不錯，看她似乎滿懷喜悅呢！」

直到第三天早晨，伊勢守才回到上泉城。

見主君回來，文五郎忙不迭地上前迎接。

「主君，昨日清晨，箕輪城公主高高興興地回去了。」

「你是說，她很高興地回去了？」

「是的！從她的表情可以看出，她顯得很興奮。」

「唔……是嗎？」

文五郎看到伊勢守坐在窗前，出神地望著院子的側面，覺得主君今早似有點異樣，但却不知其因何在。

不知情的文五郎，因爲職權的關係，不敢踰分，所以，他也只是感到奇怪而已，並不敢開口詢問。

伊勢守將目光從後院裏收回，喑啞着嗓子說：

「早飯我已在大胡城吃過了，你不必再準備啦！」

說畢，未等文五郎答腔便逕自走向澡房。

伊勢守光着身子，正想一脚踏入澡盆時，突然又將脚收了回來，因爲在他的腦海中，又浮起了那個疑問：

（我爲何會做出那樣的事呢？）

他只是在探討自己的心意，並非後悔已經發生的事。

從八年前，伊勢守的妻子小松過世後，他並不是就此即與女色隔絕，在大胡城裏，他亦蓄有小妾，不過，在上泉城時，他倒從未接近女色。

在大胡城的那位小妾是個侍女，但是，於富却不是個侍女，而是有「上州猛虎」之稱的箕輪城主的女兒；同時，上泉伊勢守也可說是長野業政麾下的一員大將。

長野業政所統治的箕輪城，兵力相當雄厚，是關東管領上杉憲政旗下的一支銳軍。

關東管領之職，是受幕府之令，負責統治關東一帶的重臣，而擔任此一官職的上杉憲政，其城堡亦位於上野國的平井。

因此，上泉伊勢守和長野業政可說是同爲關東管領效力的盟友，亦是爲幕府足利將軍守護關東的大將。

國家若是處於承平之際，當然就無戰亂可言，但是，目前日本全國已捲入戰爭的漩渦中，正是兵荒馬亂之時，將軍和幕府已是威信掃地了。

現任的足利將軍是第十二代的足利義晴，其本身的武力和權勢，逐漸被削弱，取而代之的是各地的大名和豪族，換句話說，當時日本的政權代表——幕府，徒剩空殼，已是名存實亡了。

尤其是幕府內的細川家和三好家，彼此明爭暗鬬，紛亂綿延不絕，逼得將軍足利義晴無法在京都立足，只好到處流浪。因爲將軍是如此地落魄，所以，貴爲關東管領的上杉憲政，也不能發揮威信來統治關東，同時，上杉家內部分爲兩派，相互爭權奪利，爲時已久，更使得上杉憲政的政權搖搖欲墜，朝不保夕。

橫霸一方的各地大名和豪族，見關東管領上杉憲政日漸不穩，均虎視眈眈地蟄伏暗處，伺機想擠倒上杉家。尤以相模小田原城的北條氏康，勢力最爲龐大，也是上杉憲政的首號勁敵，他覬覦關東已經很久了。

當年北條家的開山祖師北條早雲，平定關東之亂，並在小田原築一城堡以爲根基，曾經叱咤一時，屈指算來，距今也有五十多年了。目前當家的北條氏康，仗恃其武力渾厚，根本不將上杉憲政放在眼裏，曾不可一世地說道：

「我誓必壓倒關東管領上杉憲政，令他抱頭鼠竄，繼其之後，成爲名副其實的關東霸主！」

上杉憲政眼見北條氏康的野心及武力日益增大，自覺無力招架，似已束手無策，坐以待斃了。

現在，上杉憲政危在旦夕，他爲庇護自己，只有極力覓求武力强大的城主，助己一臂之力，因此，表現得忠心耿耿地擁護幕府的箕輪城主長野業政，就成了最佳人選。

最近，上杉憲政已視長野業政爲心腹，處處依恃他，無論巨細之事，都會與他斟酌一番，而且，還相當重視長野憲政的意見。在無形中，長野業政幾已成爲關東的幕後霸主，但是，上杉憲政做夢也沒料到，一向被他引爲心腹的得力重臣，竟然居心叵測，也在覬覦關東之地。

長野業政之所以肯爲關東管領赴湯焰火，確實是別有一番居心，他曾暗自想道：

（遲早我必消滅上杉憲政，成爲關東霸主的！）

就因他野心勃勃，想霸佔關東，因此，才肯爲權勢已日漸式微的上杉憲政效力，以便暗地擴張自己的勢力。

爲了達成這個目的，長野業政開始不擇手段，積極地拉攏各城的關係，以增强聯盟武力，譬如，他將長女正子匹配給國峰城主小幡信貞，其用意即在於此。

因爲，國峰城是在關東管領的根據地——平井城西方約四里處，位居要津，具有擧足輕重的地位。

假使小幡家和甲斐的武田家通力合作，結爲同盟，那麽，武田軍勢必立即進駐國峰城，伺機攻陷平井城。

就因國峰城對關東管領的存亡，影響鉅大，無怪乎長野業政會如此積心處慮地拉攏小幡信貞了。

而且，上杉憲政亦頗有自知之明，他曾對長野業政說：

「國峰城位居險要，可謂平井城之防塞，我們需全方拉攏小幡信貞，鞏固外圍勢力，這樣，

平井城方能安寧。」

長野業政這套政策，上泉伊勢守早已洞悉，只是，伊勢守認爲人各有志，無需阻礙他人，但求自保而已。然而，伊勢守絕未料到，長野業政竟然連次女於富也要許配給小幡一族的小幡圖書之介。這是長野業政權衡利害之後，所做的決定，伊勢守當然是無法預知的。

伊勢守回憶當時的情景，不禁又跌入那令人迷惘的一刻……那次確實是於富主動要求伊勢守愛撫的，當於富黑白分明的雙眸，射出勾魂懾魄的光芒時，伊勢守所有的防線，就在那瞬間被瓦解了。

伊勢守不知自己的理智，究竟是被什麽所蒙蔽？竟然會做出這種連自己都無法理解的事——於富的確是個冰清玉潔的處女，伊勢守自忖：（我闖下大禍了！）

然而，當時的男人却都不太重視女性的貞操，這是環境使然，尤其是武士。因爲戰國時代征戰連緜，死訊頻傳，寡婦的數目自然就急劇增加。當時由於不時興貞節牌坊，因此，寡婦們紛紛再嫁，就曾有位大名之女，際遇蹇塞，好像命中剋夫似的，竟梅開六度。既然如此，那裏還能苛求他們是完璧的呢？

當然，這是一種政治婚姻，就有如長野和小幡兩家的關係一樣，彼此均爲保護自己的家園和國土，才相互聯姻的。

就當時的情況看來，女人似乎成了男人爭名奪利的犧牲品，事實上，由於環境的薰陶，女性

們想守護家園和國土的意識亦非常强烈，絕不下於男性，因爲，她們都很明白，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不僅是大名、武將的女兒有此意識，就連市井百姓之女也是如此。

當時曾流傳着這麽一則故事：

有位武士爲仇敵所殺，其妻爲報夫仇，離鄉走遍天涯，後來終在一窮鄉僻壤找到殺夫的仇人。寃家窄路相逢，雙方怒目而視，這位寡婦憤而拔刀，叱罵道：

「哼！踏破鐵鞋無覓處，今日既然被我碰上，我就要你血債血還！納命來！」

話剛落地，只見她身形倏地向上一躍，舉刀向武士劈來，武士忙不迭地拔刀迎擊，奈何技不如人，最後竟敗在寡婦的刀下。當那位寡婦將刀架在殺夫仇人的脖子上時，定睛一看，發現對方臨死前，仍面無懼色，大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勇士氣勢，手下不覺一軟，心底在刹那間已萌傾慕之意……後來終於委身他了。

這個消息傳回鄉里，她亡夫的親族們，不由得勃然大怒，情指該女不知廉恥。遂推派六人到已結褵的夫妻家裏，想置他們於死地。

雙方經過一場激烈的打鬪後，彼此紛紛掛彩，那個女人不幸被砍斷左臂，其夫亦傷痕累累，但是，兩人猶作困獸之鬪，最後終衝出重圍，遠走他鄉，過着幸福的生活。

有位德高望重的大名聽到這傳聞後，由衷地讚歎道：

「哎！眞是個剛烈的女子！」

伊勢守和於富所生存的時代，即是此種社會背景。

於富從那次之後，又到上泉城去拜訪了三回，每次都在上泉城過夜，但，是否均與伊勢守同床而眠，那就不得而知了。不過，在她最後一次到上泉城的那天晚上，她却輕移蓮步來到了伊勢守的房裏。

伊勢守看到艷若桃李的於富時，深藏內心的熾熱感情，頓時就迸發出來了。於富緊緊抱住伊勢守的身軀，不斷地顫慄着，伊勢守低頭貪婪地嗅着於富身上所散發出來少女特有的體香，霎時完全失去控制了……

這晚，伊勢守憋不住近日來縈繞在自己腦中的意念，遂在於富耳邊柔聲喃喃道：

「於富，嫁給我吧！」

可是，出乎伊勢守意料之外的，於富偎在他的胸前，却緩緩地搖搖，悶聲不吭。

（那麼，妳爲何肯獻身給我呢……）

伊勢守如墜五里霧中地直盯着於富秀麗的臉龐。

「於富，妳……」

「師父……我……我是……」

於富仰起臉，欲言又止，似有難言之隱。

「怎麼啦？有什麼問題嗎？」

「嗯……」於富在黑暗中，再度默默不語，過了半晌後，才以堅決的語氣說道：

「師父，請您以後別再提這件事了……」

伊勢守無法理解於富的心意，遂亦低頭保持緘默。

「師父！我很抱歉……」

聽到於富哽咽着聲音說着，伊勢守不禁抬起頭來，發現於富一脚已踏出門外，本想喊住她，但是，話至喉頭竟哽住了，只有眼睜睜看着她離去……

翌晨，當伊勢守醒來時，於富已經帶着侍從回箕輪城了，自於富離去後，伊勢守鎮日魂不守舍，他始終爲自己和那位如女兒般的於富，結合的事，感到迷惑不已。

（和比自己年輕二十歲的少女結爲夫妻？這實在是不可思議，但是……）

雖然兩人在輩分上，年齡上都很不相配，但，自從兩人肌膚相親後，伊勢守即暗下決心，必娶於富爲妻，給她一個名分，否則就太對不起她了。

（長野業政大人……該不會拒絕我的提親吧？）

從這時起，伊勢守渴望與於富雙宿雙飛的念頭，愈來愈强烈了，因此，當他聽到於富親口拒絕他的求婚時，不僅感到滿頭霧水，亦大失所望。

三天後，箕輪城主長野業政派遣使者到上泉城，傳達於富將與小幡圖書之介結婚的消息。

伊勢守聽到這個意外的消息時，面無表情。

當然，伊勢守在乍聽於富將嫁至國峰城的消息時，必感如五雷轟頂般地震驚。但，伊勢守是何等歷練的人物，他所經過的大風大浪爲數也不少，他知道在這種紛亂的時代裏，若不能處變不驚，必無立足的餘地，因此，他壓抑內心的震驚、失望等各種複雜的情緒，使之消失於無形。如果不是極瞭解他，且具有敏銳觀察力的人，是無法發現他的激動的。

伊勢守面露微笑，向箕輪城使者說：

「眞的嗎……爲什麼長野業政大人這次如此守口如瓶，事先一點風聲也沒透露給我呢？」

「很抱歉！」使者躬身答道。

「這椿婚事是否臨時決定的呢？」

伊勢守覺得此事有點蹊蹺，繼續追問道。

「是的，箕輪城所有的家臣，都是最近這幾天，才獲悉這項消息的……現在，箕輪城內喜氣洋洋，上上下下都在爲那大喜日子的來臨，忙碌個不停哪！」

「嗯——」伊勢守望着使者，發覺對方的口氣和態度都不像在撒謊，遂喃喃自語：「原來如此……」

然後，伊勢守又再度微笑，道：

「那麼，於富公主將來就可到國峰城，和她姊姊見面了，相信她們定會過得幸福的，恭喜！恭喜！」

「謝謝伊勢守大人的祝福！」

「請你回去轉達長野業政大人一聲，改天我會專程備禮到箕輪城去道賀。」

「好的！」

使者回箕輪城後，伊勢守召來文五郎，說：

「文五郎，你聽到使者的話了嗎？」

「是的！那眞恭喜於富公主啦！」

「嗯！明天你先代我到箕輪城一趟。」

「是的，不過，主君……」文五郎吞吞吐吐地說。

「怎麽啦？文五郎……」伊勢守定睛望着文五郎。

「於富公主爲何一點也沒透露她的喜事呢？」

文五郎面露迷惑表情，不解地問。

伊勢守聽了，頗表同意地點點頭，但是，他也不能解答這個問題，因爲，這只有於富一人心裏明白啊！

第二天，疋田文五郎帶着賀禮，快馬來到箕輪城。

在加賀國有位豪族士紳疋田景範，其妻即是上泉伊勢守的姊姊，而今年二十五歲的文五郎，就是疋田景範之子，換言之，文五郎是伊勢守的親外甥。

疋田文五郎自少年時代就一直跟隨在伊勢守身邊，是伊勢守的貼身侍臣。文五郎後來得到新陰流的神髓，而成爲名震遐邇的劍術高手。

傍晚時刻，當紅霞滿佈天際時，文五郎回到了上泉城，他一入城門，立刻馬不停蹄地去覲見伊勢守，說：

「我向長野業政大人賀喜，他似乎很高興的樣子。」

「喔！你遇到於富公主了嗎？」

據當時傳聞，那天，於富公主把文五郎召到房裏，說：

「回上泉城後，請代我向師父轉達我的心意：這幾年來，蒙師父諄諄教誨，弟子銘感五內，永難忘懷。於富雖然嫁到國峰城，但是，這段回憶我將永藏心底……」

接着，於富又以非常開朗的口氣，說

「我現在終於可以無牽無掛地嫁到國峰城了……以後我沒有辦法在師父身旁侍候他，請你代我好好地照顧他，好嗎……」

聽了於富這番話，伊勢守頓然明白她的用心了。

（原來，於富是深愛着自己的，因此，在她要下嫁小幡圖書之介之前，才將一切都奉獻給自己……）

於富獲悉父親長野業政將自己許配給小幡圖書之介後，心裏便盤算道：（在嫁至國峰城之前

，我對師父的慕情，必須以某種型態表現出來，讓他知道我心是屬於他的，否則我怎甘心就此離去呢……）

這也是表示，十八歲的於富，已決心爲父親，爲家國，甘願犧牲自己的愛情，嫁給小幡圖書之介。

文五郎報告完畢，起身告退。待文五郎離去後，伊勢守才低頭冥想：長野業政又將次女嫁給小幡一族的政治手腕，究竟其因何在？

長野業政此舉卽表示，他重視國峰城的武力遠甚上泉城及大胡城。因爲，聽說五年前，當長野業政打算將正子許配給小幡信貞時，曾對一位老臣說：

「我曾考慮過，將正子許配給上泉伊勢守秀綱……」

當年的伊勢守是三十三歲，正子則是二十歲，這種年齡差距，大致說來並不大，如果長野業政當時示意伊勢守娶正子爲妻，以伊勢守的立場而言，他是無法拒絕的。

因爲，上泉家只不過是上州的一股小勢力，而對上泉家來說，箕輪城的長野業政是一個重要的庇護者，要是伊勢守與長野業政爲敵，那不啻是以卵擊石，大胡城和上泉城在一眨眼之間，就會被長野軍夷爲平地。

雖說上泉伊勢守是名劍術高手，但是，只有他一人是不足以守住城堡的，所謂「寡不敵衆」正是此種情況，因此，識時務者爲俊傑，伊勢守怎會拒絕長野業政的提親呢？

然而，長野業政在一番考慮之後，仍把正子嫁給了小幡信貞，因爲權衡利害關係，究竟還是小幡家較具利用價值；如果長野業政認爲目前該與上泉家，加强彼此的聯盟關係，那麼，縱使上泉伊勢守整整大了於富二十歲，也會毫不考慮地把於富許配給他，但是，長野業政却將於富嫁給小幡家，由此可見長野業政的政治方針，仍是偏向聯手小幡家，以爲輔翼之力的。

伊勢守自忖：（假使我是長野業政，我也會這麼做的。）

伊勢守的腦中不禁浮起長野業政的容貌……

長野業政雖然已經超過四十歲，而且，他的個子矮小，身材也瘦瘦的，但是，他身上的肌肉却有如鋼鐵般的堅實。當他脫光衣服時，就會裸露出令人意想不到的結實肌肉，而胸部和手臂上充滿了纍纍的刀傷，好像是一個身經百戰的勇猛戰士。同時，他的海量和食量也是相當驚人的，可以說，他是一個渾身充滿活力的人。

他的長相非常奇偉，如果說得誇張一點，他的臉部有上半身的一半，而眼睛却非常細小，鼻子又粗又長，嘴唇又大又厚，乍看之下，還眞有點怪呢！

上泉伊勢守看出長野業政並不是單純地協助上杉憲政打仗，而是另具有野心。

因爲，長野業政最近一直忙碌的伸張自己的勢力。

上泉伊勢守想，長野業政說不定已經懷有——以自己的雙手來平定關東的野心。

話又說回來；半個月之後，上泉伊勢守爲了祝賀於富結婚，親自帶着禮物，來到箕輪城，向

長野業政道賀。

當時，於富並沒有出來和上泉伊勢守見面。

「於富因爲感冒，現在正在休養當中，所以不能出來和你見面，請不要見怪。」

長野業政帶着無限的歉意，對上泉伊勢守這麼說，

這時，炎夏已經過去了，涼爽的秋季即將來臨了，但是，箕輪城這一帶，一向被人認爲是沒有春秋兩季的，所以，炎熱的夏季一過去，天氣就會突然轉變，吹起强勁的冷風，漸漸地，冬天的脚步就近了。

不久，於富突然來到上泉城。

她走進上泉伊勢守的房間，向伊勢守辭別；她向上泉伊勢守說的那些話，是以前在箕輪城的時候，就向疋田文五郎交待過的，只是她現在省掉那一句：

「我已經可以無牽無掛地嫁到國峰城去了。」

這是一個初秋的下午，雖然已經有些涼意，但是，却一連絲微風也沒有；天空陰陰暗暗的，沒有半點生氣。

上泉伊勢守向於富致賀道：

「願妳和小幡圖書之介白頭偕老。」

於富直視着上泉伊勢守，很慨然地說：

「我永遠不會忘記您這句話。」

上泉伊勢守點點頭，然後突然命令侍童說：

「你去叫文五郎來。」

片刻之後，疋田文五郎出現在走廊那端了。

「師父，您叫我嗎？」

「是的，快進來吧！」

「是的。」

這時，侍童帶着一個盛着水的臉盆走進來。

上泉伊勢守手上拿着一張紙，將它摺成長長的四摺，浸在臉盆裏。

疋田文五郎鎮定地看着上泉伊勢守，可是，於富和侍童却覺得非常奇怪，他們兩人都目不轉睛地看着上泉伊勢守的動作。

上泉伊勢守無言地將紙浸在水裏，身體動都不動。

一會兒之後，伊勢守用眼睛示意於富到他面前來。

「嗯？」

「妳到我這邊來吧！」

「是的。」

上泉伊勢一面說着，一面將紙上的水甩乾，將它貼在於富的額頭上，又叫於富用手去按住紙的兩端。

「師父，您要做什麽啊……」

伊勢守這突如其來的動作，使於富感到莫名甚妙。

這時，疋田文五郎拿着上泉伊勢守的長刀靠過來了。

上泉伊勢守接過長刀：

「於富，仔細看看。」

「師父，您到底要我看什麽啊……」

於富兩隻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上泉伊勢守輕輕地拔出長刀。

疋田文五郎則站在一旁，拿着長刀的刀鞘。

這時，上泉伊勢守和於富隔着約三間（一間爲六尺）的距離，只見上泉伊勢守舉起長刀，輕輕地調節呼吸。

於富的眼睛依然睜得大大的，兩手還是握住貼在自己額頭上的紙，一點都不敢動。

不久，上泉伊勢守已經進入無念無我的境界。

然後，他輕輕地走到於富的面前。

其他的人都屏息以待，看着上泉伊勢守；就在那一瞬間，上泉伊勢守突然將長刀高舉，朝着

於富的頭砍下去。

室內無聲無息，每個人好像都被這個場面嚇着了一樣。

然後，只見伊勢守後退幾步，將疋田文五郎拿在手中的刀鞘接過來，將刀收進去，再遞給疋田文五郎。

「於富，妳把紙拿開來看看。」

於富聽到她師父的聲音後，才如夢般的驚醒過來，遲疑地將按在長紙兩端的手移開。

此刻，於富才發覺這張紙已經被師父的刀尖砍斷了。

可是，於富的額頭一點都沒有受傷。

「嗯！於富，妳眞了不起，竟然敢張眼看著我揮刀砍向妳。」

「是的……」

「妳有沒有看清楚我的刀尖。」

「有的。」

「嗯！太好了。」

上泉伊勢守點點頭，滿意地說。

「這就是我最後要傳授給妳的刀法。」

「謝謝您，師父。」

「……妳雖然是女人，但是，這三年來，妳一直在努力跟我學習。」

「師父……」

「什麼事……」

「我想拜託您一件事。」

「妳說說看。」

「師父，您將這張紙送給我好嗎？」

「妳要這張紙做什麼……」

「我想留在身邊做紀念。」

「可以。」

「謝謝您，師父。」

上泉伊勢守眼看著於富將紙收到懷中去，說道：

「於富……」

「是的。」

「妳看看……」

伊勢守用手指著後院的上空：

「我希望妳不要忘記神。」

這也就是說，上泉伊勢守以不要忘記神這句話，藉以告訴於富——

「不要忘記大自然的創造主的神意。」

「是的，師父，感謝您的教誨……」於富一面說著，一面不自覺地跪伏下去。

然後，他們師徒兩人就開始喝起辭別酒了；一直到了傍晚以後，於富才辭別上泉伊勢守，離開上泉城。

當於富要離開的時候，在上泉伊勢守的身邊說了一句話，伊勢守聽了，感到非常地震驚。

於富到底向上泉伊勢守說了什麼呢？

剛才當於富向師父辭別之後，走到外面的走廊時，她突然對來送她的上泉伊勢守說：

「師父……」

然後，她默默地走到上泉伊勢守的身邊來。

那時，於富的臉上浮上一種異樣的微笑。

於富不曉得向她師父私語什麼？

只見上泉伊勢守聽了以後，竟茫茫然不知所措。

「師父，那我要走了噢！」於富向目瞪口呆的上泉伊勢守敬了一個禮，就頭也不回離開了。

上泉伊勢守本來是要送於富到城門外的，然而，現在他只是怔怔地站在一旁，不知於富早已離開了。

這年的十一月一日，於富出嫁到國峰城。

她到上泉城向上泉伊勢守辭別時說：

「師父，不久我就要嫁到國峰城去了。明年夏天也許就會生產，我不知道會生男的還是女的；不過，那是您的孩子。」

於富懷着自己所愛的人的孩子，却去嫁給另外一個男人；這女人的心思令上泉伊勢守百思不解。

也許，她並不討厭小幡圖書之介；而對於上泉伊勢守，是敬和愛合而爲一的情愫吧！不然，她不會釋然地嫁到國峰城去的。

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會覺得這是一種荒誕不經的行爲。但是，四百七十年前，戰國時代女性的强韌和活力，是我們所無法了解的。

雖然，當上泉伊勢守知道於富懷着自己的孩子之後，頗爲吃驚和茫然；但是，於富嫁到國峰城的事，似乎並沒有帶給他多大的衝擊。伊勢守只是默默地等待着那一天的來臨。

不過，於富所給予的神秘奉獻，他將永誌難忘。

婚禮的當天，上泉伊勢守派了重臣——瀧窪瀨兵衞，率領十名的騎兵，跟在由箕輪城出發的結婚行列後面，目的是國峰城。

瀧窪瀨兵衞是代替上泉伊勢守去參加婚禮的。

一早，天氣晴朗，萬里無雲，迎娶的事進行得非常順利。

瀧窪兵衞一直待到第二天的下午才回到上泉城來。

他事先將大部分的騎兵遣回大胡城，然後自己才率着賸餘的部下折回上泉城，並且在上泉伊勢守的府邸過了一夜。

他詳細地向上泉伊勢守報告婚禮進行的情形；然後，拿出一個古老的小櫃子說：

「主君，這是給你的……」

「給我？是什麼呢……」

「前天傍晚到箕輪城時，也就是於富公主要出嫁的前夜，她把我叫到她的房間，然後託付給我這個……要我將這個櫃子交給您……」

「她還叮囑說，一定要親手交給您；要不然，就事先派兩個騎兵給您送來……最後，我還是決定由我自己來送了……」

「是這樣嗎……好的，你回房休息吧！」

「是的。」

瀧窪瀨兵衞退下之後，上泉伊勢守看着櫃子發呆，並沒有打開的意思。心裏想：

(櫃子裏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上泉伊勢守始終認爲，於富對他的引誘，簡直近乎玩弄。而現在又無緣無故地託人送來這個

櫃子，她到底有何用意呢……

沉思了半晌，上泉伊勢守終於伸出雙手打開櫃子。

裏頭是一條白絹包裹着一件深紫色的短襖和黑色的外袴。上泉伊勢守意識到，這一定是於富精心爲他縫製的。

他翻了翻櫃子，想看看還有沒有別的東西，但是連信也沒有。

天文十五年初夏，於富生了一個男孩；當時於富是十九歲，而上泉伊勢守則是三十九歲。

於富生產的消息，立即傳到上泉伊勢守的耳朵。箕輪城並且派使者來說：

「那個男孩名叫千丸。」

「千丸……噢……」

「那麼，小幡圖書之介一定很高興吧！」

上泉伊勢守關心的問着，可是語氣顯得很沉重。

使者並未察覺什麼，神情愉快地回答說：

「那當然！」

其實，孩子的產期，很明顯地可以發現過早了，但是國峰城的人似乎沒有留意到這些。

而一些留意到的人，不是認爲小幡圖書之介因爲常到箕輪城走動，所以和於富早已發生關係之外；就是認爲於富早產。

長野業政很高興地說：

「孩子雖然小了一點，可是很健康呢！」

長野業政和已經亡故的妻子，只生了一個兒子——吉業，但自幼身子即非常羸弱。所以，他看到自己的女兒頭一胎就是壯丁，實在高興得不得了。

更可喜的是，於富生產過後不久，長野業政的側妾——阿也，也生下了一個男孩。

雙喜臨門的長野業政，將孩子命名爲：

「鶴丸。」

後來，身子羸弱的吉業，終於病死了；鶴丸名正言順地繼承了長子的名位。

事前，長野業政似乎有了預感；因爲他曾經對睡在阿也身旁的嬰兒說：

「你注意聽噢！父親預備了一個比現在更大的城堡要給你呢！」

上泉伊勢守聽到了這個消息之後，向疋田文五郎悄聲道：

「箕輪城的城主可能爲鶴丸少爺過分操心了。他現在不僅要保護上野國，而且還想征服整個關東，這未免太過分了……」

此時，上州正處於昇平時期。而信州甲斐的武田晴信，趕走其父——武田信虎之後，正與梟雄村上義清處於交戰中。

在京都，三好、細川等幕府的大名們正在爭權；近江和中國（日本地名）也不斷有戰亂。

梅雨季節一過，上州的天氣轉爲酷熱。

一早，上泉伊勢守站在房間外的走廊內，對着院裏的樹叢發楞。

他想起箕輪城來的使者，所說的話。

（於富和小幡圖書之介感情和睦……）

自從於富和上泉伊勢守發生關係以來，已過了一年。於富現在不僅是別人的妻子，同時兒子也不屬於自己。一想到這裏，伊勢守的心頭不禁湧上一股落漠感。

這時，院落裏飛來一隻粉蝶；伊勢守突然叫來疋田文五郎說：

「我要到赤城去。」

白粉蝶不知不覺地飛行到房間的走廊上。

挑戰

上泉伊勢守說：「我要去赤城。」就是指赤城山。

赤城山上有伊勢守的劍法修行場所。

而赤城山是上州的名山。

這是死火山的中央火口，它陷進地藏岳的北面，成爲一個湖，這個湖泊叫做大沼。

圍繞在這個火山口的，有地藏岳、鈴岳、長七郎山、荒山、鍋割山等山峯，其中最高的山峯是聳立在大沼旁邊的黑檜山。

這些山峯總稱爲赤城山。

這座火山曾在建長三年（西元一二五一年）爆發過。

自從那次以後，火山就沒有再爆發過，現在，火山口的原湖大沼充滿了蔚藍的水，湖面顯得異常的平靜。

從赤城山山麓的南面和西南面擴展出去，它的頂端鄰接著關東平原。

從上泉的府邸走出來，約一里半就可以到達大胡本城，另外從大胡向北面爬過赤城山坡，步行約二里半路，就可以到達三夜澤了。

上泉伊勢守的修行所就是設置在接近三夜澤的地方。

伊勢守有一次對疋田文五郎說：

「我年輕的時候，曾在鈴岳的洞穴裏修行過……但是，我後來才發覺三夜澤的樹林更適合修行。」

這一帶是接近流過大胡城邊的荒砥川的源流，站在溪谷的崖上俯瞰下去，就可以看到伊勢守的修行場。

伊勢守在那裏砍伐山林，用原木搭建了一座小山屋。

這間小屋約有四坪大，裏面的設備非常簡陋。伊勢守每一次到這裏來修行的時候，都是單獨一個人來的。

每當他住在這個小山屋時，都是吃僅能果腹的食物，其餘的時間都花在修行上，而和山中的靈氣打成一片。

有的時候，一連三、四天。他什麼事情也不做，只坐在那裏瞑想，或者是整天拿著刀揮動練武。但是，有時他也像住在山裏的野獸一樣，在山間裏到處奔跑。

不過，他會盡量撥出時間，盡其可能地在小山屋裏修行；因爲他不是浪人或者野武士，他的生活是相當忙碌的。

在出發到赤城山的前一天，伊勢守就在上泉的府邸裏住了一夜。

第二天剛剛破曉，他就從大胡城出發，走到修行場所。

伊勢守通常是徒步到修行場去的。

而疋田文五郎則牽著裝載食糧的馬，跟在他的後頭。

文五郎通常是將行李放在三夜澤的小山屋後，當天就牽著馬走回去。

大胡城建築在一座小小的丘陵上。

而府邸就建築在大胡城的第三個城廓內；那一天伊勢守和他的長男常陸介在這裏談了一個晚上後，第二天，他們走過第三個城廓，以及南邊的外城廓，而走到大門來。伊勢守看到亡妻的父親五代又左衞門正在那裏等待他。

另外二十名家臣也帶著火具排列在那裏。

伊勢守向又左衞門說道：「你何必這麼大費周章來送我？」

又左衞門雖然是伊勢守的家臣，不過，因爲他是伊勢守的岳父，同時又是養育常陸介的人，所以，伊勢守對他的態度相當客氣和殷勤。

「噢！那裏，那裏。」又左衞門聽伊勢守這麼一說，趕忙說出這句話，然後又畢恭畢敬地把頭低下去。

又左衞門雖然已年過六十，但是，他的身體還是相當健壯、硬朗。

「又左衞門，我不在的時間，麻煩你多費點心思，好好看管這個家。」

「是的，這點請您放心好了。」

上泉伊勢守不僅是一個劍士而已，他是擁有四百名家臣的領主，也是有領地和城堡的武將。

伊勢守的劍術造詣已到出神入化的境地，被後人稱爲劍聖，可說是當之無愧。另一方面，他也有很高的統御才能，這一點可以說是毫無疑問的，因爲，他必須在戰亂時代統治領地和家臣們，若非有統治力，又怎麼能夠駕馭部屬呢？

「又左衞門，昨天晚上我們父子談得很愉快。」

伊勢守很高興地對又左衞門說。

又左衞門也很愉快地點點頭，又朝著常陸介笑了笑。

伊勢守轉過來，很和藹地和家臣們打招呼；之後帶著疋田文五郎從大門直走出去。

伊勢守穿著夏天的衣服，腰間插了一隻小刀，腳踏草鞋，輕快地沿著荒砥川，向北行進。

牽著馬的文五郎則默默地跟在後頭。

這時，天空開始亮了起來。

大胡城的城下有一座用來當作市集場所的城市，這座城是向南擴展出去的，今天因爲有市集，一大早就有很多人聚集到這裏來了。

當時的市集只是利用城四周圍的街市，來交換物品或者是買賣交易，不像現在有很多商人在經營店舖。

伊勢守和文五郎見狀，很快地從街上離開。

走著走著，山路逐漸陡峭起來了；從大胡城望過去覺得很遙遠的赤城山峯，已漸漸地逼近兩人的眼前。

忽然間，荒砥川對岸的樹林中，有三個人陸續出現了。

三個都是身材魁梧，穿著旅行裝的人。

特別是最後出現的那一個，身材尤其高大健壯，他的腰上挿著一把又長又利的大刀，著實令人生畏。

伊勢守也是一個魁梧的武將，雖然他的身材和這位武士差不多，但是，這位武士看起來却比伊勢守厚重、結實。

這三個人都戴著綠帽子，目送著逐漸消失在朝霞中的伊勢守主從。

過了一會兒，那位最魁梧的武士脫下綠帽。

他的臉倏然地顯露出來，使人想起去年初夏的那一天，悄悄地從榛名山麓的森林中，窺視著於富及圖書之介和野武士打鬪，而喃喃自語地說：「那個女人就是上泉伊勢守的門徒。」的那個人。

這個武士開口對其他兩人說：

「孫作，甚四郎，你們去瞧一瞧伊勢守要去那裏。」

「是的」，這兩人一致回答道。然後，他們又脫下綠帽子，現出了兩張年輕的臉。

「你們要仔細察看，記住，千萬不要出手，看他們到那裏去，再回來向我報告，我在大胡等你們。」

「好的。」

說完，孫作和甚四郎立刻涉水越過荒砥川，沿着伊勢守主從走過的路跟蹤而去。

這位著旅行裝的武士則站在原地凝視他們。這個武士看起來雖然很像浪人，但是，衣飾却是相當考究的，上身穿著褐色底面，印著蝸牛圖案的短袖綢面棉襖。如果是內行人，一眼就可看出這種布料是中國的綢緞。

他有一隻尖長的鷹鉤鼻，看起來非常凶狠，但是，兩眼非常細小，就好像要睡著一般。

晨光已漸漸罩滿整個山林，枝頭上的小鳥也吱吱喳喳地叫著。

這個武士目送著兩人離開後，默默地點點頭，戴著帽子快步離開，漸漸地消失在樹林中。

兩個小時以後，伊勢守主從來到三夜澤的修行場了。

伊勢守自從前年來過這裏以後，已經有兩年多的時間沒有再來過了。

「好久沒來這裏了，怎麽變得這麽荒亂。」伊勢守這麽說著，好像有無限懷念之意。

「噢，我必須好好整理一番……」文五郎說。

「不用麻煩了，文五郎，只要能遮風避雨就好了。」

「可是……」

「唉！我又不是來這裏遊山玩水的。」

「是的……」

「你去把行李拿過來吧！」

「是的。」

疋田文五郎從馬上卸下行李，開始清掃房子。

伊勢守默默地走出去，站在崖上，看著懸崖下的河水激起了雪白的水花。

剛才跟蹤伊勢守主從的兩個浪人，現在正在森林中窺視，其中一個人說：

「孫作！」

「嗯？」

「這裏好像是上泉伊勢守的修行場。」

「嗯！大概是吧！」

兩人互相點點頭，又繼續注視伊勢守的行動；他們兩人算起來也是相當高明的劍士。

夏季的陽光像火一般地照射在草原上。

上泉伊勢守坐在草原上，不知不覺地閉上眼睛。

疋田文五郎則繼續在小屋中清掃。

「怎麼樣？我們來試試看好不好，甚四郎。」在森林中窺看伊勢守和文五郎的孫作說。

「試什麼？」甚四郎反問。

「我要和上泉伊勢守較量看看。」

「不行！剛才師父已經交待過，只要跟蹤他們，不能和他們交手，何況我們還要立刻趕回去報告呢！」

從甚四郎這句話中，就可推想，剛才叫他們兩人來跟蹤伊勢守的那位魁梧武士，就是他們的劍道師父。

「不要緊，如果我們贏了，師父就不必和他們交手了，你說是不是，甚四郎。」孫作蠢蠢欲動地說道。

「說的也是，不過……」

「不要在那裏不過，不過了，我也只不過想和他較量較量罷了，再說，他的名字已經轟動整個讚岐國了，我想試試他的劍術到底高明到什麼程度。」

「可是，孫作，我覺得還是有些不妥。」

「唉呀！你別管那麼多了，反正，我如果勝了，師父一定會原諒我們的，你難道不知道他的個性嗎？」

「我還是不贊成你這麼做……不過，我想，我大概也無法攔阻你了，唉！你的個性就是這麼

衝動、好勝，我眞是拿你沒辦法。」

「你知道就好了，不要再囉嗦。」

「可是，我要先聲明一點，我不想攪進你們的戰局中，我只在這裏參觀你們的打鬬。」

「也好，你暫時躲在這裏觀看好了，萬一我輸了，你就可以趕回去報告師父，替我報仇；無論如何，你都要……」

「放心，我絕對會待在這裏的。」

孫作毅然地拔出長刀，從森林裏走了出來，他用左手脫掉綠帽，將它扔在草地上。

正在小屋裏清掃的疋田文五郎，突然發覺有人來了，趕忙大叫一聲「啊！」然後就抓住長刀跑到伊勢守的身邊。

「主君……」

「嗯！」伊勢守仍然閉目，支吾地答道。

「主君！有一個行動可疑的人……」

「文五郎！」

「是的。」

「你先和他較量看看。」

「是！」

文五郎說著，迅速地繞到伊勢守的前面。

這時，孫作已走過來。

「我是讚岐國的浪人，名叫稻津孫作。」

疋田文五郎則無言地面對著稻津孫作。

兩人隔著約莫五步的距離，稻津孫作將拿著長刀的手垂下來，預備好出刀的架勢。

「我想你就是上泉伊勢守了。」

伊勢守保持緘默，不想理會稻津孫作，而疋田文五郎則冷靜地反問道：

「有什麽指教嗎？」文五郎平靜的聲音中，一點也不帶著慌亂的氣息。

因爲，此時文五郎的呼吸已經調息好了。

「伊勢守……」稻津孫作激動地大叫一聲，想向前殺上去，却被疋田文五郎擋住了。

「伊勢守，你堂堂正正地出來和我決一勝負吧！」

「何必呢？」文五郎又回答道。

這時，稻津孫作開始焦慮了，他瞪著文五郎大聲罵道：

「你給我滾到一邊去。」

「是你自己不講理，還敢在這裏大聲嚷嚷，要我滾？哼！沒那麽簡單！」文五郎這時才開始大聲叫了起來。

「我並不是不講理，我只是來這裏要求比武罷了。」

「哼！說得倒好聽，你若想比武，也應該按照規矩，先來申請，然後再決定比武的時間和場地！」

「……」稻津孫作聽文五郎這麼一說，也無言以對。

「你走吧！」

「不！我非和伊勢守比個高下不可。」

「如果你眞要比武的話，那就拿木刀來吧！」

「不，我一定要用眞劍，我不希望比武像兒戲。」

「如果用眞劍，你的命就保不住了。」

文五郎調侃似地說道。此刻，稻津孫作的腦筋已呈現一片混亂，被冷靜的文五郎三言兩語地這麼一激，就上了大當了，這時稻津孫作的憤怒已經到達極點。

「嗯！你不退，我就先斬了你……」

稻津孫作瘋狂般地大叫著；文五郎依然不回答，只是靜靜地用右手握住刀柄。

「喝！」突然間，稻津孫作大叫一聲，將大刀舉得高高的。

文五郎的大刀雖然還沒有出鞘，但是，只見他眼睛突然瞇起來，腰也逐漸彎下來。

稻津孫作高舉長刀，想一刀將文五郎砍倒，再向坐在後面的上泉伊勢守挑戰。

然而，要舉起長刀，必須有相當的自信和充足的力氣才行。

在舉起長刀的當兒，上身就會在敵人的面前袒露出來，所以，要格外注意對方的動靜，和控制自己的架式才行。稻津孫作竟忘了兵家大忌，還是以强烈的氣魄逼近，想一口氣砍倒對方。

當然，稻津孫作是有相當的自信，才敢舉起長刀。

當他和文五郎對話當中，心中的憤怒已如烈火一般，使他失去了理智，而無法判斷對方的實力。

同時，文五郎也沒有將自己的實力表露出來。

這只不過是形式上的問題，如果是熟練的劍士，看到文五郎的架式，和一些小小的動作，就可以了解疋田文五郎的火候是不能掉以輕心的。

其實，稻津孫作並不是不知道對方的厲害。

只是，他由於過度憤怒，而忘我了。

「啊！」忽然間，稻津孫作向前逼進一步，疋田文五郎見狀，原來彎著的腰也更低下去了。

疋田文五郎雖然連刀都還沒有拔出，但是，他故意做出好像要對方砍自己般的誘導姿勢，迫使對方出刀。

稻津孫作雖然已察覺到這是對方在誘導自己，但是，他已經無法抑制即將奔放出來的力量了。

稻津孫作吶喊了幾聲，猛然地對著疋田文五郎的頭上砍去，此刻，文五郎腰間的長刀已經緩緩出鞘了。

他的身體好像從屋簷下飛出來的燕子一般，突然地向前飛躍過去，兩人迅速地擦身而過。

雙方又再度轉過身來，互相對立。

稻津孫作手上的長刀突然掉落在地上。

疋田文五郎則將拿著長刀的手垂放下來，凝視著對方。

稻津孫作默默地站立著，瞪著文五郎。

一會兒之後，只見稻津孫作的胸部到喉嚨間，不斷地湧出鮮血，將衣服都染紅了。

然後，他突然呻吟了幾聲，俯倒下去。

「文五郎，將他的屍體埋起來吧！」上泉伊勢守面無表情地說。

「是的。」

文五郎說著，朝伊勢守看了看；這時，伊勢守已經朝著小屋走去了，但是，他忽然想到什麼事情似的，回過頭來說：

「埋完了，就到我這裏來。」

「是的。」

疋田文五郎將刀上的血擦乾，把刀插進刀鞘裏，再將稻津孫作的屍體拉起來，兩手插進他的

腋下，半拖拉著走進森林。

另一方面，一直在森林中窺看情況的甚四郎，低罵了幾聲，兩手緊緊地握住刀柄，本想和文五郎好好地分個高下，但是，當他看到文五郎熟練精湛的劍術後，已完全喪失了鬪志。

他在疋田文五郎走進森林之前，就喃喃自語地說：

「我必須趕快回去稟報師父……」一面自語著，一面奔跑，一下子就消失無踪了。

上泉伊勢守看到疋田文五郎回來了，對他說道：

「他們既然知道我到這裏來，很可能早就在察看我的行動了。」

「是的，我也是這麼想的。」

「可能是從遠國來的。」

「主君……」

「嗯！什麼事？」

「我今晚也住在這裏，好嗎？」

「不必了，你用不著爲我擔心。」

「可是……」

「可是什麼……」

「我想，除了剛才被我殺的那個人以外，可能還有別人。」

「你也是這麼想的嗎?文五郎。」

「是的。」

疋田文五郎雖然這麼講，但是過了一會兒以後，他就一個人獨自離開了。

疋田文五郎回到大胡附近時，正是傍晚時刻，因爲此時正值夏天，天色還是相當明亮。

疋田文五郎沿著荒砥川走，還是提高警覺，絲毫不敢放鬆，因爲，他剛才在三夜澤的草原上，殺死稻津孫作時，看到森林中有人躲著。

但是，他對於自己的劍道師父上泉伊勢守一點却不感到擔心。

因爲，文五郎確信無人能打敗自己的師父。

走著，走著，大胡城已在眼前了。

疋田文五郎走過今早那三個武士窺看他們主從的樹林中，就加緊脚步，想在天黑以前趕回大胡。

「你說的就是那個嗎……」

這時，對岸的樹林中，突然出現了兩個人，這兩個人就是今早那個魁梧的武士，和那個叫做甚四郎的男子。

「孫作是不是被那個人殺害的……」

「是的。」

甚四郎一面說著，一面瞪著眼睛，目光炯炯地目送著逐漸遠去的疋田文五郎。

「嗯……孫作是被那個人殺的。」那位武士喃喃地說道，綠帽下的眼睛如針一般地明亮，其中又夾雜著一絲憤怒，他可能已經聽到甚四郎報告當時兩人比武的詳細情形。

這位著旅行裝的魁梧武士，名叫十河九郎兵衛高種。

而剛才被疋田文五郎殺死的稻津孫作，和跑回來報告消息的土井甚四郎，都是十河九郎兵衛高種的門徒。

「師父!」

「什麼事?甚四郎。」

「請您答應我一件事。」

「你要我答應什麼?」

「我想想去追趕那個人，替孫作報仇!因爲，孫作曾交待我，萬一他輸了，就要我回來報告師父您，並且替他報仇。」

這句話並沒有撒謊，稻津孫作的確這麼說過;土井甚四郎說完，就想立刻追趕過去。

「等一下。」

「不!師父，請您讓我去。」

「不行……我相信你能打敗他，可是……」十河九郎兵衛高種喃喃說道。不過，聽他這句話

的語意，是表示土井甚四郎的刀法比稻津孫作高明。

「我一定要把敵人砍死。」

「我說不行就是不行……」

「師父，求求您，您一定要讓我去。」

「甚四郎，你爲何不先冷靜一下呢？我問你，你想不想和上泉伊勢守較量較量。」

「當然想啊！」

「你既然這麽說，那事情就好辦了，你想想看，你如果能打贏上泉伊勢守，也就等於替稻津孫作報仇了；孫作也是爲了想和上泉伊勢守比武，才被那個人殺死的，你如果能直接和上泉伊勢守……」

「是的，師父，我知道了……」

「嗯！這才是眞正的劍法之道。」

「是的。」

「那麽，你先去和上泉伊勢守比比看吧！」

「那麽，我現在是要……」

「不是現在，我要你在明亮的白天中和他較量，才能充分發揮實力。」

「是的！」土井甚四郎非常興奮地跳起來。

「萬一你不幸失敗，我會替你料理後事。」

「謝謝您，師父。」

聽他們兩人的談話，根本不像師徒，而是像主從。

在十河九郎那個怪異的容貌上，有一種不可侵犯的威嚴，使人聯想起他可能有很高的身分。

「我打算在這一次的決鬥中不計勝敗，而以無心無我的方式和上泉伊勢守比劃看看。」

「如果你一直想要打贏，內心就會產生焦慮的意念。」

「是的。」

「平時我就常常這樣告誡你們，如果在打鬥當中，產生說不定會輸的心理，一定會遭到失敗，因此，不要計較勝敗，只要將過去所修行的一切發揮出來，就可戰勝敵人。」

「是的，我知道了。」

三天後的下午，三夜澤的修行場籠罩在炎夏的陽光中；上泉伊勢守趺坐在斷崖的邊緣上，兩眼半閉，像在沉思，又像在……

這一帶的斷崖由於突然變得狹窄，致使荒砥川的河水流到此地時，變得非常湍急，而激起白色的浪花，並且發出轟隆的聲音。

樹林和草原在陽光的照射之下，呈現一片濃綠色，風兒也不斷地將綠葉的淸香吹送過來。

上泉伊勢守將頭髮簡單地束起來，穿著一套褐色的衣服，靜靜地坐著，讓涼風輕輕拂面而過

；如果大胡城和上泉城沒有通知要緊的事情，他可能會一直住到秋天，等到楓葉變紅，秋風將樹葉吹落，他才會回去，這是上泉伊勢守一貫的作風，也是他本身的修行方式。

疋田文五郎相信上泉伊勢守的劍術，在上州以及關東一帶，是無與倫比的。

上泉伊勢守自己也說，他來到赤城山中修行，與大自然爲伍，吸收天地精華之氣，則心無雜念，倍感舒暢。

這種修行的方法，就是用身體去感覺大自然，成爲大自然的一部分。

上泉伊勢守的父親上泉憲綱，曾向少年時代的上泉伊勢守這麼說：

「你必須繼承我的一切，承當大胡城的城主，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你必須領導部下和統治領地，同時也要保護領地的人民；想在亂世中生存下去，是相當困難和艱苦的，因此，你要好好地學劍，劍道對於一個武士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因爲，它是看到神、接近神的唯一方法。」

「神是長得什麼樣子呢？」當年十二歲的伊勢守問父親。

父親不知如何答覆伊勢守的質問，只得舉起右手，指著晴朗的天空和光禿禿的地面。

這也就是在無言之中告訴伊勢守：「大自然就是神。」

上泉憲綱不但擅長劍法，同時也具有很高深的學問；他覺得伊勢守讓自己教導，不會有太大的進展和成就，所以，伊勢守十五歲那年的春天，他就對伊勢守說：

「你可以到外地去雲遊，藉此機會好好磨練自己。」

於是，他就將伊勢守送到常陸國的鹿島去。

鹿島這個地方，有一個「鹿島神流」的劍法名家，叫做松本備前守尙勝。

松本是常陸鹿島的一族，而松本備前守尙勝則是鹿島神宮的神官（住持）；鹿島神宮的主祭神是建御雷命神，也就是後來被尊崇爲武神的神明。

自從大化革新以後，祭祀鹿島神宮的中臣氏漸漸在朝廷裏佔有一席之地，而改稱爲藤原氏以來，鹿島神宮的主祭神，建御雷命神，就成爲藤原氏的氏神了。

以後從鎌倉時代，一直到戰國時代，鹿島神宮的主祭神就成爲武人們所崇拜的武神了。

此故，在鹿島這一帶，武道發展之迅速，也是可想而知了。

松本備前守既是鹿島的重臣，又是「鹿島七流」的七個劍法名家之一。在鹿島一帶算是相當有名望的人士。

另外，松本備前守又創立了「一之太初」劍法，據說，他後來將這個劍法傳給他的高徒塚原新右衛門。

塚原新右衛門就是後來被稱爲塚原卜傳（亦爲日本歷代劍聖之一）的人。

伊勢守在年輕時代，也受過塚原卜傳的指導。

而伊勢守的父親和松本備前守相交甚篤，因此，上泉憲綱也可能接受過松本備前守的指導。

上泉伊勢守十五歲那年的春天，到鹿島去，接受松本備前守的教導，可是，不久，鹿島發生

了糾紛。

那是鹿島家的一個家老引起的；松本備前守爲了這一次的紛爭，和主君鹿島義幹決裂，而引發戰爭。

這是大永四年，也就是上泉伊勢守十七歲時的事情。

據說，松本備前守在戰場上斬獲了七十三個敵人的首級，他豪勇的氣勢，無人能够媲美，可是，他却在這次戰役中戰死了，享年五十七歲。

松本備前守臨終時，對一起守住鹿島城的塚原卜傳說：

「你要多多照顧大胡的少爺。」

從這句話裏，我們就可看出松本備前守對伊勢守的期望。

當時的上泉伊勢守也因爲關東一帶的豪族們爭論不絕，而不得不暫時離開鹿島，和父親上泉憲綱一起上陣打仗。

這是上泉伊勢守第一次的出陣，可是，不久以後，他就回來了。

上泉伊勢守回到家中，過了一段平穩的時間後，又得到父親的允許，再次到鹿島去。

上州的大胡和常陸的鹿島同位於關東平原，兩地相隔約一百五十公里。

有時，上泉伊勢守爲了趕路，黎明之前騎馬從大胡出發，當天晚上就可以到達鹿島了。

鹿島是關東武道的聖地，對於伊勢守來說，這個地理環境是非常有利的。

因此，我們可以說，上泉伊勢守如果出生在離開鹿島幾百里遠的地方，他的生存條件就不可能這麼有利，也不可能成爲名震天下的劍聖了。

話說鹿島神宮不但是武人崇拜的聖地，也是中興劍法的發源地，因此，鹿島這個地方產生了很多劍術名家。

其實，日本的武道並不是只有劍道而已。

其他像弓、箭、矛等，在古代已經被培育起來，而且，其中也產生了武士階級；所謂的源氏和平家之爭，一開始就爭鬭不絕，他們是使用馬術和掃刀而使其勢力迅速擴張起來的。

但是，在那個時代，人們只是靠自己的氣力和人打鬭。每個人都是隨著己意磨練自己的武術，然後再傳授給別人。

這也就是說，當時並沒有召收門徒來加以教導的風氣。

到了足利將軍在京都設置幕府，統治天下之後，從室田末期開始產生出來的流派，才漸漸發跡起來了。

這是因爲，深究武道的人，不斷地研究武道之精神，溶合各種劍法之精華，貫通各種特徵，來確立自己的流派，而別人若以爲他的武術高明，就會前往要求教導自己，這樣一來，就有所謂的門徒和宗派了。

在所有著名的流派中，以鹿島神社的卜部家所傳的「鹿島太刀」和鎌倉中條所傳的劍法，最

爲有名，而這兩個流派中又分出神道流、陰流、念流、中條流，每一個流派都產生了很多名家。

上泉伊勢守受到松本備前守和塚原卜傳的教導，從鹿島的秘劍和陰流中，創造出另一種境界的「新陰流」。

上泉伊勢守年輕的時代在鹿島接受訓練時，當地就有好幾個優秀的劍士。其中大半是鹿島城的武士，同時也是鹿島神宮的神官。

自從松本備前守死後，教導伊勢守的使命就落在塚原卜傳的身上了；塚原卜傳爲了不負師父松本備前守的願望，很嚴格，很熱心地訓練上泉伊勢守。

上泉伊勢守曾受到塚原卜傳的命令，和鹿島城的劍士們做了爲時三天三夜的立切比武。

立切比武就是在三晝夜的期間內，沒有休息，用木刀和絡繹不絕的武士比武；而且一天之中只能有兩次的空檔站著喝稀飯，而不能坐著休息。

塚原卜傳在這三晝夜內，都利用白天睡覺，到了晚上，趁那些劍士們都回去的時候，就如疾風般地出現在上泉伊勢守的面前，然後敎他練武，一直到凌晨，才回去歇息。

上泉伊勢守有一次對疋田文五郎說：

「當時我感覺到全身好像隨時都會支離破碎一般……」

後來，疋田文五郎也被上泉伊勢守命令做這種立切比武，而疋田文五郎也能很順利地完成。

當時，上泉伊勢守還特地帶疋田文五郎到鹿島。

現在我們把話題轉回來；塚原卜傳每晚敎上泉伊勢守練武，等到天空剛剛破曉，他才回去，留下伊勢守一人，對抗鹿島的十個劍士，重新開始一連串的打鬪。

伊勢守就這樣，三天三夜不能睡覺，繼續不停地打鬪，這種艱苦的修行，看起來已經不像人所能做到的了，能完成這種苦鬪的人，在鹿島城內，絕不會超過十人。

當時立切比武的場所是利用鹿島神宮後面森林的一個角落，所開闢出來的露天修行場。

上泉伊勢也對於富說過當時立切比武的情形。

「三天三夜都不能闔眼，除了喝稀飯的時間，有短暫的休息外，其他的時間都要不停地打鬪。那時，全身都有一種好像要爆裂的激烈痛苦，接著，血尿和血痰就會排出來，口腔也會腫起來，連稀飯都無法吞嚥下去；甚至失去辨別的能力，不知自己是生是死，那個時候才是能否成功的重要關鍵。克服了這種痛苦後，到了第三天，天將破曉之時，我朦朦朧朧地看到遠遠的天邊發出魚肚白的光芒，感到自己的身體好像溶解在清澈的大氣中，從心底裏湧出一股無法形容的强大力量。」

上泉伊勢守悠悠地對於富當這樣描述，好像在回味當時的情景，又好像沉浸在那種忘我的境界中，然而，常人聽到伊勢守這樣述說經驗，是無法體會出其中的艱苦的；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我們實在無法想像古人會承受住那麼刻苦的事情。

而得到劍法奧秘的上泉伊勢守，此刻還在赤城山中做孤獨的修行。這是因爲當時的體驗給予

上泉伊勢守一種強烈的印象，令他覺得自己和大自然的接觸是不可或缺的。

於富聽完立切比武的情形後，就很迫不及待地要求上泉伊勢守說：

「師父，您也讓我試看吧！」

「不行！」

「爲什麽呢？」

「因爲女人和男人的體能相差很多。」

「可是，師父，我一定要完成給你看看。」

「不！」

「師父……」

「我並不是因爲妳是女人而不讓妳做，事實上，妳根本沒有必要做這種立切比武。」

上泉伊勢守在年輕時代做了那麽艱苦的修行，使他的劍法達到精鍊的境界，此外，他又溶合禪道，而創造出獨特的修行方法。

所謂的禪道就是用自己的肉體面對大自然，藉以究明自己，除去雜念，達到忘我的境界。

禪宗是西元六世紀左右，由印度的僧侶菩提達摩傳到中國的；而傳到日本，則是西元一九一一年的事。

那個時候，正值源平戰亂平定不久，源賴朝開闢鎌倉幕府的時代。

因此，適合日本國土和人心的禪宗，漸漸在日本發展起來，且對於中世紀的日本文化和思想，有莫大的影響。

痛失松本備前守的上泉伊勢守，不久又遇到第二個恩師，這個人就是愛洲移香齋久忠。

移香齋也是日本劍法名家之一，武功和劍術的造詣都相當高明，是一個不能忽視的人物。

這個愛洲移香齋是伊勢國飯南郡的人；據說，他一度曾淪落爲熊野海盜。

可能是因爲這個緣故，愛洲移香齋在年輕的時代，不僅漫遊過整個日本，還坐船到中國遊歷過。

然後在三十六、七歲左右，到日向國鵜戶的岩屋避居，創造劍道的「陰流」流派。

到了晚年，愛洲移香齋當了鵜戶明社的神官，而被後人稱爲日向守。

上泉伊勢守拜愛洲移香齋爲師的事，當然是移香齋要去日向國避居以前的事情。

在這以前，移香齋去過鹿島好幾次。

由於愛洲移香齋是一位四處遊浪修行的劍道名家，因而使得原本被松本備前守培育的上泉伊勢守的劍術，更加大放光彩。

而這位移香齋已於八年前，在日向國逝世，享年八十七歲。

現在，上泉伊勢守在赤城的修行場中，一個人默默地坐在斷崖的草原上瞑想：

（師父，現在我要更進一步地研究你們傳授給我的劍法，以期它達到更高的境地。）

上泉伊勢守的意思就是想創造出另一種新的劍法體系，而將兩位師父的精神，溶入其中。

上泉伊勢守認爲，松本備前守和愛洲移香齋，以及父親上泉憲綱雖然已經逝世，屍體也早已變成一堆白骨，但是，一個人縱然死去，他的精神一定會被下一代的人承襲下去。

他最近很迫不及待地想着：我一定要努力研究，將我的肉體和心理所得到的體會，傳給後代的人。

只有修行劍法，才能將自己所具有的最大力量發揮出來。另一方面，肉體的力量必須和精神的力量溶合起來，互相扶持，才能結合成更大的力量。

當然，這不僅是限於劍法和劍士而已。

只要能達到這種境界，人們就能在各種環境裏，發揮自己的力量。

而這種境界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達到的。

不過，人們可以按照上泉伊勢守所體會出來的修行方法，了解自己所不知道的能力。

至於這件事情給予人們的影響，上泉伊勢守本身是沒有料到的，他只是從自己的經驗中了解這件事情對人們有很大的幫助罷了。

上泉伊勢守端坐在斷崖的草原上，兩眼閉合，雙手相叠，輕輕地放在下腹部。

看起來好像在回憶他的師父的樣子。

這時，陣陣的草香隨着風兒飄送過來。

黃鶯的叫聲，如夢般地傳到他的耳朶裏。

雲兒也被風吹送，慢慢地飄過來了。

突然間，太陽被雲彩遮住，天空在那一刹那間暗了下來，此刻，對面的樹林中突然多了兩個人影。

這兩個人就是十河九郎兵衛高種和土井甚四郎。

十河九郎兵衛慢慢地從森林中走出來，站在遙遠的對岸，凝視着趺坐在斷崖邊的上泉伊勢守。

然而，上泉伊勢守好像完全不知道這兩個人出現一般。

「師父……」

土井甚四郎壓低聲音叫了一聲，然後將刀帶拉下來，當做衣服的綁帶；接着又說了一聲：

「師父，我要上了。」

「嗯！」十河九郎兵衛點點頭說，然後又交待一聲：

「記住，你不要把勝敗放在心上。」

「是的……」

「不過，你也不要一直想到自己會輸。」

「是的，我知道了。」

「那麽，去吧！祝你勝利。」

土井甚四郎向十河九郎兵衛點點頭後，悄悄地拔起長刀，邁開大步走了出去。

土井甚四郎走到離開上泉伊勢守約三十公尺的地方，在上泉伊勢守的對面停下來，這時，上泉伊勢守正側着臉，面對着荒砥川趺坐着。

土井甚四郎慢慢地將長刀擧起來再垂放下來，緩緩地走上來。

伊勢守依然不改姿勢，兩眼還是閉着。

土井甚四郎向前走了約十公尺之後，他的長刀從下擊的姿勢移到側擊的架式，然後停下來。

此刻，大地一片寧靜，只有秋風輕輕地吹拂而過。

現在，土井甚四郎和上泉伊勢守只離開約二十公尺的距離了。

站在一旁觀看的十河九郎兵衛，則屏住呼吸，屹立不動，好似一尊魁梧的雕像。

忽然間，土井甚四郎將長刀側擧起來，閉着兩眼，像在調息呼吸，使自己進入無我的境界似的。接着，他一步一步地靠過去，而隨着脚步的行進，手上側擧的長刀慢慢地變成八雙的架式，這時，上泉伊勢守和土井甚四郎兩人的距離，只剩下十公尺了。

突然間，一聲吶喊劃破沉寂的天際，土井甚四郎上前報名道：

「讚岐國的土井甚四郎……今天特地來向你挑戰。」

上泉伊勢守依然連動都不動。

上泉伊勢守的態度，是土井甚四郎始料未及的。

「嗚……」土井甚四郎睜着兩眼，凌厲的目光瞪着上泉伊勢守。

對於土井甚四郎來說，上泉伊勢守的態度不但讓他感到意外，另一方面，也使他感到非常地憤怒。

他想，上泉伊勢守應該不會沒有聽到我的聲音才對；若是他聽到我的聲音，而不理會我的話，就是在輕視我。

土井甚四郎認爲被人忽視是一種很沒面子的事情，因此，在他憤怒的那一霎那之間，先前所調息好的平靜心境，一下子都被攪亂了。

土井甚四郎惱羞成怒，已顧不得師父的交待，突然將八雙的刀式，改變成右上段的刀位，一口氣逼近上泉伊勢守的面前，凶猛地朝着伊勢守的側面砍下去。

他的長刀勢如破竹，劃開了大氣，只見天空忽然閃過一道白色的光芒。

但是，就在那一刹那間，趺坐着的上泉伊勢守突然迅速地仰臥下去。

土井甚四郎忽然發出「啊……」的吶喊聲，然後消失了踪影……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就在上泉伊勢守仰臥下去的那一霎那之間，土井甚四郎的身體如疾風般地越過上泉伊勢守，接着，就好像被崖下的溪流吸進一般，迅速地掉下懸崖。

當然，掉入五十公尺的崖下是必死無疑的。

在森林中觀看的十河九郎兵衛，整個人都看呆了，然而，片刻之後，只見他那鷹鉤似的尖長鼻子，扭動了幾下，目光烱烱地瞪着上泉伊勢守。

仰臥着的上泉伊勢守，又坐立起來了。

十河九郎兵衛此刻才看清上泉伊勢守沒帶任何武器。

十河九郎兵衛右手握住刀柄，悠悠地飄過來了。

上泉伊勢守見狀，將一隻大腿豎立起來，目視着十河九郎兵衛……

十河九郎兵衛踱到上泉伊勢守的面前停下來，將三尺長的長刀拔出。忽然有一隻老鷹劃破雲彩，從天上飛下來，在草原上停留一會兒，又斜斜地飛走了。

十河九郎又向前一個滑步，一口氣走到草原中央。此時，他的右手仍然下擧着長刀；上泉伊勢守靜靜地坐在一旁等待，他的眼睛因爲被濃綠的草原反照，眼光中呈現一片綠色。

十河九郎兵衛站定後，就報名說：

「讚岐人士，十河九郎兵衛高種。」

上泉伊勢守依然保持緘默。

上泉伊勢守的身材雖然稱得上魁梧，但是，他和如金剛神雕像般的十河九郎兵衛比起來，就顯得遜色多了。

被風吹動的雲彩，遮住了炙熱的陽光；山風陣陣襲來，吹動草原。草原上，殺氣重重……

十河九郎兵衛上擧的長刀，慢慢地轉到左側。

上泉伊勢守見此人氣勢不凡，也跟着擺開架式。

十河九郎兵衛一面轉動身體，一面逐漸接近。

上泉伊勢守仍然單腿豎立，兩隻手依然保持趺坐時相疊的樣子。

十河九郎兵衛慢慢地踱到上泉伊勢守的左邊，不久，又慢慢地繞到他的右邊去。

而隨着他的右轉，兩人的距離愈來愈近了。

此時，雙方的距離大約十公尺。

這個距離和先前土井甚四郎向上泉伊勢守砍過來時的距離一樣。

「嗯……」十河九郎兵衛輕輕地呻吟一聲後，長刀刀尖逐漸提上來，變成正眼半身的架式。

正當此時，上泉伊勢守突然站起來，「嗯哼！」一聲，身體立刻向後退去；十河九郎兵衛注視着上泉伊勢守，用左手按住右手的長刀柄，然後將刀式改變爲下擧的架式。

此刻，黃鶯正在枝頭鳴叫着，被雲彩遮住的太陽又露出臉來，燦爛的陽光又照射在草原上，在陽光下對立的兩人，則屏住呼吸，專心注意對方的動靜……

十河九郎兵衛一步、兩步，慢慢地逼近過來了……

上泉伊勢守仍然站立不動，兩手還是空空的……

他甚至連短刀都沒有帶。

剛才飛略過草原的老鷹，又從雲間飛下來時，十河九郎兵衛和上泉伊勢守的間隔只剩下五公尺了。

就在老鷹劃開風，從他們兩人的頭上飛過去的瞬間，十河九郎兵衛發出一聲尖銳的吶喊，將下擧的刀提起，迅速地向上泉伊勢守刺過去。

這一刀有如雷霆萬鈞之勢，凶猛地刺向上泉伊勢守的胸部。

然而，在十河九郎兵衛刺擊的同時，上泉伊勢守的身體也如疾風般地跟着晃動。

兩人看起來好像要正面相撞了……

但是，就在那一霎那之間，兩人又同時跳開了。

上泉伊勢守跳開約五公尺之後，屹立不動，十河九郎兵衛則踉蹌地向後退了好幾步，將長刀高高地擧在頭上。

兩人的旁邊就是斷崖了。而兩人都互瞪着對方，矗立不動。

上泉伊勢守身上的衣服被劃了一刀，肩膀附近滲透出一大片血跡。

十河九郎兵衛仍然高擧着長刀，可是，不曉得爲了什麼原因，只見他緊閉着左眼，而右眼則狠狠地瞪着上泉伊勢守。

「嗚……」十河九郎兵衛呻吟着，又想繞到上泉伊勢守的右邊去，企圖將上泉伊勢守逼到斷崖邊緣。

上泉伊勢守的身體離斷崖只有幾步。

就在這個時候，十河九郎兵衛緊閉着的左眼，突然湧出一顆血粒，那顆血粒逐漸漲大，最後變成一條血絲，慢慢地從臉上流下來。

山風又開始呼呼地響着，雲兒也開始移動，炙熱的太陽光又再度被雲彩遮住了。

突然間，十河九郎兵衛迅速地向後退去。

然後，只見他將長刀收進刀鞘裏，一轉身消失在樹林裏了。

十河九郎兵衛正要離開的當兒，曾對上泉伊勢守喊叫一聲，但是，由於風聲太大，所以，上泉伊勢守也不知道他在說些什麼。

上泉伊勢守目送着十河九郎兵衛離開之後，就慢慢地走回修行場的小山屋，治療左肩上的傷口。

十天之後，疋田文五郎又帶着糧食和必需品上山來了。

此時，上泉伊勢守的傷口已大致治癒。

饒是如此，疋田文五郎立刻就察覺出來了。

「師父，您怎麼了……」

「有刺客……噢！不對，是有人向我挑戰！」

「那麼，是前幾天的那幫人嗎？」

「嗯！可能是吧……」

疋田文五郎的臉上露出懷疑的表情，因爲，他不相信主君會受到對方的傷害。

上泉伊勢守微笑着說：

「對方的武功很高强，眞的很可怕。」

接着又說：

「從他那種下擧的刀法看來，可能是中條流的。」

「中條流……」

「不僅是這樣，文五郎，除了你那天所砍倒的那個人以外，還有兩個人，其中有一個，刀法非常精湛，我想，這個人可能是其他兩人的師父。」

「他叫什麽名字！」

「叫做十河九郎兵衛高種……唉！這個世界實在太大了。」

「嗯？」

「我是說，這個世界很大，我們只不過是渺小的一分子罷了，世上不曉得還有多少優秀的劍法家，而我們却不知道他們住在那裏，這種事實在太可笑了。」

「那麽，那個十河九郎兵衛呢？」

「已經逃掉了。」

前幾天，十河九郎兵衛和上泉伊勢守決鬬，當十河九郎兵衛擧起長刀刺擊上泉伊勢守的同時，上泉伊勢守也用右手的兩隻手指頭去刺敵人的左眼。

用手指去刺敵人的眼睛，是無刀的人，想要打倒敵人的最有效反擊法。

雖然說來容易，但是，這是非常困難的技巧。

而十河九郎兵衛精湛的劍法，也使上泉伊勢守讚歎地說：

（世界之大，竟然還有那樣高明的人物。）

聽上泉伊勢守這麽讚歎，就可想像兩個高强的人，在一起比武的精彩情形了。

疋田文五郎的驚訝也是可想而知。

（用手指頭……啊！用手指頭能當做劍嗎？不，我相信主君一定能辦够到，而且，也只有主君才有這麽高明的技巧。）

疋田文五郎雖然沒有當場看到他們比武的情形，但是，他一想到上泉伊勢守有那麽高明的方法，就覺得又驚又歎。上泉伊勢守看到疋田文五郎那麽驚歎，對他說道：

「文五郎，手指頭和劍是沒有兩樣的。」

伊勢守的意思是說，自己的手指頭和短刀一樣，可以發揮相同的功能。

上泉伊勢守又對疋田文五郎說：

「如果我和十河九郎兵衛一樣，手上拿着長刀，結果可能也差不了多少。」

疋田文五郎聽到師父這麼講，眞是佩服得五體投地，他默默地想着：

（修行如果能到達這種境界……）

疋田文五郎由於震驚和感動，身體不停地發抖。

「你想，那位叫做十河九郎兵衞的劍法家，會就此罷休，永不再出現嗎？」

「不……我想，他遲早會出現在主君的面前。」

上泉伊勢守點點頭：

「嗯！我也是這麼想的。」

流水年華

三、四年的歲月，就這樣過去了。

日本國內，各個大名（諸侯）的戰亂也愈來愈激烈了。

但這種戰亂並不像從前那樣，只是一些地方的武將和小諸侯們，不厭其煩地進行小戰鬪；而是各個小勢力逐漸被大勢力吞噬。目前的戰鬪已逐漸變成大勢力的爭鬪了，這是衆所周知的事，而每一個人都在想：

「不能再這樣下去了，一定要有强大的人出現，來代替衰弱的足利將軍和腐敗的幕府；如果再這樣下去，全國的動亂就不知道要到何時才能平壓下來。」

可是，想要等能够平定天下的大英雄出現，或許還要等上十幾年。

在這段戰亂的期間中，連接上州箕輪城和大胡城的防線，却是安然無事，而且連接箕輪城和國峰城的防線，也是相當安全的。

在國峰城內，小幡信貞和正子夫婦，生了四個男孩，過着非常幸福的生活；另外，住在國峰城城廓內的府邸的小幡圖書之介和於富夫婦，也過着美滿的生活，他們生了一男一女，男孩叫千丸，女孩叫做清乃。

這個淸乃的的確確是圖書之介和於富的孩子。

可是，千丸的來歷，就有點令人懷疑了。

上泉伊勢守到現在還不明白：

「那個千丸爲什麼會是我的孩子呢？」

上泉伊勢守想到於富最後一次來到上泉的府邸向他告別時，曾在他的耳旁私語道：

「明年夏天我生下來的孩子，就是您的孩子。」

上泉伊勢守雖然認爲這件事並不是不可能，但是，他還是半信半疑。

其實，也難怪上泉伊勢守會有這種想法。

雖然說，上泉伊勢守的確和於富有過不正常的關係，而這件事也不是不可能，但是於富，却能這樣坦白地對上泉伊勢守說，又大大方方地嫁到國峰城去，所以，上泉伊勢守不禁對這件事生疑；他覺得，於富這個女人，實在令人捉摸不定。

劍法的造詣相當高明的上泉伊勢守，覺得於富在和他有親密行爲的時刻，所表現出來的言語和行動，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事情。

其實，上泉伊勢守雖然這麼想，但是，他並沒有忘記於富的事情。

於富和上泉伊勢守過去所接觸的女人，是完全不同的，她和那些身材嬌小，肌膚柔軟，受到男人的愛撫，就會拼命抑制住嗚咽聲音的女人比起來，實有天壤之別；上泉伊勢守想像當時於富

積極地伸出兩手，擁抱自己，接觸自己身體時的情景……

當然，對於於富來說，上泉伊勢守是她的第一個男人，這是不容懷疑的，可是，於富當時之所以表現得那麼激情，是由於她想生伊勢守的孩子那種如火般的熾烈願望所引起的。於富爲何要這樣做，却使上泉伊勢守感到莫名其妙。

上泉伊勢守閉着眼睛，回味他和於富的事情，平靜的心湖中突然起了微微的漣漪。

於富因爲練武的關係，所以，她的胸部和腰部的肌肉都很結實。

而且，她的肌膚非常柔滑而富有彈性，摸起來有如綢緞般的光滑柔細，又像鞣皮般的强靭，平滑。上泉伊勢守到現在還淸淸楚楚地記得，當他緊緊地擁抱於富時，所感覺到的皮膚彈力。

那個時候，裸身的於富，在大白天中，充滿了生命力，微微喘着氣的她，看來更具有女人的魅力…………

那個仲夏的下午，上泉伊勢守看到一隻白蝴蝶飛進於富的房間，而激起他想立刻上前去擁抱於富的念頭；當時於富坐在床沿上，衣服的領子完全敞開，高聳潔白的乳房微微地冒着汗，含情脈脈地望着伊勢守……

伊勢守再也抑制不住奔騰的激情了，他迎上前去，緊緊地擁抱於富；於富的身上散發出一股誘人的體香，使得上泉伊勢守盡情陶醉在其中。

這是上泉伊勢守第一次在大白天中，看到全裸的女人，因此，他的感受也是可想而知了。

於富自從嫁到國峰城以後，就沒有再和上泉伊勢守通過什麽消息；縱然他們兩之人間，都沒有互通訊息，但是，上泉伊勢守每一次到箕輪城的時候，都聽到很多關於於富的事情。

據說，小幡圖書之介和於富之間，相處得很和睦，而且，他們的親熱行爲由於過於火熱，而使得站在一旁侍候的侍女們，都感到臉紅，當然，這個傳聞是眞是假，上泉伊勢守是沒有辦法肯定的。

近來，伊勢守每當獨處時，回想到當時的於富，臉上就會生出無奈的表情，而浮起凄凉的苦笑，而想，當時我爲什麽會那麽衝動，和於富……如今，於富雖然已嫁爲人婦，然而，他們相處時的美好時刻，畢竟已經成爲美好的回憶了。

而這也就表示，上泉伊勢守對於富的感情和思念，已經逐漸淡泊了。

年復一年，無情的歲月就這樣悄悄地溜走了。

這天，上泉伊勢守如往常一樣，坐在崖邊的草原上閉目瞑想。

在這當中，上泉伊勢守曾經二度到過三夜澤的修行場。

這是天文二十年的秋季，上泉伊勢守差不多有半個月的時間住在三夜澤。

伊勢守靜靜地坐着，感受到强勁的山風如一隻憤吼的獅子，張牙舞爪般地大肆咆哮；樹葉被山風吹襲，如雨般地掉落下來，然後，一下子又被捲進湍急的溪流中。

忽然間，一個人影迅速地從森林中飛奔出來。

來人正是着旅行裝的十河九郎兵衛；只見他默默地矗立在那裏，左眼用黑色的鞣皮覆蓋着，右眼依然用凌厲的目光凝視着上泉伊勢守。

伊勢守好像一點都不知道有人出現一般。

他靜坐不動，兩眼依然緊閉。

十河九郎兵衛高種沒有移動脚步，上泉伊勢守也坐立不動，兩人就保持這樣的距離，默默相對着。

片刻之後，十河九郎兵衛的左手慢慢移動，握住長刀的護手，左脚也跟着後退一步。

同時，他的右手也開始移動，輕輕地握住刀柄。

此時已近薄暮時分，草原正籠罩在一片黑暗中。

十河九郎兵衛如飛鳥般地向前滑進，在離開上泉伊勢守約十公尺的地方停下來，而後者仍然坐着不動。

兩人又再度默默相對。

天色已經完全變黑，以常人的眼睛，是無法看到兩人的身影的。

在這黑暗當中，只聽到十河九郎兵衛失望的歎息聲。

結果，十河九郎兵衛並沒有拔出腰際的長刀，就蹣跚地消失在黑暗中了。

當年，上泉伊勢守是四十四歲。

而於富嫁到國峰城已經六年了。

這件事情過了幾天之後，上泉伊勢守就下山回大胡城去了。

那時，他向來接他的疋田文五郎說：

「那個人又出現了。」

「什麽人又出現了，師父。」

「就是讚岐國的那個十河九郎兵衛。」

「啊……」

「嗯！來了大約二刻之久。」

「那麽，十河九郎兵衛有沒有對主君……」

「噢！不，沒有發生什麽事情。」

「是眞的嗎……」

「他只站在遠處看我，後來，就無聲無息地消失了。」

「眞的只是那樣嗎……」

「依我看，十河九郎兵衛的武藝比以前更高强了。」

話雖然這麽說，但是，十河九郎兵衛依然無法拔起長刀，而只能在無言中伴着歎息聲離開。

疋田文五郎心裏想：

(這件事眞的難以令人相信)

「文五郎。」

「是的。」

「我想，我最近可能無法到修行場隨心所欲地修行了。」

下山時，上泉伊勢守不知道想到什麽，突然對疋田文五郎這樣說。

「師父，您是說……」

「我感覺到戰亂不久會更激烈。」

上泉伊勢守的預言果然應驗了。

攻擊大胡城

北條氏康趁着長尾景虎還未從越後來時，就充分地計畫襲擊上州，這時已是初春時節。

關於長尾景虎，不久前曾被關東管領上杉憲政召見，而委託他說：

「我想請你代替我任關東管領，同時改姓爲上杉。」

在這之後，長尾景虎遂成了〔上杉謙信〕（請參閱本社出版——一代名將豐臣秀吉前後篇。）他剃光了頭，摒戒一切的女色，決心平定天下的戰亂。

話說回來，勢如破竹的北條氏康大軍，很快的攻陷了廐橋城，大胡城的上泉伊勢守遂成孤立的局面。

北條氏康在上州花了一年的時間，來擴充軍隊。

當初他在小田原只不過領有二千人的士兵而已，任何人都沒料到他會以區區的軍隊襲擊廐橋城。

北條氏康御駕親征地在各地擴充部隊，五百、一千、三千、五千的逐漸擴充；最後終於成爲一支一萬八千名士兵的大軍。

因此，廐橋城很快地就被攻陷了。

這使得箕輪城的長野業政非常驚訝，但局勢已成定局，再也無法挽回。廐橋城位於箕輪城與大胡城之間，如此一來，箕輪城的長野業政和大胡城的上泉伊勢守的聯繫遂告斷絕。

上泉伊勢守在聽到消息之後，隨即由上泉的府邸趕回大胡的本城，下令加强防備。

上泉伊勢守的岳父，同時也是上泉家族的長老——五代又左衛門說：

「糧食已經充分準備妥當了。」

「是嗎……」

這一來，大胡城至少可以抵抗三個月。城裏的士兵們士氣高昂地迎接上泉伊勢守。

五代又左衛門信心十足的認爲，不多久箕輪城和越後的上杉謙信都會有援兵來。這位年近七十的老人，臉上明顯地流露着鬪志。

上泉伊勢守的嫡子常陸介秀胤氣勢不遜於其父，全副武裝地說：

「我終於能和父親並肩作戰了。」常陸介是一位二十六歲的武將，其劍法並非襲自其父，而是跟外祖父五代又左衛門學習。上泉伊勢守近來總是有些感觸——常陸介承襲了其祖父大部分的血統，因爲他是多像我的父親啊！也就是說——常陸介完全承襲了上泉伊勢守之父上泉憲綱的武將風格。

那麼，難道說上泉伊勢守本身就沒有武將的風格嗎？並不是的，事實上，上泉伊勢守是戰國時代的武將之一，也是大胡城的城主。只是他認爲自己到了晚年不再固守武將的地位，這點和其

父親不太相同。

伊勢守身着平常的外出服爬上瞭望台觀望。大胡城到廐橋城不過是三里的路程，他看到廐橋城附近塵土飛揚，那大概是北條氏康的大軍不斷在移動的緣故。

這表示，北條氏康的大軍不久將襲擊箕輪城或大胡城。

其目的，到底是箕輪城……或大胡城呢？

大胡城守城的士兵，大部分是上泉伊勢守的部屬，他們雖然都沒表示什麼，但心裏却都認爲北條氏康的大軍會先去攻打箕輪城。

因爲，大胡城的士兵不過八百人，要攻陷這樣的小城堡實在用不着一萬八千名的軍隊。

當晚，大胡城的中心廳堂裏，上泉伊勢守召集了兒子、五代又左衛門以及其他重臣們商議大事。

依情勢看來，北條氏康的軍隊暫時還不會進攻大胡城；但是在廐橋城的附近，火炬、篝火却紅透了半邊天，這又是什麼緣故呢……

以往大胡城的士紳、豪族們，一旦遭逢戰亂時期都會自動加入上泉家的軍隊，但是，現在看到這般情景，却都猶豫不決了。

「看情形不行了……」

「照理說，我們是應該幫助伊勢守大人，可是這一仗是絕對打不贏的。」

「既然知道沒有希望，何必去白白的送死呢……」

就是因爲士紳、豪族們的顧慮，所以大胡城只有上泉家的軍隊在駐鎮；否則，軍隊應該可以增至兩千人。

不過，因爲都是自己的部隊，所以團隊精神都很堅固，而且士兵們都決心和上泉伊勢守同生死、共患難。

隨着時日的迫近，五代又左衛門改變了原有的想法。

「我想北條氏康的軍隊，可能先去進攻箕輪城了。」

起先他是認爲北條氏康大軍會先攻向大胡城，但到了晚上北條軍却鬆懈下來了。

其他家臣們，也都有同感。

上泉伊勢守點了點頭，然後說：

「常陸介你的意見如何呢……」

「我也是認爲……」

「跟衆將官一樣嗎……」

「是的。如果他們想攻大胡城，白天早就行動了。」

上泉伊勢守並不屬於戰國時代的諸侯，他只是衆豪族間，勢力較龐大的一個。大胡城的本城，地形構造非常險要，長約七百公尺，寬則三百五十公尺，位於紡綞型的平丘上。

北面是外城廓、中城廓；然後才是本城。此外，並有第二城廓、第三城廓、南城廓、南外城廓；各城廓均以護城河來劃分。要攻陷這麼一個城，不是簡單的事；所以夜戰對北條氏康大軍是非常不利的。如果北條軍決定白天進攻，也絕不可能再拖延一天，使大胡城的軍隊獲得補充兵源的機會。

上泉伊勢守點着頭，說：

「有道理，常陸介和各位的看法都很有道理，不過……依我看，情形並不是那麼簡單……」

聽到這句話，五代又左衛門問：

「您的意思如何呢？」

「現在箕輪城內，一定也和我們一樣，衆臣圍着長野業政大人商討情勢……他們一定認爲北條氏康的大軍會進攻他們，所以戒備嚴密……

你們想想看，像箕輪城那麼堅固的地形，如果再戒備森嚴的話，恐怕北條氏康大軍也不易攻破它。」

這個即使上泉伊勢守不說，大家也知道；只是他們沒想到更深一層。上泉伊勢守接着又說：

「北條氏康也充分了解箕輪城長野大人的利害，他犯得着從那麼遠的小城來，流了許多血，然後再花費長時間來攻陷箕輪城嗎……不，我想不會的。」

聽到上泉伊勢守這番明理的分析；大家面面相覷，一時不知道該說什麼好。因爲，上泉伊勢

守所說的情形並非不可能。

「那麼，北條氏康這次出征的目的又何在呢？爲什麼要費神來攻陷廐橋城呢……」

「問題就在這裏。北條氏康的目的，只是要攻陷廐橋城而已。」

上泉伊勢守認爲，北條氏康軍之所以攻下廐橋城，不過是想把廐橋城當作最前線的基地。那意謂着，大胡城和箕輪城並非只要今年防備一下即可，而是必須時時刻刻地提高警戒。

北條氏康軍的目的，就是花上一、兩年的時間來佔領廐橋城，及其他小城然後造成箕輪城長野業政的孤立。

不僅是長野業政；此外還想攔阻由越後前進到關東來的上杉謙信的大軍。就是因爲這樣，所以北條氏康大軍必須先攻陷長野旗下的各個武將，以及豪族城堡；然後，派遣北條氏康的武將去鎮守。

不然，其辛苦所奪取的廐橋城反而會被孤立起來。

「因此，北條氏康的軍隊會先來攻下大胡城。」

上泉伊勢守下結論之後，大夥均默默無言。並不是感到畏懼，而是對於自己的淺識感到不好意思。

片刻的沉寂之後，五代又左衛門說：

「我們明瞭了。」

「你們都瞭解，那太好了。」

「我們決心和主君死守大胡城。」

「你想能據守得了嗎？」

「我想可以。在這段期間內，一定會有援軍來的……」

「在援軍來到之前，恐怕這個城早就保不住了。」

「您說什麼……」

「只要一天，這個城就會被攻破。」

「豈有此理……」

「我們只有八百名士兵，而對方却有二萬人。二十幾倍的軍力，任憑再怎樣奮戰，我們也是無法抵抗的。」

「嗯……」

的確，上泉伊勢守說得不錯。他又說：

「城堡一旦被攻破，大胡城一定保不住了。」

上泉伊勢守的語氣一點都不在乎；這令五代又左衛門覺得很氣餒。

再怎麼說，大胡城也是上泉家的領地象徵。

五代又左衛門和其他的重臣們均認爲：

「一定會有各方的援兵，來協助此城。」

到時兵力將可增至二千或三千；這樣一來，大胡城至少可以支持三個月之久。

但是，事實上，所期待的援兵，却一個也沒有。照這樣情勢來看，可能就像上泉伊勢守所說的，此城只須一天卽會被攻下。

無論如何，北條氏康的大軍以疾風迅雷般的氣勢向上州進軍，現在大胡城也束手無策了。

「連無比英勇的長野業政也慌張起來了。」

伊勢守微笑地說。

「主君……」五代又左衛門覺得伊勢守的笑容難以捉摸；他只能解釋爲，伊勢守已有了最壞的打算。大概他決心和大胡城的士兵們一起同歸於盡，所以將生死置之度外了。

(好！那麼我決心跟隨主君，一塊兒同歸於盡！)

衆家臣們也都有了這樣的決心。

「北條氏康的軍隊，明天一早一定會攻來。」

伊勢守若無其事地又說。

「那麼，我們以現有的情況來對抗嗎……」

五代又左衛門是想以現有的兵力，擴散開來防衛城堡；可是，繼而想想又不太妥當，其他的重臣們也有同感。

既然被攻破的命運已是不可避免，那倒不如將所有的兵力集中到內部，死守於一處；也許能抵抗的久一些。

伊勢守對於家臣們的意思也表贊同。他微微點頭地說：

「對，這是一個好辦法；能使我的指揮發揮最大的效果。同時，傳令下去，要每個人都直接聽我的命令。」

「是的。」

「常陸介，你就一直待在我的身邊，一步也不要離開。」

「是的，父親。」

於是，大胡的將士們在憂心忡忡的心情下，等待黎明的來臨。

士兵們好像完全放棄了北面的外城廓，而集中守着中城廓，以本城爲背地形勢來抵抗。

南面也是一樣，南城廓和南外城廓都被放棄了，兵力轉移到第三城廓。

北條氏康的大軍要是看到這種情景，一定會瞠目結舌。

因爲，大胡城的士兵還未迎戰，就先撤退，留守在一起，這表示了他們誓死的決心。

天一亮，睡醒的上泉伊勢守，馬上下了一道命令：

「給城內的每一匹馬充分的飼料。」

「……」

部下皆感到莫名其妙。

既然要和城堡同歸於盡，爲何還要如此關懷馬匹呢？

照理說，應該是下令解開所有的馬，放出去逃生。

所以，部下們心裏想：

「是不是……主君想自己騎馬衝到敵陣去呢？」

他們不知道伊勢守的想法，但還是依命行事。

有些部屬看到馬匹非常高興地吃着飼料時，就說：

「也許今天是最後的一天，所以讓馬匹也吃個飽。我們的主君很仁慈呢！」

同時，伊勢守在天未亮之前，也命人備好了豐富的飯菜給士兵們吃；這就好像在享受最後美好的一餐。

「終於要面臨殊死戰了。」

「讓我們勇敢上陣吧！」

士兵們各個意氣激昂，抱着殺身成仁的決心。

沒有任何一個人從城中逃亡出去。

天亮之後，爲了要觀望對山廐橋城形勢而出城的士兵，塵土飛揚地奔回來報告說：

「北條氏康軍從廐橋城出發，向這邊進軍了。」

「軍隊的人數，約有一萬人左右。」

接到報告的上泉伊勢守，馬上下令：

「好！去把派出去偵查的人都叫回來。」

「來了，敵軍來了。」

「終於要開始作戰了。」

城內各個城廓的士兵，均忙成一團。

不久之後，終於平靜下來。整個城內籠罩着一股令人窒息的氣氛。

上泉伊勢守來到瞭望台上觀望。

廐橋城揚起大片塵土，如旋風般地向這邊逐漸逼近。

伊勢守問：

「城外的偵查者都叫回來了嗎？」

「是的。」

「好！傳令下去；一旦有指示一定要遵守。」

「好的。」

等到部下們都離去之後，伊勢守向五代又左衞門說：

「那麼我們開始吧！」

這句話使五代又左衞門有些納悶；敵人還未出現，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五代又左衞門，你注意聽……」

「是的。」

「下一個步驟，就是……」

伊勢守笑笑地看了看五代又左衞門說：

「接着就是我們的逃亡。」

五代又左衞門瞪大了眼，懷疑是不是自己聽錯了？

（莫非主君瘋了不成？）

「主君，你說什麼……」

「逃難呀！大家一起逃難！」

五代又左衞門啞口無言，注視着伊勢守；對方雖然笑笑的，但兩眼却閃爍着堅强的意志。

五代又左衞門和常陸介，從未遇見過這種事；一個城主還未迎戰，就說要「逃難」；這太不可思議了。

連在平井城的上杉憲政，雖勢力單薄，仍有迎戰的決心；而兵力比他强的伊勢守，却反而要逃難，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主君……」五代終於以唔啞的聲音說：

「您是說不戰而逃嗎？」

「嗯！你想想看，一旦作戰；我們的部屬死傷一定很多。」

這是必然的事；但臨陣逃脫畢竟不是光榮的行爲。不管怎麽說，上泉家的軍隊不應該在敵人尙未出現之前，就逃之夭夭。

「請等一等！」五代又左衞門趕緊地說，然後，爬下瞭望台。

瞭望台下，上泉伊勢守的大臣大胡民部左衞門等待着；他看到臉色沉重的五代又左衞門下來，就問：他道

「你怎麽了……」

「主君剛才交待說……」五代又左衞門把伊勢守的意思告訴了他。然後，滿面憂戚地問：

「怎麽辦呢？」

「豈……豈有此理……」

年約四十歲的大胡民部左衞門，有着碩壯的體格，躍躍欲試地期待着迎擊敵人。

上泉伊勢守看到他爬上瞭望台時，便問：

「民部左衞門，你聽到五代左衞門的話了？」

「是的。」

「那麽趕快準備吧！」

大胡民部左衞門愕然地問：

「主君！你是說棄城嗎……」

「是呀！」

「我不相信這是您說的。」大胡民部左衞門仍舊是一臉的驚訝。

「我的確是這麽說的。」

「但是，我們保有此城已經有兩百年的歷史，現在棄城實在太說不過去了；無論如何，我不同意。」

「我們已經決心與此城共存亡。」常陸介亦如此說道。

「民部左衞門，那樣死太不值得了。」

「可是不戰而逃，這是奇恥大辱。」

「既然知道絕對敵不過對方，還要硬拼，這是一種愚蠢的行爲；這種無謂的犧牲太沒有價值了。」

「我也知道弟兄們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可是讓他們去做這種無謂的殊死戰，簡直就是拿雞蛋去碰石頭。」

「我還是不同意！」

這時，站在旁邊的常陸介實在忍不住了。於是說：

「父親！這樣做太過分了。我同意大胡民部左衛門的說法。」

伊勢守以憐恤的眼光看了看他們，嘆了口氣說：

「你們還不了解嗎……」

「主君！」

「父親！」

「雖然我們棄城，但這也只是暫時的……」

「您說什麼？」

「你們放心吧！大胡城不多久會再回到我們手中的。」

「您是說……」

「我有信心我們一定會再回來。如此一來何必讓弟兄們流着無意義的血，是不是？」

「如……如果眞的能再回來……可是，主君您怎麼知道一定回得來呢？」

「現在我沒有時間詳細地告訴你們，快去準備吧！」

上泉伊勢守嚴厲的喝令着。這是從未有過的情景。

並不是他的聲音很大，而是喝令中隱含着一股震撼的力量。

「趕快！不能再猶豫了。」

大胡民部左衛門忙不迭地下了瞭望台。

「常陸介！」

「父親……」

「我和箕輪城的長野業政訂有一項盟約，大胡城對他來說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城堡。如果，此城爲敵人攻破的話，勢必造成箕輪城的孤立，你知道嗎？」

「是……是的。」

「這麼一來，我們兩城可以說息息相關。」

「嗯……」

目前，箕輪城的長野業政代替關東管領，控制着上州。爲了自保，他一定不會棄大胡城而不顧；而越後的上杉也不會袖手旁觀。

北條氏康趁着上杉謙信出兵關東之際，攻陷了廐橋城進而覬覦大胡城。這兩個城不僅對長野業政意義非常重大，同時也是平定關東大業，不可缺少的據點。

伊勢守深信，上杉謙信在得到了這個消息之後，一定會率大軍增援，奪回這兩座城堡。

「父親！我了解了。」

常陸介很不好意思地低下了頭。

「我們以後有的是機會做殊死戰；不過，那將是爲平定天下而戰。目前，最重要的，就是避免無謂的犧牲。」

上泉伊勢守話剛一說完，鼓聲立即大作。這不是攻擊的鼓號，而是全面撤退的鼓號。

聽到鼓號，士兵們都懷疑是否自己聽錯了？可是，昨晚上泉伊勢守曾有過指示，一定得依命令行事。

「如果這是主君的意思，那他一定自有謀略的。」

「也許是吧！」部屬們議論着。

上泉伊勢守將士兵齊集於北面的中城廓，大聲向他們發佈命令：

「大家注意聽！現在我們要撤離這座城堡；不久之後，我們還會回來，所以趕快行動吧！」

上泉伊勢守的語氣，一點也不像要逃亡的樣子；相反的，充滿了信心與豪爽。守城的將士們，在瞬間全部撤退得一乾二淨。

這時，毫不知情的北條氏康大軍，正以迅疾的速度向大胡城逼近。指揮官豬俟能登守，本來和長野業政、上泉伊勢守等，均是關東管領家的武將。然而却爲了利益背叛了關東管領，加入了北條氏康的陣營。

爲了豬俟能登守的背叛，長野業政和關東管領上杉憲政曾受到很大的困擾。

此時的豬俟能登守面露獰笑，手執長矛在陣前喊叫着：

「攻！讓我們快速地攻下大胡城。」

當大軍逼近大胡城，斥候回來報告：

「城內和城外一點聲音也沒有。」

「而且也沒看到瞭望的士兵……」

豬俟能登守以爲，一定是上泉伊勢守的軍隊看到自己的大軍來襲，退縮而不敢露面。

大胡城的城門緊閉着；所有的瞭望台、石牆、以及城廓都豎立了許多旌旗在飄揚着。

豬俟能登守喝令說：

「不要輕敵啊！」

事實上，以兵力來說，對方絕對敵不過的；豬俟能登守怕的是，老謀深算，雄才大略的上泉伊勢守。

北條氏康之所以派遣他率大軍攻下大胡城，是因爲豬俟能登守尙未脫離關東管領軍時，曾經拜訪過上泉伊勢守，並且在大胡城住了一夜。因此，在部下面前，他總是誇口說：

「我充分了解大胡城，所以才被北條氏康派來攻打大胡城。」

北條氏康大軍越過了荒砥川，在城門外的山丘上紮營。豬俟能登守揮舞着指揮刀，團團圍住大胡城。

其實城內已經空無一人；而北條氏康軍的士兵却還互相叮囑着：

「別輕敵！」

「小心！也許隨時會攻出來。」

「趕快一層層地封鎖城堡！」

豬侯能登守的計劃，是以本營所在地從正面攻打，等到對方將軍力集中到正面來的時候，再下令西城廓及北面外城廓的主力部隊一舉攻入城去。

他認爲如此一來，攻下大胡城是輕而易舉的事。

北條氏康軍佈署完畢之後，豬侯能登守立下刻令越河攻打。

大胡城仍舊靜悄悄的！

這令北條氏康的大軍感到有些莫名奇妙。

越過荒砥川的北條氏康大軍，發出斷殺的吶喊聲。

「發射火箭炮！」

豬侯能登守吆喝着。

大胡城的瞭望台及城門，立即起火燃燒。

城內仍然毫無應戰的氣息。

正城門和瞭望台迷漫在濃煙中；北條氏康軍吆喝吶喊着，人馬沸騰，一片刀光劍影。

攻到城門口，仍未見任何抵抗；此時，豬侯能登守開始納悶了。

「喔……喲喝……」

北條氏康軍兇猛地爬上城牆，躍入城內。

「喔……」

「一個人影也沒有……」

「奇怪……」

豬侯能登守策馬入城，瞧見這種情景不禁楞然。

旣而，好像突然想到什麽似的叫喊：

「大家不要掉以輕心！」

他想一定是伊勢守將外城的軍力全部聚集在本城；所以這些城廓才會空無一人。如果眞是這樣，則一定有許多陷阱。

原本吆喝吶喊、殺氣騰騰的北條氏康大軍，目睹眼前的景象，都目瞪口呆的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一副不知所措的樣子。

豬侯能登守馬上下達一道命令，由西到北加以總攻擊。

北條氏康軍攻入西城廓及北城廓時，並沒有發現半個人。

這時，豬侯能登守開始坐立不安。

「攻打本城吧！」

一陣斷殺之聲破城而入，仍舊一個人影也沒有。就連馬匹也見不到；北條氏康軍，不禁要懷疑自己的眼睛了。

四處豎立的旌旗，因爲强風的吹拂，沙沙作響；在這座寂靜的空城內，聽起來有點令人毛骨悚然。

豬俣能登守終於恍然大悟——敵人已經全部逃離了。

他臉色蒼白、目光茫茫然；整個人像洩了氣的皮球一樣。

在關東地帶，一向被譽爲「魔將」的豬俣能登守，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吃驚過。

雖然，城堡是滴血不流地得到手，但是……

不過是一座無人的空城，而他却威風懍懍地下令攻擊，這種狼狽難堪的情景，盡收於部下們的眼裏；再怎麼說也是一件丟人現眼的事。

「混蛋……伊勢守……」

豬俣能登守呆了半晌之後，咬牙切齒的呢喃着。

大胡城內飄揚着的旌旗，就好像在嘲笑着北條氏康軍的愚蠢。

豬俣能登守一想到自己曾在北條氏康面前，拍過胸脯保證說：

「上泉伊勢守的首級，我一定會帶回來。」

他一向以善於策謀，得寵於北條氏康；那時的他是多麼的威風啊！

可是現在，這位名震一時的魔將，却茫然不知所措的踱着方步。

話說上泉伊勢守，帶兵棄城之後，就把部隊分爲三路，沿着赤城的東麓前進。他下令道：

「在平井城內集合。」

上泉伊勢守的軍隊雖然分爲三路，但仍舊緊密地互相保持聯繫。最後，他們來到尚未受到北條氏康大軍侵襲的渡良瀨川西岸。

直到入夜，才從東面穿過伊勢崎；第二天，平安地進入平井城。

當然，關東管領早已不在平井城了。

自從上杉憲政逃到越後的春日山之後，上杉謙信馬上就率兵收回平井城；然後派重臣北條安藝守留駐城內。

當上泉伊勢守率軍入城時，北條安藝守高興地迎了上來，說：

「你毅然決然的棄城，這種果斷力是常人所不能及的。」

「那裏……」

「我相信，大胡城不久卽可收復的。」

北條安藝守信心十足地說。

重逢

上泉伊勢守一入城，馬上就問：
「山上藤七郞氏秀有沒有來……」
山上藤七郞氏秀，是大胡城東行兩里外，山上城的城主。
當初，上泉伊勢守要棄城之前，曾對侍臣疋田文五郞交待：
「你快趕到山上的小城，告訴山上藤七郞氏秀馬上率軍出城，和我們一起到平井城去。」
山上藤七郞氏秀也是長野業政的手下大將；北條大軍一旦攻陷大胡城，勢必順道攻取這座鄰近的小城。
疋田文五郞將消息傳遞給山上藤七郞氏秀時，對方非常的驚訝。
「你是說，伊勢守兄未和敵人交戰，就要棄城而逃嗎……」
「不，並不是逃走，而是避免無謂的犧牲。」
「那和逃亡並沒有什麼兩樣。」
「不，你完全誤會了……」
「眞沒想到，伊勢守兄竟然是這樣的人……」

山上藤七郞氏秀以藐視的語氣說。
「疋田文五郞，你回去告訴他，我山上藤七郞氏秀並不是懦弱的人。」
說完這句話，山上藤七郞氏秀擺出一副送客的姿態。
這些情形，疋田文五郞都詳細地向上泉伊勢守報告了。伊勢守知道山上藤七郞氏秀率軍出城的機會不大，但仍舊抱着期待的心情……
「不，山上藤七郞氏秀並沒有來。」
「是嗎……」
上泉伊勢守沉默了。他想：
(果然……)
不久，山上城陷落的消息傳至平井城；據說，城內的士兵全軍覆沒，而山上藤七郞氏秀行踪不明。
這表示山上藤七郞氏秀並未遇難。
上泉伊勢守有些不快，像這樣士兵全部與城堡同歸於盡，而城主自己却逃脫，難道這就是勇者的表現嗎？
血性男兒的山上藤七郞氏秀，其本質難道就是這樣？
話又說回來，上泉伊勢守率軍平安進入平井城的消息，同時也傳到長野業政的耳裏。他愉快

地說：

「好極了，伊勢守這樣平安地活着，比和城堡同歸於盡，更令我感到欣慰。」

接着，並派了一位使者趕到平井城，對上泉伊勢守說：

「主君要我告訴你，只要平井、國峰、箕輪三個城堡安全無恙，則上州之地絕不會落入北條氏康的手裏。他還說，不久之後，一定可以收復大胡城。」

平井城再過去就是國峰城，那裏駐有上杉謙信的軍隊，所以北條氏康不敢輕舉妄動。

以目前的情況看來，平井城和國峰城的聯繫是很方便的；但這兩座城和箕輪城的聯繫，却因北條氏康軍的侵入而告斷絕。

因此，長野業政所派遣的使者，必須穿山越嶺、繞道而行，才能到達平井城。這樣一來，消息的傳遞可以說是非常艱辛的。

上泉伊勢守到達平井城的第二天傍晚，北條安藝守部下跑來通知說：

「國峰城派使者來了。」

「國峰城……」

「是的。」

「是來找我的嗎？」

「是的。好像是爲了您這次安全脫險的事，而來探望您的。」

「那怎麼好意思呢……」

雖然，國峰城的城主小幡信貞的妻子——正子，是上泉伊勢守的徒弟；而小幡信貞和伊勢守同樣隸屬於關東管領旗下，但是平常却很少來往。如今，聽到小幡信貞特地派使者來探望，上泉伊勢守不禁感到十分興奮和快慰。

片刻後，國峰城的使者來到他的房間。

「喔……」上泉伊勢守吃了一驚。

竟然是於富，眞太令人料想不到了。

「師父……很久不見了。」於富跪伏於地。

於富烏黑的長髮，包在一塊頭巾裏，身着外袴，全副武裝的打扮，身後有二十幾名的隨從。沒化妝的臉龐，比十年前更豐滿，全身充滿了成熟的韻味。

「妳就是小幡信貞的使者……」

「是的；我是自願來的。」

當初，於富向小幡圖書之介，提出自願充當使者的要求時，對方馬上就應允；並且愉快地說道：

「妳要和妳師父重逢，這是非常難得的機會！」

「這麽果斷的決定，也只有師父您有這個能耐。」

「於富，難道妳不知道我是逃亡者嗎？」

「不，要是我，就不會這麽說了。師父的機智是常人所無法比得上的；今天我於富總算又得到了教誨。」

於富以非常懇切的語調說。

「圖書之介近來好嗎？」

上泉伊勢守突然地問。

於富笑笑地回答說：

「托您的福，他很好。」

「是嗎……那太好了……」伊勢守點了點頭；似乎想再說些什麽，但是却沒說出口。

他很想問於富，千丸是不是也很好……但畢竟有所顧慮。

千丸現在也應該十歲了。

在人們的眼裏，千丸是圖書之介夫婦的第一個孩子；但，於富却曾在伊勢的守耳邊說過：

「我雖然嫁到國峰城，但第一個孩子是您的。」

那是於富最後到上泉城來向他辭別時所說的。

這時，於富似乎看透了伊勢守的心思，直視着他說：

「千丸也非常健康。」

「嗯……」以伊勢守的立場，他也不便說些什麽。

「千丸和我長得一模一樣。」

「喔……」這句話使得上泉伊勢守鬆了口氣。因爲，如果千丸長得像上泉伊勢守的話，那事情可就不簡單了。

據說，於富把他教給她的劍法，再傳授給千丸；伊勢守想到這裏，覺得很欣慰，不知不覺脫口道：

「我很想看看千丸。」

伊勢守之所以說出這句話，有一部分原因是由於看到於富若無其事的態度所誘導出來的。

從於富的眼神看來，十年前那股渴望的神情已不復存在，繼而取代的是敬慕的神情。

兩個人聊着聊着，上泉伊勢守的表情顯得非常愉快。

於富在平井城宿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回去了。

當上泉伊勢守把於富送到城門外時，被部屬護衛着的於富，頻頻回頭和伊勢守揮手，直到一行人馬消失在路的盡頭。

她在離去之前，還說了一句很奇怪的話：

「我想恐怕沒有機會再見到您了。」

上泉伊勢守不明白於富爲什麽會這麽說。

也許因爲遭逢亂世，明日的生死根本無法預料，所以她才會這麼說吧！

不過，這次的重逢並不是最後的訣別，幾年之後，兩人曾經又見過一次，那一次才是眞正的訣別。

於富說出那句話時，上泉伊勢守並沒問

「爲什麼要這麼說呢……」也沒有問：

「妳不要胡思亂想。」

他只是在聽了之後，微笑的點點頭；然後轉頭對身邊的疋田文五郎說：

「於富看起來多麼的英偉，是不是？」

從那時開始，伊勢守就一直住在平井城，他的軍隊和北條安藝守的軍隊聯合防守着城堡。

北條氏康原本有攻擊平井城的企圖，但看到這種情形之後，便改變了原來的計劃。

上泉伊勢守表面上是離棄了自己的城堡，但事實上却鞏固了關東一帶的城堡。

上州一勇將

春末；北條氏康軍不僅攻陷了上泉、大胡、以及山上三個城堡；又攻下了膳、仁田山等屬於長野業政旗下的城堡。

以長野業政目前的情況來說，對於北條氏康軍肆意的侵略，他也只能袖手旁觀、無法還擊。

在這段期間內，除了箕輪城的長野業政之外，一些關東管領旗下的主將們，也都不敢對北條氏康軍的侵略加以還擊，他們只是牢牢的守住自己的城堡。因爲，他們堅信越後的上杉謙信，不久卽會率軍來援助上州。

果然不出所料，上杉謙信突然率領着一萬三千大軍，浩浩蕩蕩的進入關東。其迅速出沒的程度，是北條氏康軍所望塵莫及的。

上杉謙信的大軍，編紀嚴謹，行動迅速，一天可行進十五哩。這表示將士們的精神、體力都呈現出最佳狀態，可以不眠不休地前進。

駐在廐橋城的北條氏康軍，只有眼巴巴的看着上杉謙信的大軍，堂堂皇皇的進入平井城。

上泉伊勢守這是頭一次謁見上杉謙信。

上杉謙信雖然是一位年僅二十六歲的年輕武將，但其流露出來的威嚴，令人不禁肅然起敬。

上杉謙信和上泉伊勢守的身材，都是屬於魁梧的一型。

吉川元春的使者佐佐木定經，於春日山城謁見過上杉謙信之後，曾描述說：

「……謙信公當時在唸經，見到我馬上停了下來。然後一身山伏的打扮，拿着長刀從壇上下來……他的模樣就好像是傳聞中大峰山的五鬼，和葛城山的大天狗，看得人不寒而慄……」

上杉謙信年紀輕輕的，就摒棄了一切的慾念，投筆從戎，誓願爲天下的太平而奮鬪。

「你是上泉伊勢守兄嗎……」

上杉謙信的語氣非常的誠懇親切。

他在提到大胡城事件之時，流露着敬佩的眼神對伊勢守說：

「就是我，恐怕也沒有你那樣的果斷力！」

上泉伊勢守聽到對方的誇讚，微笑的說：

「大人，請你允許我當部隊的先鋒！」

「好吧！那就委託你了。我想，被北條氏康軍奪去的城堡，一定可以一一的收回。」上杉謙信瞪大了眼睛說。

當時，陪侍在上泉伊勢守後面的大胡民部左衞門，事後回憶說：

「上杉謙信大人，當時兩眼紅紅的，好像出血一般似的。」

無論如何，不到三十歲的上杉謙信，有這樣的活力和威嚴，是令人敬佩的。

箕輪城的長野業政，在聽到上杉謙信大軍來到平井城的消息時，迫不急待地親自率軍衝出城外，以期牽制北條氏康軍，使其不敢輕舉妄動。

在這樣的亂世裏，唯有互助，才能生存。不論是長野業政、上杉謙信、或者上泉伊勢守……都深深明白這個道理。

上杉謙信的大軍一到，大家都鬆了口氣。北條氏康軍，暫時不敢動箕輪城的念頭了。因爲，如果他和長野業政一旦戰起來，上杉謙信的大軍勢必立刻湧到廐橋城。

經過幾天的休息之後，上杉謙信下了一道命令：

「第一個收復的城堡——上泉城。」

一接到命令，上杉謙信的軍隊，威風凜凜的直搗上泉城。

廐橋城裏的北條氏康，此時只能眼睜睜地看着上杉大軍的出發之外，一點辦法也沒有。

雖然，駐在廐橋城內的北條氏康軍，軍容不見得輸於上杉謙信的軍隊，但問題是，他們沒有把握和上杉軍交戰後一定獲勝。因爲，一旦北條氏康軍出城攻擊上杉謙信大軍；則背後的長野業政卽可趁機襲擊，這樣一來，豈不成了腹背受敵……

北條氏康站在廐橋城的瞭望台上，咬緊牙關的看着對方出發，他現在所能做的，也只是保住廐橋城罷了！

起先，北條氏康以爲上杉謙信會進攻廐橋城，所以提心吊膽。但事實却不然，上杉謙信的首

要目標是伊勢守的本城——上泉城與其他諸城。

不久，上泉城收復了。當時，是上泉伊勢守親自擔任先鋒；他率領着八百人的部隊，兇猛地奮戰，所以才如此迅速地收回上泉城。而守住上泉城的北條氏康軍，完全沒有抵抗即向大胡城逃逸。

上泉伊勢守在奪回自己的本城之後，派了大胡民部左衞門留守。然後，自己追隨上杉謙信的大軍，繼而向大胡城逼進。

伊勢守看到上杉謙信，均以自己的城堡爲進軍的最先目標，感到非常高興。

此時的大胡城，駐守的主將是北條氏康軍的——益田丹波之介。

因爲，上次上泉伊勢守不戰而脫離大胡城的緣故，所以城內的防禦設施一點也沒有損壞。

上杉謙信的大軍迅速地圍住大胡城，伺機進攻。

守城的益田丹波之介，絲毫沒有撤軍的意思。

佈署完畢之後，上泉伊勢守來到上杉謙信的本營，說：

「先鋒任務，仍舊讓我來負責吧！」

照理說，收復的目標原本就是伊勢守的領土，由他來充當先鋒，是再合理也不過的事了。上杉謙信因爲很欽佩上泉伊勢守的豪邁，所以微笑地回答：

「伊勢守兄，就照您的意思吧！我在後面全力協助你。」

「那太感激您了。」

「您一攻入，我會馬上接應，放心吧！」

「是的。」上泉伊勢守率領了八百名將士，逼近大胡城的正門；上杉謙信只是在旁觀看。

看到這種情景，益田丹波之介說：「來的只是上泉伊勢守，沒什麽好怕的！」

雖然大胡城，已被上杉大軍團團圍住；益田丹波之介仍舊信心十足地說：

「我絕不會輸給上泉伊勢守！」因爲，他絲毫未把上泉伊勢守放在眼裏。

益田丹波之介將精銳的部隊，調集於大門東側的稻荷城廓；此座城廓設於正城門邊，目的是由東側迎擊正面進攻的敵軍。

上泉伊勢守充分明瞭這點。因爲，畢竟城堡是自己的。

上泉伊勢守將八百名部下，部署在稻荷城廓虎口的左右。

虎口，即是城廓最重要的入口。

上泉伊勢守交代常陸介和五代又左衞門說：

「注意聽！我獨自先攻入敵陣；然後，你們再由背後攻來！」

「什……您說什麽？」五代又左衞門吃驚地問。

「主君……您是說獨自攻入敵陣嗎……」

「是呀！」

盆田丹波之介下定了決心，如果上杉謙信大軍圍攻上來的話，他就和大胡城同歸於盡。

盆田丹波之介覺得上泉伊勢守不藉助上杉謙信的大軍，就想攻城，實在是對他的侮辱。所以，拼死也要給對方一點顏色瞧瞧！

可是，當盆田丹波之介，從稻荷城廓望向城外時，忽然瞠目咋舌地「嗯……」了一聲。

上泉伊勢守獨自拿着長矛，立於城門前；其部下却在後面屏息靜觀……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城外的情況使他感到莫名其妙。「該不會是上泉伊勢守獨自一人來挑戰吧?!」

伊勢守身着黑色甲冑，跨着名叫「殘月」的棕色馬。他騎着馬緩緩前進，喊道：

「盆田丹波之介！」聲音不大，但很宏亮。

「喔！」盆田丹波之介的聲音，從瞭望台上傳來。

「我不藉助上杉軍的幫忙，請你出來迎戰吧！」

「你等着，我就出來！」

盆田丹波之介策馬喊着：

「打開虎口，衝出去消滅敵人吧！」

一陣吶喊，從虎口衝出來的北條氏康軍，迅速散佈於城外的廣場；這時，上泉伊勢守踢着馬腹，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衝進敵陣。

在大胡城對面丘陵上觀戰的上杉謙信，這時不禁挺起腰來，說：

「你們看……多勇猛的將士啊！」

身經百戰的上杉謙信，從未看過這種戰法。

爲了收復城堡，自己充當先鋒，這原本無可厚非；但像上泉伊勢守這樣，只率領八百人就想突破城門，也太不可思議了。

而現在，上泉伊勢守竟然把部屬留在後面，自己闖陣，這令上杉謙信更吃驚。不過，他對於伊勢守的勇氣，却敬佩有加。

從虎口衝出來的北條氏康軍，吆喝吶喊著把上泉伊勢守團團圍住。

上杉謙信的一位侍臣——夏目定盛，事後回憶：

「……當時，伊勢守兄就像猛虎迅速沒入羊羣中似的；霎那間，敵軍人仰馬翻，血肉橫飛場面一片混亂，只見敵人一個個被摞倒……」

八百名的上泉軍，在看到主君陷入敵陣後，也吶喊着殺向前去。

「我們跟隨主君去！」

「快！快奪回我們的城堡。」

然後以破竹之勢衝進城去。這時，五代友左衞門好像事先獲得了指示，率着一些部下繞到稻荷城廓的東側，然後猛烈的往城內射入火箭——於箭頭部分包着浸油的布，點上火，射入城去。

城內的瞭望台和其他地方，立即起火燃燒。

守住稻荷城廓的北條氏康軍受到火箭的攻擊，誤以爲上杉謙信的大軍已經攻來了，故慌慌張張的棄城，退到第三城廓去了。

上泉伊勢守騎着馬，敏捷地從稻荷城廓的南面虎口，一口氣衝到北端的護城溝；這期間，爲其所撂倒的北條氏康軍不計其數。

北條氏康軍經其這麽一攪，陣容大亂。

由虎口衝進來的上泉軍，趁機猛攻，戰況異常激烈。

這時，衝到北端的上泉伊勢守，調轉馬頭，跑向北條氏康軍的東側，反覆地攻擊，他所到之處，莫不血肉狂飛。

北條氏康軍已經亂成一團；盆田丹波之介不得不喝令：

「撤退……撤退……」

相反的，上杉謙信的大軍得到了「進攻！」的命令；迅速地衝上前去協助上泉伊勢守。

盆田丹波之介，咬緊牙關奮戰着……

日暮時分，北條氏康軍已潰敗了，盆田丹波之介決定放火焚城，然後切腹自殺。但是，被家臣們勸阻了，他以忿恨的語氣喊道：「你們等着瞧好了！我不會干休的！」然後，率着殘餘的部下，由攻勢較弱的城北方向逃了出去。

事後有人說，這是上杉謙信有意放他逃生。因爲，如果讓盆田丹波之介抵抗到最後，城堡一定會完全毀掉；這麽一來，費力奪回的大胡城，不過是一座廢城罷了！

這不僅會使上泉伊勢守大爲困擾，就是對整個關東局勢也有影響。

盆田丹波之介逃到厩橋城，大胡城終於回到上泉伊勢守的手中。

從前他不戰而棄離大胡城時，所說的：

「不久，此城一定可以奪回！」的話，終於實現了。

又過了八年的歲月，上泉伊勢守的聲名遠播，人們稱他爲「上州十六支長矛之一」或者「上州第一支長矛」。

「十六支長矛之一」即意謂着，上州十六個勇者中的一個。而「上州第一支長矛」則意謂上州最勇猛的人。

在沒有戰爭的時期，上泉伊勢守仍不忘磨鍊其劍術、修養其道行。而從諸國前來請教他劍術的人始終絡繹不絕。

上泉伊勢守將大胡城交予兒子常陸介來治理，自己則經常往返於上泉城和箕輪城之間。如果，上泉軍駐守於箕輪城的日子較多的話，就表示戰雲已密集。

長野業政在箕輪城內，爲上泉伊勢守設置了很好的官邸，以便其往返兩城之間。

在這段期間內，上杉軍和武田軍爲了關東的勢力，經常交戰；演變到後來，雙方成了遠近皆

知的「宿敵」。

有一天，長野業政在部屬都退了下去之後，對上泉伊勢守說：

「最近我對小幡信貞的動態，感到很不安……」

照理說，小幡信貞的妻子——正子，是長野業政的長女；而小幡信貞的堂弟圖書之介的妻子——於富，又是長野業政的次女。有了這層密切的關係，他應該沒有理由對女婿抱着戒心才是。長野業政爲什麽要對上泉伊勢守這麽說呢？

長野業政停了一下，又說：

「我懷疑信貞最近和武田信玄有勾結……」

雖說這樣，但却沒有確切的證據；長野業政只是感覺到有那種徵象。

有時，長野業政會對自己苦笑一番，認爲這種疑慮，也許是因爲自己的年紀大了。但，無論如何，心底的那份不安感却怎樣也無法排除。

國峰城和箕輪城，不過相隔着七哩的距離，其關係可說是非常密切。一旦其中一城發生異樣，另外一城恐怕也難逃刧數。

被喩爲上州猛虎的長野業政，不但以武勇而聞名，其政治的敏感，也是別人所不及的。

靠着他這種政治上敏銳的感覺，就認定小幡信貞有意背叛他，這也未免太主觀了。但，事實上，長野業政之所以會抱着此種疑慮，也不完全是空穴來風。

（雖然小幡信貞是我的女婿，但是，在這個亂世裏，任何事都不能有絲毫的疏忽的，更何況人心難測……）

武田信玄自從那一次進攻箕輪城不成之後，幾乎每年都派兵來威脅箕輪城。如果自己無法親率軍隊，就派其大將柏垣信方或小宮山昌行來攻打；但是，沒有一次是成功的。

在這樣反覆地攻打之間，上杉謙信往往適時的派援軍來到箕輪城；所以，在這一年，武田信玄計劃在冬季結束之前攻下箕輪城，使上杉謙信來不及救援。

這麽一來，上杉軍和武田軍的對立局面，更形緊張了。

永祿二年（西元一五五九年），上杉謙信曾帶着五千名人馬，由越後的春日山到遙遠的京都去，目的是謁見第十三代將軍。

他由越後出發，沿着日本海岸線到達越前，穿過近江然後才到京都。

當然，事前上杉謙信曾照會過越前的領主——朝倉義景，以及近江的領主——六角義賢，說：

「路過貴地，絕對沒有任何企圖；我的目的是到京都去謁見將軍，請讓我通行……」

東京的足利義輝將軍，聽到上杉謙信要到東京來，興奮不已。足利義輝是於天文十五年就任將軍之職；那時將軍已經是名存實亡的虛位。演變到今日，他只不過是幕府大名們的傀儡罷了。

話雖如此，自古以來，將軍即和皇室朝廷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戰國大名們如欲獲得天下大

權，還得利用其名義才行。內地裏大名們爭權鬪狠，完全不把將軍和天皇放在眼裏；但，表面上，由於日本之社會秩序仍需仰賴天皇和將軍來維持，故仍舊表示虔誠之意。

十一歲即任將軍之職的足利義輝，當時的立場十分難爲。幸而其自幼即是剛毅的人物，又曾向塚原卜傳學習過劍術，故能在位到今天。

但是，目前的足利義輝因受不了家臣和大名們的明爭暗鬪，故時常離開東京。不幸，大權却因此落於鄰近攝津等八國的領主——三好長慶之手裏。

掌握京畿之地兵權的三好長慶，勢力非常龐大。表面上雖然順從將軍，一旦情勢有了變化，誰也無法預料他究竟會不會叛變；因此，年輕又剛毅的足利義輝將軍非常憂慮，可是本身却無能爲力。

據說，足利義輝在堀川的府邸是三好長慶燒毀的，而且將軍差一點就葬身火窟。但是現在，他却忍辱偷生地住在京都北小路的三好長慶之別邸裏，這簡直就等於被軟禁了一樣。

由此可知，爲什麽足利義輝將軍聽到上杉謙信要來到東京，而顯得非常興奮的緣故了。足利義輝目前也只有把希望放在上杉謙信的身上，期望對方能協助他重整朝廷。他之所以這麽信任上杉謙信，一方面是風聞到一些有關他的戰功；一方面是逃到越後的關東管領上杉憲政，曾寫信告訴他有關上杉謙信的事。

上杉謙信率領了五千騎兵，威風凜凜地來到東京。他呈獻給朝廷的禮物是金、銀、青銅、駿

馬、棉、布匹等。而獻給足利義輝將軍的是長刀、駿馬、黃金三百兩；另外還送給將軍的母親蠟燭五百支、綿三百把、白銀千兩。其貢禮非常周到，頗得將軍的歡心。

來到京都的上杉謙信，並且由足利義輝將軍的大舅——關白•近衛前嗣的斡旋，得以入宮謁見正親町天皇；同時被天皇賞賜了酒和寶劍。

此次京都之行，上杉謙信還獲得了意外的收獲。那就是當他到達近江的坂本之地時，由於水土不服生了疔瘡，爲了治療，不得不長期滯留其地；無形中和諸國的武將以及公卿們，建立了親密的友誼；且獲得了額外的贈禮——即豐後國的大名大友宗麟先前呈獻給將軍，而將軍轉送給他的，槍砲火藥製法書一卷。

由於這一卷書，上杉軍的軍事裝備得以加强，這對平定天下不無助益。

上杉謙信對於統一天下的大業，更具信心了。

可是基於責任心，上杉謙信認爲先平定了關東，再統一天下也不遲。他並沒有把這個想法告訴足利義輝將軍，將軍只知道他急於平定關東，而對於自己所寄望的事却未曾提起過，以致，足利義輝將軍非常焦慮。

將軍無時無刻不在期待着上杉謙信，協助自己統治天皇和將軍的根據地——京都。

就在上杉謙信往返於近江坂本和京都時，越後本城來了一位特使，報告說：

「甲斐的武田信玄趁着主君不在，已經從信州伸出侵略之爪到越後來了。」

聽到這個消息，上杉謙信馬上披星戴月，馬不停蹄的回到了越後。

只要有了一點疏忽，武田信玄不僅會侵略越後，就是越後鄰近之國也不得安寧；所以，上杉謙信必須時時提高警覺。

這時，足利義輝將軍很想從中斡旋，使上杉軍和武田軍化干戈爲玉帛。可是，已成宿敵的兩方，已經到了非你死卽我活的決裂地步了。

武田信玄爲稀有的政治謀略家；他消滅敵人的方法爲智勇兼顧。

例如：武田信玄認爲，如欲奪得關東大權，勢必首先消滅長野業政；而消滅長野業政，最好的辦法不是硬戰，而是使其孤立無援。這時，他以厚利去誘惑屬於長野業政的將士及豪族們，而受誘背叛的人，已不在少數。

長野業政覺察到此點，所以非常不安。雖然說，箕輪城每遭淤危機，都會有上杉軍來援助。但，這畢竟只是暫時的，而非長久之計。

北條氏康軍和武田軍同盟，卽滙成一股不可輕視的洪流，許多小國，爲了怕將來對自己不利，紛紛加入。這對長野業政來說，是一項很大的威脅。

長野業政接着又說：

「最近我之所以擔心小幡信貞，原因就在此。」

上州的箕輪城、國峰城、以及大胡諸城等，所聯合設立的防線非常的堅固，武田軍想攻下箕

輪城是不太可能的事。唯一的辦法，就是削減其周圍的衛星城，尤其是國峰城。而如果武田軍想要攻打國峰城的話，又被箕輪城牽制住；武田信玄知道，長野業政絕不可能被說服，麾下的，只有在小幡信貞的身上下功夫了。

(可能武田信玄已經開始在說服小幡信貞了……)

於是，長野業政忍不住地對上泉伊勢守說：

「我想煩勞你去國峰城探查小幡信貞的心意；順便拿回他對上杉謙信大人和我，所宣誓效忠的誓紙……」

國峰城

永樂三年，上泉伊勢守駐守於箕輪城，武田信玄率軍來攻。

長野業政對上泉伊勢守說：

「我想麻煩你到國峰城走一趟。」伊勢守面露難色，他了解長野業政派自己前去國峰城的目的……長野業政不是有兩個女兒嫁到國峰城的小幡家嗎？

（他認爲或許國峰城會有背叛自己的行動。）

可是，現在沒有什麼跡象，更沒有證據。如果要小幡信貞寫下永遠忠誠的誓紙文件，實在難以啓齒。

更何況，伊勢守認爲，戰亂時代所寫的誓詞文件，不過像一張廢紙一樣，若遇到不利於自己的情況，卽可隨時撕毀，這種情形過去常可見到。

長野業政應該很清楚這種情形。

可是，他好像沒拿到誓詞文件，似乎就無法安心。

由這件事情看來，伊勢守認爲長野業政已經老了。

這也表示，國峰城對長野業政而言，是一個重要的城堡。

不僅是因爲，自己的兩個女兒嫁到國峰城，從戰略上來看，大胡城也無法與國峰城相比。

「是不是一定要我去國峰城一趟，比較好呢？」

上泉伊勢守問。

「我想，還是請你去一趟。」

「嗯……」

如果這樣做，會不會激怒了小幡信貞？

伊勢守很擔心這一點。

不過，伊勢守還擔心另一個問題。

那就是，說不定此遭前往國峰城，將證實長野業政的不安感是眞實的。去年武田軍來襲時，箕輪城並沒有發出求援的信號，而國峰城的小幡信貞却自動派兵，突襲武田軍的背後，解除了危機。

可是……今年元月，武田軍來襲的時候，小幡信貞並沒有派兵前來相助。

這點使伊勢守很擔心，他心中暗想：

今年，武田軍來襲的時候，小幡信貞之所以按兵不動，態度冷淡，可能意味着他們和箕輪城的關係已非昔可比。

雖然，事情頗令人覺得蹊蹺，但是，長野業政旋卽派伊勢守去探查小幡信貞的動靜，也讓人

覺得奇怪。

萬一，小幡信貞已和武田軍有所勾結的話，伊勢守現在去找他，他也不會告訴伊勢守的。

伊勢守認爲還是再等一段日子，再去探探國峰城小幡信貞的口風，比較好。

可是，長野業政堅持要伊勢守馬上去國峰城。

他堅持的態度，使伊勢守不得不答應。

那瞬間，伊勢守的心底湧起了一陣興奮感。

（我能够去看於富生的男孩了。）

不曉得那個男孩，是否眞的是伊勢守的兒子？於富嫁到國峰城之前，曾悄悄地附在伊勢守的耳畔，告訴他，自己懷了他的孩子，不過，到現在伊勢守還沒見到千丸。

（沒想到，一晃眼，已經過了十六個年頭了……）

伊勢守回憶着這件事，不禁茫然了。伊勢守第一次擁抱於富的時候，她還是一位嬌羞的少女，祇有十八歲，而伊勢守已三十八歲。如今，伊勢守已五十三歲了，於富也有三十三歲，千丸已是一位十五歲的年輕人了。

伊勢守來到國峰城，小幡信貞率領著圖書之介、正子、於富及千丸等，由衷的歡迎，並熱忱的招待他。

伊勢守說：

「箕輪城的長野業政大人，最近在懷疑你。」

小幡信貞聽了之後，點了點頭。

小幡信貞的這個表情很難使人捉摸，既然他點了頭，就表示他肯定了這個懷疑。

伊勢守一時無法了解小幡信貞的此刻心理，所以：

「今年，當武田軍攻打箕輪城的時候，你們未及時協助箕輪城，箕輪城主君很關懷這件事情。」

小幡信貞聽了這些話，又只是點了點頭。

伊勢守又接着說：

「……既然箕輪城主君的兩個女兒都嫁到了國峰城，難怪他會如此的關懷。同時，現在我們上州的武士們既不是投靠上杉和武田，亦不是投靠於北條……所以箕輪城主君就更加渴望你有明確的誓言。」

小幡信貞聽了這話，臉上突然變得紅潤起來。

伊勢守一直凝視着小幡信貞，覺得進退維谷。

伊勢守的銳利眼光就像赤城山的湖泊一樣，想要把小幡信貞的心徹底看透似的，不讓他有說謊的餘地。

小幡圖書之介原本充滿笑意的臉，此刻也沒有絲毫笑容。他臉上毫無表情地望着虛空。

伊勢守的心中，此刻如此的暗想。

（我還是把小幡圖書之介遣開，以便和小幡信貞單獨談一談……）

可是，這時小幡信貞却開口說：

「我知道。」

然後，向伊勢守點點頭，說：

「伊勢守大人的誠意，我非常的感激。」

「那裡，那裡……。」

「同時，我也很想坦白的說出眞心話。」

「希望你能如此的坦白。」

小幡信貞接着說：

「越後的長尾景虎公遲早會接任關東管領，和更改上杉的稱號。我認爲他是稀有的名將。」

果眞像小幡信貞所說的那樣，在第二年時，長尾景虎公成爲關東的管領，並且改稱號爲上杉謙信。

這些暫且不談，我們把話題再轉回來。

小幡信貞帶着些微沉痛的聲音說：

「可是……因爲長尾景虎公的本國在越後，所以他無法以越後的地利來統治天下。關於這一

點，相信您伊勢守大人也很清楚。」

「嗯……。」

「現在景象是諸小國都被大勢力所吞沒，戰爭就快要爆發了，在這次戰爭中獲得勝利，才能實現統治天下的願望，帶來和平。爲了能統治天下，就必須要統治京都，但是，以長尾景虎公的武勇，尙無法達到這個目標。」

因爲，小幡信貞的話說得過分露骨，所以小幡圖書之介現出比伊勢守更吃驚的臉色，看着自己的堂兄。

由此可知道小幡信貞是想：投靠上杉謙信或是長野業政，在此亂世中是無法生存下去的。

那麽，此後小幡信貞到底是要投靠誰呢？

上泉伊勢守故意不再問這個問題，而轉移話題說：

「如果憑着我們的力量，將關東一帶平定，是否能因此打開這條路呢？」

如果上杉謙信能夠統一關東的話，就可以把本城移置到關東去。

伊勢守認爲，如果上杉謙信還是留在越後的話，不但無法統一天下，可能連關東一帶也無法平定。

譬如說，想討滅小田原的北條氏康時，上杉謙信就必須毅然決然地將本城移置到小田原才可以。

要不然就和過去的情形一樣，在冬季還沒來臨之前，回到越後去，等到冬季過了之後，再到關東來。如此反覆地轉換着，將士們將疲於奔命。

上杉謙信也好像有如此決心似的。

可是越後也不能放棄，必須把兵馬分爲二部分，以其中一部分來鎭守越後，雖然這種做法危險，上杉謙信也應當在不久的將來，冒這個險轉移到關東來。

長野業政和伊勢守都爲了這企望，而奮力和敵人作戰。

不是的，不是的……。

上泉伊勢守想說服小幡信貞，無奈他却搖搖頭，很清楚地說：

「如有武田信玄的存在，就無法達到這個目的。」

小幡信貞在伊勢守的面前，能如此決然地說出此話，表示了——

這也是徒勞無功、已無法挽回的事情，因爲小幡信貞和武田軍有了通款。

以現階段來看，或許可以說武田信玄與小幡信貞已有了約定，他不會投靠武田，也不會投靠上杉，而是處於中立的。

如果突然背叛盟友的話，反而顯得有點不妙。

伊勢守知道，小幡信貞目前仍會採取中立的姿勢，等過了一段時間後，他才會加入武田軍的旗下。

所以與其現在責備小幡信貞：

「難道你準備投靠武田軍？」

還不如暫且不要把話說得太露骨，以免關係破裂，因爲這情況已無法挽回，即使責備他也沒有用。

說不定小幡信貞不會加入武田信玄的陣容，如果現在就攤牌決裂的話，未免太衝動了。

於是，伊勢守就溫柔地對小幡信貞說：

「我非常明瞭你的想法。」

「那裡，那裡。我也因爲伊勢守大人能了解我的心事，而感到無比的快樂。」

小幡信貞面露微笑地如此回答。

小幡信貞的坦白態度，實在値得稱讚。

如果小幡信貞心懷鬼胎，他可以下令屬下亂箭射死伊勢守。

若將伊勢守的首級獻給武田信玄的話，他一定會非常的高興。

「伊勢守大人，此刻時間尙早，我們再來喝一杯吧！」

「好吧。」

於是，酒宴又開始了。

這次，小孩和女人們不再出現，酒宴中只有小幡信貞、小幡圖書之介和伊勢守三個人。小幡

信貞的三位侍從在左右服侍着。

「剛才我差一點認不出來正子小姐了。」

伊勢守轉移話題，回到了正子的身上。

此刻小幡圖書之介也恢復了笑臉，用很恭敬的態度來款待妻子的師父。

伊勢守肯定小幡圖書之介尙不知千丸是自己的孩子，所以他覺得很高興。

伊勢守對於於富是否能保守這個秘密，感到很躭心。

翌晨，上泉伊勢守一羣人從國峰城出發，準備回箕輪城。

小幡信貞想派軍隊護衛他們回箕輪城，但是，却被伊勢守拒絕了。

以小幡信貞的立場來說，伊勢守如此做是不太合理的。

正子和於富兩姊妹，帶着孩子來到城門口，準備爲上泉伊勢守送行。

伊勢守用溫和的眼神，望着正子、於富和千丸，說：

「請好好保重！」

此刻伊勢守的心中想着，說不定她們的丈夫將來會和自己敵對，互相攻伐。所以，他才說出這麽一句語意深長的話來。

正子、於富滿臉笑容地歡送着他，絲毫看不出她們的心中有任何的陰影存在。

謀略

這天傍晚時分，上泉伊勢守一行人，平安地回到了箕輪城。

在長野業政浮腫和蒼白的臉上，展現出安心及喜悅的表情，他迫不及待地問說：

「伊勢守兄，你平安無事地歸來，實在是太令人欣慰了。你是否很累？還是先去洗個澡吧！」

伊勢守對長野業政如此關心自己，十分感動。

過了一會兒後，他們兩人在裡面的房間，開始會談。

伊勢守把自己與小幡信貞的會談經過，詳細地向長野業政報告。

長野業政聽了伊勢守的報告，出奇的鎮定，他只是一邊點着頭，一邊應答着：

「嗯……」

最後，長野業政說：

「嗯……小幡信貞已經對伊勢守兄清楚地表示過……」

「我認爲小幡信貞投靠武田軍，只是時間的遲早問題而已。」

「嗯，沒錯。」

長野業政對於伊勢守的想法，也表頗有同感。

小幡信貞可能是對岳父長野業政產生了顧慮，所以才採取這種模稜兩可的態度……

不！也許是小幡信貞在等待岳父對自己產生懷疑，所以才故意這麽做的，也說不定。

他一直等到上泉伊勢守來訪，才將自己的態度，明確地表露出來。

這也是小幡信貞經過充分考慮之後，才如此自然的把自己的態度表露出來的。

其實小幡信貞可以採取暗地裡背叛的方法，投靠武田軍，然後再使用謀略，把武田軍引到箕輪城來。

伊勢守心中想，武田信玄可能曾經要求小幡信貞如此做，但是，因爲小幡信貞不打算採取這種卑鄙的行爲，以致和岳父傷了感情，而打鬪起來，所以武田信玄才改變自己的要求，同意小幡信貞的主張。

伊勢守認爲小幡信貞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將。

此刻，長野業政緊閉着雙眼，身體一動也不動地坐在那裡。

長野業政此刻到底在想些什麽？

起初，伊勢守認爲當長野業政聽到小幡信貞變節時，一定會非常震驚。

但是，他却沒想到，長野業政表現得非常鎮定。

這是一種使人感到奇怪和匪夷莫測的冷靜。

伊勢守覺得很奇怪，此刻長野業政的心中到底在想些什麽？

五年前，上泉伊勢守被北條軍包圍，在危急中放棄了大胡城，在不損失一兵一卒的情況下，安全地撤退以後，他的心中就得到了一些悟解。

他悟解到，在這個戰亂的時代裡，人是不能預測何時何地會發生什麽樣的事情。

當一位英勇的武士，想以自己的力量來平定關東，同時更想一併統治天下，但是，當他在戰場上奮勇作戰時，不幸被子彈或是箭射中，而犧牲了自己的生命，那麽他的一切理想便消失無蹤了。

即使有後人能繼承他的遺志，平定了天下，但是，對於這位犧牲的英雄來說，這個世界已與他毫無關係了。

現在，伊守勢對於世間的一切事象，都抱着有如季節的轉變，或是江水東流般的順應大自然的態度。

同時，伊勢守也想要在這個順應大自然的態度裡，充分地發揮自己的抱負。無論發生何種意料不到的情況，他也要自由自在地活下去。

片刻之後，長野業政命令侍臣準備酒宴，而打破了這個寂靜的場面。

長野業政和伊勢守盡情的互相乾杯。

在盡情喝酒的這段時期間內，長野業政並沒有再提起國峰城和小幡信貞的事情。

擧起酒杯頻頻勸飲的長野業政，看來是非常的爽快。

對於長野業政來說，小幡信貞並不是一個普通的盟友，他是自己長女正子的丈夫，也就是自己的女婿。

所以，如果小幡信貞投靠武田軍的旗下，正子也會因此而變成了父親的敵人。

不僅如此，如果小幡圖書之介也隨小幡信貞投效武田軍的話，那麽他的次女於富也會因此而背叛父親了。

當初，長野業政是爲了要和小幡家聯盟，來鞏固自己的勢力，才把自己的兩個女兒嫁到國峰城。由目前的景象看來，長野業政的苦心就要徹底的泡湯了。

伊勢守心中想，今後長野業政會爲了自己和女兒的問題，感到很困擾。

酒酣耳熱後，伊勢守準備辭別長野業政，回到長野業政爲他安置的房間休息。

長野業政很懇切的向伊勢守道謝說：

「多虧伊勢守兄的幫忙，這次要不是伊勢守兄去國峰城的話，小幡信貞可能不會如此坦誠的將心跡表露出來，所以，現在我對於國峰城的事情，感到很舒暢。」

伊勢守辭別之後，長野業政依然獨自在那兒喝酒。

此刻，突然從房間的幽暗角落，閃出一個男人，他來到長野業政的面前，恭敬地跪俯下去。

這位跪俯着的武士，叫做名塚彌五郎，他是長野業政的親信侍從之一。

名塚彌五郎的身材很瘦小，滿頭的白髮，性情溫和，並且沉默寡言，從他的外貌和擧止看來，比實際的年齡要大上十歲。

長野業政輕聲的問彌五郎：

「剛才的談話，你都聽到了嗎？」

「是的。」

「彌五郎，事到如今，那也就沒有其他辦法啦！」

「是的。」

「我沒有向伊勢守兄提起……但是，還是依照我們的原先計劃進行吧。」

「我知道。」

長野業政到底命令彌五郎做什麼事情呢？

長野業政又愼重其事的向彌五郎說：

「務必按照我們原先的計劃來進行！」

另一方面在國峰城的小幡府邸中，圖書之介也躺在床上，和他妻子於富親暱地談着。

於富正當三十多歲，身材比少女時代豐滿得多，因長年練武的關係，她的身體結實而勻稱，充滿了魅力。

這時，房中燈光微弱，瀰漫着一股溫暖的氣息。

圖書之介伸手解開於富的睡衣，緊緊抱住妻子，兩個人都興奮得冒着熱汗……

「於富……」

「什麽事……」

「我和妳不知有過多少次這樣美妙的經驗了……」

「噯！你何必說這些呢？」

「啊！時間過得眞快，我們已經結婚十五年了。」

「是啊！」

「不過，妳還是一樣漂亮，一點也沒變……」

「你也是……」

「我眞不相信，妳生過兩個小孩了，還能擁有這樣的身材……」

圖書之介把頭埋在於富胸前，輕輕地撫摸着她柔軟的腰肢，嘴裏喃喃說道：

「妳是我的妻子。」

於富覺得很奇怪，丈夫爲什麽突然這麽說呢？他從來未曾在這種時候說過這些話啊！

「妳是我的妻子，我決不讓妳離開……」

圖書之介像撒嬌的嬰兒般，又說了一次。

「你……到底怎麽了？」

「於富，不要離開我，我決不放開妳。」

「咦？怎麽回事呢？」

於富焦急地追問，可是圖書之介不說半句話，他扯開於富的睡衣，又狂暴地愛撫着她，於富覺得丈夫從來沒有過這樣强烈的動作，她心裏微微不安。

（到底怎麽回事呢？他今晚不大一樣）

於富心想：小幡可能有心事，要藉這種猛烈的愛撫來遺忘它吧？還是他隱藏了什麽難言的苦衷呢？

過了一會兒，圖書之介停止了愛撫，很疲倦地躺在於富身邊，睡得像一頭死猪。

「圖書之介……」

於富坐起上半身，把她修長的右手伸到丈夫的脖子上，輕輕摸撫着。

「嗯……」圖書之介勉强張開了眼睛。

於富用手緊緊抱住丈夫，貼着他厚實的胸膛，一邊撫摸着他的肩膀，很柔和地問道：

「你有什麽心事嗎？」

「嗯……」圖書之介輕輕哼着，又把眼睛閉上了。

於富用嘴唇輕輕摩擦着丈夫的臉龐，說道：

「圖書之介，我是你的妻子呢！」

「嗯……」

「我決不會離開你的，你難道不相信我嗎？」

「嗯……是嗎……」

「圖書之介，你有什麼心事不肯告訴我嗎？」

「嗯……」

「連我也不能知道嗎？」

「嗯……沒有什麼啊！」

「請你說出來吧！」

圖書之介沉默了片刻，突然又翻身緊抱住於富。

「圖書之介，告訴我吧！」

「嗯……如果……」

「如果什麼……」

「嗯……如果我……」

「啊！把它說完嘛！」

「如果……如果……嗯……如果我背叛……長野業政大人的話，妳還會跟着我嗎？」

（啊！果眞是這種事情。）於富早就有這種預感了，只是沒有見到明顯的跡象罷了。

（正子姐姐可能也知道這件事吧！）

於富想起上回和姐姐見面時，雖然兩個人都沒有提起這件事，不過姐姐臉上彷彿有些不安的樣子。

今年春天，姐妹倆的恩師——長野業政大人最信賴的上泉伊勢守，曾經到國城峰來，和小幡信貞、圖書之介三個人密談了好久，於富和正子都知道這件事。

最奇怪的是，去年年底，武田軍攻打廐橋城時，小幡信貞並沒有派兵去攔截武田軍的後路，以往小幡信貞都派兵援助長野業政，現在爲什麼袖手旁觀呢？

於富、正子二姐妹都覺得很奇怪，可是，又看不出小幡信貞和武田之間有何瓜葛。

於富又想起武田的使者過去從未在國峰城出現，今年却悄悄地露過一、兩次面，而且信貞和圖書之介曾經率軍到城外去，那時候於富故作無事地問他：

「你們到那裏去啊？」

圖書之介避重就輕地說：

「沒什麼，我們去巡視領地，馬上就回來。」

圖書之介既然這麼說，於富就不便繼續追問了。

但是，於富總是隱約地感到小幡一家有放棄關東防線的可能性，似乎已經傾向武田信玄那一邊了。

於富正想着這些事，突然聽到圖書之介叫了她一聲：

「於富……妳在想什麼啊？」

於富凝視着圖書之介，搖搖頭說：

「沒想什麼，只是你這麼一說，我就想起以前的許多事，我早已有心理準備了。」

「啊！眞的？」

「反正我已經是你們小幡家的人了。」

「嗯！妳眞的這樣想嗎？」

「我是你的妻子，你到那裏，我都跟着你。」

亂世中的兒女、父子、朋友都可能反目，只有自己的丈夫或妻子才能信賴，女人命中註定要跟着丈夫，而男人則必須放棄一切來保護自己和妻子。

「於富，我再問妳一次，妳眞的永遠跟着我嗎？」

「是的。」

「眞的嗎？」

圖書之介聽見於富堅決地回答，心裏非常安慰，他閉上眼睛，安靜地擁着於富入睡了。

於富輕輕撫摸丈夫的臉部和肩膀，不知不覺地闔上了雙眼。

這時，父親長野業政的臉孔忽然浮現在於富腦海中，她不禁想起老邁的父親，唉！父親最近

不知如何？

今年春天，上泉伊勢守到國峰城時，於富曾悄悄地問起父親的情形：

「聽說最近父親的身體違和，我怕他老人家……」

「妳不要太操心了。」伊勢守安慰着她。

於富想起伊勢守說這句話時的語調，彷彿隱藏了什麼……

正子姐姐知道小幡信貞投靠武田軍的事嗎？她見面時，爲什麼沒有提起呢？

啊！她恐怕說不出口吧！

(無論如何，長野業政畢竟是小幡信貞和圖書之介的岳父啊！彼此無怨無仇，他們怎能拋棄年老的父親呢？

可是，如果不退出長野業政這一邊的話，過不了多久，一定會被武田信玄消滅的，怎麼辦呢？小幡兄弟可能考慮了很久，才決定背叛父親的吧？爲了生存，實在是不得已的。)

於富左思右想，難以成眠，忽然聽見屋頂上響起「淅瀝淅瀝」的雨聲，在這寂靜的夜裏，一聲聲清清楚楚地。

「於富……又在想什麼？」

圖書之介雙手環住妻子的腰問道。

「唉！圖書之介……」

「妳不會忘記剛才所說的話吧！」

「不會忘的。」

「妳一定會跟着我吧？」

「難道你還不相信我嗎？」

「好吧！可是妳要只跟着我一個人啊！」

「……」

於富覺得很奇怪，圖書之介爲什麼反覆地說了這麼多遍，到底怎是麼回事呢？

（恐怕有什麼事要發生了。）

於富正在想着，圖書之介又用力抱住了她，打斷了她的思路……

十天後的夜晚，廐橋城的篝火仍像平常一樣地燃燒着，城門突然被悄悄地打開了……

長尾謙忠——上杉謙信的堂弟，率領着二千名士兵全副武裝地走出城去，沒有發出一點聲音，看情形好像要去攻擊什麼地方，他們到底要往那裏去呢？

黑夜中只聽見武器碰撞聲和馬蹄聲，幾把火炬前後照着路，沒有一個人出聲。

這時廐橋城只剩一千五百名士兵留守，數目雖然不多，不過，最近北條軍和武田軍都沒有動靜，一千五百名已經綽綽有餘了。

長尾謙忠先前已命十人一隊的五個小隊出發，讓每小隊間隔一里—半里，在大軍前面當前哨

，如有異樣便立刻回報。

現在，長尾謙忠的軍隊已悄悄地渡過利根川，向西南方前進，逐漸接近了榛名山山麓。

士兵們不知要往那裏，小聲地議論着：

「要去那裏啊？」

「好像是要去箕輪城的樣子。」

「爲什麼呢？好奇怪啊！」

「是不是打算攻打箕輪城呢？」

「我想不是吧！」

「可是，我們明明往那個方向去啊！」

「奇怪！」

士兵們議論紛紛，不過，旋卽就被制止了。

不久，長尾謙忠所率領的軍隊抵達了箕輪城附近。長尾謙忠命軍隊暫停，然後把兩千名士兵分爲兩邊，一邊是一千五百人，另一邊是五百人。

這時，前哨的士兵很快地接近箕輪城大門，長尾謙忠將一千五百名士兵分爲五中隊，又挑出五位忠心的部下各率一中隊往別處出發，長尾謙忠自己和剩下的五百名士兵則躲在路旁的草原裏。

過了一會兒，一千五百名士兵已經消失在黑暗中，而剛才往城門接近的前哨士兵已回來稟報長尾謙忠。

「怎麼樣？」長尾謙忠小聲地問。

「照計畫進行，他們不久就來。」

「是嗎？很好！」

長尾謙忠和士兵們繼續等着，他們到底在等什麼？

不久，箕輪城前面出現了幾把火炬，同時一羣黑影漸漸往他們這邊湧來，原來是病中的長野業政，他親自率領了一千五百名士兵，與長尾謙忠的軍隊會合。

長野業政騎着馬，靠近長尾謙忠身邊，親切地說道：

「你這麼早就來了啊！眞謝謝你！」

「那裏，那裏。」

「一切照計畫進行吧？」

「是的，不過您身體似乎不大舒服，這種情況下，您……要不要緊呢？」

「沒有關係！」長野業政搖搖頭，用黯淡的聲音說：

「就算我會在軍中嚥下最後一口氣，我還是要親眼看到這場戰爭。」長野業政說着，兩眼又盈滿了淚水。

長尾謙忠不知道怎樣安慰他才好，只好說：

「我很了解你現在的心情。」

長野業政誠心誠意地說了聲謝謝。

「那麼……可以出發了。」

長野業政擦乾眼淚，重新露出堅毅的表情。

長野業政和長尾謙忠各率軍隊，悄悄地渡過烏川，過了烏川後，二軍的速度突然加快，火炬數目也增加了很多。先前出發的一千五百名士兵，這時可能已經離他們很遠了。

長野業政和長尾謙忠的三千五百名聯軍，展開行動的這天晚上，離上州很遠的桶狹間，也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這件事對日本歷史關係非常重大……

今川一族世代爲駿河國的守護（官名），和足利將軍、室町幕府間有密切的來往，到今川氏親、今川義元父子這一代，他們不僅擁有駿河國，又把勢力伸展到遠江、三河。

今川義元當時是駿河、遠江、三河三國的太守，被人稱爲「東海英雄」。今川義元曾胸有成竹地說：

「天皇和大將軍都已經同意了，我要往京都去，統一天下的時機來臨了。」

今川義元便率領四萬大軍，從駿府本城出發，以破竹之勢連戰連勝，來到尾張國附近。

自從織田信秀過世後，年方二十七歲的織田信長，便繼承他父親當了清洲城的城主，成爲尾

張國的一個小諸侯。

由於織田信長的實力不如今川義元，因此織田信長的家臣一看到今川義元的大軍，便紛紛說道：

「今川義元有四萬大軍，我們才四千而已，與其無謂的抵抗，不如乾脆投降吧！」

「我想清洲城一定守不住了。」

雖然衆說紛紜，雙方兵力又懸殊，然而，年輕力壯的織田信長却不肯投降今川義元，他想：鹿死誰手，猶未可知呢！我們不一定會輸啊！

織田信長決心拼命到底，他向部下宣告：

「死守清洲城終將被擒，不如我們先攻擊對方。」

他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心情十分平靜，因此便唱起他最喜愛的敦盛曲：

「人生自古誰無死？今朝有酒今朝醉……」

他一邊唱還一邊跳着舞，唱完後若無其事地吃了一碗泡茶的飯，過了一會兒，他大叫一聲：

「吹鼓號吧！備馬！」

在部下還未準備妥當時，織田信長便騎着快馬一個人衝出城去，口裏還大叫着：

「跟我來！」

這時，能跟得上織田信長的只有五個部下，其餘的部下一看主君毫無懼色，便下定決心要與織田信長共生死了。

也許織田信長的心裏是這麽想：

（人生難免一死，武士能死在疆場，也死而無憾了！一切交給天意安排吧！）

織田信長迅速地穿過名古屋，在熱田神宮前停了下來，這時，已有一千多名部下趕來了。

天亮後，織田信長悄悄地派哨兵去探察今川義元的本營，中午時分，哨兵回來報告說：

「今川義元的本營設在桶狹間（就是現在的愛知縣知多郡有松町附近）。」

織田信長得到這個消息後，很快地把軍隊帶到一個能俯視今川義元本營的山丘上。

讀者看到這裏，可能心中會覺得很奇怪：

（難道今川義元軍沒有設防嗎？織田信長怎麽能進入敵人的營區附近呢？）

原來，今川義元正在本營中大設宴席，他們認爲勝利早已在望，將士們正得意忘形地沉醉在酒宴中，他們做夢都想不到織田信長斗膽敢來突襲。

這時，忽然雷聲大作，下起一陣大雨，這陣狂風暴雨對織田信長來說，眞是天賜良機。

然而，如果不是織田信長具有過人的膽量和決心，這場大雨也幫不了他的忙。

據說上泉伊勢守聽到這個消息後，笑着說：

「這眞是大將之風，我遠不如他。」

武田信玄聽了這次的戰役，也不禁咋舌：

「太傻了，今川義元居然沒設防，難怪他會敗亡。」

當部下全部到齊後，織田信長便揮舞着長矛，領先衝下山，攻入今川義元的本營。

今川義元的軍隊措手不及，被僅僅兩千名織田信長的士兵打敗了，今川義元的首級很輕易地被取下，他一死，全軍立刻潰散，營中屍首無數。

這眞是出人意料的大勝利，今川義元就這樣敗北了。

這次的戰役使織田信長的大名響遍天下，奠定了他統一天下的基礎。（請參閱本社出版——一代名將豐臣秀吉前後篇）

當織田信長在贏得輝煌的勝利後，心滿意足地躺下來休息時，長野業政和長尾謙忠的軍隊，正在黑夜中迅速地前進。

天快亮的時候，守衛丹生堡壘的吉崎角兵衛，率領着五十名部下，急忙地跑回國峰城來，向小幡信貞報告說：

「不好了！不好了！長野業政大人突然攻打丹生堡壘，丹生堡壘被他們包圍了。」

平常丹生堡壘只有二百名士兵留守而已，吉崎角兵衛一看敵兵衆多，心想一定保不住，就急忙跑回來通報。

小幡信貞聽吉崎角兵衛這麼一說，心裏很不高興，他想：如果丹生堡壘眞的很危險了，吉崎角兵衛爲何不留守呢？他竟然把守衛之責推給部下，自己溜回來了。

可是，現在情況危急，沒有時間責備吉崎角兵衛。

自從今年春天，上泉伊勢守從國峰城回來，向長野業政報告小幡信貞和圖書之介背叛的消息後，長野業政便決心和自己的女兒斷絕父女關係了，他一心一意想要攻滅國峰城。

小幡信貞向上泉伊勢守透露眞情後，他也料到長野業政決不肯就此罷休的，因此，他立刻派使者去通知甲斐的武田信玄，同時加强國峰城的防備，萬一岳父來襲，他要把全部兵力集中在國峰城本城，以等待武田信玄的援兵到來。

武田信玄獲悉此情，曾派人傳話給小幡信貞：

「國峰城的形勢『易守難攻』，我想不會輕易被攻陷，我會及時派援兵來。」

現在，小幡信貞眼見岳父親自率軍隊來攻打國峰城，他知道岳父一定是抱着堅定的決心，不過小幡信貞已得到武田信玄的承諾，因此，他並不慌亂，很快地下令守城。

小幡信貞事前已和親信大臣山口三彌研究了一條通往甲斐的最佳路線，也挑選了幾匹好馬，如今都派上了用場。山口三彌一接到小幡信貞的命令，立刻和五個手下騎着快馬，突破重圍，奔向甲斐通知武田信玄。如果吉崎角兵衛晚一步回來通報，可能便來不及通知武田信玄了。

天色微明時，國峰城附近的道路和草原上，已佈滿了長野業政和長尾謙忠的聯軍。

這時，小幡信貞向全體官兵宣佈：

「國峰城已投靠在武田信玄的旗下了。」

正子和於富二人雖然早已知道此事，但這是第一次由小幡信貞親口說出來的，她們兩個互相望了一眼，表情都很凝重。

（唉！竟然要把父親長野業政當成敵人！）

如果敵人攻入城中，無論老弱婦孺都得拿起武器，和男人一同戰鬥，那時……

小幡信貞宣佈自己投効武田信玄後，命下城廓和城南後門的守兵立刻回城，由於國峰城全部的兵力不過一千二百人，小幡信貞只得放棄城外的守備，以集中全部的兵力。

這時國峰城的大門已經關上了，城外的護城溝也已注滿了水。

小幡信貞清楚、明快地指揮完畢後，對妻子正子露出苦笑，很爲難地說：

「對不起，我非這樣做不可，否則小幡一家就無法生存下去了……岳父實在很厲害，我派了幾個探子去箕輪城察看，都沒有發現一點跡象，怎麽……」

「我很了解你的苦衷。」

「妳不會怪我吧？」

「這一點你可以放心。」

正子表現得非常鎮定。

「啊！正子！我覺得很抱歉。」

「我和妹妹早已有心理準備了。」

「這樣就好。」小幡信貞說完這句話後，又喃喃自語道：

「我也很喜歡岳父，可是上杉謙信的實力不够雄厚，如果我們投効他，恐怕無法在關東一帶生存。」

正子聽了默默不語。

正子從來沒低估過自己的父親，她相信父親的本事，可是，如今身不由己，自己再也不是長野業政家的人，只有順從丈夫。

於富正在幫圖書之介穿戴盔甲的時候，圖書之介說：

「事情終於演變成今天這種不幸的地步了！」

「嗯！」

「妳會恨我嗎？」

「不會的……」

於富笑着搖搖頭說。

「於富，妳不要爲我擔心，只要好好照顧孩子們。」

「好的。」

城門上的守兵，看見包圍國峰城的長野軍和長尾軍大約有三千多人，便紛紛說道：

「國峰城宛如銅牆鐵壁一般，這點敵兵休想攻進來。」

「不過，越後的大軍不知會不會隨後跟來呢？」

「如果越後那邊派大軍來襲，我們一定早就得到消息了。」

「嗯，大概是吧！」

小幡信貞心想：

（岳父怎麼可能只率領三千多名士兵來呢？他應該很淸楚國峰城的形勢才對啊！）

長野業政所率領的軍隊人數雖然不多，但是從這次行動的機密看來，他可能已有巧妙的計謀了。

小幡信貞登上城門的瞭望台，這時，陽光已經普照大地了，他淸淸楚楚地看見對方的兵力確實只有三千多人。

（也許，長野業政包圍國峰城後，越後的上杉軍會趕來也說不定。）

不過，小幡信貞轉念一想：

（武田信玄已經派兵到信州和越後這兩個地方了，上杉謙信一定無法派軍來上州。）

小幡信貞正在想着，突然有人來通報：

「長野業政的謀臣名塚彌五郎求見。」

小幡信貞下令讓名塚彌五郎進來，士兵便打開城門旁邊的虎口，虎口一打開，矮小的名塚彌五郎帶頭走進來，身後跟着三個部下。

小幡信貞對名塚彌五郎說：

「好久不見了。」

「是的。」名塚彌五郎很客氣地說：

「國峰城主，我實在不願事情演變成今天這樣啊！」

小幡信貞很爽直地說：

「這是戰亂時代無法避免的，我這樣背叛岳父，也難怪他會生氣了。」

「是的。」

「你來我這裏是打算……」

「我……其實……」

「你不是帶着我岳父的口信嗎？」

「是的。」

「你坦白地說吧！」

「好吧！我告訴你，長野業政大人要我轉告你：不要反抗，還是開城投降算了，他說他決不會虧待你。如果你不肯投降，就把正子和於富兩個人交給他。」

小幡信貞答道：

「我知道了。」

「那我要怎樣回覆他呢？」

「五郎……」

「什麼事？」

「我早已料到會發生今天這種事了。」

名塚彌五郎聽了這句話，露出一副高深莫測的表情，他目不轉睛地看了小幡信貞一會兒。

小幡信貞覺得名塚彌五郎城府很深，不知他到底在想什麼。名塚彌五郎開口道：

「你是……無論如何都……」

「是的，我決不投降。」

「那麼，我再問你一句話。」

「好，你說。」

「你決不後悔嗎？」

「決不。」

「越後的大軍不久就會攻來，你不擔心嗎？」

小幡信貞並不擔心這一點，他相信武田信玄的軍隊一定會馬上來援助他的。

名塚彌五郎看到這種情形，便搖搖頭退出城外。

小幡信貞又登上城門的瞭望台，他看見左前方寬濶的下城廓，已經被對方佔領了。

「堂兄……」

小幡圖書之介不知道何時也爬到瞭望台上來了，輕輕地叫了一聲。

「下城廓那些敵兵可能是廐橋城的長尾軍。」

小幡信貞說道。

「是啊！」

「堂兄，大胡的上泉伊勢守會不會來呢？」

「上泉伊勢守兄可能不會來。」

圖書之介苦笑着說：

「可能岳父考慮到上泉伊勢守是正子、於富的恩師，才不邀他出戰吧！」

小幡信貞搖搖頭說：「我看不是這樣，岳父既然決心和我們作戰，怎麼會考慮這種私情呢？」

「那麼……」

「我想岳父不把這件事告知上泉伊勢守兄，可能是怕消息走露吧！我們一直在注意箕輪城的動靜，所以他無法通知其他大將，不過，岳父還是很高明，居然神不知鬼不覺地包圍了國峰城，他的保密工作做得眞是太徹底了。」

小幡信貞和圖書之介雖然是堂兄、弟的關係，不過，他們之間情同手足，彼此一直站在同一

條陣線上。

「堂兄……」

「什麼事？」

「武田信玄是不是眞的會來援助我們呢？」

小幡信貞聽到圖書之介這麼問，覺得非常訝異，不禁轉頭來看看他，可是，小幡圖書之介故意望着大門口右側的長野軍，避免和他的眼光接觸。

這時天色忽然變暗了，沒有一絲風。長野業政的旌旗逐漸靠近來，彷彿準備攻城似的，馬蹄聲和嘶殺聲如在耳際。

小幡信貞向圖書之介說：

「請你去巡視其他城廓的情形，看看敵人有何動靜。」

圖書之介好像沒聽到似的，仍舊站着不動。

（圖書之介是不是畏縮了呢？）

小幡信貞心裏這樣想着，大聲叫道：

「圖書之介，你怎麼了？」

圖書之介這才轉過頭來說：

「堂兄……武田信玄的軍隊到底會不會來呢？」

「一定會來。」

「噢！」

「圖書之介，我事前已經跟你商量過了，你自己也同意加入武田信玄的，怎麼，你現在的語氣好像不相信武田信玄似的。」

「可是……」

「可是什麼……」

「如果……」

小幡信貞拍拍圖書之介的肩膀，說道：「我知道你很擔心，可是我們兄弟……」

小幡圖書之介聽到這句話，突然流露出一種難以理解的表情，小幡信貞眞不懂那種表情是什麼意思，也許是因爲他第一次在圖書之介面前，說出「我們兄弟」這句話，使圖書之介覺得奇怪吧！

（也許，圖書之介想到要和岳父打仗而心亂不已。）

小幡信貞又接着說：

「我們兄弟背叛岳父，實在是不得已的，你是否擔心我們把命運託付在從未謀面的武田信玄手裏呢？我很了解你的心事。」

「堂兄……」

「你再聽我說一句話。」

「是……」

「我們雖然沒見過武田信玄，但是你、我在丹生堡壘已經見過武田信玄的使者——板垣信方了，你想，有那樣傑出的使者，難道他的主君會是個普通人嗎？現在雖說是亂世，可是，你也不能完全不相信任何人啊！」

「是……」

「你不能再存有疑心了，圖書之介，拿出勇氣來，準備這一場殊死戰吧！」

「你是說……無論如何都……」

「你眞是太囉嗦了！」

小幡信貞突然忍不住罵了出來：

「你怎麽變成這樣？你要是害怕的話，現在就去投降岳父吧！」

「你說什麽？」圖書之介見小幡信貞動怒，反而露出了笑容：

「堂兄，我不是這個意思，你誤會了……」

「好了，我明白了。」

「以後我一定會徹底和堂兄……不，應該說主君，好好地合作。」

小幡信貞目送着堂弟走下瞭望台，心底仍有個疙瘩，到底是不愉快呢？還是煩亂？他也說不上來……

中午時分，長野業政已經安排好陣勢，可是却一直沒有進攻的現象，他大概想盡量避免和兩位女婿交兵，到了下午，又派名塚彌五郎前來。

可是，小幡信貞說：

「多談無益，不必讓他進來了。」

名塚彌五郎託人傳了一句話：

「你一定會後悔。」

然後，他就回本陣去了。

守城的士兵以爲長野業政馬上要發動攻勢了，都各守崗位，嚴密監視敵情。

可是等了很久，長野業政和長尾謙忠的聯軍，還是毫無動靜。到了傍晚，長野業政又派名塚彌五郎來遊說。

（咦？到底怎麽回事呢？）

長野業政的軍隊從昨晚悄悄地出發，現在天色都暗了，國峰城附近的山峰、峽谷已經逐漸籠罩在黑暗中，怎麽長野業政還不採取行動呢？

偶爾，可以看到幾個騎馬武士在長野業政本營和長尾謙忠的本陣之間來往，不知在傳遞什麽消息……

夜已經悄悄來臨了。

小幡信貞心裏想：

(岳父很了解國峰城的形勢，必知夜戰對他不利，如果他在晚上進攻，一定會損失慘重，他可能要到天亮，才發動攻勢吧！)

不過，小幡信貞仍絲毫不敢大意，他命部下輪流守城，以獲得充分的休息，同時在城內燃燒篝火，防備敵軍偷襲。

這時，天色已經全黑了，正子、於富和孩子們都遷到山頂上的本城。小幡圖書之介仍留守在御殿平城廓，御殿平西側崖下，是水手城廓，有二百名圖書之介的部下在這裏守衛。

圖書之介悄悄地命吉崎角兵衛來到他身邊，很小聲說：

「你到本城去叫我妻子來這裏。」

吉崎角兵衛立刻會意地點點頭。

「不要讓任何人知道啊！」

「是。」

吉崎角兵衛要走的時候，圖書之介又附在他耳旁，低語道：

「你知道……在時機成熟前，我都不能離開的，你要小心從事啊！」

圖書之介和吉崎角兵衛兩人，到底隱藏着什麼秘密呢？

吉崎角兵衛到本城去後，圖書之介在府邸的房中等待於富。

「圖書之介！」

過了一會兒，走廊上傳來於富的聲音。

「進來吧！」圖書之介說。

於富走進房裏，圖書之介看她全副武裝地，便輕輕嘆了一口氣。

圖書之介親自爲於富斟了一杯酒，說：

「妳喝吧！」

於富以爲圖書之介不得不和長野業政大人作戰，而心事重重，可是，圖書之介把酒杯拿在手裏，好像有什麼話說不出口似的……

「於富……我有一些話要對妳說，妳聽了不要吃驚。」

於富覺得很奇怪，沒有回答。

(圖書之介背叛父親的事，我早就知道了，現在他爲什麼又要重提呢？)

圖書之介把酒一飲而盡，低聲說：

「於富，妳再靠近一點。」

「好的。」

「於富，妳不要吃驚啊！」

圖書之介不放心地又說了一次。

「不會的。」

「於富，妳是我的妻子，妳一定會跟着我吧？」

「是的。」

圖書之介深深吸了一口氣，勉强把心裏的話說出來：

「於富，老實說……本來我並不想背叛妳父親，但是……堂兄一定要我背叛關東管領，去投靠武田信玄，我表面上雖然聽從他的話，可是，我的心裏……正好那時候妳父親派使者到丹生堡壘來傳話……我……從那個時候開始，一直都和長野業政大人保持着聯繫……」

於富吃驚得說不出半句話。

「於富，妳懂得我的意思嗎？」

「是的……」

「妳爲什麼不說話呢？」

於富心裏很亂，一方面高興丈夫沒有背叛父親，可是，又爲這種作法擔心……

「於富……妳不是說要永遠跟着我嗎？」

「是的。」

「這樣，我就放心了。」

「你是不是要我帶着孩子逃出國峰城呢？」於富說。

「啊？妳說什麼？」

圖書之介笑了一笑，繼續說：

「不是，不是，我們要留在城裏接應，把外面的軍隊帶進來。」

「啊？今天晚上嗎？」

於富想不到圖書之介已經和自己的父親計畫好了，她以爲今晚就要採取行動。

「不是今晚，於富，我要先和妳商量再作決定……」

「好的。」

「不過……妳要有心理準備啊！這樣做就得背叛妳的姐姐了。」

「這一點你不必爲我擔心。」

於富心裏想：

（到了這個地步，無論加入那一邊，都得放棄另一邊，不如拋棄姐姐，和丈夫、父親及關東管領並肩作戰吧！）

「於富，我一直不死心，剛剛我還跟堂兄談過，我告訴他，武田信玄的軍隊不大可靠。」

「小幡信貞怎麼說呢？」

「他不肯聽我的。」

於富很擔心，因爲圖書之介可靠的部下人數並不多，要引入城外的軍隊可能有危險……

圖書之介彷彿看穿了於富的心事，他說：

「於富，妳不必擔心，一切都看我的，妳只管把孩子藏在安全的地方就行了。」

「好的，我知道。」

「藏在那裏才好呢？」

「這一點我會好好處理的。」

「眞的沒問題嗎？」

「是的，請妳放心。」

夜襲

然後，圖書之介和於富開始秘密磋商。

「……好了，妳去吧！時辰也快到了。」

「是，你自己也小心一點。」

「我知道，妳不用擔心。」

圖書之介目送着於富神色凜然地走出去後，才緩緩伸手端起酒杯。

沒有多久，城門外傳來一陣法螺聲——

「主君，主君……」

一個家臣匆匆地跑進來。

「出了什麼事呢？」

「敵人攻過來了——」

「……難道他們來夜襲？這倒出人意料之外……」

「是的，事情發生的太突然了。」

「好，我馬上到護城溝旁的堡壘去，你去通知我哥哥！」

「遵命。」

果然是夜襲！長野軍趁着黑夜發動了攻擊。

他們正一步步向城門逼近。

小幡信貞從城樓上下了一道命令：

「儘量多點一些火把。」

長野軍一面逼近，一面緊密地放火箭過來，而另一方面，城裏的兵士在小幡信貞的指揮下，也各佔住有利的地勢，朝對方射火箭。

無數帶火的箭，在夜空中穿梭，交織着。

但是，長野軍的火箭顯然沒有發生多少作用。

因爲，這些射在城門或城柱上的火箭，還沒有燎成火勢，就被城裏的士兵撲滅了。

「一丫……」

「喝……」

長野軍中響起了一片怪叫聲——他們已經逼近城門了。

國峰城的城門非常窄，城門兩側就是險要的山崖，此時正有無數的士兵在那裏準備待機而動。

而長野軍處於山崖之間，即使有十成的兵力，頂多也只能發揮三成攻勢。

這種情勢是顯而易見的。

（岳父怎麼會如此失策，唐突地來襲呢？）

小幡信貞實在想不通。

（是不是他太心急了……或者是他年老昏瞶……）

小幡信貞只好作如此想。因爲，除此之外，他再也想不出別的原因了。

於是，他挑選了二百名勇猛的武士，命他們先將城門打開，然後自己手持長矛，領先說：

「我們衝過去吧！」

「嘩……」

兩百名武士便勇猛地隨他攻入敵陣中。

城樓上和城牆上的士兵，也同時齊發火箭，用以掩護他們。

這些火箭遠遠飛過混戰的現場，落在敵軍的後方，使敵軍陷入一片混亂。

就在這個時候，小幡軍洶洶而來，使長野軍一時招架不住。

——血花四濺、哀鴻遍野——

長野軍的兵士們哀鳴着，呻吟着……

小幡信貞英勇無比，雙腿夾緊馬腹，如游龍般穿梭在戰場中，所向無敵。

「一丫！」

眼看他每刺必中，每次出手都有斬獲，他的部下們也大大地受到激勵：

「衝吧！强將手下無弱兵！」

「弟兄們，不要落後啊！」

他們以錐子的旋轉式攻擊，把長野軍打得落花流水。

「撤退——撤退——」

長野軍的大岡孫十郎大叫着。

小幡信貞也立刻下了一道命令：

「不要逞强追敵，準備收兵！」

然後，他率領兩百名部下，意氣揚揚地凱旋回城。城門再度奉命緊閉。

城外遍佈着敵軍的屍體。

小幡信貞的部下雖然也有身負重傷的，但是兩百名士兵個個生還。小幡軍在這場戰鬪中，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

（岳父畢竟是年老衰弛了……）

小幡信貞心中這樣想着。

另外，他又覺得岳父未免太輕視自己了。無論如何，自己這一戰打得實在太漂亮了……

他滿意地微笑着。

「堂兄，堂兄，你在那裏……」

這時，圖書之介騎着馬，呼喊着跑過來。

「我在這裏。」

「堂兄，你沒事吧！」

「沒有，一切都很好。」

「我聽說你親自率兵出城……」

「對！」

「後來怎麽了？敵軍呢？」

「敵軍被我趕走了，岳父這次怎麽如此失策？」

「哎呀！太好了，這樣我就放心了。」

「不瞞你說，我決不會像岳父這麽莽撞行事，像這種毫無把握的事，實在應該三思而後行……」

他們一面親密地評論這場戰事，一面並肩登上城樓。

「哇！這次的戰果實在太輝煌了！」

藉着城內的燈火，可以明顯地看到城外纍纍的屍首。

「嗯！眞不錯！」

圖書之介不住地點頭讚嘆。

「我們沒有損失一兵一卒。」

「噢！那實在是太棒了！」

「啊！好累好餓！我從中午到現在，都還未吃過半點食物。」

「哎呀！那怎麽行，你趕快到正殿去，讓嫂嫂和姪女們放心，然後進點食物吧！」

「嗯……」

小幡信貞點着頭說：

「我想，岳父大概不至於再度來襲了吧！」

「我想不至於吧！」

「護城溝那邊的情形如何？」

「那邊也沒什麽問題。」

圖書之介笑着回答。

「他們大概已經打消攻擊那裏的念頭了。」

護城溝邊有一座堡壘，是國峰城的要塞之地。

堡壘上是陡峻的山崖，有蜿蜒的小徑直達城外。

敵軍如果由此攻入，就可很快掌握優勢。

但是，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國峰城的軍民常以那座固若金湯的堡壘爲豪，在他們心目中——

（護城溝邊那座堡壘，任誰也攻打不下。）

「我想，那座堡壘是不會出事的。」

小幡信貞又接着說：

「圖書之介，你暫時替我在此守護城門，我想，今晚大概不會再有事情了……不過，岳父是相當精明的人，我們一點都大意不得。」

「好，沒有問題。」

小幡圖書之介立刻回答說：

「堂兄，你好好去休息吧！」

「好，那麽拜託你了。」

「對了，堡壘那邊我想讓吉崎角兵衛把守……」

「那好！當初角兵衛放棄丹生的堡壘，跑到國峰城來時，我心裏甚是不悅……不過，如今想來，才知道角兵衛是非常重視這個地方，假使角兵衛遲來一步的話，我們就無法派使者到武田軍討救兵了。」

「是呀！」

圖書之介低着頭回答。

「角兵衛知道你這樣說，一定會很高興的。」

「嗯！那麽，我走了……」

他們又並肩步下城樓，小幡信貞又說：

「天亮之前我會趕過來，然後你再去休息。」

「是！」

接着，小幡信貞帶了四個隨從，朝正殿疾走而去。

圖書之介也趕到護城溝邊的堡壘，喚來吉崎角兵衛。

「情形如何？」

角兵衛壓低了聲音問，圖書之介默默地點着頭。

「那麽……」

「我堂兄已經回正殿去了，我要代他守城門直到天亮。」

「那麽……」

「事情進行得很順利……」

「那太好了。」

「但是……角兵衛，你不能答應……」

「我知道。」

「那麽，我要回城樓去了，我帶二十名兵士去，你看怎麽樣？」

「嗯，這樣好，圖書之介大人。」

「還有什麽事情嗎？」

「噢，有！夫人和公子們已經被送到御殿平的府邸了。」

「哦？那好，那我就放心了。」

「我還選了十名精悍的士兵在那裏保護他們。」

「好！好！」

「反正，這裏有我在就可以了。」

「好，那就拜託你了。」

圖書之介帶了二十名部下，又趕回城樓。

城外一片悄然，四野靜寂無聲——

城裏的小幡軍也認爲：

「今晚大概不會再有第二度夜襲了。」

由於這樣，他們整個都鬆懈下來了。

其實，帶兵的不二法門就是——該讓士兵們休息、放鬆的時候，就應該要讓他們盡量的休息、放鬆。

而且，國峰城固若金湯，如果敵軍再度來襲，到時再集合，迎敵時間上仍足足有餘。

小幡圖書之介高踞於城樓之上。

城中火把的數目，比方才少了一半。兵士們也輪番防守，其餘的兵士就各自歇息去了。

大崎賴兵衛和宮室甚藏二人，陪在圖書之介身旁。

此外，城樓上還有五名士兵，其餘的十三名士兵則和八名看守城門的士兵調班，正在守衛城門。

現在，國峰城內圖書之介的部下，包括吉崎角兵衛從丹生堡壘帶來的五十名兵士，和圖書之介的私人部屬，總共不到一百名。其中的二十名，正在城門守備着。

「瀨兵衛！甚藏！」

「在！」

「你們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這件事必須做得果斷、乾淨俐落，如果稍有差池，或怯懦猶豫，就會遺憾終生。」

「是的，我們知道！」

「對！去把我的長矛取來。」

「拿到這裏來嗎？」

「對！」

——兩刻鐘之後——

小幡圖書之介依然在城樓上。

他雙手交抱，篤定地坐在小凳上，目光定定地凝視着城外長野軍營地的營火。

……………

夜深了。

城門對面山崖交會處的小徑，突然出現了無數人影，他們沒有點火把，神不知鬼不覺地悄悄移動着。

沒錯！他們是向着國峰城而來的。

城牆上七座小鐘樓的哨兵們，還沒有發現他們。

城樓上的小幡圖書之介應該也沒有發覺，但是，他悄悄地對瀨兵衛和甚藏說：

「時辰大概近了，不要太大意。」

接着，他又說：

「把長矛給我。」

宮室甚藏把長矛遞給他。

小幡圖書之介緊緊地握住手上的長矛。

就在這個時候——

城外長野軍的營地，突然冒出三條巨大的火柱。

那是揷在地上的三根大木柱，柱頂紮着的稻草，似乎蘸了油，正熊熊地燃着。

「哎呀！那是什麽東西呢……」

「奇怪！趕快去報告！」

哨兵們起了一陣騷動，就在這時——

「嘩！」

城外小徑上的人影，倏地湧向城門，一時叫戰聲連天響着。

小幡圖書之介早就帶着大崎賴兵衛和宮室甚藏，從城樓上下來了。

然後，敵軍的法螺號也響起來，正式向國峰城攻擊。

城牆上部分的小幡軍開始向敵軍射箭。

敵軍雖然不斷有人中箭倒地，但是他們仍然不退縮，眼看着就要迫近城門了。

然而，城內的兵士們一點也不着急，聽到法螺響起後，各個從容地拿着兵器趕來應戰。

因爲，他們認爲國峰城的城門猶如銅牆鐵壁。

事實上，敵軍確實被擋在城門外，就像活箭靶似地不斷被流矢射中。

這個時候……

有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

城門……這道銅打鐵鑄的大城門，正緩緩地被從內部拉開……

守衛城門的十三名圖書之介的部下，和五名由城樓下來的部下，正在卸下城門的大木栓……

這件事實在令人想像不到。

因此，城裏的士兵一直都沒有發現他們的舉動。

等到木栓快卸下的一刹那前——

「哎呀……他們在做什麽……」

發現這個情形的士兵，立刻跑過去阻止，但是，圖書之介厲聲喝斥着，一面揮動長矛，刺倒了兩名士兵。

「哎呀……」

「到底是怎麽回事？」

左右的十多名士兵，頓時對眼前的情況感到不解。

而且，這時大崎瀨兵衛和宮室甚藏跳了出來，和圖書之介聯手將阻擋的士兵刺倒。

「到底怎麽回事呢？」

「難道……圖書之介大人起了……」

「圖書之介大人叛變了……」

「圖書之介大人叛變了！」

士兵們終於恍然大悟。

但是，一切都來不及了。

圖書之介的十八名部下，已經合力卸下了木栓，城門就要拉開了——

城裏的士兵對此事非常震驚，他們想攻擊這位一向受他們尊敬，服侍的圖書之介大人，但是，事情發生得太突然了，他們都不知所措。

「殺死他們！」

有一個叫做長久保右內的武士衝出來叫道。他是小幡信貞身邊的侍者。

他振臂狂喊着：

「快射箭、趕快……」

士兵們有如大夢初醒般，紛紛張弓、拔弦，但是，還是差了一步——

城門已經大開了，長野軍像怒濤一般地湧了進來。

「事情怎麽會變成這樣………」

長久保右內也楞住了。

一場慘絕人寰的血肉戰，在城裏展開了。

這個時候，守備在護城溝堡壘的吉崎角兵衛帶領了十名部下，匆匆地趕往御殿平圖書之介的

府邸。

他從長野軍營升起火柱後，就開始行動了。

所以，在城內展開廝殺時，他就已經到達府邸了。

他口裏一逕嚷着：「趕快！趕快」猛催於富和兩個小孩千丸和清乃。然後，自己又趕回護城溝邊的城堡。

那時，守備在城堡裏的士兵約有兩百名。其中有五十多名是圖書之介的部下，他們已經預知這次的叛變了。

不久，吉崎角兵護衛着於富母子三人，進入城堡中，圖書之介的部下早已有了默契，同時發箭射死了在場的士兵。

守衛在護城溝邊和堡壘四周的士兵，本不知城裏發生了內變，這時才弄清楚眞象；城堡裏也展開了一場難以形容的大混戰。

吉崎角兵衛打開堡壘裏的「虎口」，催促於富母子說：「趕快從這裏逃走，趕快！」

千丸和清乃是由圖書之介的部下背着的。

「虎口」就是堡壘與外界的小出入口，敵軍在攻城時，都把目標放在此，而城裏的守軍也是利用隱蔽不顯的虎口，出其不意地給敵軍致命的反擊。

通到虎口的小道，也故意做得蜿蜒曲折。

守虎口的士兵，本來就是圖書之介的部下，角兵衛打開這道虎口，沒有受到半點阻撓。

於富一行很順利逃出了國峰城，長尾謙忠的部屬和圖書之介的部下早就在那裏恭候了。

「噢！夫人！」

「噢！公子！」

他們立刻迎了上來。

這時，長尾軍也正好由此經過，想到城堡裏助圖書之介一臂之力。

話說城內，圖書之介也趁亂帶着部下從城裏逃脫。這時，他帶來的二十名部下，已有六名喪生了。

出了城門後，他筆直朝岳父長野業政的軍營奔去。

「噢……你幹得太好了！」

業政張開雙臂熱烈地迎接他。

圖書之介從未見過岳父這種模樣，雖然一臉興奮，但仍掩不住龍鍾的老態，和倦怠的神色。

（岳父怎麼變得如此衰老……）

然後，他又想到：

「爲了岳父，我就是背叛自己的堂兄，也不算什麼。」

「太好了，太好了，你幹得太好了……」

嚷着嚷着，長野業政竟然靠在女婿强壯的肩膀上，唏唏嗦嗦地哭了起來。

圖書之介抓着他那瘦削的臂膀，叫着：

「岳父……岳父……」

然後，不知不覺地也流下了眼淚。

這個時候，長尾謙忠派來的使者，騎着馬跑來報告於富和孩子們平安逃脫的消息。

現在回頭說小幡信貞。

他回到正殿和夫人正子與孩子們吃了一頓愉快的晚餐，突然，接獲報告說：

「小幡圖書之介背叛主君，開門迎敵！」

小幡信貞當然非常驚愕，他的驚愕和夫人正子或部屬們却有點不同。

他一下子就恍然大悟，了解了一切。

當他再度回想時，立刻發覺小幡圖書之介近來的態度和行動有點奇怪。

當初他爲了擔心武田援軍的遲遲不來，而陷入不安，那會是眞心的嗎？

（不！那不是他眞正擔心的……）

小幡信貞想，小幡圖書之介一定是想動搖自己的決心，說服自己獻城投降。

由此可見，他並不是怨恨自己的堂兄，而臨時背叛的，他是認爲小幡家和武田家聯盟，將來會有所不利，所以，才毅然決然地答應了長野業政提出的謀略。

然而，他顧慮到自己的妻子於富，和小幡信貞的夫人正子是同胞姐妹，所以，他盡量想說服小幡信貞。

而小幡信貞心意已決，絲毫不爲所動，小幡圖書之介在萬般無奈之下，只得與岳父同盟，背叛自己的堂兄。

當初小幡信貞也感覺這個堂弟有意動搖他的心意，但是，那時他誤以爲：

「堂弟大概是對敵軍有所恐懼吧！」

直到現在，他才完全明瞭了。

他抓着長矛猛然地站起，吩咐侍臣猪子瀨兵衞：

「城門既然已經被攻破了，情況一定相當危急，你好好照料夫人，我去看看！」

「主君，你準備怎麼辦呢！」

「這種情形下，我難道能携帶家眷，獨自逃走嗎？」

「是……是……」

猪子瀨兵衞和正子，都清楚他是說一不二的人，任何言辭也不能改變他的決心。

隱約有斷殺聲傳來，情勢危急，刻不容緩——

幸好，正殿的西南方剛好有一條密道，可以直接通到城外，現在正好派上了用途。

「快！快，還來得及！」

小幡信貞正色地叫道，因爲，他知道敵軍人數有限，不可能把整個城廓都包圍住。

但是，假使敵軍攻入正殿，那麼，一切就太遲了，因爲，小幡圖書之介對國峰城內部的設施都瞭若指掌。

「快！」

小幡信貞朝着正子大喝。

「是！」

正子抓緊掃刀站起來。

「瀨兵衞，一切拜託你了。」

小幡信貞拋下這句話，就頭也不回地走了。

那個時候，他就決心要與國峰城共存亡了。

小幡信貞帶了三十名部下跑出正殿時，敵軍早就攻陷了第一道護城溝的堡壘，衝向第二道護城溝了。

城裏的士兵拼命抵抗，企圖保住最後一道防線。

御殿平那邊冒起了濃烈的黑煙，顯然府邸已經遭到火刼了……

（眞是不甘心……對！我一定要親手取下圖書之介的首級！）

小幡信貞的腦海裏，不斷地盤旋着這個念頭。

（我實在太善良了，才會看不出他們的陰謀……）

廝殺聲和駭人的腥風血雨，逐漸向第二堡壘這邊襲捲而來……小幡信貞手執長矛，奮不顧身地迎了過去。

然後……

但是，這以後的事，小幡信貞已經記不清楚了。

他知道要斬掉小幡圖書之介的首級是不可能的了。

他打消了這個念頭，一面拚命殺敵，一面希望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能平安的逃出去。

他想到只要孩子能平安無事，能繼承家門，他就別無遺憾了，他率領著部下，勇敢地往前衝。

當小幡信貞甦醒過來時，發現置身於朝霧氤氳的密林中。

「主君……」

在他身邊有七名部下圍着他。

「國峰城已經淪陷了……」

小幡信貞只說了這句話。

七名部下都垂頭喪氣。

小幡信貞茫然地注視着游移的林霧——

良久，良久，他才又說了一句：

「眞想不到能從城裏逃出來……雖然我並不打算逃出來……」

「如果圖書之介大人不背叛的話……」

部下們也開始不甘願地抱怨着。

「不！你們看我！不還好好地活着嗎，只要留得青山在，將來我一定要……」

「主君……」

「我一定要把國峰城奪回來！」

「可是，事情已經到了這個地步……」

「對！我們先到甲斐去……」

除了去請求武田信玄的幫助外，他們再也無路可走了。

二十天後，負傷的小幡信貞帶着部下來到了古府中。

由於長野業政派了許多高手，一路追殺，所以，有時他們不得不躲在密林中，數日不能動彈。

到達古府後，他們受到熱烈的歡迎。

五天後，正子和孩子們也在猪子瀨兵衛等十名部下的保護下來到古府。

「哎呀！你們還活着……」

小幡信貞激動得緊緊擁住正子。

他覺得正子似乎驟然瘦了好多，也衰老了好多。

他不顧旁邊有武田家的人，放聲痛哭出來。

逃出國峰城後，小幡信貞似乎突然變成另一個人似的，感情變得非常脆弱。

「我以爲你們已經不在這世上了……」

「我也認爲你大概離開人間了……」

正子也認爲小幡信貞必定已經戰死了，所以，她比小幡信貞更加吃驚、狂喜。

武田信玄安慰他們夫婦倆：

「我一定會把國峰城奪回來，奉還你們。」

國峰城淪陷的消息，是在五月二十二日早晨傳到大胡上泉伊勢守那裏的。

「嗯……」

伊勢守聽到這個消息後，立刻先向長野業政派來的使者打聽愛徒正子是否平安。

使者名叫名塚彌五郎，他當下把長野業政的話轉告他，長野業政說：

「我活了這麽一大把年紀，才造孽讓我與那兩位心肝寶貝女兒成爲仇敵，心裏實在也很不安，我知道如果事先秉報你的話，我一定會在你的勸說下，打消這個念頭，因此，才不敢事先告訴

你。」

長野業政乃是擔心如果遭到伊勢守的反對或干涉，就會前功盡棄。所以，一直沒讓他知道。

「請你代我祝賀貴國的主君，就說我非常贊成他這次的行動。」伊勢守對名塚彌五郎說。

「謝謝您，我們主君聽到這些話後，不知會如何地高興呢！」

「其實，這種事也只有他才辦得到……雖然他已經年老，而且有病了，還能創功立業，眞不簡單！」

「是的……」

名塚彌五郎低着頭，無言以對。

也許，名塚彌五郎非常了解自己主君的苦惱吧！

名塚彌五郎告辭後，伊勢守對他的侍臣疋田文五郎說：「我是絕對無法像長野業政那樣，犧牲自己女兒的幸福，滿足個人的權力慾。我寧願犧牲自己，也不會去做那種事。我實在不像一個戰國武將，因爲我太重感情，心腸也太軟了。」

二十幾天之後，伊勢守獲得了小幡信貞夫婦一家人的消息。

「正子還安然活着……」

他覺得非常高興。

然而，高興歸高興，不久他又想到：

「尾張守（卽小幡信貞）還活着……那麽，以後就有得瞧了。」

一個新的不安，慢慢自他心中滋生。

雖然，長野業政取得國峰城後，徵得上杉謙信的許可，派任小幡圖書之介爲新城主。

但武田信玄一定會協助小幡信貞，重新奪回國峰城。這也就是伊勢守所擔心的，因爲，眼看着另一齣悲劇已經無可避免了。

當然，伊勢守深知正子和於富不會以兵戎相見，但是，她們却必須無可奈何地繼續敵對下去——

想到這裏，伊勢守不覺嘆了一口氣。

長野業政之死

這一年的夏天，伊勢守都住在上泉的府邸。

他派疋田文五郎代替自己到箕輪城去向長野業政道賀。

國峰城的新城主小幡圖書之介，也派吉崎角兵衞出使上泉，向伊勢守請安。

伊勢守接見了他，而且說：

「恭喜、恭喜，請代我向貴國主君問好。」

但是，伊勢守並沒有照慣例，派遣使者去回禮。

當了新城主夫人的於富，也未向伊勢守表示什麽。

有一部分士兵，在國峰城夜襲戰中僥倖死裏逃生，他們紛紛投奔甲斐的武田家，而在那裏見到小幡信貞夫婦，心中高興得簡直無以名狀。

但是，也有一部分士兵却投降了長野軍，繼續留在國峰城裏。

然而無論如何，小幡圖書之介雖然當了新城主，但是，他擁有的兵力却非常微弱。

長野業政遂由箕輪、廐橋撥了一些士兵給他，同時，上杉謙信也從越後調了一千多名士兵到國峰城駐守。

總共有三千多名的士兵在新城主的指揮下，企圖保衛、並且興建這座烽火淩遲後的國峰城。

箕輪城和廐橋城就在國峰城附近，一旦國峰城有難，他們一定不會袖手旁觀的。

當初，小幡信貞被長野軍包圍時，立刻偷偷派遣使者到武田家求助，武田信玄當即就下令出兵援救。

只是，那時的情勢已經無可挽回了，因爲，小幡信貞派去的使者還未返回國峰城時，國峰城就已經淪陷了。

住在上泉府邸時，常陸介秀胤每日清晨都騎馬到父親那兒向他請安。

上泉父子似乎又恢復了寧靜的生活——

伊勢守開始把小笠原氏隆傳下來的兵法和兵略，仔細傳授常陸介。

這些兵法和兵略以往他就陸續教過常陸介了，只不過，這次他以十年來的經驗，更加賦予了一些創意，重新有條理地傳授給兒子。

「常陸介，你還記得你年幼時，我教你識字唸書的事嗎？」

「是的，孩兒依稀還記得。」

有一天早晨，常陸介還未從大胡到上泉之前，有一飛騎匆匆由箕輪飛跑而來。

那時，伊勢守已經派疋田文五郎到箕輪城去了。

如果有事故發生的話，疋田文五郎應該會回上泉來才是！那麼，究竟有何變故呢？

這名飛騎正是辻又右衛門。他只對伊勢守說了一句：

「伊勢守大人……」

然後，就再也說不出話了。

「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是主君……主君……」

「你是說箕輪城的城主長野業政嗎？」

「是……是的………」

「他怎麼了？」

「是……他今晨去世了……」

「什麼……」

長野業政從年輕起，就有每天早晨做冷水浴的習慣，當天早晨他照例一起床就先做冷水浴。

但是據說，當天他醒得比平常早。

一切都沒什麼異樣，直到他由浴室走到走廊時——

「嗯——」

他發出一聲痛苦、抑悶的呻吟，雙手抓緊胸部，就一聲不響地癱瘓在走廊上。

這並不是他第一次心臟病發作，據說，在這之前也有過好幾次這種情形。

但是，他爲何還不停止做冷水浴的習慣呢？也許，當時人的醫學常識不够，不了解心臟病的情形。而且，長野業政也不太注意自己那把老骨頭了。

「主——君」

部下們立刻跑過去，將他扶起來。

「聽說，那時他已經斷氣了。」

辻又右衞門這樣告訴伊勢守。

「嗯……」

伊勢守閉着眼沉思了一會兒：

「那麽，他根本沒時間留下遺言了？」

「是的！」

「辻又右衞門，箕輪城城主去世的消息，千萬不能讓外人知道，你明白嗎？」

「是的，」

「你要吩咐大家保守秘密，知道嗎？」

伊勢守知道長野業政的家老藤井友忠，爲人精明幹練，所以他知道，藤井會把一切事情安排妥當的。

長野業政死亡的事，箕輪城一直守密着。

藤井友忠命人將長野業政的遺體安置在密室裏，然後對外宣佈——

「主君正在靜養中。」

長野業政死亡時的歲數，並沒有可靠的記載，不過據猜測，不會超過六十歲，大概在五十六、五十七歲之間而已。

素有上州猛虎之稱的長野業政，死得實在太突然了。

在去世的五天前，他突然心血來潮，把他十五歲的兒子鶴丸喚到跟前，父子倆談了好久。

鶴丸後來改名爲業盛。

據說，當時長野業政對鶴丸說：

「我想，我的壽命大概沒多久了！」

而且，他又說：

「我這一生出生入死，攻城略地，完全是爲了效忠關東管頭家，你千萬要切記！切記！唯有復興關東管領上杉家，關東一帶的情勢才可以穩定。

萬一我不幸死了，你不必爲我擧行隆重的葬禮，也不用年年爲我祭祀，只要把我埋在箕輪城的城廓下就好了。」

他握着業盛的手掌，停了一會兒又說：

「記住了嗎？你千萬不可玷污爲父的聲名，無論在何種情勢下，都絕不能向敵人投降，這樣才是對我盡孝的最好法方。」

聽說，長野家是平城天皇之子阿保親王的後裔，後來受封爲上野國的太守，本來姓在原，後來改姓長野。

兩百年以來，他們一直以悍衛上州的安全爲任務，可以算是一個諸侯了。

話說，上泉伊勢守又當面交代辻又右衛門說：

「我現在暫時還不便去箕輪城，否則反易引起外人的猜測、懷疑，所以我還是繼續留在這裏。」

「是！」

「疋田文五郎大概還不知道這件事吧！」

「是的！」

「那麼，請你偷偷把情形告訴他。」

「遵命！」

「還有，你剛才的臉色太緊張了，難免會引人注意，現在，你回去時就故意裝出悠閒、泰然的樣子，知道嗎！」

「謝謝伊勢守大人的指示。」

辻又右衛門回去後，上泉伊勢守把常陸介叫到房間裏。

「箕輪城的主君去世了。」

常陸介默默地點頭。

伊勢守看了他的反應後，不禁覺得：

「想不到陸介這麼沉着……」

失去了長野業政，對關東管領家來說實在是一大損失，也是一大打擊。

雖然，上杉謙信有意代替關東管領家——

「統領整個關東。」

但是，上杉謙信的領國是在越後，總覺得鞭長莫及，心有餘而力不足……

於是，長野業政就代替上杉謙信控制了整個關東。

上杉謙信若想稱霸關東，除了依賴長久以來一直效忠於關東管領家的長野業政外，沒有其他方法。

長野業政以他的實力完全控制了上州，但是，他還是忠心耿耿地替上杉謙信做事。

但是，小幡信貞就非常瞧不起岳父和上杉謙信。

爲什麼會這樣呢……

小幡信貞確實是中了長野業政的謀略，而失去了國峰城。當初他和岳父翻臉成仇時，消息傳

到上州武將們耳中，他們都有共同的感想：

「連那個尾張守也對他們失去信心了……」

只有伊勢守認爲：「事情演變得不容人大意……」

雖然，伊勢守不曾與武田信玄謀面，但是，他知道：

（能讓尾張守小幡信貞心服的將軍，一定是非同小可的。）

對伊勢守來說，小幡信貞也是一個戰國時代的大將。

而武田信玄能令小幡信貞毅然決然地背叛岳父，加入自己的陣容，可見：

（武田信玄一定相當了不起……）

後來，小幡信貞戰敗，被迫亡命逃出國峰城，並且前往投靠武田信玄，這件事間接的也讓上州一帶的武將，看出武田信玄的强大，和他所具有的號召力。

如果這個時候，長野業政突死的消息傳到他們耳中，一定會引起極大的動搖。

所以，伊勢守才會對辻又右衞門說：

「箕輪城城主去世的消息，一定要極力保密！」

但是，他又覺得：

（事機總有洩露的一天……）

他當然知道，藤井友忠已經派遣密使到春日山，向上杉謙信報死訊了。但是，上杉謙信會作

何感想呢？最重要的是，他會派多少兵力到上州來呢？

怕的只是，武田信玄會搶先採取行動。

然而無論如何，伊勢守擔心的是：

（長野業政死亡的事，能隱瞞多久呢……）

（能否瞞過一年呢……）

像這種大事，的確很難長期瞞住敏感多謀的武將們。

「常陸介！」

「是！」

「我告訴你這件事，主要是因爲，你已經可以算是大胡城的城主了……」

「父親，您怎麽會這樣說呢？」

「你仔細聽我說，你是不是百分之百的決心，想繼承爲父的志業，成爲大胡城的城主，躋身戰國武將之一呢？」

「是的！」

常陸介毅然地點頭答道。

「眞的嗎？」

伊勢守愼重地又問了一次。

「不錯，是眞的！」

「那好……」

伊勢守笑著點頭說：

「那就好了……」

但是，常陸介又接著說：

「父親……，那你……」

「我可能不久就要退隱了。」

「爲什麽呢？」

「我現在跟你說清楚吧……」

「是！」

「爲父最大的心願就是修鍊劍道，而這幾年來，我雖不敢說已深得其中的奧秘，但是，該學的大致都學完了，這件事你大概知道吧！」

「是！」

「我想閉門隱居，潛心硏究劍道，大胡城就交給你了……你有什麽意見嗎？」

常陸介默默無語。

「你的看法如何？」

伊勢守滿懷慈愛注視著常陸介：

「沒關係，你說說看！」

上泉伊勢守再度催促著。

「是！」

「怎麽樣呢？說呀！」

「我尊重父親的意思……」

「那麽，你也贊成了？」

「是的！」

「你有什麽打算嗎？」

「如果父親准許的話，我想繼承父親，保衛大胡城。」

常陸介的語氣肯定，神情堅決。

「原來如此……」

伊勢守覺得有點意外，還有更多的欣賞和稱讚，不禁點頭捋鬚而笑。他一直以爲自己的兒子個性溫和而且近於優柔，不料，他會決心當一名戰國武將。

伊勢守常想：做一個戰國武將必須置身於權謀，權術的漩渦中，而常陸介的性格必定無法適應。

但是，現在常陸介却親口凜然地如此說。

「嗯！好！我知道了……」

他沒有意思改變兒子的決定。

兒子想當一名武將，就讓他當吧！

如果常陸介對他說：

「我要永遠跟隨在你身邊……」

伊勢守就不會感到意外了：

(果然如我所猜測的……)

「但是，做一個武將是相當困難的，你要了解這一點。」

「是！我早就有準備了。」

「那麼，你將來想怎麼做……你認爲我們上泉家以後應該繼續爲關東管領家效忠，還是要效法小幡尾張守，參加甲斐武田和小田的北條家？」

「這個隨父親的意思就可以了。」

「不行、不行……」

伊勢守猛烈地搖著頭。

「我要聽聽你的見解，你不要保留，把你心裏的想法說出來吧，爲父的只是想知道你日後的

打算。」

「我覺得……」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還是繼續參加關東管頭這邊比較好。」

「哦？是這樣子嗎……」

伊勢守凝視著愛子那張清俊的臉龐。過了一會兒，他才用溫和的聲音說：

「好，從現在起，爲父的要按照你的意思去做。」

上泉伊勢守已經下了決心，要慢慢讓兒子繼承所有的家業，然後自己再退隱潛修。

但是，他繼而又想：

(暫時不能這麼做……)

因爲，長野業政突然這麼一死，世局一定會變得非常不平凡。

(我們應該怎樣來應付這個局面呢……)

伊勢守深深覺得，在局勢開朗之前，自己有必要留在大胡城，繼續處理政事。等常陸介繼任大胡城城主後，才由常陸介全權處理——

長野業政的死訊，傳到上州人耳朵時，差不多已是一年後的事情了。

在這將近一年間，能完全封住這個秘密，可以說完全是長野家家老藤井友忠的功勞。

在這期間，大家都睜大了眼睛，看越後的上杉謙信到底能把上州平定到什麽地方。

長野業政死後的那年秋天，上杉謙信就出兵關東了。

如果上杉謙信能一直留在關東就好了，但是，他還有另一個包袱——越後。他不能在關東久留。

否則，武田信玄會趁他不在國內時，率軍侵入越後。

因此，等上州平靜後，上杉謙信立刻率領大軍回到越後。

然而，今年上杉謙信的做法有些特別，他在撤軍的當兒，特地把相當的兵力留駐在廄橋城。

也許，他也擔心長野業政這一死，會給穩定的局面帶來騷動。

據說，上杉謙信還對留守廄橋城的長尾謙忠說：

「小田原的北條家，據我觀察是不會有什麽問題的……但是，甲斐的武田信玄一天不收拾掉，越後和關東就無法結合爲一，所以，我準備在最近和他做一個決戰！」

當時，長尾謙忠就想：武田信玄必定也有同樣的念頭吧！

這是發生在永祿三年歲暮的事——

永祿三年對長野家來說，實在是富於波折的一年。

女英豪

最後，長野業政死亡的事情，到了不能再遮掩下去的時候了，長野家只好公開發表了這件消息。

這是永祿四年秋天的事，也就是長野業政去世後的第二年。

換句話說，未到一年，長野業政的死訊，就開始一點一點地被洩露出來了。

據說，永祿三年年底之時，武田信玄就已經知道這個消息了。

戰國時代的諸侯和武將們，沒有一個像武田信玄那樣，擁有精密、詳備的情報網。

武田信玄即使經年待在古府中足不出戶，也能得知全日本境內所發生的大小事件。

因爲，他派了大批的奸細，負責各地收集各種情報。那些奸細包括了忍者、武士、平民……，他們長期住在某一個地區，所以不易讓人起疑。

還有些奸細則摻入諸侯家中，擔當重要職位。

這個情報網是武田信玄，費了一番心血和時間佈置起來的，後來武田家滅亡之後，這些奸細有很多都投入德川家康門下，繼續爲家康效勞。

無論如何，武田信玄知道消息後，一定喜出望外：

「機會來了！」

他在永祿三年年底，就開始準備進攻國峰城了。

國峰城是一座「難以攻陷的城」這點武田信玄也相當了解，但是，國峰城以前的城主小幡信貞，現在正好亡命逃到甲府來，這不是「天助我也」嗎！

因此，武田信玄信心百倍。

因爲，沒有人比小幡信貞更了解國峰的地勢了。而且，他的一些舊部下，雖然萬分不得已地降服於小幡圖書之介，但是在心底，他們還懷念舊主人的。

有這種天時地利與人和，武田信玄眞是何懼之有？

且說，羣馬縣甘樂郡下仁町南方三里的地方，有一個叫做砥澤的山村。

從前的史書有一段關於砥澤的記載說：

「……村內白石燦燦之下，即所謂砥石……又云巨谷，乃因斧砥之音，歷歷廻盪山谷，震人耳目。

村中古檜、老杉夾道，山陵矗立、山徑陡峭，無可攀登之處，進山者唯有亦顫亦巍，亦步亦趨。」

武田信玄就在峻險的砥澤山中，興建了一座城堡。

他把這個地方當做前線的根據地。

他們從鄰國的信州諏訪，登上了蓼科的高原，越過了河川，循著山路，往東北直進，就到了砥澤。這也是武田軍到上州去最方便、也最安全的一條捷徑。

有人說，小幡信貞自國峰城逃出後，在山中躲躲藏藏過著流浪的生活，最後流落到砥澤城，受武田家的照料、接濟，後來才被送到古府中。

砥澤到國峰城的最近距離是五里。

永祿四年正月，武田信玄派小幡到砥澤的城堡去，於是，小幡信貞正式成爲砥澤的將軍，打算和武田軍並肩作戰，收復國峰城。

但是，此外還有一件事。

到了砥澤後，小幡信貞曾經秘密地派人到國峰城一帶，告訴當地的土豪們說：

「現在，我正致力於保衛砥澤城，希望你們抽空到我這裏來一趟……」

因爲，小幡信貞深知那些土豪並不是眞心臣服於圖書之介的，所以，等他們陸續到達砥澤後，小幡信貞就正式向他們宣佈道：「不久之後，武田大軍將會襲擊小幡圖書之介，我也要趁機會奪回國峰城，屆時，還望你們多多協助。」

土豪們聽了眞是喜出望外，紛紛表示一定拔刀相助。

小幡圖書之介自從反叛自己堂兄，開城迎敵之後，名聲已經變得非常惡劣，也失去了人望。

小幡信貞如此佈置好了之後，武田信玄果然親自率領了一萬五千名的大軍，振臂高呼：

「拿下國峰城——」

然後，浩浩蕩蕩地攻入上州。

這一次，武田信玄相當審愼，他把士兵分成數隊，分批在三個月中無聲無息地潛入了上州。

小幡圖書之介做夢也沒想到敵人已經逼近了。

武田信玄出兵的消息傳到箕輪城和大胡城時，國峰城已經完全被包圍，陷入「完全孤立」的狀態了。

由於小幡信貞的安排和說服，國峰城附近的土豪和武將，也紛紛出兵助陣。

他們趁月黑風高，把國峰城團團圍住。

黎明來臨時，國峰城已陷入重圍中了。

城內的士兵皆瞠目愕然……

因爲，到昨天爲止，還歸順國峰城的諸武將，有一半以上現在都虎視眈眈地圍在城外。

照常理，他們應該是和國峰城站在同一陣線的，本來，他們知道國峰城有難，就會來援助的……

「嗯……哼……」

連小幡圖書之介也茫然了。而且，看來他們連派人到箕輪城求援也不可能了。

從前，小幡信貞曾對武田信玄說：

「圖書之介是相當剛毅堅定的，不過，他遇到意外事件時，就會驚慌失措、進退失據。」

當然，小幡信貞非常記恨小幡圖書之介。因爲，過去小幡信貞非常信任這個堂弟，一切心事都毫不隱瞞地向他吐露，沒想到，小幡圖書之介竟然會做出不可寬恕的事。

小幡信貞眞是越想越氣。

（我一定要親手砍掉小幡圖書之介的首級！）

他們出兵的經過是這樣的：

武田信玄先在砥澤中發出一道命令：

「即刻準備進攻國峰城！」

他下令的時候正是黃昏，接著，他就率領著主力軍，趕往上州與其他士兵會合。

由從前長野、長尾聯合進攻國峰城的實例，誰都知道夜攻國峰城是非常艱難的。

所以武田信玄在攻擊前，事先就準備了大量的火把。

他令每一個士兵各持二隻火把。

如此一來，一萬多的士兵看來彷彿有二萬多。

城裏的士兵看了如此多的火把，心裏已先涼了一截：

（哎！看來只有束手待斃了……）

（哎！再怎麽抵抗也是徒勞無功的……）

然後，他們又看到小幡圖書之介那副無可奈何的表情，於是，剩餘的一點鬪志也消失了。

小玄圖書之介突然楞住了，不知如何是好。

以前，長野和長尾的聯軍也只有三千五百名，而這次，武田信玄却率了兩萬多的兵力……

據說，約有一千多名士兵見狀喪膽，立刻冒險逃出國峰城，向武田軍投降。

小幡信貞是攻城的先鋒大將。他立刻收容了這些降兵。

「歡迎你們加入武田軍。」

城廓上的士兵看了這個情形，相互說著：

「主君也在那裏呢，我們也去投誠吧，主君一定會很高興的。」

事情到了這個地步，誰也阻止不了。

圖書之介不得不決心放棄第一道城廓，自動縮小了防衛範圍，準備與敵軍決戰到底。

使人啼笑皆非的是，堅守國峰城到最後一刻的，是上杉謙信由廐橋派來的長尾謙忠的一千多名士兵。

「哇！」

隨著一陣喧天的叫喊，一批敵軍衝入了城門。

這些士兵正是小幡信貞所指揮的。

圖書之介趕回於富所在的本城，沉重地對於富說：

「看起來，這座城已經守不住了。」

於富頭上繫著白色絹帶，身著盔甲，手握掃刀，腰間還佩著一把長劍。

「事情到了這種地步，我想大概也沒有辦法了……」

圖書之介臉色雖然蒼白，但是神色十分鎮定。

「我想，我是命當該絕了……」

「武田信玄知不知道箕輪城主去世了？」

「這件事我不太清楚。」

「去年夏天，你爲了先父背叛了尾張守，我非常感動。」

「妳用不著說這種話！」

小幡圖書之介猛烈地搖著頭說：

「我也不是爲了岳父的緣故……我只是認爲，自己應該爲關東管領家效忠。」

當然，圖書之介早就派了二十名使者，分五處逃出城外，到廐橋城和箕輪城求援。

但是，這些使者是不是能順利達成任務，還是一個問題。如果這些使者中，能有一個人完成任務，救兵也許可以及時趕到解圍。

不過……

這線希望是渺之又渺的。

國峰城裏的士兵已有半數投降了，而且，敵軍的先鋒部隊，早已佔領了第一道城廓。

現在，御殿平的城廓，也展開了一場激戰。

這個地方眼看也支持不了多久了。

「不論如何，這樣平白的死去，我實在不甘願！」

圖書之介恨恨地：

「我不想這樣死去，我不甘願……」

由於圖書之介的疏忽，使得一半以上的武將在一夜之間，背叛了國峰城的新城主。

關於這一點，圖書之介認爲：

（都是我能力不够，才會沒注意到安撫他們。）

圖書之介不願在國峰城裏，被堂兄小幡信貞「砍掉首級」，因爲，這座城當初也是他自小幡信貞手中奪過來的。

圖書之介思索著：

「我們應該逃到那裏去好呢？」

「我們能逃到那裏？」

於富也想不出所以然。

「我們先逃到寶積寺去吧！能逃多遠就逃多遠，然後，我們再從容就死吧……」

「嗯……」

於富默默點著頭。

雖然是逃亡，最後還是難逃一死的，於富心裏也了解。

如果現在就動身的話，可能能逃到寶積寺。

寶積寺位於國峰城東南左右之處。

小幡圖書之介長久以來就是該寺的大施主。

現在，圖書之介準備葬身於該寺中。

如果要逃到那兒，必須趁敵軍尙未攻進御殿平之前，趕緊動身。

因爲，要到寶積寺必須經過御殿平的秘道，然後往西走穿過山嶺，再往東下去就到了。

小幡圖書之介認爲：

（敵人大概還沒有攻到御殿平吧！）

城裏的交戰正是如火如荼的時候——

要逃就必須趁這個機會——

「趕快！」

圖書之介夫妻帶了十六歲的長男千丸，和十一歲的長女清乃，由本城逃出去了。

此外，跟隨他們的還有吉崎角兵衞、大澤藏人等二十多名隨從。

他們擊破御殿平的城廓，進入秘道，出了秘道後，又走上了窄窄的山道，一路馬不停蹄地奔逃著。

黑暗中，打鬪聲、叫囂聲：慘叫、悲鳴……譜成一首慘厲的鬼曲，令人聞之毛骨悚然。

打到最後，已經變成了大混戰，不知那個是敵，那個是同志，人人只知不停地揮矛、射箭。

圖書之介一行人走完山道後，來到後城門。

後城門是依山勢而建的，非常狹窄，敵人很難由此攻入。把守後城門的是長尾謙忠派駐國峰城的武將，名叫高野源一郎益重，他正在頑强地阻止武田軍的侵入。

圖書之介一行人不敢點火把，偷偷潛出後城門，沒有多久，後城門就被攻陷了，敵軍如波浪似地，湧入後城門。

「快！往這裏走！」

吉崎角兵衛在前面帶路。

天上雖然無星無月，但依稀還可辨路。

從那兒，他們可以看見國峰城裏閃爍、晃動的火把，以及昇空的烈焰。

大概是城裏的士兵故意縱火，以防敵人逼近吧！

轉了兩個彎後，圖書之介一行突然發現，前面的樹林中有數隻火把的光芒。

「哎呀！不好了……」

吉崎角兵衛先叫了起：

「主君，是敵人，趕快繞過去吧！」

「吉崎角兵衛，那……」

「主君，這裏由我應付就好了，你們快走吧！」

已經沒有時間再爭辯了，圖書之介留下吉崎角兵衛和十名部下，自己帶著妻子兒女和其餘隨從，由左邊的樹林穿行而去。

這些敵軍大概是小幡信貞特別派來的吧！

信貞曾是國峰城的城主，對城內的地形無不了然於心，他大概也想到：

（圖書之介如果要逃亡的話，除了寶積寺以外，再沒有其他地方了……）

由於山路陡險，所以，他只派來了五十名士兵。

「什麼人……」

「都給我站住！」

武田軍的士兵叫囂著，由狹窄的山道跑過來。

吉崎角兵衛也率著十名士兵，奮勇前迎——

吉崎角兵衛不斷揮矛，敵軍一個個滾下右邊的山崖。

「我若倒下去，你們就來接替我！」

吉崎角兵衛一面應敵，一面對部下喊叫。

因爲，這個山路非常狹窄，僅能容一人通過，所以，單人應敵比較容易討好。

「喝——」

吉崎角兵衛怒喝著，又刺倒一個敵軍。

就在這時，一隻箭斜斜地飛過來。

「啊——」

吉崎角兵衛慘叫了一聲，當場戰死了。

其餘的十名士兵，一面要迎敵，一面要防著飛箭，無法專心，遂一個接一個地倒了下去。

火把在黑暗中飄來飄去……打鬪並沒有維持多久。

武田軍的士兵將國峰城的十名士兵收拾掉後，立刻去追擊圖書之介一行人。

正在這個時候，小幡信貞率領的先鋒部隊，也將攻入正城了。

正城比城門或御殿平更脆弱，一下子就攻破了。

佔領正城後，有人來向他報告，攔阻圖書之介的情形。

「果然不出我的意料！」

小幡信貞點著頭說：

「他們一定已經逃到寶積寺。」

過了一會兒，他又下令道：

「把這件事情報告給信玄大人吧！然後告訴他，我要親自到寶積寺走一趟。」

他挑了兩百名左右的部下，一聲令道：

「跟我走！」

所有的人都拿著火把，往寶積寺而去。

天還有完全亮——

國峰城裏各處城廓，都已被武田軍佔領了。

當曙光逐漸由樹梢照射下來時，小幡圖書之介一行人終於逃到寶積寺，他的隨從只剩下大澤藏人及三名部下。

其他人可能是在黑暗中落伍或迷路了，或者是拋棄主君獨自逃生去了。

踏進寶積寺，圖書之介告訴那裏的僧侶說：

「請你們都到正殿去吧！」

寶積寺的山門前是一條谷間的狹路，右邊則是一條名叫雄川的急流。

山門建築得古色古香，前有二十多級石階。進了山門後，盤旋上了山坡，就可看到巍峨的寶積寺正殿了。

等所有的僧侶都避到正殿去後，圖書之介告訴於富：

「今天，我要死在此地。」

「是！」

於富雙手抱著女兒淸乃。

淸乃經過一夜的逃亡，現在已疲倦睡著了。

圖書之介注視著女兒蒼白的臉色說：

「於富……」

「嗯？」

「我實在很希望能有人傳下我的血統。不過，說不定辦不到了……我想，讓千丸逃亡，妳認爲如何？」

「你的意思我了解……」

千丸此刻正在附近的樹蔭下休息，大澤藏人陪著。

「淸乃就在此和我們一起……」

「是的，我懂……」

因爲，淸乃是女孩，如果和千丸一起逃亡的話，一定會成爲千丸的負擔。

原來，圖書之介準備讓千丸順著雄川游下去，瞞過敵人的耳目，逃出上州。

「好，妳把千丸叫來。」

「是！」

於富招招手，把千丸叫過來。

千丸著了一身武裝，神情雖然非常疲倦，但是步伐還穩定有力，他早就下定決心要和家人同死於此，所以，他盡量張大眼睛，一雙眼睛雖然微現疲意，但卻炯炯發光。

「千丸，你要記住，千萬不可違抗父親的命令！」

於富這樣訓誡他後，就抱著淸乃，走到大澤藏人的面前說：「大澤藏人，你帶著千丸逃亡去吧！」

「夫人……妳怎麼這樣說呢？不！我不能這樣做！」

「你忍心看主君的香火斷絕嗎？」

於富神色凜然地說：

「你這樣固執，反而對主君不忠，你知道嗎？」

她說得義氣凜然，完全不像出自一個普通女子口中。

大澤藏人想對她說，主君和夫人如果肯一起逃亡的話，他就願意無條件的跟隨，但是，他說不出口。

他也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假如主君和夫人也逃亡的話，敵軍會不惜一切地追殺，最後，任何人都逃不出敵人的魔掌。

而假使圖書之介夫婦在此與敵人作最後的抵抗的話，千丸就可趁機由雄川游泳逃走了，這種可能性：

（並不是沒有的！）

大澤藏人心裏這樣想著，口裏再也無法反駁了。

「那麼，一切就要拜託你了！」

於富知道他是通曉大義的人，就這樣叮嚀著他。

「是……是……」

大澤藏人只得答應了。

另一邊小幡圖書之介正把手放在千丸肩上，好像正在向他交代什麼似的。

千丸注視著父親，不斷地點頭。

於富叫了一個部下過來，命他將沉睡中的清乃抱到山門右邊的小山丘，那裏有一座植滿了老松的地藏菩薩廟。

「於富，千丸答應了……」

圖書之介高聲地對她說。

「是嗎……」

「媽……」

千丸跑過來，於富慈祥地摟著他，很清楚地告訴他說：「你父親和我將在這裏盡量和敵人作戰，讓你能在這個時間逃掉，你千萬不能忘記，我們這樣做，是想讓你繼續傳下你父親的血統，無論如何一定要逃掉，然後，重新過新的生活，好嗎？你記得了嗎？」

千丸默默地點著頭。

雖然，他的雙眼早已盈滿了淚水，但是，他既沒有回頭再看父親一眼也沒有讓淚水掉出來。

「藏人，趕快把千丸……」

於富好像要把離愁甩掉似地，把千丸輕輕推給大澤藏人。

這個時候，圖書之介也催著說：

「趕快，不要耽誤時間了！」

「那麼，我就帶他走了……」

大澤藏人好像也下定了決心，伸手抱起千丸。

他的身影旋即消失在山門內的杉林裏。

杉林的對面就是山崖。

他走下杉林，來到雄川河邊，準備脫掉自己和千丸的武裝，跳入雄川中。

這時，圖書之介也牽着於富的手，走到山門後面去。

「這樣我就放心多了。」

其他的部下可能在前面把守吧！

「於富……」

「嗯？」

圖書之介突然站住，把嘴唇貼近了於富的臉龐。

於富也摟緊丈夫，接受他的溫存。

「今天這種局面，都是因爲我太無能了……」

於富立刻用自己的唇，堵住他下面的話。

「妳願不願意和我一塊死……」

「這還用得着說嗎……」

「我聽了很高興。」

「能和你一起死，我覺得非常滿足。」

「眞的嗎？」

「眞的！」

現在，他們連講情話的時間，也所剩無幾了。

因爲，一個部下正匆匆跑來報告：

「主君，不好了，敵人已經來了！」

這時，黎明的曙光正把天空照成碧紫色，正殿後面的山裏，傳來一陣啁啾的鳥聲。

「於富！」

「是！」

「我要從山門上向敵軍發冷箭。」

「是的，束手就擒是不可以的。」

於富的臉頰突然閃過一道紅暈，好像想起了什麼……

「噢！請你等一下！」

說完，她向大澤藏人和千丸消失的杉林跑去。

圖書之介詢問他的部下說：

「敵人到什麼地方了？」

「已經到琵琶湖附近了……」

「嗯，這樣我們還有一點時間。」

「是的！」

「你如果不想死的話，現在逃走還來得及。」

「主君，你怎麼說這種話，我在跟隨你……」

「是嗎？那麼……把你的弓箭給我，你去把山門關起來，我要向敵人放冷箭。」

「遵命！」

不久，於富就回來了。

她頭上那條白色的絹帶已經不見了，代之的是大澤藏人的束帶。

「我把絹帶送給千丸做紀念。」

「是嗎？我怎麼忘了留個東西給他做紀念……」

圖書之介苦笑着。

山道那邊逐漸傳來人馬的叫喚聲。

「主君，敵人已經逼近了！」

於富手握掃刀，臉上毫無恐懼之色。

「噢……」

圖書之介點着頭說：

「我要到山門上去！」

「是！」

於富突然命令旁邊的部下：

「把山門打開！」

「夫人……那……那怎麼可以……」

「沒有關係，你去開吧！」

圖書之介也這樣對部下下令。

「這……」

「去吧，去替她開吧！」

「是……」

山門打開後，於富又對部下說：

「你到那裏去護衞主君吧！」

「那麼，夫人，妳要做什麼呢？」

「我要迎頭給敵人一個痛擊，否則我實在不甘願！」

這些話令那位部屬啞然無言。

他心裏想，以前雖然曾經聽說過，這位夫人的武術非常高强，但是，從來未曾見識過。

「夫人，妳要一個人去……」

「是的！」

於富一個箭步躍出山門，然後回頭說：

「把山門關上！」

於富凜然地走向山門外的空地。

從那裏可以看到敵軍。由於山道狹窄，所以，他們排成兩列，蜿蜒地走來。

這條山道是通到寶積寺唯一的路。

他們只能由此進來，因爲，如果繞到寶積寺的後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而且，小幡信貞也說過：

「如果這樣做的話，會讓圖書之介跑掉的。」

小幡信貞預測圖書之介不會帶太多的部下——

（頂多帶個二十名吧……）

而小幡信貞帶了十倍的兵力，所以，即使路面再狹小，他也有致勝的把握。

這個時候……

小幡信貞的兵士們看見遠遠有一條人影。

是初春時節，林中的樹木冒出許多新葉。

清晨的天空飄浮着朵朵曉雲，山中的霧四處流竄着，看起來像黃昏一般。

崖下的雄川沖激着巨石，發出震耳的響聲。

「那是什麽東西……」

「是一個人……」

「到底是什麽人呢？」

前面的士兵不由得停下了脚步。

「只有一個人呢！」

「對！大概是敵人吧，還帶着掃刀！」

「你看，他朝我們走過來了！」

「哎呀！是一個女人哪！」

「什麽……」

士兵們都吃驚的瞪大了眼睛。

這時，那名全身武裝的女子，站住了：

「我是小幡圖書之介的妻子，我要和你們決戰到底，過來吧！」

士兵們都喧嘩了——

於富握着掃刀，擺好了姿勢說道：

「你們統統過來吧！」

她一個箭步衝入敵陣裏——

「哇……」

「哎呀！」

於富的掃刀往士兵們的脚部一掃，士兵們紛紛翻滾着，掉下了懸崖。

於富身輕如燕，利用狹窄的山道做掩護，橫掃敵軍。

馬嘶鳴着，人慘叫着……

於富的掃刀有如魔器般，每飛閃一次，就會有兩三個人墜入崖下，鮮血濺滿了山道。

於富雙唇緊抿着，雙眼射出凌厲的光芒，身上濺滿了敵人的鮮血……

「哇、哇、哇……」

敵軍終於節節後退了。

因爲，他們一點辦法也沒有。

左邊是險峻的山崖，右邊是駭人的懸崖。

武田軍的人數雖然衆多，但是山道狹窄，僅能同時容納三名士兵，於富只要掃刀一揮，就把他們掃落懸崖了。

後面的武田軍叫着：

「趕快引射弓箭吧！」

隨即，武田軍的弓箭齊發。

於富立刻轉身跑回了寶積寺。

「好個狡猾的傢伙！」

「追啊！弟兄們！」

武田軍擁擠着往前追擊。

於富跑入山門後，圖書之介對她說：

「妳幹得太好了！」

部下們立刻又把山門緊閉了。

「於富……」

圖書之介嚷着說：

「趁這個機會，趕快把清乃……」

「好，我知道了。」

於富跑到山門旁的小丘，告訴守護清乃的部下：

「趕快到主君那裏去！」

部下點着頭，飛跑而去了。

清乃還在沉睡着……

於富凝視着清乃美好而顯得稚氣的臉龐，咬着牙拔出腰間的長劍，口中喃喃地說着：

「原諒我吧……」

接着，淚流滿面，毫不猶豫地把劍刺入清乃的心臟。

「媽媽馬上就要跟妳去了……」

她輕輕地抱起清乃的屍體，把她放在地藏菩薩廟的後面，雙手合掌，說着：「再見了……」

然後，回身抓起長劍，跑向山門處。

她的掃刀由於斬了不少的敵人，沾了過多的血，已受磨損不能用了。

小幡圖書之介和兩名部下，正從山門向敵人射箭。

圖書之介的弓箭射得的確夠準，每射必中。

他的左手抓着弓，又抓了一大把箭矢，迅速地一隻接一隻地飛射出去。

他的部下也拚命地射箭，但是，箭矢的數量是有限的，憑他們幾個人，也很難抵擋多久。

「主君，趕快！」

一個部下一面射箭，一面催促圖書之介。

他的意思是，想請主君趁他們還抵擋得住時，趕緊自盡，以免落入敵人手中，會受到凌辱。

「好！」圖書之介立刻由山門上下來。

「在此，和你們永別了，保重！」

「來！跟我來吧！」

圖書之介對部下這樣說，但是，部下們默不作聲，因爲他們正忙着射箭。

於富領先在前跑着。

「這裏大概可以了吧……」

跑到地藏菩薩廟時，圖書之介把清乃的屍體抱起，用自己的臉偎着清乃那逐漸冰涼的面頰。

「別遲延了，趕快！」

他們二人又開始在杉林中奔跑了。

於富邊跑還邊揮劍砍斷擋路的樹枝。

「這裏大概可以了吧！」

跑了一段路後，於富轉身站住。

「嗯……」

圖書之介把清乃的屍體放在地上，雙手合掌祈禱。

遙遠的地方，傳來模糊的廝殺聲。

那兩名部下大概也身亡了吧……

敵人可能已經攻入山門了吧……

圖書之介默默地想着，心中有一絲悲愴。

「再不趕快的話……怕……」

於富不得不催促着丈夫。

「我知道……」

圖書之介立刻就地盤坐下來：

「要切腹恐怕來不及了，妳趕快把我的頭砍下吧！」

「是……」

「妳是不是要和我一起死呢？眞可惜……不過，我非常高興，也非常欣慰……」

「能與你同死，我才欣慰呢……」

「好，那我就先走一步，不過，我會等妳的……」

「我馬上就會去了……請一定等我……」

「動手吧……」

小幡圖書之介轉過身去，背對着於富。

於富却從背後摟住了他，用濺滿敵人鮮血的面頰，溫柔地在他臉上摩挲着，又輕輕地在他耳鬢說：

「過去的日子實在太美好了……」

「是的，太美好了……」

「那麼，請你原諒我了……」

「是的，請妳一刀就把我砍死吧！」

「好！」

於富勇敢的揮劍砍下丈夫的頭，小心地埋在地下。

聽說，她把清乃也埋在同一穴中。

最後，她自己也殉節了。

小幡信貞發現他們三人的屍體時，還感慨地把於富沾了血跡和泥土的臉，輕輕地擦拭乾淨，而自言自語地說：

「想不到這個女人如此勇敢、貞節！」

他讚嘆之餘，鄭重其事地埋葬了他們三個人。

另外一方面，被大澤藏人背着涉水而逃的千丸，結果如何了呢？

他們跋涉了三天，在夜晚到達了大胡城。

這時的他們，都是一身農夫打扮。

大概是爬上雄川後，大澤藏人就地討來穿上的吧！

這時，上泉伊勢守已經由上泉的府邸遷回大胡城了。

小幡圖書之介派出求援的二十名使者，只有一個人順利到達箕輪城，其餘的十九名都被武田軍捕殺了。

但是，這個使者到達箕輪城時，國峰城已經淪陷了。

挽救國峰城和小幡圖書之介——

(已經是不可能的了！)

關東管領家下令派兵保護箕輪城和廐橋城。上泉伊勢守也準備出兵了。

就在這時，大澤藏人和千丸正逃到這裏來。

「哎喲！你們眞幸運，竟然逃出來了。」

伊勢守非常感動，安慰著大澤藏人。

大澤藏人娓娓道出事情的經過。

「……夫人還說，要把這個給你留做紀念……」

說着，大澤藏人由懷中掏出於富的白色絹帶，交給伊勢守。

後來，伊勢守單獨一個人時，把絹帶拿出來，仔細地、反覆地看了又看、看了又看……

他發覺絹帶上的縫合處，有兩張摺得很小的紙片，他急忙抽出、展開，原來是十六年前，自己放在於富額上，砍成兩半的紙片。

往事又浮現他的心頭，敎他久久無法釋懷。

第二天，伊勢守茶不思、飯不想的整日坐在佛堂中，看着於富送他的絹帶。

他不停地搓揉着、撫摸着，想自其中感受於富生前的手澤之香。

（我敎她武術，難道就是想讓她得到這種下場……）

他一直想着這件事。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我爲什麼把武術傳授給身爲女人的正子和於富呢……）

伊勢守越想越迷惘了。

如果說，她們只是一般的戰國女子，那麼，她們的習武和戰死，都不會令人感慨。

因爲，於富只不過是由於習武而成了戰國女子，又由於忠義而喪生罷了……。

然而，錯就錯在，於富並不是一般的女子，尤其對伊勢守來說……

但是，伊勢守假使單純以師父看門徒的眼光看此事的話，那麼，對於於富如此光榮，勇敢的戰績：

（是不是會覺得滿意呢……）

他這樣地自問着，然後又靜靜地搖頭。

（畢竟，我的劍道還未純熟……）

那麼，伊勢守所謂純熟的劍道又是什麼呢？

（不知道……——）

雖然，有時他的腦裏會浮現一些朦朧、模糊的概念，但是，他自己也無法確實把握住。

夜漸漸地深了……

伊勢守把白絹帶抱在懷中，上了床。

他仰臥在床上。微弱的燭火映照出他朦朧的側面。

這個時候，有一絲淚水順着他的左臉頰，靜靜地淌下來……。

當初於富追到雄川邊，跟大澤藏人交換白絹帶時，就對大澤藏人說：

「你告訴伊勢守，我要把千丸交給他了。」

然後，於富又對千丸說：

「從今以後，你就把母親的恩師，當做自己的父親。」

這就是於富對千丸最後的叮嚀。

雖然，除了於富以外，沒有人知道這件事，但是，千丸對伊勢守來說——

（確實是自己的親生骨肉……）

（於富……於富……）

伊勢守在心中悲切地呼喚着。

（妳這個女人怎麽這麽偉大……不過，也由於妳的偉大，才使我這年將老邁的人，尋到了我生命的目標，難道……這就是妳最後贈予我的禮物……）

伊勢守思潮起伏，一夜輾轉反側，直到天快亮的時候，他才靜靜地沉入夢鄉。

就在這一年——

上杉謙信正式地繼承了關東管領家和上杉之姓。

而且，他還認爲：

（良機不可坐失！）

遂長驅攻入了小田原。

但是，這座城不是三兩個月就可以攻下的。

這座城是北條家用以自誇於天下的本錢，除了擁有高大、堅固的城廓外，還有北條氏康嚴密的防衛。

上杉謙信有一段期間，幾乎陷入了苦戰。

上杉謙信由遙遠的越後出兵，越過關東平野，直攻相州的小田原，也是經過相當的考慮。

而國峰城被武田軍和小幡信貞奪回去，也正是在這個時候，而且，武田信玄還趁上杉謙信不在的當兒，出兵越後，連駐在相州的武田軍，也開始出動威脅上杉謙信。

「哼！」

上杉謙信咬牙切齒。武田和北條巧妙的聯合策略，從前就曾讓上杉謙信吃了好幾次虧。

如今，北條氏康對上杉謙信來說：

「是無足畏懼的！」

但是，如果武田信玄存在一天的話，上杉謙信想上京都，稱霸天下的心願，就無法實現。

而沒有武田軍撐腰的北條氏康，對上杉謙信來說，一點都不是問題。

上杉謙信對武田信玄的擧動，覺得：

「異乎尋常——」

說不定，武田信玄也正如此在揣測上杉謙信呢！

上杉謙信心裏暗暗忖度着：

（信玄是不是想和我一決勝負了……）

因為，他覺得信玄此番的作風與往昔不同，這次他不再玩弄小詭計，而把大軍調集着，好像正在尋求決戰的日期和地點似的。

「好！」

上杉謙信說：

「我也要出兵，而且，這一次我一定要把武田信玄的頭砍下來……」

他急急地解除對小田原的包圍，回到越後去。

他想在越後重新整頓軍隊，一方面也詳察武田信玄的反應，然後再伺機出兵。

秋天來臨時——

上杉謙信帶了一萬四千名（又一說一萬八千）的士兵，由越後的春日山本城出發，往信州而來。

武田信玄知道了這件事後，說：

「千萬不能失去這個良機！」

於是也帶了一萬二千名的大軍，由古府趕往信州。

武田信玄已經在現在的長野市松代之處，蓋了一座叫海津城的城堡，由長男右郎義信駐守。

海津城裏的武田軍，大約有五千名。

合起來，武田信玄的兵力約有一萬七千人。

他們這一次的戰役，史稱為「川中島決戰」。

雖然在這之前，武田信玄和上杉謙信也曾數度在川中島遭遇，但是，他倆在這次（永祿四年秋天），才真正作了一次浴血戰。

海津城與長野的善光寺隔着川中島、千曲川，南北對峙。

此役大略的經過是這樣的：

起先雙方都在伺機待動，最後，武田軍忍不住了，派兵襲擊上杉謙信的本陣妻女山。他們打算等上杉軍下了山，出現在川中島時，武田信玄也親率精兵在該處迎擊。

其實，夾擊上杉軍於川中島，本是武田軍的作戰計劃。

但是，上杉謙信在還未受到襲擊前，就搶先一步，率兵下了妻女山，突襲武田信玄的本營。

遭此意外的突襲，武田軍陣容大亂。

上杉謙信更進一步，帶了二十名旗本士兵，揮刀逼近武田信玄，欲一刀砍下信玄的首級。

就在這個時候，襲擊妻女山的士兵，已經折回川中島來了，他們由背後給上杉軍强烈的打擊，不得已之下，上杉謙信命令士兵們撤退，回到越後去，這次的大決戰，雙方還是未分出勝負。

雙方都損失不少兵力，也都一無所獲。

而且，這也不是所謂的攻城戰。

他們只是在經常遭遇的地方，再碰頭一次罷了。

武田信玄和上杉謙信事前都立志砍下對方的頭，但是，這個心願都落空了。

因爲，信玄雖然受了傷，但無性命之憂。

上杉謙信也完好如初地回到了越後。

不久，又恢復了原來的情勢。

當然，這次的決戰也有其存在意義，因爲，上杉謙信和武田信玄這兩個人，經過了這場不分勝負的決戰，才不約而同地下定決心：

「要以其他方法達到稱覇天下的目的。」

最後一戰

翌年，亦卽永祿五年。

開春時候，上杉謙信就率領大軍到關東，直到凛冽冬風呼呼地吹拂大地，仍未打算回越後。

後來，上杉謙信擋不過紛霏的雪花，而且，年關已近，遂率軍轉入上州的廐橋城住下。

這一年也就是，織田信長力克今川義元而聲名大噪，成爲著名的諸侯，並與三河的德川家康締結同盟的同一年。

對上杉謙信和武田信玄來說，織田信長與德川家康訂定攻守同盟，是否有任何影響？

或許，他們根本不在乎織田信長和德川家康的存在吧！

總之，這一年的上州因爲上杉謙信率軍駐紮此地，而顯得十分平靜。雖然，上杉謙信曾想：

「趁這個機會，把國峰城搶過來……」

但是，却無法完成心願。

當年，武田信玄協助信貞奪回國峰城後，仍讓小幡上總介（原尾張守）信貞當國峰城主，並給他四千人馬。

信玄以爲，擁有四千人馬的國峰城，一旦遭到攻擊，也不至於馬上淪陷。信貞自己也暗下決

定：

「今後，決不可輕言投降！」

因此，國峰城的防禦十分嚴密。

（信貞大人既已回到國峰城，那麼……正子和她的孩子們，不也可以回國峰城嗎？）

此刻，上泉伊勢守的心情複雜萬分，好似未經整理的棉絮，理也理不清……

對他來說，死去的於富是他最喜愛的徒弟，但是，於富的姊姊正子，却是他的第一位入室女弟子。

（這件事對我而言，是喜？是悲？）

上泉伊勢守獨自暗忖。

於富所留下的小孩——千丸。目前住在大胡城常陸介的府邸。他該是自己的子嗣，這是一件尙未公開的秘密。

偶爾，常陸介到上泉城伊勢守的府邸，探視父親時，總會談到千丸的種種，每當常陸介說：

「爹！我覺得千丸好像我的親弟弟！」

聽到常陸介這麼說，上泉伊勢守的臉孔，刹時染上酡紅，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箕輪城主長野業政的死訊已經公布，卽將在箕輪城擧行盛大的葬禮。年方十七的長野業盛，也將承襲其父的衣缽，成爲新的箕輪城主。業盛是業政愛妾所生，只因長男吉業英年病歿，箕輪

城主之位，自然就落在業盛身上。

永祿五年年底，常陸介到上泉城向父親請安時，上泉伊勢守對他說：

「你好好地聽着。明年，上州、箕輪城、甚至我們都可能遭到重大的變故，這次的變故很可能改變我們的未來……常陸介，前年我們所做的決定，不會變卦吧？」

常陸介點點頭，表示自己的主意依舊。

正當上泉伊勢守對兒子常陸介提起，有關明年可能發生禍亂的同時，武田信玄正積極地備戰，以進攻箕輪城。

砥澤城由前年開始大興土木，經年餘的準備，如今已頗具規模。而且，武田信玄在重新掌握小幡信貞爲城主的國峰城時，他已拿定主意要以此城爲進攻上州的據點。爲達到這個目的，他在支遣小幡信貞回國峰城時，分別將自己的親信派駐那兒，並不斷地派兵支援。

因此，武田信玄在永祿六年定能實現將四萬大軍（另一說法爲二萬人）齊集上州的計劃。

他準備以這批武力，一擧攻下箕輪城。

無可否認，箕輪城內兵將的士氣，在故城主長野業政去世之後，的確大不如前。許多原來隸屬於業政的武將和豪族，均已暗中投靠武田家或北條家。

自然，武田信玄又能由這些人身上，獲得箕輪城內進一步的情報。

在那種時代，一支由英雄率領的軍隊，在喪失領導者之後，立卽崩潰的例子，簡直不勝枚擧

。這種情形，和近代戰爭不同。因爲，他們崇尙英雄，全靠個人的聲望維繫勢力，一旦英雄失勢，其部將自然也做鳥獸散了。

上杉謙信與武田信玄在永祿二年大戰於川中島，目的不在於攻城掠地，他們最迫切希望的是，置對方於死地。明白這種情形，也不難想像何以當時戰亂連緜不斷了。

永祿六年，武田信玄懷着等待春天降臨大地一般的心情，駐進國峰城，準備開始行動了。

由於，備戰工作十分妥善，加以小田原的北條氏家亦相呼應地出兵，武田信玄的進攻非常順利。

信玄以爲，欲進攻箕輪城之前，先要把妨礙進攻的障礙除去，他先攻下關東管領的安中、松井田兩城。然後，再攻陷內出、藏人、禮應寺等地，讓箕輪城完全孤立。

在信玄把箕輪城孤立之前，上泉伊勢守來到箕輪城。他命兒子常陸介留守大胡的本城，自己帶了二百名部下，趕來幫助長野業盛。

「噢……大胡城主，您終於趕來了……」

長野家的家老藤井友忠，看見伊勢守到來，高興地迎他入城。那位甫喪慈父，又遭强敵壓境的箕輪城新城主長野業盛，看到上泉伊勢守時，只說了一句：

「歡迎您的到來……」

因爲，這位年輕的城主在面臨城危家亡的窘況，一些武將、豪族又相繼背叛的情況下，眼見

上泉伊勢守肯率衆前來幫助自己，早已感動得泣不成聲了。

他低着頭，一任涕泗縱橫滿面。

雖然，上泉伊勢守只帶了二百名部下前來。但是，對箕輪城內的將士來說，却像是一支救世軍那般，尤其是伊勢守本人親自趕到此地，更讓他們感覺興奮。

伊勢守到了箕輪城後，便與長野業盛、藤井友忠商量敵我的情勢。藤井友忠說：

「我以爲，與其堅守城池等武田軍攻來，倒不如出城迎戰，也好自如地與他們一決生死！」

他的建議不無道理，因爲，藤井友忠擅長野外作戰，加以，他對這一帶的地形瞭如指掌，應有相當大的勝算。果眞如此，也能挫挫武田軍的銳氣。

儘管，戰爭要經實際對抗，才能分出勝負。但是，藤井友忠繼續提出自己的意見，他說：

「待在城裏束手就縛，極易喪失士兵們的戰鬪意志，我們應該事先周密地計劃一番，好讓士兵們有施展身手的機會。」

「你的建議很有道理！」

上泉伊勢守同意他的主張，並說：

「我們可以連袂作戰，挫武田軍的士氣。」

「不！不！伊勢守大人……千萬不可！」

「爲什麽？你的意思是……」

「我想請伊勢守大人留守箕輪城。」

友忠想讓伊勢守陪着長野業盛留守箕輪城，其目的是，振奮長野軍的士氣，鼓舞他們的精神。因爲，藤井友忠目前尚無意與武田軍做乾坤一擲的殊死戰。

（但是，留在箕輪城內不出城迎戰，武田信玄可能會誤會自己怯懦……）

上泉伊勢守這麼想。

其實，這是極可能發生的事。

幸好，此刻，上泉伊勢守的心情與藤井友忠相仿。他將獨子常陸介留在大胡城，自己以大胡城主的身分趕到箕輪城與長野軍共生死；藤井友忠則抱必死的決心，準備迎戰武田軍予以痛擊。其目的不外希望能振作新君長野業盛的精神。

堅定他的信心！藤井友忠身爲長野家的家臣，自然希望下一代主君能有所作爲；而伊勢守以父執輩的身分，同樣地希望這位像是自己兒子的長野業盛能發奮圖強，突破眼前的困境。

此外，他們還有一個共同的願望——上杉謙信的救援。只是……這種希望過於渺茫。

上杉謙信由去年開春就親率大軍出兵關東，目前，正與北條氏康的軍隊輾轉對陣於下野和武州之間。

武田信玄和北條氏康則按着原訂的計劃，一步步地推展，企圖完全殲滅上杉和長野兩家。

更糟的是，上杉謙信的軍隊在經過年餘的長期征戰後，兵源不繼，只好調用上州廄橋城的兵

力。

如此一來，廄橋城的守備也僅够勉強自保，如何能派兵幫助箕輪城的長野業盛呢？

而且，廄橋城的家老長尾謙忠，不幸於去年去世。關於長尾謙忠的突然死亡，另有一種傳說是，上杉謙信發現謙忠與武田軍勾結，企圖謀反，因而加以殺害。

無論其中眞相若何，關東管領突然遭到武田軍和北條軍的攻擊，却是無可否認的事。

藤井友忠暗自估量，箕輪城目前的兵力約在五千人左右。他將五千人馬分成三部分，由他率領一千五百人出城迎戰。他想：無論如何要將伊勢守留在箕輪城。這樣一來，即使自己在戰場上發生意外，也比較安心。

「好！我答應你留在城內。」

伊勢守瞭解藤井友忠的心意，慨然應允。

「謝謝你！伊勢守大人！」

「勿需再爲此事分心，全力準備作戰吧！」

「是！伊勢守大人！」

晨霧迷漫四周，清新的空氣中摻雜淡淡的泥土香味，這正是草木萌芽的時節。

——春天就要到了，萬物將啓新機——

城外，不久前攻陷了鷹留城、鍛冶城的武田軍，現在靜悄悄地，似無意發動攻勢。

昨晚，上泉伊勢守在箕輪本城的府邸裏，安心地休息了一晚，只見他精神矍鑠，神采飛揚。

天色方始透出灰白，伊勢守便與長野業盛共進早餐。

長野業盛似乎整夜都未闔眼，原本紅潤的臉龐，此刻泛着青白，那雙黑白分明的眼睛也滿佈血絲。

的確！業盛整晚都未闔眼，當然，他並不害怕今天所將發生的戰事，他只是被父親的遺言所困擾。

長野業盛的父親在臨終時，曾握着他的手說：

「絕對不能投降敵人，要與箕輪城共生死！」

昨晚，長野業盛就爲了這個緣故，而無法休息，他不知該選擇何種死法，才不至於屈辱長野家的聲名。上泉伊勢守明瞭他的心情，只是，知道了又如何，該如何幫他呢？

「長野業盛大人……」

上泉伊勢守邊說邊把手上的筷子放下來。

「我們一起奮鬭吧！」

雖然，上泉伊勢守想對這位年輕人，說些更有意義的話題，但是，他覺得腦中空無一物，不知如何啓齒。

如果，眼前的年輕人是常陸介，自己該不會如此難以措詞吧！何況，在這種時候，似乎除了表示「一起奮鬭」以外，再也不能說些什麼了……

「謝謝您！伊勢守大人。」

長野業盛微低着頭向他致謝。

幸好，長野業盛的態度還算沉穩，但是，看那僵硬的擧動，上泉伊勢守覺得，此刻的長野業盛雖生猶死一般。

昨日黃昏，武田軍已完全包圍箕輪本城，因此，武田軍很可能在今天發動攻勢，事實上，他們也沒有拖延的必要了。只要武田軍正式攻來，已經孤立的箕輪城，如何抵擋兵力較自己多上四倍的攻擊？

上杉謙信的援軍也不可能及時趕至。

武田軍一旦攻來，就是長野業盛的死期到了，不是嗎？如果，長野業盛不違背父親的遺訓——他就得與箕輪城共存亡。

吃完早餐後，長野業盛將新婚未久的妻子，叫到房間裏。

長野業盛在妻子的面前，寫下一首絕命詩，詩文如下：

「梅櫻凋於春寒時；

箕輪英名永垂世。」

長野業盛寫完後，交給妻子，並對她說：

「妳到持佛堂那兒等我一會……」

持佛堂就設在箕輪本城內，那兒供着長野家列祖列宗的靈位。長野業盛已經下定決心了——

（要死，就死在持佛堂裏……）

接着，他又吩咐親信米原源太左衛門及數位家臣，護送愛妻前往持佛堂，臨去，他還叮嚀再三：

「等在那兒，我一定會趕過去……」

長野業盛說完後，便走出府邸。

正在這個時候，負責守衛藏屋敷的藤井友忠，親赴本城請示上泉伊勢守，他急急地說：

「您，您的意思以爲如何？」

「什麽意思？你慢慢地說吧！」

「我的意思是，您認爲武田軍會先攻藏屋敷嗎？」

「噢！這回事啊？既然，武田軍已經攻破鍛冶城，那麽，由藏屋敷那兒攻上來，應該是理所當然的行動。……只是，由那兒進攻箕輪本城？武田軍的兵力勢必要受重創……」伊勢守若有所思地笑了笑。

從上泉伊勢守的笑容裏，藤井友忠彷彿聽到他在說：

「雖然，那是接近本城的捷徑，但是，武田信玄不一定會由這兒進攻本城……武田信玄這個人，絕不會輕易犧牲自己的部衆，若是知道這條道路，會使自己的實力受損，他會不顧一切地照章行事嗎？」

「嗯！我明白了！」藤井友忠點了點頭說。

在昨晚的軍事會議中，上泉伊勢守除了答應藤井友忠，將負責長野業盛的安全外，並未主動表示意見。大多是藤井友忠特意徵詢道：

「上泉伊勢守大人，您的意見呢？」

「凡事遵照豐後守的決定，我沒意見。」

上泉伊勢守總是這麽回答。他認爲，若要指揮作戰，自己的經驗遠不如藤井友忠。

藤井友忠是長野家的老臣，對箕輪城的守備和兵力的調配都很熟悉。而且，由若田原之役看來，他眞不愧是位傑出的武將。

昨晚，會議結束後，藤井友忠便召集諸將，全力防守藏屋敷，他以爲武田信玄必定會由這兒進攻箕輪城。

依上泉伊勢守的判斷，武田信玄可能會利用，四倍於長野軍的兵力，分別選定數個攻擊目標，以破箕輪城。倘若，武田信玄的計劃爲伊勢守所料中，那麽，長野軍也必須找出武田軍可能選定的攻擊目標，而加以防守。

如此一來，長野軍的兵力勢必要分散……但是，如果武田信玄只是中規中矩地作戰，這些顧慮也就成爲多餘的考慮了……

因此，上泉伊勢守認爲，目前，長野軍最重要的任務，就是保持機動性，以便隨時能調度。

藤井友忠可能在今晨才考慮到這種情況，遂急匆匆地趕至箕輪本城，請示伊勢守的意見。

明知這場戰爭，長野家必定難逃刼數，但是，藤井友忠仍然決定拚死一戰，他暗自期許要儘全力去打一場漂亮的戰爭，以不負故城主長野業政的相知。

晨霧禁不起微風的吹拂和朝陽的照射，已漸漸淡逸。呵！何其短促的生命。

這時，城外有了異樣的聲響——

武田軍突如其來地進攻椿山城，椿山城是位於箕輪城南端的一個堡壘。

當時，正由梶山田幡守坐鎭此地。梶山田幡守是位練達的勇將，旗下有五百名士兵，個個勇敢善戰。

如果，梶山田幡守能守住椿山城，對長野軍來說，不啻是一件天大的好消息，因爲，椿山城是距離箕輪本城最遠的一座堡壘，防禦亦堅固。

椿山城的前方，有一片泥沼橫臥，這片泥沼就像一條天然的護城溝，無形中增加了椿山城的重要性。有此道天然防線，又有勇將精兵固守此地，按說，椿山城是一座不易攻破的堡壘才是，但是——

一位站在瞭望台上的士兵，突然大聲叫道：

「不好了！不好了！快看啊……」

「什麽……」聽到士兵喊叫而衝上瞭望台的藤井友忠亦大吃一驚！

原先，聽到武田軍的咚咚戰鼓，和法螺號角響起時，藤井友忠只對身旁的伊勢守說，敵人進攻了。

他並不覺得驚慌，但是，這會兒——

哇！他簡直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

成批的武田軍，竟朝着箕輪本城攻來了，武田軍竟攻破椿山城，而且在如此短暫的時間裏！

(哼！又是內賊！又是內賊！)

藤井友忠氣得咬牙切齒，他知道一定是梶山重芳的部下，被武田軍收買，而乘職責之便，打開城北的側門，讓敵人攻進來的。

藤井友忠不愧是位百戰沙場的老將，他馬上下令，趁椿山城尚未完全被敵軍包圍時，命城裏的守將儘快率兵撤回箕輪本城。他知道，椿山城已不可守，與其浪費兵力去挽救一個已知命運的堡壘，藤井友忠寧願聚集兵力，固守一地。

椿山城的守將梶山重芳，率領一百多名士兵，撤回箕輪本城。身着敵軍數矢的梶山重芳，在進入城中，見着藤井友忠後，便摀着血汗交流的臉龐，跪倒地面請求寬恕。藤井友忠知道梶山重

芳是位忠貞不貳的勇將，自不願妄加微詞於他，此事若爲天意，又將奈何？

原本，梶山重芳欲戰死沙場，以贖督導不周之咎，但是，藤井友忠派了傳令兵到亂軍之中，將撤回本城的命令傳達給梶山重芳，梶山始率衆回城。

緊接着，武田信玄親手調教的精兵出動了。

在這一刻到來之前，武田信玄的軍隊駐紮於箕輪城西方的原山丘陵上。

武田軍的旌旗排成橫列，緩緩地步下丘陵。

由箕輪本城的瞭望台上，往下看，大軍所掀起的塵土中，鑲着金箔、銀箔的旗幟，正映着陽光而閃閃發亮。那面寫着「風、林、火、山」（請看一代名將豐臣秀吉上册封面。）的戰旗，高高豎立其中。

武田信玄十分喜愛孫子的用兵法，所謂「疾如風，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正是他常採用的戰術。

但是，孫子在他的兵書裏，曾說：

「用兵之時，切勿進攻高林！」

換言之，他是認爲，不該攻擊地勢高於我方的敵軍。如此看來，武田信玄不可能勉强攻取築於高崖上的藏屋敷……不出所料，武田信玄果然使詐，他利誘椿山城的守將，使武田軍能輕易地攻佔此地，進而威脅箕輪本城。

攻下椿山城後，武田信玄下令在此紮營。

登上椿山城，就能窺見箕輪城的全貌，因此，這兒是指揮軍隊的最佳場所。對長野軍來說，丢了椿山城，使得箕輪城的聯防陣線完全崩潰。

這個時候——另一支武田信玄所率領的部隊比較晚移動的，駐紮於箕輪城東南方的武田軍，也開始發動攻勢。

這支武田軍的領袖，極可能是武田信玄的次子——武田四郎勝賴。勝賴是武田信玄與諏取家的公主所生。

武田勝賴今年才十八歲，此次隨父親攻佔箕輪城，是他的「初陣」。

緊接在武田勝賴之後，發動攻勢的武田軍，是駐於箕輪城北面的另一支部隊，由飯富尾正、三松勘解聯合率領。他們與武田勝賴合作，直逼箕輪城的後門。

藤井友忠看了這種情形，直覺認爲：武田軍所發動的總攻擊，必定以箕輪城的後門爲目標。

「伊勢守大人，我走了……主君的事，就煩勞您費心了！」藤井友忠對上泉伊勢守這麼說。

同時，他也對坐在伊勢守身旁的長野業盛說：

「主君，敵人可能先攻後門，我得趕去那兒。」

「豐後守，長野家就全靠你了！」

長野業盛年輕的臉龐，泛起羞愧的酡紅，他從座位上站了起來，走向藤井友忠，緊握住他的

雙手這麼表示。

藤井友忠這位老將是故城主長野業政的親信，即使是長野業政，亦對其優禮有加。年輕的長野業盛自然以父執之禮相待，彼此的關係在親切中含有恭敬。

藤井友忠對長野業盛的態度又是如何呢？他對新城主固然也忠誠，但是，那種感情與其說是主從關係，還不如說是爺孫之情呢！

長野業政去世後，箕輪城的一切皆委諸於藤井友忠身上。面對這一次的存亡攸關，藤井友忠已下定決心：

（未得勝利，絕不回來見主君……）

在昨晚所舉行的會議中，藤井友忠表示：

「情勢發展至眼前的局勢，若為了避免犧牲而在城堡內到處遷移，還不如選定一處形勢險要的堡壘固守，集中全部兵力與武田軍拚個你死我活，即使，我們的攻勢十分短暫，也會使武田軍遭受挫折。」

的確！如果外圍的堡壘淪陷，便遷至另一個堡壘躲避，等外圍的堡壘完全丟失後，又逃入第二城廓或本城去，這樣，遲早會形成四面楚歌的危局，與其落得如此悽慘的地步，還不如選定一個地方和敵人展開殊死戰，即使全軍覆沒，亦不足惜。

當時，上泉伊勢守並未表示任何意見。

但是，藤井忠友問長野業盛說：

「不知主君是否贊同此舉？」

「我情願這麼做！」

長野業盛很乾脆地做了上述的答覆。

「既然如此決定，我們也能死得轟轟烈烈！」

藤井友忠注視着長野業盛的臉龐，這麼說。

藤井友忠身披隸堂花色的甲冑，頭帶鋼盔，把長矛揣在腋下，那副雄糾糾的氣慨，絲毫不顯老態，任誰也無法料到，他已經是六十餘歲的老將。

「嗯！」長野業盛黯然地回答他的話。

當他抬眼望着藤井友忠時，發覺他的眼眶滿含着淚水。藤井友忠並未將淚水拭去，他向長野業盛說：

「主君！我走了！請多保重！」

說完，他扭身朝後門的方向走去，再也沒回頭了。

法螺號角已響，這表示藤井友忠欲出城迎戰了。長野軍也都整齊地列隊一旁，只要藤井友忠一聲令下，他們便可衝向後門殺敵。

後門的守備，原本就十分周密，這兒和已被武田軍佔領的鍛冶城相同，都是進攻箕輪本城的

捷徑。

雖然，此地不像鍛冶城築於高峯之上，但是，敵軍若想由這兒到第二城廓，還需經過彎曲、巔簸的小道，而這些道路的兩旁，築有許多的土壘和土牆，此外，還有城樓等，並分別派有重兵防守，因此，他們認爲，即使是武田信玄也不容易將它攻下……

武田軍的進攻號角再度響起。

戰鼓、號角、銅鈸、馬蹄和馬鳴的嘶嘶聲，在四方迴盪，聲勢之壯簡直可以動天地泣鬼神！

這是一個晴朗的日子，蔚藍的天空一無浮雲。

箕輪城的將兵們均按兵不動，靜候指示。

長野業盛站了起來，催着伊勢守說：

「伊勢守大人，我們上城樓去吧！」

「是！長野業盛大人！」

上泉伊勢守和長野業盛兩人，一起登上箕輪本城的城樓。

藍底上綉着金色圓球的長野軍的旗幟，正迎風招展，當藤井友忠等發現上泉伊勢守和主君併肩站立在城樓上時，不禁抖擻精神，期盼能勇敢地上戰場。

站在城樓上的長野業盛，穿着甲冑，上披一件和軍旗一樣色調的外袿，背部正中也綉着一個金色的圓球。

上泉伊勢守則穿着黑色的甲冑，頭戴鋼盔，未披外袿。

戰鬪的序幕由武田軍揭起，那支攻下椿山城的武田軍，繼續向負責防守護城溝附近的堡壘進攻。

武田勝頼、飯富虎正和三松勘解的士兵，合計約有三千人左右，他們正步步逼近後門。

藤井友忠登上設於第二城廓處的瞭望台，指揮長野軍。

不久，佔領鍛冶城的武田軍也開始叫囂，欲進攻箕輪城，只見他們將繩勾甩上斷崖，藉着粗繩攀援上來。

「好哇！我們的機會來了！點火！」

等候已久的長野軍，連忙在澆洒松脂油的圓木上點火，將一根根燃燒着的木頭推下斷崖，並投擲大石頭。

「哎喲！哇！哇！哇……」

慘叫聲震聵耳膜，武田軍萬萬沒料到長野軍竟會暗藏埋伏。當日攻擊鍛冶、曲輪城時，並沒有落木及落石，因此武田軍並沒有防備……。

武田信玄見此情形，連忙下令停戰。

他重新編隊，命這些已經進入鍛冶城的兵士，齊集於城北，待機行動。

武田信玄可不願自己的部下，成爲圓木、亂石的犧牲品，他靜待斷崖上的圓木滾落、石塊丢

光。

雖然，武田信玄本身不是一位善於攻城的將領，但是，他認爲今日有此成績，已屬難得。這位擅於野外作戰的武田軍領袖，唯一的遺憾是，未曾好好地使用騎兵隊，對武田軍來說，騎兵隊是他們最出色的隊伍。

護城溝附近的堡壘，在半刻鐘以後，相繼被武田軍佔領了。武田軍在堡壘的土牆上，架好槍枝，一齊發射，這使得負責守備第二城廓的城兵傷亡累累。

長野軍雖也有槍隊，但是，數額遠比武田軍少，此刻，全都派守在後門附近，以抵擋由那個方向進攻而來的武田軍。

「咻！咻！咻……」

隨著飛嘯聲，雙方的箭矢在空中交戰。

攻擊後門的武田軍，躲過密集的箭矢和子彈，逼近到第二城廓了！

「機會來了！大家好好把握呀！」

藤井友忠下令槍隊停止射擊，派出久候於通路兩旁的部下，對攻來的武田軍予以迎頭痛擊。

陽光强烈而耀眼，此刻，該是正午時分了。

亮麗的天空中，有一隻鳶鳥悠然地飛翔，根本無視下面的激烈戰火。

攻向後門的武田軍，無法突破長野軍的防守，而被阻擋在箕輪本城之外。

藤井友忠由瞭望台衝下，帶領五百名士兵出城，欲與武田軍作戰，看見武田軍正退至後門南側的台地，他便對身後的士兵下令：「攻上前去！」

藤井友忠就等著這種時刻到來。

他勒緊馬韁朝目標衝去，現在的情形和若田原之役時相同，藤井友忠把較自己多上五、六倍的敵軍，自如地戲弄於股掌之間。

初次上戰場的武田勝賴，雄心萬丈地說：

「我要親手取下豐後守的首級！」

當他正想要迎上前去時，飯富虎正勸阻道：

「且慢！請等一下！」

藤井友忠及其部隊，在殺死數百名武田軍後，撤回城裏。他的頭盔和身上的甲冑濺滿敵人的鮮血。

藤井友忠自己也受傷了。

「唉！大概只能支撐到這種地步了！」

他對一直跟隨自己的部將中島右近這麼說。

「最後，我該向主君告辭……」

藤井友忠這麼表示時，武田軍已相繼佔領護城溝附近的堡壘，向第二城廓進攻了。

武田軍在第二城廓外的丘陵上，架好槍枝，排成二列向城內猛發炮火。

城內的士兵一個接一個地中彈倒地。

密集的箭矢，多似晴空裏突然浮現的烏雲，烏黑一片。哇！就在刹那間第二城廓又失守了。

站在後門丘陵上的藤井友忠，淸楚地看見武田軍似雪崩般地湧進第二城廓的各個堡壘。

「唉！一切都完了……」

藤井友忠悲歎一聲，這麼說。

此刻，藤井友忠所防守的堡壘，因武田軍攻破第二城廓，而與長野業盛和上泉伊勢守坐鎮的箕輪本城完全斷絕聯繫，他不得不打消與主君和伊勢守大人訣別的念頭。

「哇！哇！」武田軍進攻的聲音，將四周的氣氛弄得鬧哄哄的，那種喊叫聽了讓人心慌。

箕輪本城的土壘既高又堅固，而且，長野軍的主要兵力，也集中在那兒。因此，武田軍要想攻下箕輪本城，還需經過一段相當的時間。

武田勝賴的攻勢雖稍受挫折，但是，當他看見如潮汐般湧至箕輪城附近的武田軍時，他又重整隊伍，準備二度進攻藤井友忠負責防禦的後門了。

武田信玄將由其所率領的武田軍，移駐椿山城以後，率先撥出五百名善戰的武士幫助武田勝賴攻後門。

守備後門的長野軍，拼命地抵抗，但是，戰況却與方才完全相反。情勢爲何有此種逆轉？

這是因爲，攻入第二城廓的武田軍，也加入攻取箕輪本城的行列。自然，他們也威脅了守備後門的長野軍的背後，爲了保護城池，藤井友忠不得不將兵力分爲兩部分。

如此一來，武田軍攻破後門，只不過是時間的問題。

「好！」

藤井友忠喝下中島右近遞給他的水以後，說：

「中島右近！我們要面臨最後關頭了！」

「是的！」

「我覺得待在這兒等死，最爲不智了！」

「對！我也這麼認爲！」

「我們還是出城和武田軍拼一場吧！」

「好呀！」中島右近遂命士兵吹起法螺號。

法螺號響，表示藤井友忠將再度出城迎戰。

他騎著愛馬衝下丘陵，來到後門的通道上。

通道的兩側築有土壘，和木板牆，目前，這塊地方還是長野軍的勢力範圍。

「豐後大人，又要出擊了……」

「遲早都是死路一條，何不死得光榮些？我們到城外與武田軍決一死戰吧！」

於是，藤井友忠號召了願意出戰的士兵，約有兩百名左右，他就準備帶著這兩百人，出城迎戰武田軍。他跨坐在馬背上，神色凜然地對這些人說：

「我準備與武田軍周旋到底！」

「是！」兩百名士兵齊聲回答。

「既然，諸位也有這種決心！我們到後門去！」

藤井友忠十分感動，他激動地喊著。

守備後門的另一將領高濱成方，看到藤井友忠的部隊，出現在後門的通道上，便快步趨前問道：

「豐後大人，您準備到那兒去？」

「出城呀！我要和武田軍決戰！」

「啊？您眞要出城作戰……」

「我認爲……這已經是最後關頭了！」

「哦？」高濱成方似乎還沒弄清藤井友忠的意思。

「我寧願光榮地戰死，也不願束手就縛！」

「但是，箕輪本城裏的主君……」

「噢！主君有上泉伊勢守大人保護。」

「既是如此……」

高濱成方停了一會，接著才說：

「也讓我隨您一道出城吧！」

「當然！歡迎你加入行列。」

藤井友忠頗感欣慰地望著高濱成方。

「現在……就要打開大門嗎？」

「好的！」

正當這個時候，佔領第二城廓的武田軍，整齊地排列在土壘旁，朝後門的方向開槍；另一批人馬則湧上前來，想奪城。長野軍雖想阻止他們的攻勢，但是，武田軍兵多將多、槍桿也比長野軍多上幾倍……而且，不知何時開始，到處都可看見一團團的黑煙竄上天空。

（唉！一定是武田軍放的火！）

長野軍的法螺號，再度響起。

法螺號角代表出擊的信號，騎在馬背上的藤井友忠，高聲喊道：「願隨我出城的人，就跟著來！」

他的喊叫融合在法螺號角聲中，而法螺號角不久也被戰鬥的喧嘩聲音吞噬了。

雙方的士兵分散在各處拼鬪、廝殺。

箕輪城內一片喧囂，而石牆、土壘依然冷冷地屹立著，箕輪城尚未淪陷。

防守的長野軍分別在城和圍牆等處開槍或放箭。

武田軍只要逼近城下，就可能中彈身亡或受傷，頑强的抵抗正令武田軍猶豫、怯步時，高濱成方喊道：

「快！快把城門打開！」於是，轟的一聲，城門緩緩地被拉開了。

看到這種情形，武田軍竟愣在那兒，不知此舉所代表的意義為何？或許，武田軍以為其中有詐吧！他們觀望半晌後，仍不敢衝上前來……「射箭！」

忽聽得城內有人喊著，箭矢應聲而出。

同時……

藤井友忠所率領的一隊兵馬，飛快地衝出城門，他已決定放棄守城，而與武田軍做最後的殊死戰。

衝入武田軍裏的藤井友忠，雙腿夾著馬腹，以一鬆一緊的方式讓愛馬帶著他橫掃千軍。

只見他的長矛飛快地揮舞著，長矛過處總有人應聲倒地。

「好傢伙！」遠遠地，武田勝賴就看到藤井友忠一副「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神氣模樣，他恨恨地罵道。

「現在，正是我割取藤井豐後守首級的最佳時機！」

說著，武田勝賴加鞭快馬，想趕到藤井友忠那兒。

「請等一等！」

跟在身旁的飯富虎正，想攔阻他卻來不及了。

雖然，這次是武田勝賴的初陣，但是，他那勇猛的表現，和精湛的武藝，的確不愧為名將之子。

武田勝賴的身材壯碩，手執的長矛也和常人所用的不同，它看起來要粗、重多了。觀其跨坐馬背，叱喝全場的風采，實在很難想像，這是他的初次上陣。

「讓開！快讓開呀！」

武田勝賴對著自己的部下大吼。

正當士兵們分向左、右兩邊挪移，而讓出一條路時，藤井友忠也策馬馳向這個方向。

看來，他也發現武田勝賴了。

武田勝賴將長矛平舉，朝藤井友忠說：

「藤井豐後守，我想和你較量！」

聽到這話，藤井友忠勒緊馬轡緩下步來。

「你就是武田勝賴嗎？」

「沒錯！在下正是武田勝賴！」

「你想找我挑戰？」

「是的！要與你拼個你死我活！」

「好！」說完，這兩個人分別踢著坐騎散開。

突然，有幾支飛箭射中藤井友忠的坐騎，原來，武田軍有人想趁機暗算長野家的老將呢！

愛馬禁不住高舉前腿，發出嘶嘶長鳴，坐在馬上的藤井友忠，跌落地面……其實，與其說藤井友忠是被馬摔下地面，還不如說是他自己跳下來的。

（身手矯健，果然不凡……）

武田勝賴逮住這個機會，縱馬上前，用長矛猛刺藤井友忠的頭部。藤井友忠還未來得及起身，只好躺在地面上利用翻滾方式，躲閃武田勝賴的長矛。

閃開長矛後，這位老將飛快地躍起身來。

這時候，三名武田軍由右方突襲藤井友忠，却都被他化解了。武田勝賴騎在馬背上，來回地踱步，苦無下手的機會，因爲，這些武田軍妨礙了他的行動。

「讓開！讓開！你們全給我讓開！」

此刻，武田勝賴只希望能和藤井友忠單獨對陣。

藤井友忠聽到武田勝賴的喊叫，回過頭說：

「來吧！」

藤井友忠的臉上滿是鮮血，連眼睛都看不見了。

武田勝賴跳下馬背，他眞想和藤井友忠較量一番。

（不愧爲信玄公的子嗣，好勇敢……）

藤井友忠露出讚許的笑容，望著這位年僅十八的青年。

「呀！」

武田勝賴手執長矛，大喝一聲朝藤井友忠的身上刺來。兩人的長矛碰撞一起，發出刺耳的聲音。

畢竟藤井友忠是位久經戰場的老將，纏鬪數回後，武田勝賴的長矛，被他輕輕一撥，掉落地面……

「如何？我們來一場徒手戰吧？」

說著，藤井友忠將手上的長矛丟掉，展開雙臂，擺出迎戰的姿勢。這位年已六十餘歲的老將，眞要與武田勝賴徒手競技呢！

他們兩人撲在一起，打得難分難解。

終於，武田勝賴被藤井友忠制服於地面，無法動彈，藤井友忠手中拿著一把匕首，閃亮亮的刀尖正要往下刺時，突然，一匹快馬從武田軍的隊伍中衝出來，逼近藤井友忠時，將長矛用力一刺……藤井友忠背部受創，鮮紅的血柱直射而出，遭此暗算的藤井友忠，身體在空中停頓半晌，

便突地倒臥地上，結束了武將的生涯。

那名武士刺殺藤井友忠後，頭也不回地衝至亂軍中，繼續和長野軍作戰。武田勝賴爬起來後，頗不服氣地大叫：

「是誰？是誰這麽做？」

他似乎不很情願被救，然而，若非那名武士的相助，武田勝賴的小命，勢必已一命嗚呼！

據說，那名解救武田勝賴的武士名叫原大隅。

若此事屬實，原大隅就是武田信玄父子的救命恩人了。因爲，他也曾救過武田信玄。

那是兩年前，武田信玄和上杉謙信交戰於川中島時，上杉謙信在迫近武田信玄身後時，舉起長矛就往他刺去，幸虧原大隅眼明手快，將長矛飛擲過來，射中上杉謙信的坐騎，而救了武田信玄的生命。

據聞，原大隅是武田軍中的一員小將，詳細的經歷並未有文字記載的流傳。

藤井友忠陣亡以後，由他所帶領的部隊，也因羣龍無首，而被武田軍殲滅。

武田信玄輕而易舉地攻破後門。

當時，除了箕輪本城、御前城（位於本城北面）及狐仙城仍爲長野軍的勢力外，其餘的堡壘皆已淪陷。

本城、御前城和狐仙城是箕輪城的三大重鎮，防禦自然要比其他的城堡要堅固許多。

長野軍頑強的抵抗，一度使武田信玄陷於急躁之中。

「長野業盛大人，我們是否該出戰了？」

上泉伊勢守以平靜的語氣問長野業盛。

「是的！」

「那麽……我們一起下去吧！」

於是，長野業盛和上泉伊勢守帶了二百名士兵，從箕輪本城趕到狐仙城去。狐仙城的下方，是稱爲「新」的一個堡壘，那兒有一片寬濶的平野。

原來，這兒是箕輪城主召集士兵的場所，難怪佔地如此廣濶，否則如何能容納大隊人馬？

武田信玄所率領的武田軍，已經佔領新城，逐漸逼近狐仙城了。狐仙城雖有護城溝防護，但，那也只是一道乾枯了的濠溝，根本無濟於事。

武田信玄判定這兒是攻破箕輪城的重點，因此，專心一致地進攻此地。他想由新城進入箕輪本城。

上泉伊勢守從本城到狐仙城去，他將兩百名士兵分成三隊，自己和長野業盛率先士卒，立於隊伍的前方。

「那麽，我們出城作戰吧！」

上泉伊勢守對號兵這麽說。

戰鼓咚咚地敲響，法螺號亦隨後響起。

「啊！我們的主君要出陣了……」

「……我們也該隨他出城作戰！」

「對！我們快趕到隊伍裏去！」

狐仙城裏的士兵，爭先恐後地加入這支突擊隊。

但是，上泉伊勢守却高聲說：

「各位！箕輪城主必定會再度回到狐仙城來。因此，我們出城，不能鬆懈城中的防守。你們一定要有能讓主君，隨時都能入城的把握！」

他的聲音沉穩有力，士兵聽在耳裏，猶似吃了一顆定心丸。守城的士兵羣中，有人喊道：

「大胡城主，請您替我們照顧主君！」

「……」

「進攻之前，城裏的槍隊先射擊！」

於是，長野軍的槍隊瞄準目標，紛紛朝新城射擊。那些想要突擊狐仙城側門的武田軍，被長野軍猛烈的彈火擊中，一個接一個地倒了下去。

這五十人的槍隊，分成三列開火，眼看著就要用盡最後一顆子彈了；所有執弓箭的士兵，也都集合在土壘旁放箭。在長野軍集中火力猛攻之下，側門前方自然清出一條路來。上泉伊勢守認

爲，這是出城應戰的最佳時機。於是，跨上愛馬殘月，率先衝出城去。

緊隨他身後出城的是箕輪城主長野業盛，及兩百餘騎精銳。

當他們衝出城時，狐仙城內的守兵，唯恐傷及他們而停止射擊。武田軍却也不肯放過機會，向前逼近。

出城後，上泉伊勢守將兩百餘騎分成兩隊，由自己和長野業盛帶領，分向左、右兩方衝入敵陣。

「嗄！上泉伊勢守親自出馬……」

「咦！那不是箕輪城主長野業盛嗎？」

「哇！我們迎上前去！」武田信玄下令。

武田軍爭著朝他們的方向圍上來，但是，那兩支原先分開的長野軍，突然又分別掉轉頭來滙成一支隊伍，並肩作戰。

只見伊勢守的長矛靈巧地揮舞著，在他的手臂伸縮之間，武田軍紛紛墜馬，魂喪矛下。

上泉伊勢守這次的出擊，確曾使武田軍措手不及，但是，無論如何勇猛，也無法抵擋似排山倒海般湧上前來的武田軍。他也只能盡力而爲了。

上泉伊勢守憑著一身武功，使武田軍無法逼近，那支長矛旋轉如風車一般，靈活極了。只見一個個接近他的武田軍，發出絕望的慘叫，却無法看清他的長矛如何刺出。

「我是土山堪兵衛治久！」

一名自報名號的武田軍，拎著一根鐵棍，由側面朝上泉伊勢守衝了過來。

伊勢守的愛馬「殘月」斜眼瞄了瞄對方，然後機警地向前奔跑。

土山堪兵衛治久的鐵棍掄空，徒然爲大地掀起一陣風罷了！殘月轉個身，高抬起前腿，威脅土山堪兵衛治久的座騎，就在這一瞬間，伊勢守將長矛換交到左手，並用長矛的頂端，猛撞土山堪兵衛治久的座騎。

土山堪兵衛治久的馬匹，發出一連串的悲鳴，高抬前腿倏地立起身來，嚇得馬背上的土山堪兵衛治久哇哇大叫！

這次，殘月又將上泉伊勢守帶到土山堪兵衛治久的旁邊。他一伸手，就將土山堪兵衛治久刺落馬下。

長野業盛在這次的出擊中，亦表現得勇猛過人，史書上曾載有

「……殺敵軍二十八人……」

「長野業盛戰袍的白穗，沾滿鮮血……」

家臣中，以神後伊豆守宗治的表現，最爲突出，他一直跟在長野業盛的身旁，爲其排解突來的危險。

神後伊豆守宗治這一年才二十歲，但是，觀其擧止、外貌，要比實際年齡老成許多，是個不愛說話的傢伙。

自從上泉伊勢守住進箕輪城以後，神後伊豆守宗治負責侍候他，在這期間，他也向上泉伊勢守學劍。

這位平日彎腰駝背、神態畏縮、遲鈍的年輕人，身臨戰場時，全然像是換了一個人似的……

武田軍暫時撤回新城之內，再令槍隊準備。

這時，上泉伊勢守下令撤退，班師回狐仙城。

看到這種情形，武田軍的生力軍——槍隊，馬上開槍射擊，另外一批人馬執著長矛，由側面追趕。

長野軍的兩百名突擊隊，死了五十人，其餘的安全返回城內。據悉，在這次的接觸戰中，武田軍損失兩百餘騎，因此，長野軍算是小有斬獲。

但是，在這段時間裏——

從後門、正門附近土壘處的武田軍正步步逼近……

城內的子彈、箭矢似已用罄。

本城附近的土壘上，亦有武田軍的身影出現……

長野軍拼命地防禦，他們像是驚弓之鳥，隨時都在注意四周的情況，以免敵人突然湧現……

然而，這已經是最後的一刻了。

「箕輪主君……」

上泉伊勢守拭去濺在臉上的血污，說：

「……時候到了……」

他的意思是，長野業盛在敵人未攻破城池前，先結束生命。

「是的！我知道！」

說完，長野業政把頭盔脫下，默默地向上泉伊勢守致敬。

「上泉伊勢守大人；謝謝您的協助！」

他的口吻聽來平穩冷靜，一點也不慌亂。

伊勢守無言以對，他輕輕地點了點頭。

「希望你能成功！」

伊勢守以此鼓勵長野業盛，以免其辱沒家聲。

他們對望一眼後，彼此拱手作別。

長野業盛便帶著神後伊豆守宗治，到妻子等候的持佛堂去。

本城的主君府邸，已冒出火焰和濃煙。

（這又是武田軍發射火箭所致……）

「文五郎！文五郎……」

聽到伊勢守的叫喚，疋田文五郎趨前應道：

「師父！文五郎在這兒！」

「我們還要出擊！這一次……就算最後一戰吧！」

「是！弟子知道！」

「把士兵們糾集一起！」

「遵命！」

伊勢守將頭盔取下，用白絹帶繫住腦後。

這條白絹帶，是件紀念品，於富在實積寺去世時，將它託給大澤藏人，請他轉交給上泉伊勢守。

敵、我雙方的喊叫，形成一股聲浪的旋渦，迴盪耳際。濃烈的黑煙、火焰，變成陣陣旋風，呼嘯於天地之間。

上泉伊勢守只見眼前一片渾沌，無法察知這會兒是什麼時刻？但是，他知道自己的家臣，正五個、十個地圍了過來……唉！就只剩七十餘人了……

從大胡城帶來的兩百名士兵，等於已經戰死一百三十名了。

「好，現在吹法螺號吧！」

伊勢守下令道。

這時，神後伊豆守騎著馬跑過來。

「大胡的城主……」

「噢，業盛大人怎麼樣了……」

「他已經漂漂亮亮地自殺了。」

原來，長野業盛和他的夫人已在神後伊豆守的幫忙下自殺了，現在，他的家臣們正在忙著將他們的首級埋在持佛堂裏。此外，長野業盛的侍臣也一起殉死了。

「大胡的城主，讓我陪著你吧！」

神後伊豆守宗治說。

他不想平白就自殺殉死，他想和伊勢守並肩殺敵。

「好，你跟我來吧！」

「好！是的！謝謝你。」

狐仙城堡的南端，有許多士兵正以城廓爲掩護，企圖抵擋由後門攻進來的敵人。

狐仙城堡背後的通路，正好可直達新城堡的南端，所以一部分的士兵也在那兒極力禦敵。

因爲，這兩個地方一旦被攻破，箕輪城將隨之淪陷。

然而，事實非常明顯，長野軍遲早要大敗的，他們只不過在盡人事罷了，而且，他們認爲：

(在主君自殺成功以前，無論如何一定要守住這兩個地方。)

「衝出去！」

疋田文五郎站在前面叫著。

上泉伊勢守的士兵就從通路跑出去。

「把吊橋放下來吧！」

疋田文五郎再次叫道。

通路的盡頭有一座高大的城樓，現在，跨越護城溝的吊橋，正緩緩地被放下來。

這條護城溝寬約九尺，裏面的河水湍急幽然，所以，武田軍一直無法越過來。

防衛在此地的箕輪城士兵，也格外地頑強。

「啊！」

「大胡的城主要出擊了……」

「哇！我也要跟著他攻出去！」

「那麼，我也要去……」

於是，長野軍的士兵紛紛跟在上泉伊勢守後面，他們和神後伊豆守一樣，想攻出城外，力戰而死。

法螺聲響起了，摩利支天的戰旗，也高高地被舉起了。摩利支天旗正是上泉伊勢守秀綱的將旗。

武田軍看到摩利支天旗，旋卽起了一陣騷動。

此刻，吊橋正緩緩地被放下——

武田軍想繞到護城溝的另一邊，但是，城裏的士兵立刻一齊對他們發箭。

天空由被本城和其他城堡升起的黑烟所籠罩。

「衝呀！」疋田文五郎重重踢了坐騎，越過吊橋，揮起長矛刺向武田軍最前面的四名兵士。

接著上泉伊勢守和神後伊豆守也衝了出來，然後，長野軍的士兵也湧出來了。

總計有一百多名將領和士兵越過護城溝，攻出來。

其餘的士兵則集中在城廓上，拼命射箭，以掩護他們渡過吊橋。但是由於如此：其他地方的防衞都鬆懈了。

突然：有一部分武田軍由狐仙堡壘及新堡壘的通路，蜂湧進了狐仙城堡，他們吶喊著，步步逼近來了。

箕輪城已瀕臨失守和淪亡了。

片刻之後，長野軍的士兵們響起一陣呻吟，他們已經不支了。

「大家到那邊集合吧……」

伊勢守喊叫著，夾緊愛馬「殘月」的腹部，領先奔上前面的一個小丘陵。

一百四十多名將領和士兵，隨而奔上去。

站在丘陵上眺望，下面漫山遍野、一望無際都是敵兵。

伊勢守下令：「文五郎，你負責把士兵排成龍丸的陣形！」

這時，法螺聲又響起了——

武田軍和長野軍的法螺聲遙相呼應，像有什麼默契似的。

原來，武田信玄的本營不知何時已往後遷到東面一處三百公尺高的丘陵上了。

武田軍的法螺聲，正是由那裏發出的。

此時，本營前排了一列武田士兵，他們手持戰旗欲待機而動。

遠遠望去，他們手中的戰旗正隨風招展，煞是好看。

他們是武田軍最引以爲豪的七千精銳騎兵，在這次攻城戰中，被留做壓軸的大軍，到現在還沒有出戰過。

騎兵隊的士兵，都手持長矛，長矛在陽光下閃閃發光，壯觀極了。

上泉伊勢守只帶了一百四十名的人馬，却想以龍丸陣形，對抗武田軍的七千精兵。

回頭看看箕輪城，已經被敵軍攻陷了。

在滿天的黑烟中，彷彿武田軍的戰旗在飄搖著。

士兵們排成龍丸陣形後，上泉伊勢守對疋田文五郎說：「現在可以進攻了！」

另一方面，他自己也抓緊了長矛。

武田軍團團圍住箕輪城之後，突然停止了行動。這時，武田信玄本營的法螺也停止了作響。

「……」上泉伊勢守眺望着敵方的營地，不禁感到納悶。

疋田文五郎忽然指着遠處說：

「主君，你看那邊……」

從武田信玄本營右面的山麓上，一名武將率着三名騎兵往這邊走過來了。

武田軍的士兵們，矛尖低垂；表示並無意作戰。

「好像是使者……」上泉伊勢守自語着。

雙方的士兵們，均屏息靜觀。

這時，對方的使者已來到丘陵下，停止了前進。

上泉伊勢守低聲地交待：

「等一等……看看他們要做什麽……」。然後單身下了丘陵。

對方派來的武將，身着出陣用的外袴，英氣逼人。他留下隨從三人獨自騎着馬徐徐地前進。

到了上泉伊勢守的面前，下馬說道：

「敵人——穴山伊豆守。」

穴山伊豆守是武田信玄的姊夫。

聽到對方這麽說，上泉伊勢守隨卽也下馬說道：

「敵人是上泉秀綱。」

然後，穴山伊豆守很誠懇地轉達武田信玄的意思，他說：

「箕輪城已經完全落入我們的控制，您再作困獸之鬪，實在是不智之擧……」

上泉伊勢守聽後，不得不承認對方說得有理。

目前的武田信玄，已經不把打算作最後突擊的上泉軍，當作敵人看待。

上泉伊勢守認爲，既然對方已不把自己當作敵人看待，那麽，突擊不是顯得非常愚蠢嗎？

穴山伊豆守接着又說：

「我們主君說，如果大人您堅持奮戰到死，那樣的犧牲實在太沒有意義了……主君還要我告訴您，如果您投降的話，那麽您和您的士兵，均可隨意決定去留，我們絕對不干涉。如果願意留下，我們主君也很高興收留。如欲繼續和武田軍決一勝負的話，那麽就投靠越後的上杉謙信。」

「……而且，大人您也可以如願地將劍法傳授給天下的人，是不是……」

穴山伊豆守的話，使上泉伊勢守不禁有些訝異。

因爲，雲遊天下，傳授劍法，是他多年來未曾向別人提起過的夢想；而如今，却被武田信玄識破；這使得上泉伊勢守不禁佩服起武田信玄敏銳的觀察力。

穴山伊豆守說話時的語氣，非常誠懇；伊勢守相信這些話裏面，也許沒有欺騙的成分。

再說，不管如何，區區二百名士兵的上泉軍絕對敵不過對方的；既然如此，上泉伊勢守更細

心地考慮着對方的建議了。

「嗯……武田公是這麼說的嗎……」

上泉伊勢守沒想到武田信玄的胸襟竟然是這麼寬大。

武田信玄不僅尊重他的劍術，而且也沒强迫上泉伊勢守效忠於他的意思；在這種情況之下，上泉伊勢守覺得自己無法反駁對方的提議。

所以，上泉伊勢守很客氣地說：

「你這麼誠懇的建議，我實在感激不盡。」

「那麼，您是接受了……」

「是的。」

「謝謝您。」

對方是勝利者，可是却一點也沒有傲氣，反而向他道謝；上泉伊勢守不禁有些感動。

由穴山伊豆守的態度和氣質，就能看出武田家的家風。

「敵人假如想帶領那些士兵，回到大胡城的話，是不是可以呢……」

伊勢守又愼重的詢問穴山信君。

「可以，這一點問題都沒有。」

「那麼，煩請你把這些話傳給武田信玄大人。」

「遵命！」

穴山信君作了一揖，和三個部下騎著馬回營去了。

目送他們離去後，伊勢守深深地鬆了一口氣。

直到這時，他才卸下全身的重擔。

就像他以前拱手把大胡城讓給敵人一樣，這一次，伊勢守也淡然地順應了環境的變化，他對自己這種心境也自覺不可思議。

伊勢守回到丘陵上時，疋田文五郎和神後伊豆守立刻騎著馬靠過來問：

「怎麼樣了」

「對方怎麼說呢？」

「對方說……武田信玄大人不想和我們衝突。」

「哦？」

「是眞的嗎？」

疋田文五郎和神後伊豆守不禁面面相覷。

「是眞的嗎？」

「是眞的？」

「是的！對方說，何去何從都任憑我們自由決定。」

「這會是眞的嗎？」

他們二人好像還不敢相信。

伊勢守從跟隨自己的士兵中，選了五十名長野家的部下，命他們去傳達這項消息。

「現在，我們回大胡去吧！」

伊勢守這樣宣佈。

「但是，武田信玄大人准許我們回大胡嗎？」

「是的，沒錯！」

然而，士兵們還是茫然不敢相信。

伊勢守只得苦笑著說：

「不會錯的，你們去把消息通知城裏所有的人，然後告訴他們，可以隨各人的意願到任何地方。絕不會受到干涉！」

接著，他又下令道：

「文五郎，去把部隊集合起來！」

然後，上泉伊勢守高擧著旗幟，領了七十名部下，與丘陵上的長野軍揮手告別：

「再見！再見！」

武田大軍肅然目送著他們倏然走過陣營前。

通過武田軍的營地後，他們走上通往大胡的路。

夕陽正緩緩地墜到山谷底。

戰火已經平息了，四野非常寂靜，不久前那場戰鬪，彷彿只是一場夢……

寂靜中，只聞得幾聲淒涼的馬嘶——

「文五郎！」

伊勢守從馬背上叫著。

「是！」

「我準備將上泉家和大胡城交給常陸介，悠閒地度完後半輩子，隱居在山林、草莽間……」

「是！」

「你要不要跟我去呢……」

「主君，你要到那裏去？」

「讓我想一想……」

半晌之後，他搖搖頭說：

「我自己也不知道……」

回國記

武田信玄雖然決定放了上泉伊勢守，但是，他又覺得：

「這樣一個人才，沒有好好加以利用，實在太可惜了……」

思索了一陣子後，武田信玄決定向伊勢守遊說。

之後，伊勢守曾數度與武田信玄碰面，有一次，武田信玄終於忍不住對伊勢守說：

「請你無論如何要助我一臂之力！」

「如今長野家已經滅亡了，所以，我不想到任何地方出仕，我決心潛心研究劍道。」

由於伊勢守的意志十分堅決，信玄無可奈何之餘，向他提出另一個要求：

「那麼，請你也不要替其他大名做事，可以嗎？」

伊勢守答應了之後，武田信玄才打消了這個念頭。

就在這次，武田信玄把自己的「信」字，賜給伊勢守。此後，伊勢守的名字便由秀綱改爲信綱。

話又說回來……

上泉伊勢守帶著士兵返回大胡城後，就把兒子常陸介召到面前，交代他說：

「我已經確定你的能力和決心了，從今以後，上泉家和大胡城就交給你，望你好自爲之。」

「父親，那你準備到那裏去呢？」

「我要去巡遊天下各國，視察各國的狀況。」

「是這樣子……」

「你能了解父親現在的心境嗎？」

「是的，我了解……」

「我再次叮嚀你，以後上泉家的命運就完全操在你手中了，無論臣屬於上杉謙信、或臣屬於武田家可由你自由決定，不過，事關重大，你必須謹慎而行……」

「孩兒知道，孩兒會照您的吩咐去做！」

話說箕輪城淪陷後，長野家的舊臣都紛紛依照自己的意願，投奔到其他國家去了。

當然，其中投奔小幡信貞的也大有人在，因爲，小幡信貞的夫人正子，畢竟還是長野家的人，對那些國破家亡的遺臣們來說，她仍是可以投靠的舊主人。

另外，也有人投奔到大胡城去，神後伊豆守宗治就是其中的一個，後來，他聽說上泉伊勢守要帶疋田文五郎，去巡遊天下各國，就熱心的向伊勢守懇求說：

「請一定讓鄙人跟隨您去！」

這位伊豆守宗治，已經下定決心要爲伊勢守效忠，並且向他學習做一名眞正的劍士。

於是，伊勢守、文五郎和伊豆守宗治三人，就這樣放棄了戰國武者的身分，四處雲遊了。

他們出發時，正是箕輪城淪陷的永祿六年初秋。

伊勢守準備出發的前一刻，有位侍臣突然想到：

「這必須讓幼君知道才行，我去向他報告……」

說著，就要騎馬前去——。

伊勢守急忙制止他：

「不用了……」

「……以後他就會知道，而且，對他來說，我只是一個不負責任的父親，從今以後，我決心做一個自由劍士，過著無拘無束的生活……我不想讓任何人送別……」

關於於富託人送來的千丸，常陸介已經答應伊勢守說：

「我會將他當親生兒子一樣栽培。」

（現在已別無掛慮、也別無留戀了……）

伊勢守在心裏想著：

（從今天起，我就是一個新生的人了……哎！想不到我到了五十歲，才眞正尋到了自我…）

就這樣，伊勢守帶了二名部下，飄然而去——

他的理想是，當一個自由自在的劍士，遨遊於廣闊的天地間。當然，他不知道常陸介的生命已經沒有多久了。

他把城池和領地交給常陸介後，便不想再插手於政務了，也不想過問常陸介採取何種行動和政策。

另一方面，常陸介也顧慮到：

（父親正專心在潛修劍道，我不能拿這些事情煩他。）

上州箕輪城淪陷後，長野家也滅亡了。

不僅是上泉家，上州所有的武將，盡管心中萬般不願，還是得表明態度和立場。

越後的上杉謙信，雖然仍不斷地向關東出兵，但是，他等於已經喪失了在上州的根據地。因，武田和北條的聯合勢力，已經滲透到上州來了，想和他們對抗，眞是猶如以卵擊石。

不知道常陸介對這件事作何感想。

伊勢守認爲：

（常陸介大概已經胸有成竹了。）

因爲，站在大胡城城主的立場，實在也只有一條路可走。伊勢守非常放心地四處雲遊了。

後人說，伊勢守創造他個人獨特的劍法，也就是在這個時候。

伊勢守的恩師愛洲移香齋創出了陰流劍法，伊勢守繼承了他的衣鉢，另外揉合了自己的心得，創立了新陰流的劍法。除此之外，伊勢守還私下向鹿島七流之一的松本備前守及塚原卜傳討教

過劍法。

他把自己獨創的劍法稱爲新陰流，可見是受了移香齋莫大的影響。

愛洲移香齋名叫久忠，生於亨德元年。（西曆一四五二年）伊勢守三十一歲時，他以八十七歲的高齡病歿了。

聽說，移香齋是熊野紀氏的一族。他們的祖先愛洲太郎，在北朝時代，奉了護良親王之旨，做了南朝的判官。

至於愛洲移香齋在何處、向何人習得劍法，史書上並無記載。但是，伊勢守在年輕時跟他習劍這點倒是無可置疑的。那時，伊勢守正好也到鹿島去和松本備前守、和塚原卜傳習劍，遂和移香齋一見如故，成了忘年之交。

愛洲移香齋慧眼識英雄，看出伊勢守是可造之才，硬將他留在身旁，晝夜不眠地教導他。

上泉伊勢守創立的新陰流劍法，到底有何特點呢？

說來話長，新陰流大略包括燕飛、山陰、月影、松風四種獨門刀法。

近代的劍道就是以此爲根源而發展出來的。

筆者年輕時也曾習過劍道，如今回想起來，那時代武館所傳授的運氣法、執刀法、和劍術，的確深受伊勢守新陰流的影響。

伊勢守把人類各器官的機能、和精神的效能，運用於劍法中，以達到人劍合一的境界。

劍道是武道之一環，這是不容懷疑的。

以往人類的歷史，可以說就是一本激烈的戰鬪史。

日本在神話時代，就是以武力爭取生存的機會。

從那時候開始，就有箭和矛了。

到了源氏和平家兩派爭覇天下時，武道才有了急速的發展。

那時的戰鬪，都是以弓箭和馬爲主，所以，將武道稱爲「弓馬之道」。

至足利將軍、戰國時代，戰鬪的方式才有了變化。

以往源氏和平家相爭鬪時，彼此都遵守著一定的規律。

現在想起來，那時的戰爭的確非常優雅。

古時候的戰爭以弓、箭、馬爲中心，戰事大多在寬濶的地方進行。不過，這種情形到戰國時代就改變了。

戰國時代，羣雄據地自立，各守城堡，因此戰爭的主要對象是攻城及守城。

這個時代重視個人的力量，凡是能創出獨家劍法的，才有爭奪天下的資格，武士們往往潛心研究劍術，總認爲自己的劍法是天下無雙。

我們可以把這個時代稱爲「個性的時代」，因爲此時不僅武士和大名（諸侯）講究獨家劍法，各種富有創意的藝術也如雨後春筍般地茁長，成爲日本歷史中一段輝煌的時期。

以前習武者大多用木刀或鈍刀作練習工具，比劃招式時，都要小心翼翼，以免傷了對方。不過，初學者無法控制刀勁，常在比武時發生死傷。

習武者出手時，刀鋒必須在碰觸對方的皮膚之前突然停下，武藝愈高明的人，刀鋒愈能接近對方的身體，這種技巧叫做「攻進」。

上泉伊勢守認爲：練武不但有禦敵防身的功效，又能鍛鍊身心，修養個人完整的人格，他依照這種高遠的理想，創造出一套獨特的劍法。

爲了方便初學者練習，伊勢守發明了「竹刀」。

竹刀的製法是：將竹片割開，束成一個圓筒形，然後套上一層鞣皮，再塗漆便成了。

竹刀柔軟堅韌，比木刀、鈍刀安全，練武時雙方都可使出眞工夫，可惜它有一個缺點：因爲竹刀沒有殺傷力，習武者練習時，態度都不够嚴肅。

上泉伊勢守曾經對疋田文五郎說：

「竹刀雖然很方便，可是難以從中習得眞正的劍道精神。」

現在我們把話題轉回到上泉伊勢守離開了上泉府邸後的行蹤。

伊勢守自從脫離上杉軍，便以劍士的身分周遊列國，當時伊勢守的名氣早已傳遍天下，因此所到之地都受到歡迎。

有一天，伊勢守路過小田原城，城主北條氏康親自出來迎接，很熱絡地說：

「歡迎！歡迎！」

伊勢守在北條氏康的挽留下，於小田原城待了幾天，其間，他們兩個很投機地談了幾次話。

伊勢守眞不敢想像不久前還是仇敵的北條氏康，現在居然和自己促膝而談。

伊勢守曾對疋田文五郎和伊豆兩個人說：「我現在才發現北條氏康這個人很不錯，以前我的視野實在太狹隘了。」

伊勢守說這句話的時候，兩眼閃閃發亮，神情非常愉悅，可能是因爲他現在無牽無掛，來去自如的緣故吧！

雖然，各地都有戰役發生，戰爭仍未結束，不過，伊勢守已經脫身而出，他冷眼旁觀世局，心靈感到前所未有的寧靜。

伊勢守留在小田原城那幾天，兩個人都盡量避免提到過去的事，北條氏康明知伊勢守的兒子常陸介秀胤，現在已經成爲大胡城主，不過，他絕口不提這件事。

伊勢守猜想常陸介秀胤以後可能會投在北條氏康旗下，當他離開小田原城時，又對文五郎、伊豆說：

「我覺得左京大夫大人（北條氏康）實在很偉大，我到現在才眞正了解他的爲人。」

伊勢守一行人離開小田原城後，究竟又到過那些地方，很少人知道，據說伊勢的國司北畠具教，和清州城主織田信長，都曾邀請伊勢守前去。

有人說伊勢守還沒有去清州城之前，他曾作了一樁善行……

有一天，上泉伊勢守一行人走入尾張國境內，在靠近清洲的妙興寺附近，看見一大羣人聚集在路旁。

「咦？發生了什麼事？他們好像很激動啊！」

文五郎這樣說着，神後宗治馬上向前跑去。

「我去看看！」

神後宗治見村人正交頭接耳地談論着，每個人臉上都流露着不安與憤怒，他連忙問道：

「什麼事啊？你們在討論什麼？」

村人一看見神後宗治一身武士打扮，立刻焦急、無助地說出事情的原委……

昨天下午，有一個無賴漢路過這裏，他強行勒索一個農夫，農夫不肯拿出錢來，那個狂人居然一刀結果了農夫的性命。

村人知道這件事後，急忙結隊去捉拿無賴，不料那無賴竟把一個五歲的小男孩活捉，逃入妙興寺的倉庫中，現在，他們已經在裏面躲了一夜。

村人不敢冒險進入倉庫裏，因爲那名無賴把刀架在小男孩的脖子上，一有人靠近，他就要殺害那個小男孩。

村人七嘴八舌地說着，可是沒有人能想出辦法，大家只是乾着急罷了。

「怎麼辦呢？怎樣救出那個孩子？」

「那個孩子的雙親都快急瘋了！」

「那個無賴根本就喪失理智了，連寺裏的僧侶也勸不動他呢！」

神後宗治看到這種情形，立刻說：

「你們放心吧！我一定會把孩子救出來。」

文五郎很熱心地說：

「神後宗治兄，我和你一道去。」

他們兩個正想跑向妙興寺時，上泉伊勢守突然叫住他們：

「等一等！你們這樣跑去，太冒險了。」

伊勢守問他們：

「你們打算怎樣救出那個小孩呢？」

文五郎信心十足地答道：

「我要那個無賴漢的狗命。」

「那無賴已經陷入瘋狂狀態了，你殺他之前，說不定他會先動手殺了那個孩子呢！」

「……」

文五郎同意伊勢守的說法。

「宗治！你呢？你準備怎麽做？」

「我想……我想……」

「那個孩子的性命在無賴手裏呢！」

「是的……」

文五郎和宗治二人面面相覷，想不出法子。

這件事的確有些棘手，殺死那個無賴一點也不成問題，可是，那個無辜的孩子可能會被殺害……

伊勢守沉思了一會兒，說道：

「我有一個辦法了。」

說完，伊勢守立刻到附近民房借剃刀。

「剃刀？要剃刀做什麽啊？」

村人滿腹狐疑，他們認爲伊勢守的腰間已經佩掛着一對長短刀了，還要剃刀做什麽呢？

伊勢守見村人遲遲不肯拿出剃刀，急忙說：

「等一會兒你們就會明白了，現在還是快點爭取時間吧！」

剃刀好不容易才借來，伊勢守把它交給文五郎，說：

「把我的頭髮剃光。」

「咦？剃光？」

「快點動手吧！」

「是……」

文五郎爲伊勢守剃頭時，伊勢守很沉着地說：

「請派個人到妙興寺去一趟，向他們借一件袈裟、一串念珠，另外，爲我做兩個飯團。」

伊勢守說完，露出和煦的微笑。

不久，伊勢守身穿袈裟，一手托着念珠，一手拿着放飯團的盤子，走入妙興寺。

許多村人跟在伊勢守身後，想去探個究竟，伊勢守阻止他們，說：

「請不要跟來。」

衆僧侶和村人眼看伊勢守從容地走近倉庫，不禁爲他捏了一把冷汗，大家都屛息凝視，沒有人出聲。

這時倉庫中忽然傳出粗魯的聲音：

「是誰？」

「我是寺裏的和尚。」

「快點滾開！你要是再走近一步，這個小孩就沒命了。」

「阿彌陀佛！請你不要這樣。」

「少囉嗦！快滾吧！」

「我爲你帶了飯團來，難道你不餓？」

「飯團？你別騙我！」

「我沒有騙你，不信的話，請你從門縫瞧瞧。」

無賴從昨天下午開始，就沒有吃到半點食物，一聽到飯團，他不覺嚥了嚥口水。

無賴受不住飯團的誘惑，終於將門拉開一條細縫。

他看見門外站着一個五十開外的和尙。

無賴把門再打開一點，看到和尙端着兩個熱騰騰的飯團，不覺叫出一聲：

「哇！」

他連連嚥下幾口口水，兩眼睜得圓大，把整個身子都伸出來了。

伊勢守很溫和地問道：

「你看到飯團了嗎？我沒有騙你吧！」

「唔……」

「我以佛的慈悲，爲你帶飯團來，請你慢慢食用，也給那個孩子吃一點。」

那個小男孩早已哭得聲嘶力竭，全身癱瘓，那有力氣吃東西呢？無賴把他抱在膝上，他嚇都嚇昏了。

伊勢守輕聲說：

「請把門打開吧！」

「不行！」

「你不開門的話，我怎麼把飯團拿給你？」

「你一定在飯團裏下了毒藥的。」

「你不相信我？我先吃給你看吧！」

無賴從門縫中看見和尙咬下一大口飯團，他想：這個和尙大概不會騙我。

「把門打開吧！你放心！我不進去，我就站在這裏把飯團丟給你。」

「唔……你別亂動啊！等我一下！」

無賴左手抱住那個孩子，右手抓着長刀，用脚踢開門閂，吼道：

「快把飯團丟過來！」

「好！我這就丟。」

無賴把小孩子放在地上，右手上的長刀對準了小男孩的脖子，張開左手等着。

伊勢守把念珠收入懷中，用右手抓了一個飯團，很快地說：

「接好——」

無賴急忙用左手接住伊勢守拋去的飯團——

「我再丟另一個給你。」

伊勢守不讓他稍有遲疑，馬上接着說。

話未說完，伊勢守立刻抛出第二個飯團——

無賴沒料到第二個飯團這麼快就飛來了，他不覺放下手中的長刀，想接住另外那個飯團。

——說時遲，那時快——伊勢守抓住這個機會，馬上如脫弓之矢一般，跳到無賴身邊。

「啊——」

無賴大叫一聲，想撿起那把長刀，他正俯下身去，伊勢守用「手刀」在他後頸敲了一記。

無賴痛得大叫了一聲，便倒地不起了。

伊勢守運用妙計，終於使那個小男孩平安地回到他父母身邊。

伊勢守雲遊時，專心修鍊「活人劍」，「活人劍」顧名思義，是將人的精神融入劍道，而不單單把劍當成殺人、打鬪的工具。

伊勢守每到一個地方，都有很多武士慕名而來，他總是很坦誠地為他們說明學劍之道，且命文五郎、宗治二人表演幾招劍法示範。

不過，伊勢守從來不答應和別人比武，他也禁止文五郎、宗治接受別人的挑戰。

有一天，上泉伊勢守一行人首次進入京都，在相國寺中落脚。到了黃昏時分，忽然有三名使者前來，自稱是十河九郎兵衛的門徒，要求比武。

文五郎一聽見十河九郎兵衛這個名字，立刻想起一些往事，他對使者們說：

「請等一等。」

旋卽跑到相國寺客殿，向上泉伊勢守報告。

伊勢守想起十七年前的夏天……

那時伊勢守正在赤城山的三夜澤修行場，九郎兵衛和兩個徒弟前來挑戰，要求用眞劍比武。

結果，其中一個被文五郎殺死，另一個部下被伊勢守推落懸崖，十河九郎兵衛，本人的左眼也被伊勢守二指戳瞎，負傷離去……

現在，九郎兵衛派人來要求比武，莫非宿怨難消，刻意結仇？

伊勢守問文五郎道：

「那三名使者看起來像浪人嗎？」

「不像，他們穿戴齊整，可能是某國的家臣。」

「文五郎，你知道我們決不和人比武，你去婉轉地回絕他們吧！」

「是。」

文五郎向使者傳達伊勢守的意思後，使者們問道：

「為什麼要拒絕呢？」

「那是家師的想法，我也不明白。」

「你看他決無可能答應嗎？」

「是的，以前也有人要求比武，家師從不答應。」

九郎兵衛的門徒不得已，只好回去。

不料過了兩天，九郎兵衛的門徒又來求見，這次伊勢守仍是不答應。使者們說道：

「我師父說你聽到『十河九郎兵衛』的名字，一定會答應的。」

「不！」伊勢守仍是堅決地說。

文五郎和宗治二人在旁，忍不住插嘴道：

「師父，讓我們兩個去和他們較量一下吧！」

伊勢守仍是搖着頭。

據相國寺裏的僧侶們說：

「十河九郎兵衛的劍術非常精湛，在京都、近畿一帶名聲十分響亮。」

伊勢守的腦海中，仍很清晰地記得十河九郎兵衛的相貌……他那昂藏健碩的軀體、凶猛的鷹鈎鼻及閃爍、細長的雙眼，使人覺得神武不可侵犯……

伊勢守承認九郎兵衛的確武藝非凡，但他根本不想和九郎兵衛拼個你死我活。

（爲什麽非要殺死對方才痛快呢？）

如果這次伊勢守答應和九郎兵衛比武，那麽，以後其他劍士的要求也無法拒絕了。

九郎兵衛剛開始是學中條流的劍法，在得到這種劍法的精髓後，他自樹一格，創立「太虛流」劍法，門徒多達五十人。

有人說：「九郎兵衛的劍術天下無人可比。」

伊勢守自從十七年前和九郎兵衛比過武後，一直沒聽說過有關九郎兵衛的消息，這次到京後，他才知道：

三好長慶原是足利幕府的管領——細川晴元的執事和代官（幕府直轄領地的地方官），他利用這種身分逐漸擴張勢力，最後打倒了細川晴元，又進一步把足利十三代將軍義輝逐出京都，佔領攝津、山城等八個地方，一手控制了京都。

這些都是八年前的事。足利義輝將軍在這種情形下，匆匆逃往近江。他和近畿的大名們，時常發生激烈的戰鬪，影響京都的安寧。

三好長慶使用懷柔政策，故意把義輝將軍迎回京都。剛開始他要義輝將軍住在他自己的府邸中，以便就近監視，假意說：要保護將軍。

過了一段時候，三好長慶才開始在二條建築將軍邸，現在將軍邸快要落成了。

據說三好長慶最近身體狀況不比從前，京都的行政由代官松永久秀一手操縱。

松永久秀本來是三好長慶家的右筆（處理主家文書工作的人），地位卑微，後來，他漸漸得到三好長慶的信任，當諸事的奉行（總管）。三年前，松永久秀又升任爲幕府的隨從，官居四位

彈正小弼，勢力逐漸强大。

三好長慶眼看這種情形，深怕松永久秀會重演自己篡奪權位的歷史，便禮聘自己的族人來當保鑣。

長慶的弟弟十河一存——四國讚岐的十河城主，是一個驍勇的武將，人稱「魔鬼十河」。十河九郎兵衞既然身懷絕技，又是長慶的親戚，便被網羅在三好長慶旗下，受命保護他。

三好長慶有一位義子——三好義繼，武藝出衆，他和松永久秀兩個人表面上互相勾結，實際上各懷鬼胎。

三好長慶並非不知道這種情形，然而他已經年老力衰，壓制不了這兩股日漸茁長的勢力。

九郎兵衞雖然受僱三好長慶，却在暗地裏幫助三好義繼，京都裏的人常私下議論道：

「義繼和久秀兩個，正像一對狡猾的狐狸，不知是誰在利用誰？」

伊勢守不願捲入這場複雜的爭奪戰中，他決定早日離開京都，正好這時候柳生莊的莊主派人來邀請伊勢守……

柳生里

「柳生里」的地名是怎麼由來的呢？

很久以前，大和國分爲高市、十市、葛城、志貴、曾布、山邊這六個縣，其中曾布縣的添上郡又分爲八鄉，這八鄉之中包括楊生鄉，有人說：楊生鄉就是柳生里的前身。

在平安朝初期時，柳生里屬於藤原基經的領地，經過一百五十年左右，藤原基經的後代藤原賴道，把柳生里獻給奈良的春日神社。從那時候開始，柳生里便歸地頭職（管理地方的官名）的大膳永家所有。

此後，大膳永家的勢力逐代增大，成爲大和國的望族。

鎌倉時代，柳生莊突然出現了一位名叫「柳生播磨守永珍」的莊主，這位柳生永珍在戰亂時期，加入了醍醐天皇那一邊。

由於天皇失敗，笠置城淪陷後，柳生永珍的領地完全被沒收，直到建武中興時，才恢復原有的領地。

柳生里靠近京都和奈良，地勢險要，在足利幕府和三好長慶、筒井、織田松永等大名爭奪時，柳生里被捲入戰亂中，兩百年來，柳生一家嚐到了難以形容的痛苦。

田丸城主北畠具敎曾經對伊勢守說：

「柳生一家未被戰亂壓垮，至今仍屹立不移，實在很難能可貴，現在的柳生莊莊主——柳生但馬守宗嚴，更是一代奇人。」

伊勢守雖然久已仰慕柳生莊莊主的大名，不過，當使者前來邀請時，他並沒有馬上答應：

「請向你們主君轉達我的謝意，我不一定會去的。」

柳生家的使者也不勉强邀約，便彬彬有禮地離去了。

使者離去後，伊勢守暗忖：

「這位使者儀態不凡，不知他的主君是一個怎樣的人？趁此機會到柳生莊看看吧！」

伊勢守問文五郎、宗治兩個人道：

「我想到柳生莊去看看，你們覺得怎樣？」

文五郎和宗治兩人都贊成。師徒三人便收拾行李，往奈良出發。

柳生家的使者曾經對伊勢守說：

「如果您決定前來，請到奈良寶藏寺下榻，那裏已經爲您準備了房間。」

伊勢守在大胡的時候，就聽說過「寶藏寺」這個名字，它是奈良興福寺的子院（分院），院主胤榮法印是一位長矛高手，寶藏寺流的矛術當時非常有名。（請參閱大菩薩嶺上下冊。）

伊勢守一行人剛從相國寺出發沒多久，就發現柳生家的家臣在路上等候他們，伊勢守三人想不到柳生莊領主會派人在路上守候，因此感動得說不出話來……

（這位柳生莊莊主眞是設想週到，異於常人）

柳生家的家臣帶引他們，直到平安抵達奈良的寶藏寺。伊勢守一到那裏，柳生家立刻送來一份厚禮：

計良馬一匹、美酒一桶、鯛魚五隻、海帶五把及一盒紅豆飯。

伊勢守現在不過是一名劍士而已，柳生家竟這樣敬重其事，可見他們對伊勢守的劍道極其欽佩。

第二天，柳生但馬守宗嚴，來到了寶藏寺。

當時的柳生但馬守宗嚴三十七歲；個子雖然不高，但依體型看來，肌肉和骨骼却非常結實。濃眉之下的兩眼，流露着溫和開朗的神情。鼻子稍嫌粗短，頰骨高聳；給人一種嚴肅的感覺

柳生但馬守宗嚴衣着樸實，一看卽知是鄉居人士。

他走進大廳，雙手安穩地按着榻榻米：

「在下柳生但馬守宗嚴。」

其舉止流露出無比的優雅和純樸。一看見他，上泉伊勢守就產生了好感。

據說，柳生但馬守宗嚴的父親——柳生美作守家嚴，年逾六十，雖已歸隱山林，但個性仍非常爽朗。

柳生家和上泉家，世代都是地方上的豪族；而目前，同樣爲着處於列强之夾縫中而苦惱。

雖然，上泉伊勢守已將一城之主的重擔交予兒子——常陸介；但是對於世局的演變仍非常明瞭，尤其是柳生家的遭遇。

天文十三年，柳生家遭到大和筒井順昭的襲擊，慘敗而歸順大和筒井家的旗下。不久，改屬於松永久秀。

誠如前述，松永久秀乃三好長慶之執事；不僅在京都擁有大權，同時也是大和多聞城的城主。以松永久秀現有的力量和大和筒井家相比較的話，一點兒也不會遜色。

筒井家目前已由順昭之子——順慶當家。順慶和松永久秀正處於明爭暗鬪的局面；但是，筒井家似乎暫居下風。

其實，柳生家並不願意隸屬筒井家，只不過因爲被侵略而敗北，所以不得不屈服。

就因爲如此，所以當松永久秀說服他加入時，柳生家毫不考慮的就答應了。

上泉伊勢守初次拜訪柳生莊時，柳生家和松永久秀正與比叡山的分寺——多武峰寺的僧侶們交戰。足利義輝將軍和正親町天皇欲從中斡旋，使兩者言和。但是，僧兵和松永久秀均不把天皇和將軍放在眼裏，所以和談並未成功。

柳生家對筒井家向來心存不滿，可是却不敢隨便地表露出來；至少，必須等到松永久秀和筒井順慶之間能分出高下。

上泉伊勢守非常了解柳生但馬守宗嚴的心情，因爲他自己就曾徘徊在上杉、武田、北條……之間，而無法抉擇。不過，當時的上泉伊勢守，比現在的柳生但馬守宗嚴幸運多了；因爲至少他有長野業政的箕輪城作爲靠山。

目前，上泉伊勢守已經不再過問政事，他只是一個純粹的劍術家。但是，當柳生但馬守宗嚴這麽有禮的邀請，上泉伊勢守不禁心動了。

自從他來到京都之後，就曾聽人提起過柳生流的劍法。柳生但馬守宗嚴起先拜香取新十郎爲師，學習新當流的劍法，並且深獲個中三昧。後來聽說，又學習過中條流劍術。

此外，他和寶藏寺經常來往，所以也有可能由胤榮法印那裏習得槍術。

柳生但馬守宗嚴就是這樣把種種的武術，融合入自己的劍法中。

他經常鍛鍊自己的劍法，簡直到了入迷的程度。

柳生但馬守宗嚴終於開口說道：

「非常冒昧，我想請您來教導我。」

上泉伊勢守毫不考慮就答應了；這是非常少有的情形。也許是由於他對柳生但馬守宗嚴很有好感的緣故。

柳生但馬守宗嚴原先以爲上泉伊勢守會親自跟他比武，可是對方却說：

「你先和疋田文五郎比比看吧！」

照這樣看來，上泉伊勢守是認爲毋須親自動手，派自己的門徒卽足以應付柳生但馬守宗嚴；但是，上泉伊勢守的態度，却一點也沒有傲慢的樣子。

柳生但馬守宗嚴很虛心地接受上泉伊勢守的指示。說：

「謝謝您！」

不一會兒的功夫，柳生但馬守宗嚴和疋田文五郎已拿好木刀對陣；頓時，寶藏寺的廳堂裏，圍上來許多觀看比武的僧侶。

這一天的氣溫非常低。

比武的兩人在敬過禮之後，退後幾步，擺出架式。

疋田文五郎擺的是正眼的架式；柳生但馬守宗嚴左脚彎曲，木刀下擧。

上泉伊勢守一看到這種架式，馬上就判斷出兩者的優劣了。

柳生但馬守宗嚴和疋田文五郎對峙了好久，兩個人動都不動。其距離是三間（一間爲六尺）

「嗯……」柳生但馬守宗嚴似乎耐不住，將下擧的木刀高高擧起。

兩者之間，充塞着劍氣；柳生但馬守宗嚴一心想突破這個僵局。

「呀……」一聲吶喊，柳生但馬守宗嚴趨前一步；奇怪的是，他只能走一步，就無法再前進了。

疋田文五郎的木刀仍舊是正眼的姿勢，絲毫沒有動彈。

「噢……」柳生但馬守宗嚴又邁進一步。

這時，疋田也喊了一聲：

「噢……」然後向對方快速地逼進兩步。

柳生但馬守宗嚴始終無法打破這三間的距離。

這時，疋田文五郎的態度，難道是毫不在乎的嗎？

事實上，疋田文五郎也拼命地在支撐這段距離。他的額頭已經冒了汗。

而柳生但馬守宗嚴，則全身像淋了雨似的。

兩人又相持不下地，站着不動。

上泉伊勢守感覺到，空氣中所迷漫的劍氣已轉變爲殺氣了。如果再繼續對峙下去，恐怕就要失去比武的意義了。

這時，柳生但馬守宗嚴和疋田文五郎，突然逐漸地移動脚步，向對方逼近；三間的距離縮短成兩間。

看到這種情形，上泉伊勢守馬上制止：

「比武到此結束。」

頓時，兩人停止了脚步。

柳生但馬守宗嚴身體有些搖動；他吐了一口長氣，然後彎腰向疋田文五郎說：

「謝謝你！」

「彼此彼此！」

明眼人一看就可以知道，疋田文五郎尙有餘力；而柳生但馬守宗嚴則已經筋疲力盡了。

柳生但馬守宗嚴連疋田文五郎都勝不過，更遑論和上泉伊勢守比武了。

柳生但馬守宗嚴心裏想：

「如果再僵持下去的話，我一定會輸的。」

起先，他以爲只要盡全力，也許可以和上泉伊勢守一拚，可是和疋田文五郎比武的結果，才知道要和上泉伊勢守比武，簡直太幼稚了。

當晚，柳生但馬守宗嚴和上泉伊勢守對酌，這時，柳生但馬守宗嚴的態度非常謙虛，他心裏充滿了想獲得對方教導的熱情。不僅是上泉伊勢守的劍術，就連他的一言一行，柳生但馬守宗嚴也都牢記在心。

由於他無法勝過疋田文五郎，反而更加深對上泉伊勢守的欽佩。

上泉伊勢守很清楚地看出對方心裏的變化。

第二天一早，柳生但馬嚴宗守來到上泉伊勢守的房間向他請安時，伊勢守說：

「今天我和你比比看。」

「嗯……」柳生但馬守宗嚴懷疑是不是自己聽錯了？

「我們到廳堂去吧！」

「這是眞的嗎……」

「是啊！」

「謝…謝謝您……」

柳生但馬守宗嚴心裏有股難言的喜悅。

窗外冬晨的陽光在閃爍。除了上泉伊勢守和柳生但馬守宗嚴之外，其餘的侍臣均被遣退。

寶藏院的住持胤榮法印聽到這件事，也禁止僧侶們去觀看。他了解上泉伊勢守這麽做，是想讓柳生但馬守宗嚴集中精力、全力以赴。

當時的上泉伊勢守已經五十六歲了。

而柳生但馬守宗嚴則爲三十七歲。

他們互相敬了禮，站起來；雙方的距離和昨天一樣是三間。

出乎意料之外，對峙一瞬間就結束了。

因爲，上泉伊勢守一站起來，右手下擧的木刀，迅速地中擧，然後雙手握住刀柄；快速地上擧木刀逼近柳生但馬守宗嚴；這時的柳生但馬守宗嚴剛站起來，正想擺出架式時，已被對方壓制住。

上泉伊勢守雙手握着木刀，動作純熟，好像他的對手只是一個孩童而已。

這時，柳生但馬守宗嚴一看已無時間再擺架式，忍不住急叱一聲，將木刀由下舉變爲正眼，想一口氣砍下、就在那一刹那……

「劈！」的一聲，上泉伊勢守的刀尖三寸打到柳生但馬守宗嚴握住刀柄的右手背。

如果這是眞刀，則柳生但馬守宗嚴的手非斷不可。

「噢……」柳生但馬守宗嚴站着不能動彈。

上泉伊勢守退後了幾步，以柔和的眼光看着柳生但馬守宗嚴。

突然，柳生但馬守宗嚴跪伏下來，茫然地說：

「我很惶恐……」

可是，上泉伊勢守却要他站起來，再試一次。

柳生但馬守宗嚴有些不知所措。上泉伊勢守再開口說：

「來吧！再來一次！」

「是！」

「你先調調息，讓力氣集中在刀尖。」

「是！」

第二次比武，雙方相隔五間的距離。

這一次，上泉伊勢守木刀採正眼的架式，動也不動。

柳生但馬守宗嚴，依然是正眼的姿勢，全神貫注地調完息之後，逐漸逼上前去。

上泉伊勢守也逐漸逼近；雙方距離漸漸縮短。

「呀……」柳生但馬守宗嚴吆喝了一聲，向上泉伊勢守撲過去。

說時遲，那時快，上泉伊勢守不知何時已逼近到他面前，木刀尖點在柳生但馬守宗嚴的額頭之處。

這麼一來，柳生但馬守宗嚴就是想還手，也無能爲力了。

「再來一次！」上泉伊勢守以鼓勵的語氣對柳生但馬守宗嚴說。

第三次的結果和前兩次一樣。無論柳生但馬守宗嚴想如何地襲擊對方，上泉伊勢守總是先發制人。

當他們倆人對峙時，上泉伊勢守的眼神並沒有異樣，仍舊和平常一樣的淡然。

這使得柳生但馬守宗嚴一點也沒有受壓迫的感覺；起先他總是想：

「也許我可以打倒對方……就是無法打倒對方，至少也可以支持一兩個回合……」

但事實却不然。比武的結果，反而使柳生但馬守宗嚴更加深對上泉伊勢守的欽佩。

此時，柳生但馬守宗嚴的內心裏，所感覺到的只是訝異和感動……

（劍道也能達到這般境地嗎……）

比武結束之後，柳生但馬守宗嚴在上泉伊勢守跟前，兩眼濕潤地跪伏了下來。

當天下午，上泉伊勢守一行人由柳生但馬守宗嚴帶路，向東方四哩的柳生莊行去。

從奈良山到柳生莊有二條路可走，一條是穿過春日山，由柳生街進入柳生莊；一條是先到笠置，然後往南面的山路走。

這時，柳生但馬守宗嚴和上泉伊勢守一行人，走的是第二條路。

沿路均備有茶水，柳生莊民的熱忱由此可見一斑。

柳生莊位於經過開墾之狹長的平地上。

出生於赤山山麓，終日生活在寓目騁懷之廣大平原的上泉伊勢守，看到這片土地時，心裏禁不住感嘆道：

「噢……這裏多像夢幻世界裏的小天地啊……」

此地冬季的田野，看起來是多麼的清爽啊！柳生莊雖地處偏遠，但交通却非常便利。這裏有經過月瀨到伊賀去的路，以及通往近江和伊勢國的便道；同時柳生莊距離奈良京都也不遠。

柳生莊雖然被羣峯層層包圍；但是，戰亂仍然波及到柳生莊。

柳生莊之所以能維持至今，這是由於柳生莊的莊主和部屬們都咬緊牙關，一心一意想要渡過難關的緣故。

他們一行人，終於來到柳生但馬守宗嚴的府邸。

柳生家的府邸位於丘陵上，周圍都是石頭堆積成的石牆，院落相當寬濶，還有一個小小的菜

園。

柳生家遭到大和筒井順昭攻擊時，曾棄此府邸，逃到南方小山上的城堡。

柳生但馬守宗嚴的父親——柳生美作守家嚴，這時帶着一些莊民，來到街口迎接上泉伊勢守。這是因爲，上泉伊勢守一行人自奈良出發以後，沿途的居民就逐一傳遞消息。

自從離開上州之後，上泉伊勢守就從未受過這麼熱忱的接待。

上泉伊勢守在柳生莊一直住到永祿七年元月。

在這段期間內，上泉伊勢守毫不吝惜地將劍術傳授給柳生但馬守宗嚴。

突然地，一個非常悲痛的消息傳到了柳生莊。

那是關於常陸介戰死的消息。

上泉伊勢守知道常陸介已經投靠在北條氏康的旗下……

那是他住在相國寺的時候，常陸介派使者來告訴他的。

當時，他聽到常陸介完全按着自己的意思去做，不禁鬆了口氣。因爲，做爲上州一個小地方的城主，除了此路以外，別無他途可走。

如果常陸介和往昔一樣，是上杉謙信旗下的一名大將，則大胡城到後來，將會被孤立起來。

再說，上泉伊勢守很想看看常陸介，獨自發揮他的能力。

（但是他現已經戰死……再也無法發揮了……）

常陸介剛加盟北條家，就出兵下總的國府台，和安房、館山的城主——里見義弘作戰。

里見義弘和北條氏康積怨已久，終年戰事不休。所以，這一仗彼此都想打出個結果。

北條氏康邀剛加盟的常陸介參戰，他想以常陸介的個性，不但不會拒絕，而且還會勇於出陣

……

於是，國府台的激戰，上泉常陸介戰死了，享年三十五歲。

從大胡城來的使者——田島堪藏，一看到上泉伊勢守哽咽地叫了聲：

「太主君……」然後將五代又左衛門的信交給上泉伊勢守，繼而伏地放聲大哭。

上泉伊勢守默默地唸完了信，很鎮定地說：

「辛苦你了；下去休息吧！」

陪伴在上泉伊勢守旁邊的疋田文五郎和神後宗治，知道這個消息，也不知道該如何來安慰伊勢守。

這時，大廳裏並沒有柳生莊的人。上泉伊勢守向他們三人交待：

「不要透露這件事。」然後從容不迫的走出大廳。

上泉伊勢守來到柳生但馬守宗嚴的房裏。說：

「臨時有一點急事，所以我必須回上州一趟。」

上泉伊勢守和往常一樣，露出微微的笑容，語氣也很平穩。

柳生但馬守宗嚴心裏早就把上泉伊勢守當作師父看待，聽到上泉伊勢守這麼說，不禁吃驚地問：

「爲什麼這麼急呢？如果我的部下去即能解決，派他們去好了……」話一出口，柳生美作守家嚴馬上阻止他再說下去。

柳生但馬守家嚴，也感到自己說得太過分了。

「住在貴莊的這段日子，受到你們如此熱忱的招待，畢生難忘……眞的非常謝謝你們！」

上泉伊勢守的態度跟往常並沒有兩樣，可是柳生但馬守宗嚴和他的父親下意識裏却有種感覺——

（也許是發生什麼重大的事故，不然上泉伊勢守不會這麼迫不及待的。）

而且剛才還聽到部下們說：

「由大胡城來的使者田島堪藏態度有些異常……」

更使他們父子感覺到一定有什麼事情發生。不過，他們萬萬不會想到，上泉伊勢守的獨子已經戰死了。

「師父……」柳生但馬守宗嚴突然冒出這麼一句。

「是的。」上泉伊勢守回答。

柳生但馬守宗嚴聽了，感到難以言喻的興奮，以前他未曾感覺和上泉伊勢守這麼親近過。

（上泉伊勢守已經承認我是他的徒弟了…………）

柳生但馬守宗嚴兩手伏在榻榻米上上，說：

「請師父絕對不要忘了柳生莊。」

歸鄉

當上泉伊勢守要離開柳生莊時，他對疋田文五郎和神後宗治宣佈：

「是和你們分離的時候了。」

聽到這句話，疋田文五郎和神後宗治吃了一驚。趕忙問：

「師父，您說什麼……」

「請讓我們隨您到大胡城去。」

上泉伊勢守搖了搖頭，說：

「我已經把我所知道的，都傳授給你們了。」

「師父您是說……」

「你們勿需再跟隨我。」

「不，我們要終身追隨您。」

上泉伊勢守神色嚴肅的說：

「不行。你們再跟隨我，將會成爲我的影子而已……」

「影子……」

「從今以後，你們必須去創造自己的劍法……」

上泉伊勢守認爲，如果他們兩人再拘泥於上泉家的劍法，將無法創造出獨自的劍法。

其實，疋田文五郎和神後宗治知道上泉伊勢守的意思；但仍舊要求：

「讓我們再追隨您一段日子……」

「師父，請您允許吧！」

「不行……」

「師父！」

「不行。」

上泉伊勢守徹底地拒絕，疋田文五郎和神後宗治再怎麽懇求也沒有用。

「我也捨不得你們，可是如果你們想成爲一流的劍道家，務必要自己去摸索屬於自己的劍法……不僅在劍法方面，就是平常的一言一行，也必須磨練到和自己的劍法合而爲一……」

這時，上泉伊勢守的語氣，不再是以對部屬或門徒的口氣說話，而是把對方都看成和他一樣的劍道家。

「你們了解了吧……」

「是的。」

「謝謝師父的教誨。」

兩人跪伏於地，久久不起。

第二天早上，疋田文五郎和神後宗治要求送上泉伊勢守進入大胡城國境。

柳生但馬守宗嚴也作同樣地要求。

可是，上泉伊勢守加以婉拒：

「不，不需要。」然後帶着田島堪藏一人，由柳生莊出發。

不久，上泉伊勢守回到闊別半年的大胡城。

雖然只有半年，可是却令人有十年之久的感覺。

上泉伊勢守覺得這半年來的生活，和以往住在上泉城府邸內的生活，相差太多了。

僅僅半年，上泉伊勢守到過許多從未到過的地方，以及結識了許多新的朋友。

但是，這半年來給大胡城居民的衝擊實在太大了。首先是舊城主的不告而別；繼而在位僅僅半年的新城主——常陸介戰死了；經過這些打擊，居民們都顯得茫然而不知所措。

上泉常陸介的屍體已經火葬，上泉伊勢守將兒子的骨灰安在上泉城的西林寺裏。

這時，大胡城的舊臣們十分希望上泉伊勢守能復位。可是，上泉伊勢守却向五代又左衛門說：

「這段日子讓我淸靜淸靜；然後我想到上泉城的府邸去靜養。」

上泉城的府邸，自從他離開之後，大部分都無人使用。

常陸介生前曾對僕人說：

「主君隨時可能會回來，所以府邸必須天天清掃乾淨。」

因此，當上泉伊勢守住進去時，感覺一切都整理的井然有序；好像他的離去，不過是昨天的事。

上泉伊勢守由四個舊屬服侍，過着平靜的日子。

他整日端坐在房內，閉目沉思；似乎在爲常陸介的冥福而祈禱。

草木的氣息，逐漸地濃厚起來；春天的脚步已近。

某日早晨，五代又左衛門對於上泉伊勢守的閉門而居，似乎有些看不過去，所以專程來到上泉城。

「我也正想去大胡城一趟呢！」

上泉伊勢守很高興地迎接着五代又左衛門。說：

「讓我們來喝一杯，如何……」

半年來，五代又左衛門好像又枯瘦了不少。

他已經年過八十了。

對上泉伊勢守來說，他不僅是岳父，而且還是得力的左右手。

上泉伊勢守依稀記得，當他要離開大胡城時，五代又左衛門非常的苦惱，繼而常陸介接任新城主，他才釋然許多。沒想到，這種喜悅竟然如此短暫，常陸介之死給他的打擊不算小。

據說，常陸介要出戰前，曾向五代又左衛門說：

「這次北條氏康軍一定會贏，您放心吧！」

正如其所說的，北條氏康軍大敗里見義弘的軍隊，奪取了模模、下總等地。可是上泉軍並不因此而喜悅，畢竟以一位城主的性命去換取勝利，代價實在太大了。

上泉伊勢守和五代又左衛門默默地對酌着。

片刻之後，上泉伊勢守突然開口說：

「又左衛門……」

「主君……」五代又左衛門也同時開口。

兩個人不約而同地放下酒杯。

「你先說……」

「不，還是主君您先說吧！」

「常陸介有沒有留下任何遺言……」

「有。」

五代又左衛門斷然地說。

「常陸介被抬離戰場，臨終時交待侍臣伊豆原藏筆記下來的……」說完，把一張已經發黃的

紙交給了上泉伊勢守。

當上泉伊勢守回到大胡城埋葬常陸介的遺骸時，五代又左衛門完全沒提起過這件事；也許他原本就想隱瞞，不讓上泉伊勢守知道。

可是，現在他再也忍不住了。所以，才會一早卽趕來上泉城。

上泉伊勢守或許很早就察覺到五代又左衛門的心事，才會自己先向他提出這件事。

常陸介的遺囑很短：

「……讓千丸來繼承我的位置，絕對不要再叫我父親回來當城主……」

上泉伊勢守凝視着紙條，目光久久無法離開。

紙條上還附着血跡；這是伊豆原藏的血跡或是常陸介所留下來的呢……

（伊豆原藏後來也戰死在沙場上……）

「主君……」

「嗯……」

「看了這張紙條，您覺得如何……」

「我問你，這是我兒子、同時也是大胡城主上泉常陸介秀胤的遺囑，對不對？」

「是的……」

「身爲人臣的你，是不是應該遵守主君的遺囑才是爲臣之道？」

「是的。」

「那麼你聽着；如果我是大胡城城主，我仍舊會做同樣的決定……」

「可是……」五代又左衛門面有難色。

「目前的我，已經失去往昔統治者的興趣了。」

也許，家臣們會認爲上泉伊勢守這麼說，是沒有責任感的表現；其實，就連上泉伊勢守自己也有這種感覺。可是，他現在心無旁騖，只甘於身爲一介平凡的劍術家而已。

「千丸幾歲了……」

「十九歲了。」

「嗯……」

上泉伊勢守在大胡城曾看過千丸，他已經長得非常碩壯，和半年前簡直判若兩人。

據說，常陸介常把千丸當成自己的親弟弟看待。

「按照遺囑上所說的去做吧！」

事情已到了這種地步，五代又左衛門也只能回答：

「是的。」

他知道，要求上泉伊勢守復位的可能性太少了。

「五代又左衛門，你聽着……」

「是的。」

「即使我再復位，也沒有心情去統治城堡；這不論是對你或對大胡城的百姓們，都沒有好處的，你了解嗎？」

「是的。過去我一直沒告訴您有關遺囑的事，請原諒……」

「沒關係。」上泉伊勢守笑笑地搖了搖頭。

「那時候帶千丸來上泉城看看。」

「好的。」

第二天中午，五代又左衛門派了十名侍從護着千丸來到了上泉城。

上泉伊勢守一看到千丸，更相信這是自己的兒子了。

（長得實在太像母親了……）

上泉伊勢守突然想到，也許五代又左衛門已經知道這件事；因爲，五代又左衛門認得上泉伊勢守的母親。

再說，以前於富到上泉城來習武，有時便住在上泉城；這事五代又左衛門並不是不知道。

不僅五代又左衛門，也許許多家臣都已經窺知一二了。

（在實積寺，於富和丈夫決定自殺時，讓千丸逃到大胡城來，難道五代又左衛門不會懷疑於富爲何要這麼做嗎……）

上泉伊勢守將千丸召到房裏來，說：

「千丸，你先看看這個吧！」

他將紙條交給了千丸。

千丸看了片刻之後，以鎭定的語氣說：

「我看過了。」

說完，把紙條還給了上泉伊勢守。

「你有什麼感想……」

「我一切都聽主君的安排。」

千丸的語氣非常清晰。

上泉伊勢守凝視着正以尊敬的眼神看着自己的千丸。然後說：

「那麼，你可以當大胡城的城主嗎？」

「是的。」

「你沒想到讓小幡家再興起來嗎？」

「……我母親曾告訴我，不要斷了小幡家的煙火……」

「嗯……嗯……」

千丸沒有提起關於小幡家再興的事。

「我母親還告訴我，到了此地一切要聽從您的安排……」

「是嗎……」上泉伊勢守沉吟了一下：

「你能繼承上泉家的衣鉢，我非常高興。」

「是的。」

「我再問你——你是不是也想和常陸介一樣，成爲戰國時代的武將呢？」

「是的。」

「好，就這麽決定了。」

上泉伊勢守將常陸介的遺囑交給了千丸說：

「這個你拿着吧！」

「謝謝您！」

千丸捧着紙條，行了禮，然後將它收入懷裏。

這時，五代又左衛門剛好進來；上泉伊勢守向他說：

「又左衛門，這就是大胡城的新城主。」

五代又左衛門迅速的轉向千丸：

「那您是同意了……」

「是的。」

五代又左衛門跪伏了下來，向千丸行了個最敬禮。

上泉伊勢守解下腰際的短刀，說：

「這個給新城主——千丸。」

「謝謝您。」

「從今天起，你的名號是——上泉主水憲元。」

「是的。」

「嗯……希望你不會辜負了你父親的名望……」

「是的。」

當然，千丸本人並沒有懷疑到自己眞正的身份。

就是因爲如此，所以千丸才會毫不遲疑地答應改變自家的姓氏。

上泉主水憲元成爲大胡城主之後，上泉伊勢守仍住在上泉城的府邸，過着淡泊寧靜的日子。

某日早晨，主水憲元和往常一樣來到上泉城府邸向上泉伊勢守請安。

上泉伊勢守的貼身侍臣田島堪藏看到他，連忙迎上前去，說：

「我正想到大胡城去……」

「怎麽了……」主水憲元看了對方的神色，感到不太對勁。

「主君他……」田島堪藏以一種沮喪的語氣：

「主君不告而別地離開了……」

「什麼……」主水憲元感到很詫異。

「一早，府邸裏的僕人還在馬廐看見他的……可是不知不覺……」

上泉伊勢守有匹愛馬——殘月；自從上泉伊勢守離開大胡城之後，那匹馬就屬於常陸介。常陸介在國府台之役陣亡時，也是這匹馬載着他的遺體回來的。

從此，殘月就一直被養在上泉城府邸的馬廐裏；上泉伊勢守在上泉城的這段日子裏，經常騎上殘月到郊外走動；有時一天之中，曾好幾次，到馬廐探望殘月……

那天早上，上泉伊勢守在離去之前，曾在馬廐裏待了好久，僕人們議論紛紛……

一位僕人對主水憲元說：

「今天早晨，主君很早就起床了，他騎上殘月，在城廓內來回地跑；而且時時撫弄殘月的鬃毛，不知道跟殘月說些什麼……」

後來，當僕人端早餐去時，上泉伊勢守已經不在了。房內的桌上，且留有一封信，是給上泉主水憲元的。

信的內容如下：

「人之渺小，就如同天地之粒塵……一個人如欲有所成就，必須謙冲為懷……也許今生今世，我們不會再見了……珍重！珍重！」

主水憲元看完信後，吩咐道：

「府邸保持原狀，馬廐裏的殘月，要妥善地照顧；不可有絲毫的懈怠……」

暗殺

上泉伊勢守又神不知、鬼不覺地離開上泉城的府邸，雲遊四方，往後一年，其行踪杳如黃鶴，無人知曉。

直到翌年，也就是永祿八年的初春……

伊勢守在京都出現了，他仍和往常一樣，下榻在相國寺，而且是夜訪相國寺的。

相國寺的僧侶們看到伊勢守飄然來到，不覺驚喜摻半。他們發現，伊勢守似乎較以前更爲清癯了。

兩年前的伊勢守虎背熊腰，肌肉結實，神采奕奕，謙恭有禮，從外型一看就知是位劍術高手，可是，現在的伊勢守却顯得既瘦弱，又不似從前那般虎虎生風。

「伊勢守大人是否身體不舒服？」

「不是吧？你看，他的氣色還蠻好的嘛！」

僧侶們見伊勢守身體羸弱，與前些時候判若兩人，覺得有點奇怪，便在他背後指指點點。

相國寺裏的僧侶們都已獲悉，伊勢守之子常陸介戰死的消息，因此，他們認爲伊勢守可能是因喪子之痛，才會腰帶漸緩，日益蒼老。

「伊勢守大人是否一直住在上州？」

聽到僧侶這麼問，伊勢守含笑答道：

「不，我在一年前就離開上州，到四處雲遊了……」

「喔！你是單獨旅遊各地嗎？」

「是的！」伊勢守仍含笑點頭。

「大人曾遊歷何處呢？」

「我遍訪鄰近諸國，並深入民間……」

「嗯……」僧侶們面露好奇神色，直盯着伊勢守，似迫不及待地想聽伊勢守說下去。

「我首次接觸到各國形形色色的人們，眞可謂大開眼界，而且，多少也使我了解一點民間的疾苦，由於戰亂頻仍，生靈塗炭，百姓們都叫苦連天，唉……不過，我也看了許多有趣的事物，增廣不少見聞哪！我雖然像蜻蜓點水般地到每個城鎭去看看，可是，一年的時間却一晃眼就溜過去了，哎！俗語說，人生如白駒過隙，眞是半點不差呀！」

伊勢守僅是避重就輕地說出自已的感觸，並沒有詳述他在遊歷中的遭遇，因此，僧侶們渴望、探索的表情，遂逐漸爲失望、沮喪所取代，均輕輕地「哦」了一聲。

伊勢守對僧侶們情緒的變化，似乎毫無所覺，只見他兩眼炯炯有神，嘴角泛出一絲喜悅的笑容，仍陶醉在他那段未爲人知的經歷裏。

伊勢守是暗地潛回京都的，不知是誰走漏了風聲，「上泉伊勢守出現在相國寺」的消息，已不逕而走。

當消息傳遍整個京都時，許多劍客均湧至京都，紛紛下挑戰書，邀伊勢守比武，見個高下。

也有許多慕名的公卿、大名們，派遣使者延請伊勢守至府邸，請他表演劍術讓家臣們觀摩。其中有個最特殊的人，就是伊勢守的死對頭十河九郎兵衛高種，他當然也不會錯過這個機會向伊勢守挑戰，以報前仇。當他獲知伊勢守的行踪後，便立刻派使者至相國寺，將一封信函交給僧侶，說：

「請親自將這封信交給伊勢守大人！」

說畢，便頭也不回地大跨步離去了。

伊勢守雖然接到這封信，但是，他並未啓封便順手燒毀了，因爲，他知道這不是普通的信函，而是十河九郎兵衛約定比武時間和地點的挑戰書。

翌日清晨，第十三代將軍足利義輝的使者，突然來到了相國寺，他很誠懇地轉達將軍的旨意：

「敦請伊勢守至將軍府切磋劍術。」

使者向伊勢守作個揖，說道：

「如果伊勢守大人方便的話，隨時都可到將軍府。」

伊勢守問：「今天也可以嗎？」

「當然可以，大人今天有空嗎？」

「是的！那麼，我今天就到將軍府去。」

使者非常高興地兩手一拱，說：

「那實在太好了，我馬上回去向將軍報告，請他派人來接，請就在此稍候一會吧！」

「不必了，我自行前去即可。」

「可是……」使者躊躇半晌道。

「我在傍晚時分就會趕到將軍府。」

使者離去後，伊勢守回到房內換上旅裝，並留下一封言詞懇切的信給相國寺的住持，答謝他熱心招待之情。

然後，伊勢守悄悄地離開相國寺。

直至傍晚，僧侶們才發現了伊勢守所留的書信，但是，全寺上下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的行踪。就在這時候，伊勢守已來到二條通，將軍府的大門外。伊勢守之所以那麼爽快答應將軍足利義輝的邀請，是有他充分的理由的。

原來，伊勢守年輕時曾拜鹿島的塚原卜傳爲師，隨他習藝數年，而塚原卜傳至今白髮皤皤，但身體仍很硬朗。當伊勢守還待在大胡城之時，塚原卜傳曾寫信給他，信中提到了足利義輝將軍

的個性和爲人，使伊勢守才對當今的將軍有些粗略的瞭解。

塚原卜傳生於常陸鹿島神宮的祠官卜部家，後來過繼給鄰近的塚原莊莊主塚原土佐守爲養子。

鹿島香取一地向有武道發祥地之稱，古來此一武道道統均由鹿島的神官們承襲，因此，塚原卜傳也不例外，他亦得高人傳授「鹿島秘太刀」的秘訣。

有關塚原卜傳的傳奇，可見諸其傳記：

「……塚原卜傳縱橫各地沙場凡三十六回，參加十八次眞刀比武，皆獲得壓倒性的勝利，全身了無刀傷，僅被流箭傷及四處，殺敵兩百餘人……」

因塚原卜傳武功高强，威名遠播四方，故如足利義輝將軍，伊勢國國司北畠具敎等名流，均拜卜傳爲師，又諸大名、武將，亦有多人入其門下。

塚原卜傳聲名顯赫是衆所皆知之事，據說，當年武田信玄邀塚原卜傳至其本城。塚原卜傳爲炫耀自己的聲勢，當天便帶領百名侍從，由兩隻兇猛威武的兀鷹爲前導，浩浩蕩蕩地來到了古府。武田信玄的家臣們看到這般華麗盛大的場面，不禁瞠目結舌地嘖嘖稱讚道：

「哇！塚原卜傳眞不愧是當代第一把交椅的武術家！」

上泉伊勢守和其師父塚原卜傳的作風竟是背道而馳的，因爲，伊勢守憧憬着寧靜致遠、淡泊名利的生活，極不願捲入塵俗的是非；但，塚原卜傳却仍致力於追求虛世浮名，當了塚原莊的莊

主，活躍在武林中。

塚原卜傳在寫給伊勢守的信中，說道：

「……我至今無妻無兒，孑然一身，很想領養足利義輝將軍爲子，承繼塚原家的香火……」

足利義輝自幼卽隨着父親足利義晴，過着居無定所的生活，因爲，戰國時代長年烽火不斷，京都便成爲幕府裏諸大名爭奪地盤的對象。雖說京都是日本的首都，但天皇和將軍只不過是名義上的傀儡罷了，各地方豪族及大名們，皆不將此一最高權勢象徵放在眼裏，均假借天皇和將軍之名，將幕府這個政治機構，作爲自己擴張勢力範圍的根據地，以得私利。

由於大名們彼此勾心鬪角的結果，足利義輝將軍便被那些僭越的大名們，從京都流放至外地，過着有家歸不得的流浪生活。後來，足利義晴得近衞家之女的青睞，和該女在近江之地的一座小山廟，舉行完婚大典。

不久，足利義晴趁機回到京都，此時，他才有機會下帖請剛來到京都的塚原卜傳至將軍府。

這時的足利義輝只不過是年方十歲的垂髫小兒，他一見身懷絕技的奇人塚原卜傳，便極力要求其父，非拜在塚原卜傳的門下，隨他習藝不可。

足利義輝就任將軍職後，回到京都搬進二條通的新府邸，再從阿波國迎來細川晴元，命爲幕府的管領。

細川氏世代均任足利幕府的管領之職，是足利家忠心耿耿的老臣。管領是足利幕府中，僅次

於將軍的職位，相當於現在的首相之職。

細川晴元被任爲管領之後，原想輔佐年輕的將軍，掃蕩羣雄，平定京都，但是，仍然無法如願。因爲，各地豪族以及大名，勢力均太過龐大，幕府的心腹寥寥無幾，在孤掌難鳴的狀況下，只有作困獸之鬪了。

結果，細川晴元在不及爲將軍鞠躬盡瘁之前，反被自己的家臣三好長慶流放至異鄉，後終在攝津富田抑鬱以終。

細川晴元病歿之後，管領細川氏的聲名，也隨着煙消霧散，一蹶不振了，這時，將軍足利義輝在孤軍奮鬪之下，終寡不敵衆，也被迫逃至近江的坂本。

經過一番東藏西躲，足利義輝將軍又潛回京都，可是，三好長慶在各地均佈有天羅地網，足利義輝根本無法與之抗衡，這次又被逼逃至近江的朽木……足利義輝這位年輕的將軍，就是如此一再地重演這種坎坷的命運，然而，他却不向命運低頭，仍堅決奮鬪到底……。

在足利幕府已是奄奄一息的狀態下，足利義輝所具備的剛毅不屈的精神，以及豁達的性格，是值得讚賞的。

爾後，在幕後掌握幕府實權，發揮幕府威信的三好長慶，可能因年老力衰，已是力不從心，故其威勢逐漸減弱，不復當當年那般熾盛了，因此，三好長慶便與足利義輝握手言和，迎他回京都重任將軍職。

三好長慶病歿後，其子三好義繼承襲其位。

自從三好長慶撤手西歸之後，三好家的勢力亦日益衰微，現在的京都，已可說是三好家的代官松永久秀的勢力範圍了。同時，昔日即不斷與三好家爭權的河內國守護畠山高政也是野心勃勃，伺機而動。

雖然足利義輝貴爲將軍，不過，他在京師裏却勢單力薄，需不時提高警覺，以防不測。

塚原卜傳在永祿四年謁見足利義輝將軍時，曾力勸道：

「將軍不妨辭掉將軍之職，隨我回到敝鄉里，過着與世無爭的生活，雖然我僅是鹿島的一個小莊主而已，但是，却能使您過着豐衣足食的日子……」

將軍正色答道：「您是要我逃亡嗎？」

「這總比您在京都，成天與虎豹豺狼相處，提心吊膽地過日好些啊！而且，您到鹿島這個蓬萊仙島，還可遠離塵囂，潛心學習劍術，這豈非一舉兩得嗎？」

塚原卜傳仍不死心地勸誘道。

「師父這般關懷，弟子實感激不盡……」

足利義輝坦誠致謝後，又道：

「可是，我還是不能辭去將軍之職，默默度完餘生，在我的內心深處，仍有一團烈火在燃燒，它時時鞭策着我，需爲重振足利幕府聲威而奮鬪，雖死而不足惜！」

足利義輝將軍義憤填膺地拒絕了塚原卜傳的建議。塚原卜傳聽了這番慷慨陳詞，不禁老淚縱橫，只有憐惜地望着這位弟子，不住地搖頭嘆氣，他想：

（足利義輝不愧是將門虎子啊！如果，他是一位戰國的大名，而不是將軍，那麼，他就可發揮潛能，成就一番勳功偉業啦！唉！可惜！可惜！）

座落在二條通的將軍府，是不久才竣工的，其外觀雖建築得美侖美奐，因爲是在松永久秀的監督下所建築完成的，所以，有如一隻紙紮的老虎，完全沒有防敵設備，只要有人蓄意來侵，便可一路暢通無阻地攻進內殿。而且，守護將軍的侍衛們，亦不足百人。

當伊勢守到達將軍府時，將軍足利義輝聞聲倒屣相迎，兩人一見皆有相見恨晚之感。

足利將軍很興奮地將伊勢守迎進正殿。

兩人落座後，便滔滔不絕地談起師父塚原卜傳。

塚原卜傳是足利義輝的劍術師父，而伊勢守年輕時亦曾拜在塚原卜傳的門下，因此足利義輝與伊勢守可算是有同門之誼。

塚原卜傳在寫給伊勢守的書信中，曾提及——

「……我指導將軍劍術，並非要讓他仗恃高明的劍術，和人爭鬪，而是讓他具有自衛能力而已！」

但，伊勢守從將軍的言談之中，深深覺得，將軍隨着劍術的長足進步，自認個人力量已足以

抗拒强而有力的組織，和陰狠毒辣的陰謀，他在無形中已表現出：

（三好和松永算什麼！無論他們的勢力有多龐大，我都不畏懼，一旦狹路相逢，我誓必取下他們的首級！）

這種大無畏的精神了。

足利將軍只是個虛名，並未握有實權，缺乏權勢和武力，但若擁有萬貫家財，在「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的原則下，或許尚可與陰謀顛覆幕府的大名們，拚個你死我活，然而，足利義輝却一無所有。

義輝自從呱呱墜地後，便與父親過着流離失所的生活，待他承繼了將軍之職，又得與惡勢力纏鬪，眞可謂是窮蹇一生，抑鬱不得志。因爲，他是孤獨的，所以，無法窺見政治背後所藏的陰謀，就更難重整旗鼓，和大敵一決勝負了。

「師父曾經訓誡道：『十拿九穩的比武方可參加，若是敵强我弱的戰爭，則千萬不可打。』伊勢守，你認爲這番話是否有理？」

「是啊……」伊勢守漫聲答道，不覺沉默了下來，他想：

（師父可能是採「因材施教」的方法，來教導弟子，因爲，各人均有不同的性格和稟賦，不可一味採相同的方法教導，要他們全有相同的造化，這是不可能的……）

「無法獲得勝利的比武，千萬不可嘗試！」

這對足利義輝將軍而言，確實是最安切的行事原則。

足利義輝早已從塚原卜傳處聽到有關上泉伊勢守的事情；雖然他們今天是頭一次見面，但是足利義輝已虛心坦懷地將對三好黨和松永黨的不滿，數家珍般地一一道出：

「像這樣的人生存在世上……血腥爭權的事情將會繼續不斷地發生……」

上泉伊勢守眼見血氣方剛的足利義輝將軍，滔滔不絕地談論三好、松永兩黨，不免爲他擔憂……因爲在將軍府中，難免有松永久秀的人混在其中，日夜不斷地監視他的行動。

足利義輝所以能安然無恙地坐享將軍府，這是因爲三好黨以他作爲傀儡；更以守護將軍府的名義，滿足他們權勢的慾望。

足利義輝並不是不知道三好、松永兩黨的所作所爲，但若是沒有他們的庇護，足利義輝決不可能在京都擁有大權。足利義輝也曾悄悄地和甲斐的武田信玄共謀，他希望武田信玄能早一點回京都，趕走松永久秀等人。足利義輝也了解，如欲掌握京都，武田信玄就必須和上杉謙信以及各地的大名作一殊死戰；若是足利義輝沒有拉攏將軍和他一心奮鬪平定天下的大名，那麽這位將軍就將會處於進退維谷之境。

上泉伊勢守推想，武田信玄何以遲遲不來京都，是因爲他知道如果現在頻頻和足利義輝互通聲息，反而會使足利義輝處於逆境。當然，上泉伊勢守也想到，武田信玄如來到京都，那麽天下太平指日可待，但這畢竟是可望不可及的事。

飲酒作樂之間，足利義輝曾提及塚原卜傳所傳習的刀法，他也極欲上泉伊勢守能傳授奇特的刀法給他；上泉伊勢守若有所思地搖搖頭：

「塚原卜傳的刀法就够你用了。」

上泉伊勢守覺得沒有再逗留的必要；因爲再和足利義輝談下去，對足利義輝並沒有好處，於是他便起身告辭。

「將軍……我要走了。」

足利義輝略微起身，依依不捨地說道：

「眞的要走了嗎？」

上泉伊勢守深深地望着足利義輝……他了解足利義輝此刻的境遇，正和他離開上州的心境一樣。

在上州，上泉伊勢守處於兩派惡勢力之間，他不但未能發揮一己之長，更需屈服於惡勢力；爲了明哲保身，他毅然決然地放棄城主頭銜，獨善其身。但是，足利義輝並不如他所想的，足利義輝一心一意的想以將軍的身份，摒除松永、三好兩黨……。

在上泉伊勢守深沉的眼神中，似乎預料京都將會有一番風雲……。

上泉伊勢守辭別將軍後，來到了柳生莊。

迎接他的柳生宗嚴，已得知常陸介戰死的消息，遂向他致無限的同情與哀悼之意。

伊勢守只輕輕地答了一聲：「謝謝！」

然後，上泉伊勢守自懷中取出備好的新陰流的印可狀（秘傳證），交給柳生宗嚴。

這表示他已正式把劍法的秘訣傳給柳生宗嚴了。

柳生宗嚴覺得非常地吃驚，因為，前次伊勢守一行人到柳生莊來時，自已雖曾深受指導，但也僅只那次而已。後來經過比武後，柳生宗嚴更加崇拜伊勢守，並且，深深被他偉大的人格所感動。

然而，他做夢也沒想到，伊勢守會把新陰流的印可狀傳給他。

「您要將印可狀傳給我……」

「嗯！」

「可是，我怕自已無此能力。」

「不！我認為你已深得新陰流的秘訣了。」

「此話怎講？」

「你看！這個……」

伊勢守按住自已的胸膛，說：

「新陰流刀法最注重的就是這個。」

柳生宗嚴的刀法雖不及疋田文五郎和神後忠治。但也已達卓越的地步了，再說，最令伊勢守

激賞的是，柳生宗嚴的人格與情操。

伊勢守與柳生宗嚴相識不過兩年，交情不算太深，但是，伊勢守認為：

（能將新陰流傳到後世的，舉目所及只有柳生宗嚴了。）

最後，柳生宗嚴坦誠接受了。

伊勢守又認為，柳生宗嚴要繼承新陰流的衣鉢，必須在劍道、刀法與人格上達到更深的境界，住在柳生莊這段期間，伊勢守一直在思索這個問題……

柳生家只不過是大和國添上郡柳生谷的一個小村莊，但卻能在戰亂中，屹立不搖，由鎌倉時代維持到現在，而當家的柳生宗嚴，就是其家風的最好象徵。

伊勢守也是受到戰火波及的一個小莊主，他有感於要在亂世持家，相當不易，所以，更加欽佩柳生宗嚴。因為，他不但使柳生家屹立不墜，還使柳生家保持着淳樸的本來風貌，這實在是平常人做不到的。

上泉伊勢守離開柳生莊之前，給柳生宗嚴留下了一個課題。

他對柳生宗嚴說：

「很久以來，我一直在研究徒手奪刀並且制服對方的技巧……可是，這種奪刀術我到現在還未創造出來，希望你能好好研究，在我下一趟來之前研究成功。」

身無兵器而能制服一個頑強的對手，是武家嚮往的最高境界，伊勢守把這項艱難的任務，交

給柳生宗嚴。

「怎麽様？」

「好！我盡力而爲。」

這年的初夏，將軍足利義輝遭到了暗殺，消息不久就傳到柳生莊，可是，那時，伊勢守已經離開了。

襲擊將軍府邸的不是別人，正是松永久秀與三好義繼。

松永久秀認爲：如果讓將軍繼續生存下去，將會對他構成不利。

他知道將軍已偷偷派遣密使去遊說武田信玄、上杉謙信及其他有勢力的大名，以期得到援助。所以，松久永秀認爲，只是把將軍趕出京都，並無濟於事了。

這一年的五月十九日晚上，松永久秀和三好義繼共同出兵，出其不意地包圍了三條通的將軍府邸。

他們對守衛的侍臣宣稱道：

「屬下有事要對將軍上訴，請代爲通報。」

這時已是三更半夜了，將軍府邸按例不受理任何案件。

侍臣們嚴厲地拒絕說：「不行！」

但是，松永和三好軍非常執拗，一意要見將軍：

「不論如何，我們一定要現在就上訴。」

在這個時候，其他士兵們已團團將整個府邸包圍了。

雙方爭執不下，開始動手，企圖以武力解決。

將軍的部下雖然處於狼狽的局勢，但仍然勇敢地防衛。

據說，這時將軍已看穿了事情的眞象，決心和對方抗拒到底，心裏有了最壞的打算後，便不再恐懼，和侍臣、妻妾們緩緩地對酌起來。

在這最後的對酌中，他留下了一首詩。

「五月的雨是露水還是眼淚，潺潺地落着。

子規鳥在林中，哀哀地喚着：不如歸去。」

他慷慨地寫下這首詩後，起身說：

「我們攻出去吧！」

足利義輝決心在死前，好好地發揮塚原卜傳傳授給他的刀法，殺個痛快淋漓。

這件事，「重編應仁記」一書記載着說：

「將軍拔出數隻名刀，奮力而擊，倒地的敵兵難以計數，敵軍一時畏而不敢逼近。」

在他奮戰之時，有七名侍臣合力保護於旁，不使敵人傷及將軍的一毫一毛，在他們主從的奮戰下，敵軍曾一時後退，陣脚大亂——

將軍利用這個時間，喝了水，然後，又重新換了一把長刀。

另一方面，敵軍也在商討對策：

「放火吧！等他們被烟薰得受不了逃出時，我們再一齊發箭射死他。」

有人這樣提議着。

就在這時，有一名巨漢出現了。

「啊……」

「十河九郎兵衛來了……」

「來得正好！」

大家都興奮地嚷着。

十河九郎兵衛朗聲對他們說：

「別再躊躇了，否則會讓敵人逃走。」

十河九郎兵衛是三好家的一族，在大條通開了一家武道館，擁有五十名左右的門徒。他一直受到三好家的保護，有義務爲三好義繼助陣。

當初，三好義繼也曾邀請他參加這次夜襲。

「請你千萬要爲我們助陣，因爲，將軍的刀法實在太高明了。」

可是，十河九郎兵衛却回答他說：

「你們既然有那麼多人要去圍攻，應該够了。」

三好義繼又一再地拜託他，最後他才答應了。

這時，他沒有帶隨從或門徒，只穿了一身平常的衣服，先站在一旁觀戰了好久，最後才走出來。

「這些士兵由我來負責，你們趁機拿着『木門』去包圍將軍吧！別再浪費時間了。」

說完，十河九郎兵衛拔出長刀，從正殿緩緩走向迴廊。

迴廊的正面就是「寢殿」，也就是將軍的房間。

十河九郎兵衛站在迴廊另一邊的房間裏，黑暗中，傳來陣陣的血腥。寢殿裏有燈光瀉了出來——

就在這時，十河九郎兵衛高高舉起手中的長刀。

「哇……」

隨着這個暗號，預先佈置好的士兵吶喚着蜂湧過來。

十河九郎兵衛身形一閃，撞開了寢殿的一扇木門，木門轟然向內倒下。將軍的部下早料到會有此一着，已擺好架式，準備應敵了。

可是，十河九郎兵衛立刻又跳回原地。

兩名將軍的部下，從裏面躍出來，十河九郎兵衛輕鬆揮動長刀，霎時，鮮血噴湧，地板上多

了兩具屍體。

接着，又有一名將軍的部下跑出來，但也遭到同樣的命運。

於是，有更多的將軍的部下飛躍而出，十河九郎兵衛揮一揮手圍在一旁的松永與三好軍立刻奔上來迎戰，双方在地板上展開一場廝殺。

十河九郎兵衛站在寢殿前，大聲叫喊着：

「出來吧！」

由於一扇木板已被撞倒了，所以，可以看見裏面有人影晃動，似在商量事情。

十河九郎兵衛再次喊叫：「出來吧！」

「哼！」裏面有人回應着。

然後，另一扇門也被拉開了……

有四名侍臣衝出來。

「上吧！」

十河九郎兵衛一面喊着，一面縱目打量寢殿裏——

足利義輝身着一件白衣，赫然站在裏面。他的白衣上，已染上斑斑的血跡，双手握着閃亮的長刀。

無論如何，事情已到最後關頭了，足利義輝並沒有打算切腹自殺，他想奮戰到底……

「去吧！」

十河九郎兵衛一面喊着，一刀揮向衝過來的二名侍臣。

刀與刀在空中相碰，發出耀眼的火花。

兩名侍臣踉蹌地後退，踩出沉重的聲音。

十河九郎兵衛沒有停手，再度揮刀砍向另二名侍臣的腰部，一個人慘叫著捬肚倒地，另一名見狀狼狽地逃入寢殿中。

十河九郎兵衛單膝着地，撿起一把刀，反手擲向對方的背部，只聽一聲慘叫，對方就倒在寢殿的門前。

其餘二名侍者，倒退一陣後，也想拔腿逃入寢殿，但是，只有一個人眼明手快達到了目的，另一名則同樣中了十河九郎兵衛的反手刀，倒臥於血泊中。

十河九郎兵衛的臉上閃出來一陣勝利的獰笑。

「嘩……」

松永和三好聯軍趁將軍分神的當兒，已經由寢殿的側面攻進來了，攻進來的士兵個個手上都拿着一扇木門，

「啊！」將軍見狀大罵失色。

「混蛋！」他駕着另一名驚恐的侍臣。

「他們太卑鄙了……」

這是足利義輝將軍生前說的最後一句話。

木門四面八方圍過來，將他和侍臣團團圍住，然後，越縮越小，這麽一來，足利義輝的長刀就無法施展了……剎那間，將軍和他的侍臣被木門按倒了。

足利義輝拚命想撥開身上的木門，但是，他一個人的力量怎敵得過十幾個人呢？

持木門的士兵，紛紛拔出長茅，往裏刺去——

足利義輝當場就氣絕歸天了。

足利氏第十三代的將軍，就這樣被背叛的家臣殺害了，而且，這種以下弑上的暴力行動，是堂而皇之地展開，既沒有人想隱瞞，也沒有人來戡亂。

這個消息很快就傳開來了，柳生莊也知道了這件事情，當時柳生家是隸屬於松永久秀，但是；這次的弑上行動，柳生莊並沒有參加。

奪刀術

當足利義輝在京都的將軍府被殺害時，上泉伊勢守人在何處，現在我們已不太清楚；從那個時候開始，幾年之間，上泉伊勢守又收了好幾位門徒。

其中以肥後國的丸目藏人長惠最爲傑出。

據說，丸目藏人非常努力地跟着上泉伊勢守練武、修行，所以，上泉伊勢守亦將「新陰流」的秘訣傳授給他。

以後，丸目藏人又更加潛心修行，而創造了所謂的「大捨流」。

其他像松田織部之助，那珂彌左衛門，或者是當時在京都一帶非常著名的劍客，都非常尊重上泉伊勢守，紛紛拜他爲師。

而神後國的伊豆守和疋田文五郎等人，都爲了要獲得自己獨特的修行，而在諸國漫遊。

這些門人當中，以鈴木意伯最爲特別。

足利義輝將軍被殺害的那一年，上泉伊勢守是一個人獨自離開柳生莊的。

同一年的秋季即將過去時，上泉伊勢守却帶着一個老人，一道回京都來，住在相國寺。

這位老人的白髮很清爽地披到肩膀上，穿着一身潔淨的短襖和外袴，個子高高瘦瘦，氣色也

很好；他的眼球呈現一片銀灰色，令人看上去有一種陰暗的感覺。

他的腰部佩帶着一對長短大刀，但是，若仔細一看，就可發現那兩隻刀是木刀，而且是用琵琶樹做成的，不過，它的護手是鐵做的；由已經發黑的刀身看來，這對刀的歷史已經非常久了。

這位老人看起來很溫厚，很沉默，臉上經常帶着和藹的微笑；他隨時隨地都跟在上泉伊勢守的身旁照顧他。

相國寺的僧侶有一次問上泉伊勢守說：

「那位老人到底是何種人物？」

上泉伊勢守回答說：

「他是我在少年時代到鹿島修行劍術時，和我一起修行的人。」

「這麼說，他不是你的門徒囉！」

「是啊！我不認爲他是我的門徒。」

「可是，那位老人自己說，他是你的門徒。」

「他是這麼說嗎？」

「那位老人叫什麼名字呢？」

「嗯！叫我怎麼說好呢……目前他的名字是鈴木意伯，我想，我們就這麼叫他吧！」

鈴木意伯非但工作認眞，而且沒有劍術家的派頭，他每天黎明即起、灑掃庭院和走廊，其勤快之態度令人可敬可佩。

上泉伊勢守向相國寺的僧侶說：

「鈴木意伯並不是我的門徒……不過，我覺得他好像我的弟弟一般。」

「是同胞弟弟嗎？」

「噢！不！不！不！我們並沒有血緣關係；今年夏季的某一天，我到伊勢國去時，才偶然碰到他；在那以前，我們已經有四十年沒見面了。」

「你是說，你跟他在無意中碰到的。」

「是啊！說來眞是奇妙，我們已經那麼多年沒見面了，但是，彼此對於少年時代的印象，却還記得很清楚。」

上泉伊勢守談到鈴木意伯時，似乎非常高興；但是，當僧侶們問鈴木意伯的詳細經歷時，上泉伊勢守却回答說：

「這些事我不太清楚，同時我也不想知道。」

那一年是永祿八年，上泉伊勢守五十八歲。

一天早上，十河九郞兵衛又派三個門徒到相國寺來，將他的挑戰書交給上泉伊勢守。

上泉伊勢守接到十河九郞兵衛的挑戰書後，只露出苦笑，對鈴木意伯說：

「不管他，你把這張挑戰表拿去燒掉吧！」

「是的。」

鈴木意伯沒有問任何原因，就照着做了。

「意伯，我想，我們再也不能安安心心地待在京都了。」

「這麽說，我們還要出去漫遊嗎？」

「嗯！」

「那麽，我必須開始着手準備了。」

「麻煩你了；辭別的事就由我來負責吧！」

「好的。」

兩個鐘頭之後，兩人已經從相國寺出來，離開京都了。

兩人將要走出京都時，上泉伊勢守突然停下脚步，喃喃地說：

「現在想這個還太早……」

說完，就邁開大步走了。

翌年，也就是永祿九年的春天，上泉伊勢守突然出現在柳生莊。

「啊！師父……歡迎您來。」

柳生宗嚴面露喜色，非常感動而熱忱地迎接上泉伊勢守。

上泉伊勢守充分地看出柳生宗嚴的感動，並不只是因爲看到自己；他想，柳生宗嚴可能已經

獲得奪刀術的要訣了。

果然，柳生宗嚴回答上泉伊勢守說：

「師父，已經練得稍有眉目了……」

「噢！是嗎？那麽，你和鈴木意伯比劃看看。」

「好的。」

師徒三人來到柳生宗嚴府邸裏的一個角落裏，那裏建有一間二十餘坪大的小房間，就是柳生宗嚴的修行場。

「嗯！你這個修行場的環境非常好。」

上泉伊勢守環顧四周，點點頭讚美道。

柳生宗嚴卽開始着手準備。

他的身上沒帶任何武器，赤手和鈴木意伯比武。

柳生宗嚴以白布做頭巾，然後將皮帶卸下，斜斜地掛在肩上，做爲衣服的綁帶。

而鈴木意伯則手持木刀，輕輕地走到修行場的中央。

「我們就開始吧！」

「請你高抬貴手。」

柳生宗嚴一面說着，一面走進來，雙方已漸漸逼進，突然間，鈴木意伯發出一聲尖銳的吶喊

，劃破了沉寂的天際，他猛然提起木刀，朝着柳生宗嚴的頭上砍下去。

就在那一瞬間，柳生宗嚴的手抓住鈴木意伯的刀柄，這時，兩人的身體緊靠着，使出全身的力量，激烈地踩着地板；僵持一會兒之後，兩人的身體又移到右邊去了。

「嗚！」

柳生宗嚴從丹田裏發出渾厚的聲音，像在使出全身力量似的，忽然間，只見鈴木意伯的手鬆開，木刀飛躍出來，飛到半空中，又碰到牆壁，然後迅速地掉落下來。

「嗯……不錯！」

上泉伊勢守非常滿意地點點頭。

柳生宗嚴赤手搶奪鈴木意伯的木刀，這種上乘的功夫就叫做「無刀之術」。

片刻之後，柳生宗嚴又表演「手刀術」；所謂的手刀術就是將雙手當刀來使用。

「準備了……」

「嗯……」

柳生宗嚴和鈴木意伯兩人互相敬禮之後，迅速地退後，此刻，兩人的距離約莫兩間左右。

鈴木意伯的木刀首先擺出正眼的刀法，而柳生宗嚴的右手則緊靠着腹部的右側，手指伸得僵直，手指尖對着鈴木意伯的雙眼；而左手則垂放下來，緊貼着左腿。

兩人互相對峙片刻之後，鈴木意伯忽然向後退了好幾步，柳生宗嚴見鈴木意伯退後，也跟上

前去逼進他，因此，現在兩人依然保持兩間的距離。

鈴木意伯的左脚又迅速退後一步，將正眼改變成側舉的刀法，然後，向前跨上一步，口中發出一聲令人心驚膽顫的尖叫，舉起木刀砍向前去，然後拿着木刀在柳生宗嚴的身上繞圈，隨而舉起木刀，斜斜地從柳生宗嚴的胸部劃過去。

柳生宗嚴立刻向後退去，同時他的身體依然斜斜地伸展着。

他迅速地閃開鈴木意伯的刀尖，在間不容髮的那一霎那之間，又回復原來的姿勢；忽然，他「呀！」地大叫一聲，雙手上前抓住鈴木意伯拿着木刀的右手。

只見木刀離開了鈴木意伯的手，迅速地掉落在地上。

「啊！太漂亮了。」

鈴木意伯由衷地讚美道。

上泉伊勢守站在一旁，默默地點點頭，眼中射出稱許的光芒。

接着就是無手之術的表演了。

所謂的無手之術，就是徒手和對方打鬪，而將對方摔倒，以及按在地上的一種武術。

柳生宗嚴和鈴木意伯兩人休息片刻，又再度走到修行場的中央來。

互相敬了禮後，鈴木意伯細長的身體開始縱橫地跳動；木刀的刀尖千變萬化，準備伺機襲擊柳生宗嚴。

鈴木意伯縱然全力以赴，但是，不久之後，他的木刀又被打落下來了；接着，柳生宗嚴又用手將鈴木意伯打倒，並且將他按倒在地上。

然後，柳生宗嚴將按住鈴木意伯的手移開，站起身來，向鈴木意伯敬了一個禮。

鈴木意伯也趕忙回了一個禮；臉上流露出感歎的顏色。

「太好了，太好了……」

上泉伊勢守興奮地拍着手叫道。

柳生宗嚴轉身，向上泉伊勢守行了一個禮。

「宗嚴，太好了，你確實做到了。」

上泉伊勢守立刻下定決心，讓柳生宗嚴繼承「新陰流」第二代的正統，同時，將記載新陰流秘訣的四卷秘宗交給他。

柳生宗嚴對這突如其來的幸運，感到茫茫然不知所措。

「師父，我是不是眞的有資格繼承您的正統。」

柳生宗嚴感動得涕泗縱橫，跪伏着對上泉伊勢守說。

「在任何時代一個人縱然死去，但是，他的精神仍應長留在人間；如今，局勢雖然被黑雲籠罩，但是，我的劍法仍如同我的生命；這些時日我既將劍法的最高精神傳襲給你，因此，此刻我的心裏已經無牽無掛了。」

「謝謝您，師父……」柳生宗嚴感激地說。

上泉伊勢守決定了自己的繼承人之後，就說：

「這一次我們眞的可以悠閒地在此滯留了。」

當上泉伊勢守又帶着鈴木意伯離開柳生莊時，是夏天快過去的時候。

上泉伊勢守要離開時，對柳生宗嚴說：

「學習劍法並不只是解救人而已，若只是外表裝得富麗堂皇，而心術不正的話，那也是沒有用處的。

有些人的外表看起來雖然很笨拙，但是，當他陷進火焰中，或是被大石頭壓住時，依然不因遭到挫折而氣餒，這種人才能眞正學習到劍術的精髓。」

柳生宗嚴靜靜地聽着，並且悉心接受伊勢守的每一句話。

上泉伊勢守的每一句話雖然都很謙虛，但其中却充滿了剛毅的精神。

（我會永遠牢記恩師這一句話）

從此以後，柳生宗嚴就遵照伊勢守的指示，潛心修行，而能在戰亂末期最激烈的浪濤中，探求劍術最深奧的精義，並得以安穩地生存下去。

這種作法無疑是在無形中，達到了上泉伊勢守理想的「活人劍」。

上泉伊勢守又說：

「你若能達到天下無雙的境地，就不要拘泥於我傳授給你的流派中，而必須融合各種流派的精華，創造另一種新的流派出來。」

後來，柳生宗嚴果然不負伊勢守的期望，而創出「柳生流」來。

臨別前，上泉伊勢守接過柳生宗嚴遞給他的綠帽，然後點點頭，說：

「將來我們會再見面的。」

柳生宗嚴很恭敬地拜禮說：

「謝謝您，師父。」

上泉伊勢守之所以對柳生宗嚴說那句話，是因爲他已預感到，不久將會和柳生宗嚴見面。

其實，像上泉伊勢守或是柳生宗嚴等人的劍法既然能修行到那種地步，其靈感都已超出想像之外了。

足利幕府被滅亡之後，柳生宗嚴就隱居在柳生莊，專心修行，而使上泉伊勢守傳授給他的新陰流更臻成熟。

當時的柳生宗嚴號稱石舟齋，而將家督的職位讓給他的五男宗矩去繼承。

柳生家再度在京都一帶揚名，是文祿三年的事情，當時，柳生宗嚴和宗矩父子在京都郊外的紫竹約見德川家康，而柳生宗矩不久就歸屬在德川家康的旗下了。

石舟齋柳生宗嚴在關原之戰結束，日本國內被德川家康平定下來的六年後，也就是慶長十一年病逝，享年七十八歲。

當時，他的兒子柳生宗矩已經當上但馬守，並且當了第二代將軍秀忠的劍法師父，而成爲一萬二千五百石的大名。

後來，柳生宗矩又繼續當第三代將軍的劍法師父，同時也成爲德川幕府初期的重臣，以及將軍的貼身侍臣，在政治上有很大的貢獻。

以後，柳生一家都投效德川幕府，爲德川幕府造福不少。

而柳生家的正統也被柳生宗矩繼承下來，並且傳給世世代代的子孫。

天下第一流

上泉伊勢守自從離開柳生莊之後，兩年之間一直行踪不明。

這段期間當中，他也沒有回去過上州。

他可能是帶着鈴木意伯，隨心所欲地在諸國遊歷吧！

在這當中，日本戰亂的型態，改變得非常大，是上泉伊勢守和長野業政都料想不到的。

上泉伊勢守再度來到已經離開三年的京都時，是織田信長來到京都的第二年，也就是永祿十二年的二月。

所以，上泉伊勢守能够詳細地看到京都的情況。

他依然住在相國寺，並且帶着鈴木意伯一個人。

伊勢守抵達京都的事情，立刻傳遍京都各個角落，來到相國寺拜訪他的客人絡繹不絕。

但是，這一次他却沒有再收到十河九郎兵衛的挑戰書。

京都一帶的人們都傳聞說，十河九郎兵衛關閉京都的修行場，帶了五十名徒弟，回阿波國去了。

同一個時候，足利義昭也受到織田信長的幫忙，當了第十五代將軍；當時，足利義昭由於太

過於興奮，因而捧着織田信長的手，向他拜禮說：

「請你當副將軍吧！」

足利義昭原先以爲織田信長聽到這話，一定會很高興才對，但是，沒想到織田信長却很不在乎地說：

「不，我不能接受這個職位。」

對於織田信長來說，那種名義上的地位或是權勢，根本沒有絲毫的用處；他有雄心大志，要以自己的力量來平定天下。

足利義昭莫名其妙地看著織田信長說：

「那麼，你隨意挑選你所喜歡的國家吧！」

「那麼，請您千萬不要介意。」

「你這樣說，我就更不好意思了。」

「好吧，那我就說了……」

「噢！請不要客氣……」

「既然你這麼誠心，又這麼好意，那麼，請您給我堺、大津、草津這三個市鎮吧！」

「你想要的不是國家，而是市鎮嗎？」

「是的。」

「嗯！那當然好了。」

織田信長以得到將軍允許的名義下，將這三個市鎮據爲己有，並在當地設置代官（地方官名）。

織田信長所挑選的雖然是市鎮，但是，這三個地方却是全國重要的要衝地帶。

堺是和外國貿易，最繁榮的商港，同時也是商人的力量非常强大的經濟都市。

而大津和草津都是位於織田信長的本城岐阜，和京都的路中，是非常重要的交通要地。

織田信長認爲，要平定天下，不僅靠强大的軍力就可以，另一方面，必須藉助商人、農人，以及老百姓的力量。

因此，足利義昭將軍有一次讚美織田信長說：

「你的武勇眞可號稱天下第一，請你以後多費點精神，幫助我平定國內的戰亂。」

然而，織田信長從來就沒有想過要當將軍的部下，他決心以自己的力量來平定天下。

不久，足利義昭將軍開始害怕織田信長，因而計劃要打倒他。

結果，足利義昭將軍最後被織田信長從京都趕出去。

永祿十二年，上泉伊勢守回到京都時，已經六十二歲了。

當時，織田信長已爲京都帶來一片祥和之氣。

而住在相國寺的上泉伊勢守的名望也已經鞏固下來了。

全國的人都一致認爲新陰流的劍法是天下第一。

據說，上泉伊勢守曾經當過第十五代將足利義昭的劍術師父，他可能和織田信長見過面。

而上泉伊勢守就在那個時候認識了大納言——山科言繼。

山科言繼學問淵博，當時他得到正親町天皇的信賴，是管理皇室經濟不可或缺的公卿人物。

同時，他在文化方面也有很大的貢獻，執日本文化界之牛耳，另一方面，他對於文學和音樂的造詣也相當高，以致連織田信長都很重視他。

山科大納言曾傳下一本日記，叫做「言繼卿記」。

在這本日記裏，上泉伊勢守的名字出現得非常頻繁，由此可看出，他們之間有很親密的交往。他們常在一起喝酒或玩將棋，有的時候，上泉伊勢守也會對他談起劍法刀術的事情。

同時，山科言繼又通達醫學，他曾給上泉伊勢守兩種藥，並且要上泉伊勢守親自去配方。

這兩種藥都是治腹痛、吐瀉、脚氣、打傷、殺傷等的良藥。

另一方面，上泉伊勢守在京都所收的門徒也漸漸增加起來了。

在這段期間當中，疋田文五郎曾兩度往訪上泉伊勢守，師徒兩人都非常快樂地住在相國寺，互敍別後的情形。

過了一年，也就是永祿十三年，朝廷改元爲元龜元年，這一年的夏季，上泉伊勢守在正親町天皇的面前，表演刀槍術和馬術；正親町天皇因爲佩服他的武藝，任命他爲「武藏守」。

從此以後，上泉伊勢守就被人稱爲上泉武藏守了。

這麽一來，上泉伊勢守就成爲天下的名士了。

山科言繼曾經三番兩次地勸他說：

「既然你的門徒已經增加這麽多了，我看你還是建一棟房子，在京都定居下來吧！」

「不！我不能終身住在這裏。」

「這到底是爲什麽呢？」

「我也無法說明白，只不過是有這種感覺罷了。」

因此，山科言繼再怎麽勸他，他都無法接受，而一直住在相國寺裏。

另一方面，上泉伊勢守又選擇京都郊外的山野，做爲門徒的修行場，而他本人也經常到那裏，不斷地鍛鍊自己。

學習新陰流的人更加多了起來，而上泉伊勢守的名氣也跟著日益響亮了。

在這當中，當然也有人提出反駁，他們說：

「上泉伊勢守只不過是一個揮動竹刀，巴結公卿，而想得到官位的卑鄙武士罷了。」

當然，這些人都是惡意中傷上泉伊勢守的；不過，也有很多人要求以眞刀眞劍和上泉伊勢守比武，但是，伊勢守都沒有理會他們。

然而，最奇妙的是，一再固執地渴望和上泉伊勢守比武的十河九郎兵衛却突然消失了踪影。

雖然，京都的人們都傳聞說，他已經帶著門徒回阿波國去了，但是，那也只不過是傳聞罷了，不能確定其眞實性。

不管怎麽說，上泉伊勢守對十河九郎兵衛是一點都不關心的。

元龜二年的夏天，突然有兩位著旅行裝的武士到相國寺來找上泉伊勢守，拿十河九郎兵衛的挑戰書給上泉伊勢守，說：

「請你寫一張回函吧！」

但是，上泉伊勢守交待鈴木意伯回答他們說：

「我既不回信，也不看他的信。」

然後，鈴木意伯就按照上泉伊勢守的意思，將沒有啓封的挑戰書投入火中，再去對那兩個武士說明。

武士聽到鈴木意伯轉達上泉伊勢守的話後，臉上立刻露出激動的表情，憤怒地說：

「眞是豈有此理。」

鈴木意伯只是默默地聽著，而不理會他們。

那兩個武士忽然急急忙忙地低下頭去，不曉得私語什麽，然後，其中一個對鈴木意伯說：

「我們師父十河九郎兵衛已經按照規矩，連續好幾年向上泉伊勢守大人提出挑戰書，要求比武，但，上泉伊勢守大人每一次都置之不理，你知道這件事嗎？」

鈴木意伯搖搖頭，裝做不知道的樣子。

「什麽？你不知道嗎？」

「嗯！我不知道。」鈴木意伯答道。

「那麽，請你向上泉伊勢守大人這麽傳達吧……」

「好吧：你們說說看。」

「我們師父說，從今以後，他不會再用這麽方式向上泉伊勢守大人挑戰了。」

「嗯！」

「從今以後，我們師父可能會隨時出現，向上泉伊勢守大人挑戰；請你這樣傳達吧！」

「是的。」

「我們希望你說到做到。」這兩個武士留下這句話就憤憤地離開了。

鈴木意伯也回到正殿去，向上泉伊勢守轉達。

這時，上泉伊勢守正在寫信給山科言繼，他一面緩緩地寫著，一面聽鈴木意伯報告。

鈴木意伯把話傳達完之後，開始去清掃院子了。

上泉伊勢守寫完信，叫道：

「意伯。」

「是的。」

「你把這封信送到大納言的府邸去。」

「是。」

「送完信後，不要再回相國寺，跟著的我後頭來。」

「您要去那裏呢？」

「我要到柳生莊——」

「是的。」

「我看不需要什麽準備了，我們會再回來的。」

「……」

「你告訴大納言繼說，我們要離開京都一陣子。」

「是的，是的。」

瀨田的雨中決鬪

上泉伊勢守決定去拜訪柳生莊。

伊勢守住在相國寺時，柳生宗嚴曾數次造訪，並且經常命人送些菜飯、衣服照料他的起居生活。

去山科大納言處傳信的鈴木意伯，聞悉上泉伊勢守的行蹤，便尾隨在後，他和上泉伊勢守打過照面後，面露苦笑地說：

「師父……不要緊嗎…………」

「什麼事不要緊？」

「一路上都有人跟蹤您……」

「喔……」上泉伊勢守輕輕地點點頭。

「我相這可能是剛來相國寺的十河九郎兵衛的使者……」

他們倆人急步來到奈良，一路上蟬鳴鳥叫，微風輕拂，上泉伊勢守一言不發的找了一處地方休息。

「師父，我們該怎麼辦呢？」

上泉伊勢守只是搖了一下頭，並未開口。

「意伯。」

「是的，師父。」鈴木意伯走上前來。

「不久，我們就要分開了……」

鈴木意伯從側面看到伊勢守的身影，仍如往昔一樣；六十多歲的上泉伊勢守已不再挽髻，而將灰白的長髮披在肩上。

「師父，您是說您要……」

「是的，我已經決定了。」上泉伊勢守轉向鈴木意伯，壓低聲音說道：「我想一個人過完一生……」

「…………」

鈴木意伯並沒有再問下去，因爲他知道伊勢守的離去，並不是有嫌棄他的意思，而是伊勢守想獨自一人修行，在深山中享其終年。

「是的，我知道師父的心意。」

上泉伊勢守來到柳生莊後，所受的熱誠接待，自不待言。上泉伊勢守和鈴木意伯仍如往常一樣，在柳生莊渡過了一個愜意舒爽的夏天。

在夏末的一天早上，上泉伊勢守起身向柳生宗嚴辭別。

「多日來的照料，我感到非常的欣慰……不過我們已準備走了。」

「現在就走……」

「是的。」

「我以爲您會一直住到秋天才走，師父……」

「那裏…那裏。」

上泉伊勢守面帶微笑地回答。

這時候的柳生宗嚴實在無法臆測上泉伊勢守所說「那裏」這句話是意味着什麽；他頓時感覺有一種無法形容的不安感，掠過心頭。

「師父，您要回京都去嗎？」

「是的。」

「我可以和您一道去嗎？」

「這倒不必了。」上泉伊勢守淡淡地說。

「是的，師父……」柳生宗嚴畢恭畢敬的行個禮。

「那麽…師父您最近還會回來嗎？」

「嗯！」上泉伊勢守仍然面露笑容地說道。

「師父……您能給我一個明確的指示嗎？」

柳生宗嚴急促不安的問道。

「師父……師父……」

上泉伊勢守打斷了他的問話，並說出往前一再重複的教誨：

「在任何時代，一個人縱然死去，他的精神仍應長留人間，如今勢局雖被黑雲所籠罩，但是我的劍法仍如同我的生命。這些時日我已把劍法的最高精神，傳襲給你，因此，我這一走，心裏也無牽無掛了。」

「是的，我知道。」

上泉伊勢守說完了話，便轉身回到房裡準備行李。

柳生宗嚴目送伊勢守的背影回房；他想：伊勢守今天早上的神情和昨日完全兩樣，雖然伊勢守仍然是面露微笑地回答他，但是柳生宗嚴總覺得今天他已無法再接近伊勢守了。

「師父，那麽就讓我送您到笠置吧？」

上泉伊勢守從容地步出房門：

「嗯！也好…」

鈴木意伯默默無言地拿着包袱走在上泉伊勢守的後面。

他們一行人來到笠置。

「宗嚴……」

上泉伊勢守伸出雙手緊緊握着柳生宗嚴。

「宗嚴……」

「是的。」柳生宗嚴望着上泉伊勢守淚濕的雙眼；他突然發現這似乎是伊勢守頭一次這麽激動……

「宗嚴…我們就在此地分手吧！」

「師父……您……」

上泉伊勢守慢慢地放開緊握住柳生宗嚴的手。

「多保重。」

上泉伊勢守和鈴木意伯沿着大道走去。站在路旁的柳生宗嚴目送他們的離去，默默地搖了搖頭，嘆了口氣，對站在身旁的兩名侍從說：

「師父這一走，恐怕再也不會回來柳生莊了。」

上泉伊勢守回到京都後，當晚便住在相國寺中。

第二天，天一亮，上泉伊勢守就對鈴木意伯說：

「我等一下要到山科大納言府中一趟，還有，明天早上我就要離開京都了。」

「是的，師父，我道。」鈴木意伯點着頭說：「您的行李讓我來替你打點……」

「這倒不必，我不需要什麽東西……如果你需要的話，都拿去好了。」

「是的，師父。」

「嗯！那我就先到山科大納言府中去了。」

「師父，我和你一起去，因爲……」

「不用了。」上泉伊勢守拂了一下衣袖，自行離去。

在上泉伊勢守他們回京都的路上，沿途都有人盯哨；鈴木意伯一路上也提高了警覺；但最讓他想不通的是，伊勢守怎麽會沒有發現，而十河九郎的人爲何緊追不捨地追踪他們，莫非是這些人想將上泉伊勢守的行蹤告訴十河九郎，以便使十河九郎在適當的時機出現，和上泉伊勢守一拼死活？

鈴木意伯並不知道十河九郎在二十多年前，曾和伊勢守比武過，他一直以爲這只是十河九郎單方面的挑釁。

在上泉伊勢守到山科大納言府中的這段時間，鈴木意伯和往常一樣，在院子裏做着清掃的工作，寺中來來往往的僧侶們也都抽空跑來和他天南地北的聊着。

鈴木意伯回到房間後，舉目四望，他發現實在沒有什麽東西可以帶走的；上一次在他們離開京都的時候，上泉伊勢守便將住在相國寺時的一些衣物，都留了下來。相國寺對於這些衣物也善加保管，以備他們他日回來再用。

上泉伊勢守來到山科大納言府中，說明來意。

「……明天一早，我就要離開京都了。」

「您不是才從柳生莊回來，怎麽就急着走呢？」山科大納言不解地問。

「那您準備上那兒去呢？」

「因爲有私事要辦，所以想回鄉一趟。」

「喔！是回大胡嗎？」

「是的。」

「您這一去要多久……什麽時候回京都？」

上泉伊勢守笑着說：

「……可能就在今年吧！」

「是嗎？那太好了，希望您早點回來……」

翌晨，上泉伊勢守起床後，便和鈴木意伯共進早餐；上泉伊勢守看着窗外盛開的紅、白相間的木槿花，不禁嘆了口氣，喃喃地說道：

「木槿花開時節，也正是秋意深濃的時刻，唉……」

「意伯，你和我一起出發嗎？」

「不，師父，我準備在相國寺再宿一夜，明早再動身。」

「嗯！那好。等我走後，麻煩你向相國寺的住持說一聲；謝謝他多日的照顧，有空我會回來

的。」

「是，師父。」

上泉伊勢守放下手中的筷子：

「意伯：謝謝你細心的照顧我，我會好好的……」

上泉伊勢守說完後，雙手合十地向鈴木意伯致意。

「師父……」

陣陣的蟬鳴聲，不斷傳來他們師徒二人靜坐桌前。

上泉伊勢守起身拍了拍衣袖。

「要走了嗎？」

「嗯……」

鈴木意伯連忙起身將柳生宗嚴送給伊勢守的褐色外衣，披在上泉伊勢守的身上。

上泉伊勢守又將在伯耆國所配的安綱銘刀掛於腰間，另外又配帶了一把來國俊短刀。臨走之際，上泉伊勢守又回首對鈴木意伯說道：

「屋子裏還有四把名刀，如果你有必要，就拿去用吧！」

鈴木意伯點頭唯諾。

師徒二人沿着寺院的小徑，緩緩走去。清晨的微風徐徐吹來，已有些許寒意。鈴木意伯拉了

拉衣襟，停下來。

「師父……」鈴木意伯滿懷惆悵的地：「我就送您到此了，希望您多多保重……」

「喔……」上泉伊勢守回頭看了看鈴木意伯。

鈴木意伯連忙將手中的包袱遞給上泉伊勢守。

「意伯……多保重。」

「師父……」

上泉伊勢守示意地點了下頭，將包袱掛在肩上，轉身向前走去；走了沒幾步，上泉伊勢守若有所思地回過頭，默默地注視鈴木意伯……鈴木意伯也以最虔誠的敬意，向頻頻回頭的伊勢守答禮。

上泉伊勢守踽踽獨行地由粟口走到山科，他戴着那頂寬邊的笠帽，柱着枴杖來到一處涼亭；他不知道此程將往何處，雖然他向山科大納言說是返鄉處理私事。

這一陣子從京都到近江的路程，沿途都很平靜。自從織田信長接管京都後，在每一個道口都派有織田信長的武士，防止盜賊作亂；同時在織田信長所居住的岐阜城和京都之間，每天都有訊息傳達。

織田信長在去年（元龜六年）六月，在北近江的姉川一戰中，因德川家康的援助，打敗了妹夫淺井長政和朝倉義景的聯合軍。

如今，北近江一帶已成爲織田信長的勢力範圍圈內，但因爲上杉謙信、武田信玄兩人，亦想揷手此地，故織田信長不得不再以德川家康作爲他的有力靠山，在各關道戒嚴，以防武田軍的侵犯。

……上泉伊勢守信步走到大津時，已是申時了，他由琵琶湖的南岸，來到膳所，這時候，有兩名武士從後面跟上來，他們將帽沿微微上推，打量了一下上泉伊勢守。

伊勢守面露微笑地看着他們，心想：該不是要來確認我到底是不是……這兩人該不會就是十河九郎兵衛的門下吧……如果是的話，那麽十河九郎兵衛必定就在附近，說不定他就要出面挑戰了。

就算不是十河九郎兵衛的門下，上泉伊勢守仍然逃脫不了武士們的挑戰，因爲只要是能打倒上泉伊勢守的人，他必定是武藝非凡的奇人。

上泉伊勢守所以會離開京都的主要原因，也就在此。若以大胡和京都相比，上泉伊勢守對京都則另有一份親切感；在京都不但風光景色宜人，上泉伊勢守的好友山科大納言等也都長居在此，更何況住在京都，對於天下的動態更是瞭若指掌。

上泉伊勢守想到這裏，不禁停住了脚步，回首遠望來程；相國寺原是足利三代將軍義滿所蓋的禪宗五寺廟之一，在應永年間，相國寺曾遭回祿之災，之後又在應仁之亂的兵變中，相國寺中的伽藍寺院被焚爲灰燼。雖然現在的相國寺已失去昔日的光采，但是武林中人，仍不敢貿然闖進

寺內。

上泉伊勢守自卸下大胡城主之後，也已封刀不再開殺戒，他很希望能一輩子在京都住下來，但從目前的情勢看來，似乎沒有這種可能。如果上泉伊勢守再回到京都，勢必無法拒絕各派人士的挑戰；再也不會有疋田文五郎、神後宗治、柳生宗嚴、丸目藏人等非功利主義者的虛心求教。

傍晚落日時分，上泉伊勢守已來到了鳥居川村；在瀨田川有一座大橋，這一座瀨田唐橋（又名青柳橋）長約一百三十間，自鳥居川村起至二十三間稱爲小橋，橋下有一小島，稱爲中島。中島再過去九十六間稱爲大橋，所以中島寬約十間。

上泉伊勢守毫無目的地向前走，在經過中島附近的時候，天空已是烏雲密佈，伊勢守抬頭望了望，準備找一個歇脚的地方，避避風雨；就在他轉身之際，從帽沿下發現在大津時一路尾隨他的兩名武士，此時亦在小橋的前端；他不在意地緩緩向前走……雨點不斷地打在他身上，這時有三名村夫迎面跑來。

「這陣雨可眞奇怪，說下就下……」

「別埋怨了，趕緊回去吧……」

上泉伊勢守再度注視前方時，他看到手執長矛的十河九郎兵衞在大橋中央佇立，似乎已恭候多時了。這時候在上泉伊勢守後面的兩名武士，突然加速脚步，飛奔到他的面前，從腰際拔出長刀。

「在下是十河九郎兵衞的門下井坂又七郎。」

「在下是大神市太夫。」

兩人報上名之後，井坂又七郎向前邁進一步，長刀對準了上泉伊勢守的胸膛狠狠刺去……伊勢守敏捷地將身子偏了一下，順手拔刀揮去，井坂又七郎隨卽發出哀鳴，仆倒在上泉伊勢守的背後。

站在一旁的大神市太夫，吃驚地張大了口；瞬間，先出手的井坂又七郎竟然斷了右腕……

「哼……」

大神市太夫怒火中燒的持刀衝向上泉伊勢守；又是一陣慘叫聲，太神市太夫應聲而倒，他執刀的右手由肘下斷掉，飛越欄杆凌空掉進橋下。

上泉伊勢守抽出懷紙，細心地擦拭沾滿血跡的伯耆安綱銘刀……站在遠處的十河九郎兵衞，摘下笠帽，隨手扔進河中；魁梧的十河九郎兵衞身着白色衣裝，一步步地趨前……

雨點急激；雨聲漸大。

「久違了！」

自赤城山中的修行場決鬭至今，他們已有二十五年沒有再交手過；十河九郎兵衞大約已超過五十了，他如兀鷹般的鼻子，在黑夜中看起來，仍然是凶猛無比，他那雙原本銳利的眼睛，如今亦只有右眼炯炯發光，狠狠地盯着上泉伊勢守——

「適才門下對你無禮，請多包涵……」

「你可準備好了……」

十河九郎兵衞已擺起了架勢……

雨勢愈來愈大，上泉伊勢守佇立風雨中，很平靜地回答十河九郎兵衞：

「沒有必要……」

「你看到挑戰書了？」

「嗯……」

「那就開始吧！」

「沒有必要……」

「那你是堅持不比？」

「……」

「……看我的……」

十河九郎兵衞持槍長嘯衝向前去；上泉伊勢守仍然戴着笠帽，紋風不動，靜視十河九郎兵衞。

十河九郎兵衞眼見上泉伊勢守仍不露聲色，不免心中焦急——九郎兵衞究竟有什麼詭計？九郎兵衞，爲何不以腰間大刀決鬪呢？

如九郎兵衞這樣高手，當然，槍術已是爐火純青高人一等了。這點伊勢守也是同樣。因爲處在戰國之世，刀、槍、馬三術一體，是作爲武者必須要苦心習練的。然而意外地，九郎兵衞却以槍來對付伊勢守，這是令人想不到之事。

不知何時……。

由瀨田唐橋兩端，約計二十幾名的人影，漸漸迫近二人身邊。都是十河九郎兵衞的門下弟子及家臣。與先前的二人不同，井坂又七郎，大神市太夫，不遵師命，貿然出手，結果是悲慘的收局。這些人保持一定間隔佇立，靜默地觀視二人的舉動。

「沒有必要！」

急然間，伊勢守大聲叱叫。

好似被這叱聲所誘，九郎兵衞的長槍，勢如急電猛刺伊勢守胸部。

宛如無事，猶未拔刀的伊勢守，將身體偏斜避過；同時，飛也似踏前一步，反手執住九郎兵衞的槍柄。

執着槍柄的伊勢守，仍以那種姿勢，將對方槍桿拉近自己身邊，存心等待着這個機會的十河九郎兵衞，急速放開長槍，以令人無法想像的速度，拔出腰間大刀。

「呀！」

宛如電光石火般以必殺之一擊砍向伊勢守頭上。

「唰」的，伊勢守的笠帽邊緣被斬落。

從飛退一大步的伊勢守腰間，伯耆安綱也洒出光芒。

「唔！」

「嗯！」

互相從心底裏吐出怒叱，九郎兵衞將脇側架勢的大刀從上段猛向對方斬下。

在豪雨之中，恰似急矢一般，伊勢守和九郎兵衞的軀體交互翻飛而過………

「唔，唔唔……」

搖愰着軀體的十河九郎兵衞，從口唇間噫出低沉，絕望的呻吟。

伊勢守握住伯耆安綱，從笠帽被斬斷處靜靜地看着九郎兵衞。

九郎兵衞的口中緩慢地溢出了鮮紅的血泡，一行、一行、又一行……

驟雨急退，激烈的雨聲也告消失時，九郎兵衞巨大的軀體仆倒在橋上，使橋板發出很大的聲響。

「哼！」

「不要被伊勢守逃掉！」

「恩師的仇敵！」

十河一門二十數名一齊拔刀，殺向伊勢守。

呼叱聲、叫罵聲在橋上翻飛錯雜，白刃與長槍在闇夜閃著光芒，門人們縱橫的在橋上狼奔豕突地圍殺伊勢守。

未脫笠帽的伊勢守，在那猛烈淒絕的劍陣之中，似乎輕浮飄渺的幌蕩着。

他每飄蕩一次，十河一門便發出一聲悽慘慄叫的悲鳴。

而後……。

雨，完全停止之時，籠罩着瀨田唐橋的夜色裏。散亂、呻吟的二十數名門下弟子們，個個受傷，有的斷手，有的斷足，一片的悽慘景況。但却無一人像其師十河九郎兵衞命喪黃泉成爲劍下之鬼。

伊勢守的身軀已從瀨田的橋上消失了。

十河的門下弟子們，互相撕裂衣服緊綁傷口，像爬一樣集聚在十河屍體傍邊。

自此之後，世上的人們，再也不會聽到上泉伊勢守的消息了。

（全書完）

星辰書系⑨
劍聖上泉伊勢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譯　者：林　懷　卿
發行人：趙　基　信
社　長：沈　施　德
出版者：星　辰　出　版　社
辦事處：台北信義路三段一三四巷八號
電　話：七　〇　二　二　七　九　七
郵政劃撥一二九一九一沈施德帳號
印刷者：文　裕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排版者：大　新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定價新臺幣70元

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一月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一七七五號

一代名將

豐臣秀吉

（前後篇）

相信每一個人都有這個印象——在歷史課本中讀過明神宗萬曆年間有一段朝鮮之役。此役乃是豐臣秀吉爲了意圖侵犯朝鮮，而與大明王朝所引起的戰爭。

豐臣秀吉身高不滿一百五〇公分，瘦弱異常。一五三六年出生於一貧無立錐之家，他爲何能在短短數十年之間，完成了日本史上第一次眞正的統一大業？到底他有何過人之處？他的政治手腕又是如何？本書將一一給你帶來答案。

前後篇計六百餘頁，附彩色插圖四頁
定價一百元，函購九折。
郵政劃撥一二九一九一沈施德帳號。

大菩薩嶺（上下册）

中里介山／著　左秀靈／譯

芥川龍之介在自殺的前年秋天，對本書作者——中里介山下過如此的評語：

「如果光明正大地樹立起以趣味爲中心的文學，則值得大書特書，應引以爲自豪。試看今後的百年吧！如果有人願意編文藝大辭典的話，現在活躍中的文藝作家，或許只能被記載一、兩行，然而，中里介山一定會獨佔兩、三頁的篇幅。」

谷峪潤一郎對本書的評語：

「刀劍的鏗鏘聲只有極表面的一層，流於底層者，乃是以機龍之助（本書男主角）爲中心，有如氷一般冷森，好似欲沁入骨髓一般的寒冷。」

中里介山自我介紹本書的宗旨：

「寫盡了人間世的諸像，業曼陀羅將參入大乘遊戲之境，我試着把他的風采用一支凡筆表現出來。這種的構思方式，古今尚無人嘗試。讀者諸君，請勿一味執着於好惡，平心靜氣的讀完它吧！」

全書58萬字，上下册定價計一一〇元，函購九九元正

星辰出版社　台北市信義路三段一三四巷八號　郵政劃撥：一二九一九一沈施德收電話：七〇二二七九七

國定忠治

德川幕府時代，是日本開國以來，人文最為鼎盛的時期。遺憾的是，在長達三百年的綿綿盛世後期，卻因綱紀廢弛，而致民心瘓散，影響所及，盜賊蠭湧，民情浮濫。於是不乏豪傑義士，乃鵲起於玆，流傳其間之奇人軼事，遂永為後人津津樂道。

「國定忠治」一書，即以當時民情俗尚為背景，描寫書中主人翁——一代劍俠長岡忠治——行俠仗義的生平事跡。

「人物單純、情節曲折」為本書最大特色。作者用心良苦、有意化身—晃圓和尚—藉其詼而不虐，樂而不淫的處世風格，道出下層社會的生活百態。尖銳的刻劃了腐敗的官僚嘴臉。

對於生性剛烈、嫉惡如仇的草莽豪傑、風塵烈女，更有恰到好處的「渲染」。

適足以表現我國「水滸」、「紅拂」、「濟公」之醒世精神，讀來令人神往之餘，不禁撫卷興嘆！

（排印中預定六十八年三月出版）